

明代野史筆記資料選輯之二

明代農民起義史料選編

謝國楨

謝國楨

明代野史筆記資料選輯之二

明代農民起義史料選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

谢 国 桢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0.25印张 2插页 199千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

书号：11173·39 定价：1.18元

前言

我历年来从野史笔记中搜辑的明代农民起义以及各种类型的反抗斗争的资料，近已略加编排整理出版，提供读者，藉与写农民战争史者商榷，讨论。

我认为，凡是想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同志不能光谈农民战争，而不谈农民起义军的经济政治的措施和发展生产的计划，以及朴素的农民革命思想，否则就是不够全面的。就拿红巾军起义领袖韩山童讨元的「诏书」来说，「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盖以宋广王走宜山，丞相陈宜中走倭，托此说而动摇天下，当时贫者，从乱如归。」①由这些话里面，足以说明农民起义军不单是一场阶级斗争，而且就在其潜伏时期及其建立政权的战争时期，都是有过拯饥救民，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推动社会进展的力量。要是光谈打仗，只说战争，或者是把现代无产阶级的思想强加在封建时代农民的头上，那是把历史当儿戏，成了一部「相砍书」。这样，既会使读者生厌，也不合乎史实。

历史发展是螺旋式向前的，有时迂回曲折，有时停步不前，但总是往前发展的。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剥削日渐严重，封建统治的手法日形残酷、严密，

农民的反抗斗争极为激烈；反抗的形式也更加复杂了。有明一代农民起义进入了新的局面，就其发展情况来说，我们可以分为下面几个时期。

朱元璋本是颖上皇觉寺的游方僧人，依靠着滁州郭子兴的势力，借重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刘基、宋濂等人，登上了明朝皇帝的宝座。朱元璋建立的政权，为什么叫做明朝？这是与元末红巾军有密切联系的。红巾军的领袖韩山童不是叫做小明王吗？因之朱元璋建立的王朝就叫做大明。朱元璋依附于红巾军和崇信白莲教和明尊教，在起兵的初年，他是直言不讳的（近来曾发现朱元璋用龙凤年号的告示），后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就隐讳起来。明太祖高皇帝的尊号，在当时并不太响亮，明初诗人高启就有「高冠峨带尽淮人」的诗句，高皇帝这个尊号只是后来才尊崇起来的。由于明末清初之际，民族矛盾上升，明太祖的「深仁厚泽」才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另外，朱元璋始初并不讳言出身于红巾军，并且在行政措施上采取了或者是继承了红巾军的制度。他自称淮右布衣。在他给元臣秃鲁的信上说：「朕被妖人逼起山野，不过匹马单戈，那有百万之众……」②后来他蜕化变节，在讨张士诚的檄文里就说：「余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相立功，一鼓而江左，再战而定浙东」。③他占领南京之后，留意屯田，首命康茂才为屯田使，在南京的城内外开垦屯田，恢复农业生产，力求满足军需民食。朱元璋尝说：「吾在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④他攻下徽州

后，又采纳了老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明王朝政权就是由于继承和采取了红巾军兴屯田，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而奠定的。在作战中，朱元璋也是采取红巾军的暴风急雨闪电式的战略战术，吸取了他们成功的和失败的教训，坐观形势，审量缓急，所以能够先破陈友谅，后败张士诚，使徐达、常遇春等迅速率师北伐，直破元朝大都（北京），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明朝。这也是与元末红巾军有直接关系的。

复次，再谈朱元璋对于儒生问题。他出身行伍，本来瞧不起儒生。就以运筹帷幄，为之出谋策划的刘基、宋濂诸人来说吧。他在赐刘基还乡的敕谕上说，他起初见到刘基，认为刘基是「白面书生，不识时务」，后来看到刘基带领了括苍三千子弟兵来附，才重视起来，以后他帮助朱元璋南征北战统一了中国。可是到了刘基的老年，朱元璋就嫌恶他，并下敕令说：「何期祸生于有隙，至是不安，若明以宪章，则轻重有不可恕者。」但终念他是老臣，让刘基告老还乡。^⑤又老臣宋濂，为他效劳，功劳最大，最后也被敕令告老还乡，还盼望宋濂「每岁来朝」，说他：「虽居致仕，恋阙之心甚切。」^⑥有一年明太祖千秋节，宋濂没来朝贺，而畏罪自杀了。明朝统治者对有功的老臣尚且如此，其它可知。

总之，朱元璋篡夺了农民军的政权，建立了明王朝之后，他不得不奖励农桑，发展生产，解放一批元朝官营的手工业者，使他们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也打击了一批江南和山西乡绅大地主，把他们迁徙到边塞地区从事农桑劳作。寄人篱下的儒生虽然攀龙附凤做到了大官，可是

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权威和喜怒无常，他们的命运也是莫测的。所谓「金樽相共吟，白刃不相饶」，就是这个写照。洪武年间，立政苛刻动辄加人罪状，若胡蓝狱，汪广洋狱，置老臣李文忠于死地，这是人所共知的。明太祖最怕人家议论他的隐事。明代诗人高启因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的诗句，假借以为苏州太守魏观写「上梁文」的罪名，而遭到腰斩之祸^⑦。又知释见心谢明太祖赐食的诗有：「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及「自惭无德颂陶唐」等句，也被以用「殊」字骂我是「歹朱」，「无德颂陶唐」，而推出斩首。^⑧

无权无势的儒生寒士在封建统治者的高压下只好噤若寒蝉，任其宰割。虽然后来又建立了一批新兴的地主阶级。但农民大众却是不好惹的。朱元璋篡夺了农民军的政权，骂红巾军为妖人。他即位不久，就遭到陕西红巾军的余党王金刚奴等的起兵反抗。接着永乐帝朱棣南征北战，征调频繁，终于在永乐十八年激起了唐赛儿等的起义。这可以说是明朝农民起义的初期。^⑨

明代以洪武经永乐直到弘熙、宣德人民有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时间，其间虽有唐赛儿等的起义，毕竟规模不大。但是到了正统以后情况便不同了。由于政治日趋腐败，经济逐渐萎缩，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更形严酷，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洪武年间开辟的土地有八百五十余万顷，人口有五千余万户之多；到了宣德以后全国的土地只剩四百五十多万顷，人户也减了一半。^⑩永乐以来，赋外加赋，劳役之外还有额外苦役。在北京由于

北征，把军马养在民间；在南方由于建都北京，南粮北运，在运河由于运输粮食布匹北上，有折白精米、布解等苦役。又加上弘治以后在北方把人民的田地划为皇家所私有，设立了皇庄。^⑩江南乡官大地主侵蚀农民田产也很严重：有的是田去税存；有的是额外增租，有「冬牲」等项名色；再加上饥馑荒年，衣食无着，为了生存只有流亡一途，大量流民出现了。正德初年，有刘千斤为首的大批流民逃到湖北荆襄和江西南赣山区，从事开荒耕地，自营生业。继之有福建沙县邓茂七等为摆脱地主对佃农人身束缚的斗争。又有河北霸州杨虎、刘六、刘七等为反抗民间养官马差役的斗争。还有藩王朱宸濠图谋篡夺正德皇位的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最后导致了东南及西南各省农民起义。起义的烽火燃遍东南半壁。明朝政府使用抚臣王守仁等用剿抚兼施的手段，费尽兵力，才把农民军镇压下去。统治者慑于农民军的威力和接受了经验教训，采取了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自嘉靖以后至万历二十年以前，江南苏州、太湖三角洲一带以及中原山西等省部分地恢复了生产，发展了经济，社会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这可以说是明代农民起义的中期。

这时期农民起义有它的特点和弱点。其特点第一是，自正统以来，由于阶级的分化，富者日富，贫者愈贫，生活无着，广大农民扶老携幼逃亡到荆襄、南赣、闽北等山区，在刘千斤、石和尚以及叶宗留等领导下，辟山开林，垦殖田地；或者砍伐山林，制造用具，发展了农业、手工业生产。当时当地的流民已经集结达十一万三千余户之多，明朝统治者镇压不下

去，只有用招抚和安插贫民的办法来缓和他们的斗争，并于湖广鄖阳等地升县为府，分置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等六县，设鄖阳卫以控制之。^⑫这也足以说明了这些山区人民群众的增加，山区的开发，生产的发展给国家积累了财富。

第二，自正统、成化以来，白银的流通和白银从南洋吕宋一带流入，引起了国人开矿的兴趣。浙江温州、处州等地人民和福建沙县人民在叶宗留和邓茂七等率领下入山开采银矿和各种矿产。这对于封建社会后期明朝的工商业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以后尽管被封建统治者所禁止，但是劳动人民的创造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第三，农民群众为了反抗地主的虐待，争取人身束缚的解放，不断开展斗争。其中以邓茂七首倡反抗地主对于佃农不平等待遇的斗争，诸如佃户不能送租上门，不得用大斗小秤盘剥佃农，于地租之外，免去平空添加的「冬牲」等项，以及年终送礼等额外勒索。当时邓茂七等建立的农民政权提出的口号和措施就是要分配公平。所以他自称为「铲平王」。^⑬反映了农民群众平均平等的要求和愿望。

但是这时期农民起义是只反贪官而不反皇帝。例如正德之时，以刘六、刘七、赵疯子（鏊）为首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行军所至遍及东南，可是从赵鏊的宣言来看，他们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他说：「群奸在朝，舞弄威权，浊乱海内，诛杀谏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独断，梟群奸之首，以谢天下；斩臣首，以谢群奸。」^⑭这自然是错误的。但是农民群众

对于当时的朝臣，那个是忠，那个是奸，是考察得非常清楚的，如查抄奸臣焦芳的家产，而保护了捍卫东北边防的名将马文升的坟墓。这次农民起义中的个别部分，如霸州刘六、刘七部就过于重视官僚宦官等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他们勾结太监谷大用等人，认为这样可以夺取政权，因而被统治者所利用，这也是错误的。正德初年，北而霸州，南而福建，江西临川、东乡，以及四川保宁等地燃遍起义烽火，可望推翻明朝政权。可是由于农民军过于分散；又由于宁王朱宸濠拉拢农民军企图篡取皇权，因而农民军为统治者所利用。农民军在此情况下，举棋不定，始而起兵结寨据守抗明，旋又受抚臣陈金的招抚，或者观望不前，终于被王守仁等各个击破。在朱宸濠失败后，江西各地的农民军随之覆灭。尽管如此，明朝中期农民军在战斗中发展生产的成绩，则是不可磨灭的，嘉靖以后在江西和山右个别地区，呈现出社会经济繁荣的现象，是与农民军发展生产分不开的。

万历年间，是明朝政权即将崩溃的晚年，也可以说是明代农民战争前赴后继取得成果的后期。万历初年，江南社会经济已相当繁荣，尤其是矿产和个别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特别发达。正如刑部侍郎吕坤所说：「洮兰之绒，山西之毡，浙、直（南直隶）之缎、绢（其次还有棉布、瓷器等物）积于无用。」^⑮这就刺激了「好货成癖」的万历帝的胃口，因而派矿务太监孙隆、陈增到江浙东北西南各地到处征收矿税，甚至拆毁人民的房屋、门摊，店铺无不有税，激起各地市民的反抗斗争。在明朝末年官僚地主阶级，因为养尊处优，积重难返，也分

为顽固保守与开明前进的两派。在北方魏忠贤宦党崔呈秀、冯铨等便是固步自封、顽固不化的保守派；在江南东林党人李三才、顾宪成、张瀚等人就是思想比较前进的兼营工商业的地主阶级开明派。譬如张瀚，他是张居正的助手，就是由开设织造丝绸的机场发家的。所以万历末年魏党与东林党之争，是一场触及旧的政治制度和人事关系的政治斗争。史学家谷应泰就说：「当斯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敝，其不亡幸耳。」^{①⑥}当时除了市民抗税斗争以外还引起了军队的哗变，并牵动了矿徒、盐梟、灶丁以及满回等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人民过着水深火热、无衣无食的悲惨日子，他们便重新把元末红巾军信仰的白莲教利用并发展起来。首由河北蓟州皮匠王森及其徒杜福搞起了白莲教，王森自称闻香教主，在滦州石佛庄设立教坛，分立了大小教头和会首等名色，「敛积香钱，络绎解送」到会里来，或用之救济贫民；或为贫民舍药治病。无依无靠的农民这时有人为之作主，有所依靠了。于是不到几年的工夫，群从日众，势力延遍京东、京西、鲁、豫、晋、陕、川六省，众不下二百万人。^{①⑦}尽管其领袖勾结京内太监和官僚，借此而发了财是错误的，但是其运动的主流则是正确的。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王森的弟子徐鸿儒、于弘志等激于阉党魏忠贤专政，祸国殃民而举起义旗。他们首先攻陷邹县，进攻兖州，攻击曲阜的孔府，并堵截了运河要道的济宁，劫掠粮船，使明朝首都北京几乎断粮，敲响了明王朝即将灭亡的丧钟。这可以说是明朝农民起义的后期。崇祯二年（一六二八）终于爆发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明末农民大起

义。在这里我首先要谈的就是这次起义军提出的「均田免粮，公买公卖」的口号和纲领，这口号无疑是针对着明朝暴政的。宣德以来土地的大量集中，租税赋役的额外加征，还有是明朝对于商业的经营实行铺行制度，铺行本来承应公家的需用，拿考试科举一项而言，国子监和科场中用的试卷笔墨全是由铺行文具店里承应的，这时铺行商人已经赔累得苦不堪言了。^⑮到了万历年间，明朝政府为了征辽、「剿匪」，练兵所谓「三饷」而额外勒索，又加上荒年饥谨，农民群众已经濒于死亡边缘。农民军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和农民军所到之地，实行免三年粮赋措施，就有重大意义了。其次，封建皇帝有无上的尊荣，又有无上的权力，养成了「君贵臣卑」的封建意识。李自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所领导的农民军衣冠朴素，主帅兵将之间一律平等，彼此以兄弟相称，对于首长，亦不过称之大掌家而已。第三，如上所述，明代实行军马养在民间制度。李自成的家庭就出身于养马户。^⑯大顺农民军的强悍，是以马队见称的，即所谓「三堵墙」的制度。而其军队的组织纪律极为严明，见于管葛山人著的《流寇志》，已足以说明有胜人之处了。第四，农民军在战略战术上也有它的特点。李自成能以持久致胜，对于敌人善于各个击破。张献忠善于单枪匹马，「以走致敌」。^⑰第五，他们没有象以往农民军那样披上宗教迷信的色彩。以上五个特点是值得后人注意和效法的。

然而也有他们的弱点。首先明末农民大起义，虽然爆发于封建社会的后期，可是为时代所限制，纵然他们能够反对封建王朝的暴政和不合理的封建制度，但终究逃不出封建主义的

框框，他们是皇权主义者。李自成移告远近的檄文，就说过：「君非甚暗，孤立而炆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②①}这种皇权主义，别说是李自成，就是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也是自称天王的，但仍不损害其革新的思想，也抹杀不了他们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其次是农民军的「流寇主义」思想。农民军所占领的地方，多弃而不守，甚至占领北京后，被敌军所迫，就迅速退出北京，弃而不守。最后是在军事策略上调度失宜和乡土观念过重。清兵集结山海关，大敌当前，他们掉以轻心，只是派明朝降将唐通等杂牌军去应付强敌，把自己的心腹劲旅刘体纯、顾君恩摆在后方的北京，而李自成自以为关中地区要比北京地区好得多，^{②②}失掉了北京，还可以退守西安。殊不知「兵败如山倒」，在满汉贵族地主阶级的勾结下，清军勇往直前，两路夹攻，北京不守，西安也守不住了。就是张献忠所领导的大西农民军也是这样。明明西川可以团结百姓，发展生产，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但是他冒然出征，终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是很惋惜的。

至于农民军是否杀人的问题，我认为在一个农民起义中哪有不杀人之理！哪一朝的帝王何尝不杀人！明太祖开国之初，「严法重刑」本来就杀人，胡蓝之狱，就杀了一万六千多人。永乐帝对于「靖难之役」，杀戮之惨更甚于此。所以鲁迅说：「张献忠是流寇，那么永乐帝是坐寇。」^{②③}不过是成则王败则寇罢了。在明代地主阶级记载中说李自成「假行仁义，不

妄杀人」的。^{②④}如《蜀碧》等书，就说张献忠等杀戮数以百万计。但是据最近四川图书馆发现的《五马先生历年记》的记载，据其亲眼目睹，张献忠两次入川，并不是那样杀人，「兵亦不甚扰民，民亦入营贸易。」不过张献忠为人机智多谋，猜疑成性，杀人之事在所难免。^{②⑤}这也不必为张献忠讳。但是由于献忠失败了，地主文人为了献媚清朝，就把肃王入川杀戮之惨，以及川南明末地主武装杨展、武大定等互相杀戮的惨状，都记在张献忠的帐上，真是「纣之不仁，不如斯之甚也，而天下之恶皆归焉。」^{②⑥}遗憾的是，明末这两支农民军，毕竟是缺乏长远之计，四处流窜，直到临近失败之时，才建立了川南和巴东山区的根据地，开发生产，联明抗清，维持了一个较长时期。此后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北方农民群众屡借白莲教不断起义。在东南，福建、广东和南赣山区农民群众连续开展抗清斗争。尤其是广东潮惠一带的农民军组织尤为严密，有「都」和「总」的称号。^{②⑦}他们支持了郑成功的抗清斗争，直到郑氏失败，台湾回归祖国之后。据传说明末遗民陈永华组织天地会，流行东南沿海各地，影响及于南洋群岛，与外来侵略者作斗争，外来侵略者称之为「红会」，拿他没有办法。从太平天国革命的建立，一直到辛亥旧民主革命的兴起，天地会与有功焉。^{②⑧}

我还要着重说明的是，明末是封建社会的后期。这时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更为激烈，参加斗争的成份也更为复杂，渗透到城市各阶层，在明末农民军大起义的影响下，城市小市民以及官僚地主家内的大量奴仆也起来斗争。家内奴仆为了人身解放，纷纷起来索还卖身契

约，这就是所谓的「奴变」。当然地主官僚家内的奴仆的成份极为复杂，有贫苦农民的女儿，也有地主阶级的豪奴恶仆。但是家内奴仆争取人身自由的斗争，还是暴露了倚势作恶的豪奴恶仆的「五蠹」恶行。^②这是运动的主流。明末江南市民斗争中有「削鼻班」「乌龙会」等组织，成份虽然复杂，可是影响很大，也不容忽视，由家内奴仆索取卖身契约的斗争发展到清康熙乾隆年间农民佃户的抗租斗争，这是研究明史上农民运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值得注意的。

最后要说的是，明代海上走私商队，在明代初年就有陈祖义、施进卿等逃亡到印度尼西亚等地。到嘉靖年间徽州商人经营的商业极为发达，东北到辽沈，西北到山陕，东南到闽粤，遍及全国，他们结成了商帮，或者可以说是走私商队，率领着一批流亡贫民乘着五踪大船，冒犯明朝政府海禁，渡海到琉球，日本和南洋群岛去经商。这件事的一个方面是有些奸商如汪直等，他们为了图利就勾结日本萨摩洲的浪人，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即「倭寇之乱」；另一方面有广东福建英勇强悍之民如曾一本、林道乾、张漣等人不顾危险，泛海南洋吕宋婆罗洲等地，与当地人民共同劳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打击了东来的欧洲侵略者，他们的辛勤奋斗是不可以不记的。我就在上列的明代农民起义及其影响发展情况的范围内，搜集了一些野史笔记中的资料。为了便于读者明瞭起见，以我个人片面的见解，作了上述的概述，欢迎读者批评和指正。

- ① 明权衡：《庚申外史》；叶子奇：《草木子》。
- ② 明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三。
- ③ 明高岱：《鸿猷录》。
- ④ 明朱国桢：《涌幢小品》。
- ⑤ 明太祖：《高皇帝文集》卷三。
- ⑥ 见于《明史》列传。
- ⑦ 明高启《高青卯集》。
- ⑧ 明蒋之翘：《尧山堂外纪》。
- ⑨ 清毛奇龄：《后鉴录》。
- ⑩ 《明史·食货志》。
- ⑪ 明沈榜：《宛署杂记》。
- ⑫ ⑬ 明高岱：《鸿猷录》。
- ⑭ 明谢黄：《后鉴缘》等书。
- ⑮ ⑯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书。
- ⑰ 明沈榜：《宛署杂记》。
- ⑱ 见于清计六奇：《明季北略》等书。
- ⑲ 《明史·流贼传》；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
- ⑳ ⑳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
- ㉑ 鲁迅：《且介亭杂文》。
- ㉒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史·流贼传》。
- ㉓ 《圣教人川记》。

②6 见于《孟子》。

②7 屈大钧：《广东新语》「人语」。

②8 近人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

②9 佚名：《研堂见闻杂记》；叶梦珠：《阅世编》。

谢国桢 一九八〇年六月

目 录

前言····· (一)

第一章 明初农民起义

第一节 洪武、永乐时农民起义····· (三)

一、洪武时王金刚奴等起义····· (三)

二、永乐时唐赛儿等起义····· (六)

第二节 正统、成化间各地农民起义····· (一二)

一、邓茂七、叶宗留起义····· (一二)

二、黄萧养起义····· (二四)

三、刘千斤等起义····· (二六)

四、正统至成化间其它农民起义军····· (三六)

第二章 明中期各地农民起义

第一节 正德时农民起义……………（四五）

一、 杨虎、刘六、刘七、赵镗等起兵霸州……………（四五）

二、 四川保宁蓝廷瑞、鄢本恕等起义……………（七九）

三、 江西赣州华林、玛瑙、桃园、花园洞等地义军……………（八七）

四、 郴桂龚福全等起义……………（一一三）

第二节 嘉靖至万历间各地农民起义……………（一一七）

一、 嘉靖、隆庆时各地农民起义……………（一二七）

二、 万历时刘汝国、赵古元、刘天绪等起义……………（一三六）

第三章 明后期各地农民起义

第一节 天启时白莲教军王森、徐鸿儒等起义……………（一四九）

第二节 明末农民大起义……………（一五九）

一、 明末农民军的初起……………（一五九）

二、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一六二）

三、 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一八一）

四、 明末农民大起义中的其它义军……………（一八八）

附录

一、	市民、佃农的反抗斗争及奴变·····	(二〇一)
(一)	万历间各地抗税监斗争·····	(二〇一)
(二)	天启以后吴中市民暴动·····	(二一五)
(三)	佃农的反抗斗争·····	(二二五)
(四)	奴变·····	(二二八)
二、	矿徒、灶户、盐茶贩等暴动·····	(二四九)
三、	兵变·····	(二五八)
四、	海上武装船队·····	(二六七)
五、	少数民族暴动·····	(二九一)
六、	大事年表	

第一章 明初农民起义

缺 页

第一节 洪武、永乐时农民起义

一、洪武时王金刚奴等起义

元末韩林儿起，称小明王，改元龙凤，为史所载久矣。其时相去无几，又有袭其年号者。陕西妖贼王金刚奴，于洪武初，聚众于沔县西黑山寺等处，以佛法惑众。后又与沔县邵福等作乱。其党田九成者，自号汉明皇帝，改元龙凤。高福兴称弥勒佛，金刚奴称四天王。后长兴侯耿炳文讨平之。惟金刚奴未获，仍聚西黑山。至永乐七年，潜还本洲，始为官军所擒，送京师伏诛。此盗当开创之初，乃敢啸聚陇西，积三朝四十余年而始正法，亦剧贼矣。

（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七）

玉琳，新涂县僧也。洪武中，与其党杨父、曹尚敬等聚众为乱，建元天定。未几官府捕诛之。

兰秀，昌国县山民也。洪武中，偶掘得方国珍旧印，遂妄自大，聚众，众争附之，破象山县。县民蒋公直、王刚甫等伏兵东禅山，诱贼中伏，擒斩之。诏赐公直白金百二十

两。

（明查继佑：《罪惟录》列传三十一）

镇抚者（谭）名济翁，长沙湘潭人也。洪武七年（一三七四），平阳会私鬻盐者六百余人，出入瑞安之小村百丈，杀三魁巡检。温州卫命济领军往捕，悉掩捕反接送狱。明年夏，青田民叶保五谋反，处州卫檄温州卫合军捕之，亦以命济。济曰：「此小孽，何足烦吾官军取之，以弓兵足矣。」即率梅头、东山、高楼、三魁、洋望、仙口六处巡检，往会处州军于杨山寨，竟破之，窜者七十余人，踪迹禽之；然于民秋毫无扰。平阳民杨伯存，造伪钞矾山，九年（一三七六）夏，事觉，济直捣其地获之。吏喊伯存援数十人，济烛其奸，诘伯存曰：「此数十人者，为尔造印耶？抑行使耶？」伯存对曰：「非也，吏教吾援之尔。」济切责吏曰：「当先按汝数十人，乃免诬祸。」十年冬，换忠武校尉，明年卫缺，镇抚俾摄焉。其冬，处州寇吴达三等犯平阳西鄙，官军出讨，两百户战没。二三父老，指缪千户言曰：「贼势如此，宜集民丁作声势，合小民所敬爱，无若谭镇抚者可任也。」缪将军谓济曰：「无惜一行。」济至江南告其民曰：「事急矣，何不团结相保守？」咸叩头曰：「惟镇抚命。」于是其子弟皆荷竹枪木楸而前，一昼夜得七十人，分扼宜山、梅奥、石岭、石塘，贼闻风为却。数日毛指挥军乃至县，西南不残毁，济之力也。已而，延安侯统大军驻县

境，虑寇穷逸入海去，选济沿海往来檄巡，无使舡得下海，士卒或散入乡村害民，得以军法从事。巡檄至下林，巡检诉有游卒十七人，宿民家，尽缚其家人，污以通贼要赂，方肆行榜掠，拥之去矣。济追及之，纵民，而缚十七人者还其主帅，曰：「尔卒为凶虐，其自治之。」维时，从政者无不乘时掳人儿女，惟济弗忍云。

（清孙衣言：《瓯海軼闻》）

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十月，衢、处、温三府山寇，吴达三、叶丁香等连结作乱。命延安侯唐胜宗、都督佥事张德，总兵讨之。十二月，延安侯唐胜宗，率兵讨衢、处、温山寇，擒贼首吴达三、叶丁香，及其党三千三百余人，家属一千五百余人，斩首二百八十级，余党悉平。

（清孙衣言：《瓯海軼闻》）

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程乡群盗起。南雄侯赵庸帅兵擒贼首伪万户饶陆海等一百五十人。其年延安侯唐胜宗帅兵讨衢、处、温山贼，擒贼首吴达三、叶丁香，其党四千八百人尽歼之。嗣后有何迪，有高福兴、田九成、僧人李普治，皆能杀知县，抗官军，攻城略地，然随起随灭，此皆洪武年驱除后初起之贼。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二）

二、永乐时唐赛儿等起义

永乐初有龙溪民陈永定负险为寇，略傍县，累岁不能制。知县刘孟雍以计掩护之，雍南昌人。他贼惟钟均道为剧，然出没无定形，或云钟道死。至十八年（一四二〇）而山东有唐赛儿。

唐赛儿者，蒲台民林三妻也。儿时能刻纸为人马，使战斗。自号佛母，预言成败事颇验，往来益都、安丘、即墨、寿光诸县，相煽诱。奸民董彦杲为号召，诸众得五百人，据益都卸石棚寨。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捕之，败绩。都布按三司遣人招抚，即杀招抚者。永乐十八年，上敕安远侯柳升剿之。贼诈遣乞降，云：「寨中食尽，且无水。」升往据东门汲道，而贼夜西出袭官军营，杀指挥刘忠。升急追击，获贼党刘俊等男妇百余，而赛儿竟遁。贼党宾鸿攻安丘，官军不能敌，有备倭都指挥卫青，闻安丘围急，率千骑昼夜行，奋击败之。贼将余众再战，城中人亦鼓噪出击。宾鸿遁去，杀贼二千余人，生擒四十人皆斩之。既而柳升至，青迎谒，升怒其专制，摔出之，青为不屈。而是鳌山指挥王贵，亦击贼于诸城，杀贼尽，上乃下升狱，而令捕赛儿，久不获。虑薙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尽逮山东、北京尼及天下妇女之出家者，先后数万人。后果于尼中捕得之。初赛儿夫死，祭墓回，经山麓，见石罅露石匣角，发之，得妖书宝剑，遂通晓诸术，剑亦神物，惟赛儿能用之。至是捕得，将

伏法，怡然无惧色，裸而缚之，临刑刀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两足，俄皆自脱遁去。自三司以下，及将校诸官，皆以失寇死，而赛儿不知所之。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二）

《存砚楼二集》卷二十四《秦五公传》：公名埏，字公□，号南坡，岁贡入国子，闲游齐鲁。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官献县教谕。建文元年（一三九九）超迁广东按签。永乐二年（一四〇四）滴辨事官，从夏忠靖治水，六年知西安府，十一年（一四一三）山东右布政。赛儿，县民林三妻也，自称佛母，能知前后成败事，又能翦纸为人马相战斗。往来诸邑，聚煽愚民。董彦杲、刘峻、宾鸿等附之，而据益都卸石栅寨以出没。十七年（一四一九）覆青州卫指挥高凤军。遣招抚，不从，益蔓延即墨、莒州间。乃命安远侯柳升分兵剿之。先是，公薄游齐鲁时，距弥勒党近市地传习，公间通其诀，暨破而歼之之要诀。后莅山东，妖习未殄，惧严诘而适以激之乱，间用温颜抚绥之，革旧习者滋众。而不虞蒲台之濒海，而远界北平也，贼遽以窃发。洎十八年春，柳升至益都。二月围寨，彦杲等乞降，诈云力尽，且寨中乏水。公时参军务，语升亟据东门外旧汲道。夜二鼓，贼复袭，杀都指挥刘忠，而升不觉。比明，公闻之，亟驰至大营，趣升分兵追贼，而用歼妖诀试之，纸人马胥堕地，贼众溃，遂破卸石山寨，获赛儿暨刘峻等男妇百余人。赛儿坐槛车，语解者曰：「今死矣！」

幸畀我一杯水以止渴。」护解者哀之，不知其诈，比水至，而赛儿遽遁矣。四索不复得。济南赵百户乃讐公纵贼。成祖震怒，诏逮公，而升亦下吏，以勋臣，幸获宥，而公遂就戮于西华门，五月十九日也。诎生元至正壬寅（二十二年，一三六二），年五十九。越再期犹尽逮北平、山东暨天下妇女之出家者，先后且羸万人，其酷滥莫可胜数，故一时廷臣稔知公之冤，而不敢营救。赞曰：水遁事近诞，然洪武时冷协律谦，水至而入于瓶，暨建文时杨镇抚本登台事，载明初诸史编，观赛儿暨董彦杲等，后多隐不复见，则妖幻术庸或有之。公遗稿曰《宦余录》今佚。

（清平步青：《霞外摭屑》卷九）

永乐中，山东民妇唐赛儿夫死，唐墓祭回，经山麓，见石罅露出石匣角，唐发视之，中藏宝剑妖书，唐取书究习，遂通晓诸术。剑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发为尼，以其教施于村里，悉验，民翕然从之。欲衣食财货百物，随须以术运致。初亦无大志，事冗浩阔，妖徒转盛至数万，官捕之，唐遂称反，官军不能支，朝命集数路击之，屡战，杀伤甚众，逾久不获。三司皆以不觉察，系狱。既而捕得之，将伏法，恬然不惧，裸而缚之诣市，临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

（明祝允明：《野记》卷二）

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勅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在京百司，以民廉介端谨也。民字时举，武进人，永乐二年（一四〇四）进士庶吉士，兴修《永乐大典》，除刑部主事。又兴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进员外郎中，十九年（一四二二）升山东左参政。当是时索唐赛儿急，尽逮山东、北京尼。既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民抚定绥辑，曲为解释，人情始安。

（明李乐：《见闻杂记》卷二）

永乐十八年（一四二〇），山东鱼台县妖妇唐赛儿，本县民林三妻，少诵佛经，自号佛母，诡言能知前后成败事。又能剪纸为人马相斗，往来益都、诸城、安邱、莒州、即墨、寿光诸州县，拥众先据益都，指挥高凤等讨之，俱陷歿。上命使驰驿招抚之，不报。乃遣总兵安远侯柳升等讨之，贼众败去，余党渐俘至京师，而贼首不得。上以赛儿久稽大刑，削发为尼，或遁女道士中。命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面讯。既又命在外有司，凡军民妇女出家为尼及道姑者，悉送之京师，而赛儿终不获。

一云赛儿至故夫林三墓所，发土得一石匣，中有兵书宝剑，赛儿秘之。固以叛后终逸去，盖神人所祐助云。

（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九）

唐懿宗时，浙东贼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曰罗平。至昭宗朝，董昌据越州，又称罗平国，改元天册。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七），广州新会县贼林桂方，又伪号罗平国，改元曰延康。盖已三称罗平矣。至本朝永乐十七年（一四一九），交址东潮洲安老县妖僧范玉，亦僭号罗平国，纪元永宁。以贼万善为入内检校左相国平章军国重事。以贼吴忠为入内行遣右尚书知军国重事。以陶成为车骑大将军，黎行为司空，诸贼寻为总兵官丰城侯李彬等所擒，而玉终不获。

按是时正张国英三下南交之后，天威震叠，而交人犹反复。后报范玉就擒，亦伪。

（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九）

襄阳人阎俊，少尝侍高皇帝，带刀上殿。上以俊久劳，擢苏州卫右所百户。永乐中，郡民倪宏三啸聚为盗，卫有曹百户者，巡捕追至枫桥，为贼所杀，由是贼势益猖獗。事闻于朝，命锦衣校尉随俊捕之。时贼杀人夺其舟，由太湖渡扬子江。俊追抵宿迁，贼方赛神于庙，俊诈为丐者，视其祷，殊默默，心知其贼，遂擒之。舟中凡十九，其首果宏三也，即械系京师，皆高之。朝廷赐俊光禄酒馔，钞两錠，衣四袭而还。后俊以擒贼功，遂升千户。

（明都穆：《都公谭纂》卷上）

溧阳人钱质，死而复生，见李老君曰：「子福人也，可以图大事，遂聚众反，宣宗命襄城伯李隆捕斩之。其他宣德年诸贼前后讨平者，有庆远韦敬晓，青田陈才，永新萧彦真，会昌朱南政、南鹏，及妖僧李皋等。」

夏旭与邻人争田格斗，为飞瓦所中，大怒，呼庄丁围其家杀二十五人，官役捕之，杀官役。旭永丰人，永丰县丞以百人往谕，不听，且执丞挞之，而醉以酒，纵之归。其语自称都督，指子弟曰：「是皆指挥官。」宣德九年（一四三四）上闻奏曰：「此狂人耳，」遣刑部侍郎魏源谕之，而令都督任礼率禁兵五千随其后，曰：「假倔强者，继以兵。」旭果倔强，兵随至，故匿其精锐，而以孱卒撓其锋。旭笑曰：「是纸人马耳。」忽精兵自后排栅入，纵火，旭从烟焰中鼠窜，被缚梟于市。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一）

第二节 正统、成化间各地农民起义

一、邓茂七、叶宗留起义

正统十三年（一四四八）二月，福建沙县民邓茂七反。先是巡按御史柳华檄各郡县，凡城郭乡村，大小巷道，首尾俱创一隘门，门上重屋，各置金鼓器械。乡村大者，立望高楼于四隅，小则立于其中，编各乡民为什伍，设总小甲统率之。夜则轮宿重屋，鸣鼓击柝，不从令者听总小甲究治。由是总小甲各得自恣，号召乡人，罔敢违者。茂七与弟茂八皆编为总甲。尝佃人田，例于输租外，馈田主以薪米鸡鸭，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租输于远者，令田主自运而归，不许辄送其家。田主诉于县，县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检追摄之，因而杀其弓兵数人。县闻于上司，调官军三百人与之格斗，杀伤殆尽。至是惧讨，乃刑白马，歃血誓众，遂举兵反。他县游民皆举金鼓器械应之，乌合至十余万人，僭称伪号，署官职，闽骚动。诏遣都督刘聚为总兵，都督陈韶、刘德新为左右参将，金都御史张楷监军。括苍贼叶宗留昨诸途，陈韶与战败死，楷请济师。十四年，诏以宁阳侯陈懋为总兵，征夷将军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陈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佥事董兴为左右副参，刑部尚书金濂参赞军务，太监曹吉

祥、陈梧监军，御史丁瑄、张海、纪功，大发兵讨之。春二月，师次建宁，而茂七先攻郡城为延平官军所杀。传闻张楷诗有句云：「除夜不须烧爆竹，四山烽火照人红」，远近忧叹，初不知茂七之遽死也。已而余党推茂七兄子伯孙为主。传闻茂七果死，始有向前意。于是幕府下令，立赏格，能擒杀其党与斩敌同，自是擒斩而降者相继。有老人言，贼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抚之。众莫敢往，惟千户龚遂荣与致仕驿丞周铸毅然请行。遂荣率数骑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贼也，遂荣乃呼老人谕以祸福，老人阖家叩头谢，因设草具，遂荣与铸饮食之，意气扬扬，略不为动。食竟，就马抵巢穴，尽降其众而还。贼将张留孙勇而健斗，自茂七起事，常在行间，伯孙尤倚仗之。遂荣、周铸乃寓书留孙，告之逆顺，许其自新，使谍佯告若误者，传致之伯孙，伯孙果疑留孙，杀之。由是贼将人人自疑，弃伯孙来降，伯孙竟败就执，众遂散。闽地悉平。

（明黄瑜：《双槐岁抄》卷六）

正统十三年（一四四八）秋八月，福建延平府沙县豪民邓茂七，聚众反乱，攻城不下，遂劫杀乡民，自称铲平王。十四年（一四四九），宁城侯陈懋，太监吉祥率领大兵六万来剿平之。时有处州丽水县民陈谏、杨希，假已死贼叶宗留名乘乱聚众，围处州城，杀布政司参议耿定、按察司僉事王日成、处州卫指挥弓礼、台州卫指挥韩芳，并军人无数。青田县小

溪贼又入瑞安境行劫。知府黄玘，以各处递年里长，编为民壮，率之剿贼。是年七月，贼到石牌，玘领快手民壮往捕，船甫至，遂遇贼，快手吴平弟曰：「兄被杀，玘亦被迫落水，遇别船经过获救。」民壮溃散，死者无算。贼遂围攻平阳城，温州卫指挥王宇，奋勇击退。次年御史轩冕起，集沿海官军，直至贼所，捕获贼众，解赴杭州斩之，遂议设泰顺、景宁二县。

（明姜准：《岐海琐谈》卷九）

正统十三年（一四四七），福建恭政宋彰，交址人，与中官多亲旧，侵渔得银以万计，馈送王振，遂升左布政，抵任计营所费，验户敛之，贫乏者不堪，甚为所迫，乃为盗。是时，巡闽御史柳华檄各郡县，令乡村各置隘门望楼，编乡民为什伍，设总小甲统率之，以防御寇盗，不从令者听总小甲究治，由是总小甲各得自恣，号召乡民，无敢违者。邓茂七与弟茂八住沙县村，皆编为总甲。尝佃人田，常例输租外馈田主以薪米鸡鸭，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输租于远者，令田主自运而归，不许辄送其家。田主诉于县，县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检追掇之，因而杀乡兵数人。县闻于上，调官军三百人，与之格斗，杀伤殆尽，遂刑白马歃血誓众，举兵反。他乡游民皆举金鼓器械应之，乌合至十余万人，僭称闽王，署伪官职，八闽骚动。诏都督刘聚总兵讨之，官军败绩，贼势益炽，遂围延平、汀州。十四年大发兵讨之，贼寇建宁，左参政张瑛战死；复寇延平，茂七中流矢死，贼党推其兄子伯孙为主。时宁

阳侯陈懋等受命南征，乃揭榜招谕立赏格，能自相擒杀来降者，与斩敌同赏，于是擒斩而降者相继。有千户龚遂荣者入尤溪山中，降其众数千而还。贼将张留孙勇而健斗，贼众恒倚仗之，遂荣乃为书遗之，许其自新，使谍佯若误者传致之伯孙，伯孙果疑留孙，杀之。由是贼将人人自疑，弃伯孙来降，遂进兵沙县，连破其寨，伯孙就执，八闽遂平。

（明武陵吴浙大末父《薛帷琐语》）

正统十三年（一四四八），闽贼邓茂七乱，巡按御史汪澄，将至延平，闻贼势已炽，即回会府。刷卷御史张海至延平被围，海躬抚谕之，贼且降，海以实闻，而澄忌之。适朝命御史丁瑄按贼事，澄附瑄妄奏以抑海，兵科给事中姚铎等，以澄畏避且忌嫉，当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从。未几而兵部奏澄擅止浙军，有罪下狱。又御史林廷举，巡视两浙盐法，俾治处州贼，奏贼平，当代。适处州奏贼复起，当劾。盛谓廷举君子，其巡视地远，安知贼起，不在其出巡后耶？已之。俄而其父山西参政厚奏：承委督饷代州，不欲往，厚素为士论所短，因奏逮治之，廷举寻以他事得罪。又都御史张楷，都督刘聚，征闽寇，尚书石璞，都督徐恭等，征浙寇，皆无善举，皆当劾。而楷聚尤甚，有召还之，命下才数日，计其还必再余月也。一日午后偶暇为草疏，适书人又皆具，既成，视日尚未暮，遂封进，少顷得旨，楷聚如所奏，翌日早朝鼓将严，忽闻楷等将入见，同僚相视惊愕，因仓卒添易原疏首尾而廷论之，楷繇是

罢位。凡人祸福之来，固其自取，似亦有不偶然者，此数事适相类，因并记之。

（明华盛：《水东日记》卷二）

邓茂七者，江西建昌人，初名邓云，豪侠为众所推。正统间，杀人亡命入闽，至宁化县，依豪民陈正景，易今名茂七，聚众为墟，集会常数百人。有司立茂七为会长，远近商贩至，皆依之，渐恣横，颐指杀人，寻为仇家所讐。县官捕之，拒捕，与正景率党劫上杭，从者日众，回攻汀州，为推官王得仁所败，三战得仁，擒正景，送京师斩之。正统十三年（一四四七），茂七率其党，据杉关，劫商旅，遂攻光泽县，大掠，顺流下攻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顺昌据之。贼去邵武，官民始复入城，顺昌官民亦入，保邵武。于是尤溪炉主蒋福成乘乱，因炉丁号集居民，村落贫人及亡赖悉归之。旬日，有众万余，遂袭尤溪，据之。与茂七声援相闻，将劫沙县及延平。延平上其事，省城御史丁宣偕藩臬诸使至延平，遣同知邓洪等帅兵二千，往沙县剿之，福成茂七遂与合拒，官军皆没焉。丁宣乃遣使招谕，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等笑曰：「吾岂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据宁塞二关，传檄南下八闽，谁敢窥焉！」杀赉书使者，据贡川及玉台馆，缔置里图甲役，遂据沙县，势亦猖獗。御史张海始至延平，遣都指挥张某刘某率兵四千往剿之。行二十里，至双溪口，道隘，贼惟二十余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过将尽，都指挥后殿至，贼伏，猝起，举排栅塞道，前驱不可返，从兵不数

十人，贼遂杀都指挥并其从兵，长驱，兵觉，还御之，无及。贼登山，拥众，喊声作，官军大溃。御史上其事，请兵讨贼，上遣使招谕之，乃召都御史张楷至，面谕以闽贼猖獗状，令偕都督刘得新、陈荣往讨之。楷等以正统十三年（一四四八）九月出师至南畿，分遣刘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会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闽，使还，请益兵，朝廷屡降玺书，令相机持重，毋堕贼计。会处州贼叶宗留起，掠铅山等处遮道，浙江守臣请楷驻师讨之。楷分兵会浙江兵，剿处贼，宗留中流矢死，余贼奔入山。而茂七等势益张，顺流下至延平，丁宣督官军，攔城自守，遣使趣迎楷，楷至广信，先揭榜驰往，招抚之。时处贼见官兵趋闽，急复出掠，楷命指挥戴礼率兵驱贼。都督陈荣谓楷曰：「受朝命讨贼，今延平事急，而铅山不通，大军密迹，二贼并炽，而我辈逗留不进，遣一部将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楷然之，遣荣率戴礼等往，军无纪律，卒遇贼，战败，荣礼皆死焉。楷闻败，益兵进，寻得报，刘得新率江西兵已至邵武，又闻茂七有众数万，造攻具，攻延平。楷分兵进，会刘得新已取道趋建宁，朝廷闻败报踵至，复遣尚书金濂、宁阳侯陈懋、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陈豫等率京营，及江西浙江等处大军讨之。以中官王瑾、曹吉祥为监军，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余贼至太平驿，副使邵宏誉等率兵与贼战，射死百余人，军士亡者亦倍之，以捷闻。刘得新等率兵至建阳，与贼战，杀贼千五百余人。先是贼于近城五里许，断桥为守，道阻不通，及刘得新败贼，楷等乃遣使招谕贼徒黄琴等三十余人，令复业，禁居民不许复私仇。至是建阳路始通，玺书又

屡至，戒谕详切。沙县贼首张由孙至延平，自首复业，又引从贼罗汝先等诣楷请降，愿杀贼赎罪。且云：「贼自曩败后，皆据山险自卫，必欲取之，吾为公从中说，令攻城，公悉大军攻之，吾为内应，可擒。」许之。先贼首刘宗、罗海、郎七等，俱茂七伪将，掠财聚陈山寨，黄琴等计擒之。诣军门，械送京师。遂益兵，趋延平，遇贼攻城，遂击杀贼千余人，贼众稍却。茂七等复移兵寇建宁，守臣张英与贼战，死之。于是楷等还趣建宁，金濂等大军亦至，贼遂退。寻报贼复下山，攻延平，张由孙、罗汝先诱之出也。刘得新等率兵驻延平城北，预于溪北伏兵，置火器，贼拥众溪南界，乘浮桥渡，火器齐发，杀贼数百人，众大溃。官兵乘胜追杀，擒数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斩其首，贼遂大奔，得贼船百余艘。乃函茂七首，并生擒从贼首若干人，驰露布，以捷闻，时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二月也。楷等至顺昌等处慰抚居民。余贼或复拥茂七兄子邓伯孙聚后洋，或散走，各分据山砦，平江伯陈豫等分道捕之。三月，指挥王钺捕贼于高阳里，获贼妇廖氏，伪号女将军。廖氏，甌宁人，被掳至邓伯孙所，妖淫善幻，最骁捷，兵败归母家，获之。诸将各先后捕获从贼首数多，俱槛送邵武，大军至邵武，皆斩之。玺书至，褒谕诸将，以降贼董琴为主簿，罗汝先为县丞，赏其诱贼功也。余候班师论功。令陈懋等留剿闽贼未尽者，张楷还师讨处贼。先是有贼将张留孙者，极骁健，茂七起事多仗之。茂七死，仍从邓伯孙。千户龚遂奇乃伪为貽留孙书，许其自新，令立功赎罪，若素有约者。佯使谍误致之伯孙，伯孙果疑留孙，杀之。由是贼党人人自

疑，弃伯孙来降。大军遂执邓伯孙，械送京师斩之。诸山砦贼拥众保险者，诸将先后擒斩，招抚略尽。

论曰：茂七狂孺子耳！遂至屠城邑，乱八闽，岂其势果难制哉！闽中武备久弛，兵纪不严，将权不重。既不能慎萌蘖而扑之于始发，又不能振兵威而遏之于既逞，况闽地远，自朝廷遣将，事权多中制。张楷辈勉效驰驱，师老寇玩，虽卒戡定，生民荼毒甚矣！金濂之出，值寇势已衰，扑灭余烬，未可言功也。又往师出，率用中官为监军，闻多作威福，攘将士功，于戎务何赖焉。是役也，幸其诛茂七，犹在己巳（一四四九）二月中，曩使更数月未捷，则朝廷有土木之难，不暇南顾矣，不将有尉佗之忧邪！然非天幸哉！

（明高岱：《鸿猷录》卷九）

伍骖，安福人，景泰中以御史往福建。时汀贼方炽，公单骑趋上杭，询贼出没。俘贼妇女，械系苦楚，悉纵之。一致仕教官，耄且病，不能从贼，独家居。公选二老卒自随，造其家。教官猝见公至，拜且泣曰：「家属皆为贼驱，吾以病在此，奈何？」公曰：「若可召亲戚来，吾谕之。」因留宿。明日自寨来者十数人，公谕以利害，仍给以帖，来归者万余人，乘势驱兵破其强梗据寨者，镇守、内臣欲上其功，公耻之，力辞得免。还朝卒。

正统中，闽寇起，有老人言，贼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抚而有。众疑惮，莫

敢往。惟儒士周铸，与千户龚遂奇，毅然请行。率数骑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贼也。遂奇恐，欲起去。周不为动，徐呼老人，谕以祸福，老人阖家叩头谢亡有。且设草具，周饮食，意气扬扬如平时。食竟，徐起就马，抵巢穴，尽降其众而还。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匕箸。道谢曰：「某生长行伍，身经战者，亡虑十数，常谓天下健儿，今日为儒者服矣。」盖初发难时，凡不从贼者皆死。老者先从贼，屡败，乃请降尔！又贼将张留孙，勇而健斗，自茂七起事死，伯孙继逆，尤倚仗之。周乃寓书留孙，告之逆顺，许其自新。使谍佯若误者，传致之伯孙，伯孙果疑留孙，杀之。由是贼将人人自疑，弃伯孙来降。伯孙竟败，被执。贼众遂散，闽地悉平。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十二）

处州多银坑，民亡赖者并缘为奸利。正统十二年（一四四七）春二月，庆元人叶宗留聚众盗掘少阳坑。数月，计所获微甚，弃去。九月率众之云和，遍掘诸坑场无所得，还庆元。居数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给用。谓其徒曰：「与其取于山，劳而无获，孰若取于人，一举而有余也。」众从之。时已数百人，遂掠政和县及村落。还庆和，号召得千余人，遣招龙泉良葛山人叶七为教师，训练其徒武艺。由浦城劫建阳，所过焚掠，民从之者益众，遂掠建宁，官民皆逃匿，分众截路于车盘岭，铅山惴恐，行旅断绝。时福建邵武贼邓茂七方猖

獷，朝廷命都御史张楷帅兵，往讨邓贼，至广信，以叶寇道梗。留不敢进福建，遣使促楷师浙江，藩臬诸司请楷便宜移兵，击叶寇。江西御史韩雍等，亦言叶寇近咫尺，地方危在旦夕，又为道梗，皆国家事，岂可坐视民罹荼毒。楷不知所从。有指挥戴礼愿往剿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十三年（一四四八）十一月，贼至黄栢铺，戴礼兵击之，死伤相半。宗留衣绯，率众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为宗留也。贼退，奔入山，复拥叶希八等为渠魁，劫车盘岭，悉众驻十三都，欲回浦城，都督陈荣帅兵二千往，并戴礼军至十三都，贼悉众出战，官兵大败，荣礼皆死之。楷等以福建寇势迫，取道径往福建讨邓寇，贼尽掠取器械，伏回劫浦城，焚其县治民居。过龙泉从者至数万，入据云和山中，丽水杨希、鲍村陶得二各率众数千人归之。居数月，贼谓其党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米湖尽掠府城，乃结寨驻鲍村，取货于义乌，掠人于松阳，官军虽众，不能越冯公岭而相迫矣。」众从之，遂掠府城。守臣遣使从温台告急于省。御史命都指挥沈鳞、参议耿定、金事王晟率兵四千，以十四年三月至处州，婴城自守。月余，贼从掠益甚，诸守臣复遣使诣省告急，御史盛琦、董英先后以闻。朝廷命总兵徐恭帅兵二千，驰至处州，亦城守不敢出。复遣使往福建告急于张楷。时有制下，张楷令福建贼稍平以余党付金濂，楷还师讨处寇。楷未至处，城中乏粮饷，诸将日对泣。五月，贼攻城急，徐恭等出御之，沈鳞、耿定、王晟等皆败死。徐恭仅以身免，入城固守不敢出。亡何，张楷入浙，至衢州，金事陶成往迎之，泣陈其事。楷分兵，水陆兼进，至兰溪，

御史董英、林廷举来会，请速进兵，至金华府，令军中制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制，糊以纸，画兽形，可御贼枪。乃兼程进至处州界，知府陆鍾等来迎，至铜山寺驻师，贼遣人求抚，实覘之也，遂给榜示付之去。时官兵阵于平地，贼众万人出山索战，官兵分三阵，贼攻中军，楷等令回逵马军射之，死者三百余人，左右合击，死者又二百人。持枪者多为竹笆所制，盖枪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获，贼败溃。是日，斩首六百余级，生擒百余人，器仗称是，乃以捷闻。千户沈俊谓其部下多丽水鲍村人，父子兄弟陷贼中者众，有何受等二人，自言于阵前见其亲属，今欲招抚，俊以此三人往，可得要领，楷促之。令齎榜入山，反覆譬晓，词亦过徇。楷至，以老母百口与誓，贼乃先令陶得二出见，楷优加赏赉，令归山中，同贼首叶仁八、杨希、陶秉伦并其党十余人来见，楷纳其降，给帖，令复业，始知前黄栢铺绯衣中流矢死者，即叶宗留也。明日，何志三等又招得贼首余海四、陈川十、余卞等三百余家出降，亦许令复业。六月两得玺书，谕楷相机抚剿之宜，楷等奏报，贼前后听招，复业者九千余家，男妇二万余人。疏既上，贼首陶得二等回山，复疑惧，拥众如故，顾以书招楷入，楷亦复书谕之。贼在庆元大社者又出掠丽水青田等处。未几，复得玺书，谕楷等将已降贼，令所司抚据，广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扰激，不听抚者，调兵剿灭。楷复遣郡邑丞倅等官齎入山，再招之，陶得二等始听招，尽焚其砦寨，出降。余党闻陶得二降，悉解散，复业。所司随在抚谕之。楷等乃班师，具露布以闻。楷还京，会英宗北狩，旧经事大臣多陷没，

主者议楷无功，追论都督陈荣等死，下楷狱论罪议，上以寇平功赎罪，得放归。

论曰：楷初奉命讨闽寇耳，处贼道梗，以守臣言，移师讨之，未为不当，但楷本非封疆之臣，而值兹习坎之难至，陈荣死，楷不暇顾，辄弃去入闽，盖几于进退失所据矣。及闽寇平，还师，讨处入境，一战乘胜而捷至，不得已而用招抚之策，使屡遣而不以为渎，寇屡叛而不以为嫌，指老母百口与之誓，而不以为辱，国体亦少损哉！虽然，犹幸楷之来也。使邓寇更数月不平，楷不得还师入处，浙之存亡，未可知也。夫浙有三台臣藩臬诸司，乃惴惴以婴城固守为幸，才一出战，即骈首就戮，不知藩垣屏翰之寄，当如是乎？呜呼！孔子曰：「才难。」不其然哉！

（明高岱：《鸿猷录》卷十）

正统时，福建复开银场，贼首叶宗留等，率众称乱。巡按御史请于处州建宁等处，各除抚民官一员，且调福建兵擒剿，浙江兵策应。奏下，户部请令廷臣会议。英宗曰：「此何必议，止盗莫如择人，诚得其人，贼可平矣。府县添设官，准其请。务选贤者任之，使盗息民安。浙江官军可不调。盖采矿皆小民失业所为，今宥罪令复业，理当退散，若复不散，然后调军，则彼伏辜，而朝廷亦不伤好生之德矣。」遂命户部郎中杨湛，同巡按福建监察御史理

其事，仍命都察院揭榜于各银场晓谕。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二）

二、黄萧养起义

黄盗名萧养。初为盗，下狱，卧榻枯竹生花，诸囚以为祥也，萧养乃率囚越狱，纠集战船数百艘，直犯广州，于五羊驿僭位，称东阳王，改授伪官百余人。珠江之南，有伪南汉离宫故址，增筑居之。船抵五羊门外，其手下衣貌与同者数十人，官兵莫能辨，乃以响箭向天射，萧养仰视，一箭直贯其喉，堕水死，其众尽降。于是广州始作外罗城，今南面新城是也。海寇之雄，莫过萧养，前有曾一本，后有刘香，皆力攻广州弗克，盖当盛世则然。

（明屈大钧：《广东新语》卷七）

南海贼黄萧养者，冲鹤堡人也。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数坐强盗在郡狱，逾年，所卧竹床皮忽青色，渐生竹叶。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谓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轨」，使人藏利斧饭桶中，破肘镣，越狱而出，凡十九人，商人遂逸去，不知所在。官隶狱卒追之，挥斧而行，人莫敢近；其党驾船以待，遂入海潜遁，正统十三年（一四四八）九月也。于是

啸聚群盗，赴之者如归市，旬月至万余人。十四年（一四四九）八月，攻围郡城，官军御之，辄为所败，城中饥死者如垒，制云梯吕公车冲城，几为所破，设开都伪官，招诱愚氓，渐至十余万。都指挥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广，舟胶浅水，有小艇载柴及盐鱼者，奔迸若避贼状。官军问萧养所在，言未脱口，伏兵出柴中，擒清，尽歼其军。城中震恐，三司官登城望之，刃矢森发，相顾涕泣而已。间道告急，驿至京师，诏遣都督董兴，总兵都指挥同知姚麟副之，兵部侍郎孟鉴、金都御史杨信民督其军。寻命信民巡抚广东。贼既屡胜，遂僭称东阳王，改元，授伪官者百余人，据五羊驿为行宫，四出剽掠。信民旧为广东参议，将至，贼众渐散。景泰元年春，兴等进兵，时天文生马轼随行，至江西，夜半闻鸡，兴问之曰：「此何祥也？」对曰：「鸡不以时鸣，由赏罚不明，愿公严军令。」及经清远峡，有白鱼入舟中，轼曰：「武王伐纣有此征应，此逆贼授首之兆也。」时萧养聚船河南千余艘，其势甚张，众欲请兵。轼曰：「兵贵神速，若请兵，则缓不及事，以所征两广江西狼兵取胜，犹拉朽耳，」兴从之。三月初五夜，有大星坠于河南，及旦以所占告曰：「四旬内破贼必矣。」四月十一日，兴帅官军至大洲头，与贼遇，果大破之。时信民使人齎榜谕贼使降。萧养曰：「杨大人我父母也，当徐思之。」获巨鱼为献，信民受之，立斫数十段，颁于有司。贼出而叹曰：「势不佳矣，」叛萧养者渐多，留者不满一千。会信民中毒卒，鉴乃益加招徕，萧养中流矢而卧，为官军所擒。于是奏捷于朝，萧养伏诛，余党悉平。诏鉴代信民巡

抚，乃析南海冲鹤大良诸堡为县，名曰顺德云。

（明黄瑜：《双槐岁抄》卷七）

王清，字一宁，济宁卫指挥，慷慨多勇略，常提兵入卫。宣德间，率所部出喜峰口及至鸳鸯海觐虏，累立奇功，会有句云：「落日龙荒觐虏还，剑光直射斗牛寒；少年气节应无敌，肯负平生一寸丹。」正统丁巳，升广东都指挥，以亲老不遂迎养，陈情乞分俸于原卫，诏许之。蛮夷叛据大藤峡，清往讨有功，戊辰（十二年一四四八）总督广东军务，己巳（十三年一四四九）协同总兵驻军高州，广贼黄萧养劫乡民，叛众十余万，围攻广州。清帅舟师赴援，至沙角尾水浅舟胶，失利被执。贼素知清威望，不敢害。清投水不死，因寄衣还广城中，大书诗云：「两捧天书镇百蛮，偶因兵败不生还；飘零身世轻于叶，磊落襟怀重似山。半夜愁吟珠海寺，几回梦坠鬼门关；恁君独有衣相寄，为我招魂宇宙间。」数日贼拥清至城下，使谕众开门降，清骂贼不绝遂遇害。

（明黄瑜：《双槐岁抄》卷七）

三、刘千斤等起义

刘千斤者，荆襄大盗。景泰、天顺间，河南北、襄南、湖北，流民聚郾房山中者数十

万，四出行劫急，或拒相殴脱，官府捕之，辄匿，未敢公然格斗。成化元年（一四六五）流劫邓州李家，李家豪有力，尽闻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官府集兵围捕急，遂纠众反，称大王将军、国老军师先锋，推千斤为主，刘长子、苗龙虎副之，石和尚为谋主，势甚猖獗，攻掠河南南阳、郧阳，西至汉沔，东及蕲黄。尚书白圭、抚宁伯朱永督诸军进讨，至漳南，湖广总兵李震以土兵来会，议进兵方略，千斤等惧，遂拥众出战。属永病，圭督震分兵截剿破贼，贼退保巢寨，我兵乘胜进攻破之，擒千斤龙虎等。和尚、长子脱走，益深入万山中。永病起，帅诸兵入山搜捕。襄阳文总旗者，隶都督喜信指挥张英下，颇骁健，遇长子相搏不胜。长子欲杀文总旗。总旗曰：「榜急石和尚，汝无主名，汝能缚和尚献军门，升赏有榜例」，遂与俱见英。英抚劳长子遣去，果诱获和尚。诸将忌英功，大哗英匿贼赃，英俱不敢争，长子、和尚竟以俘献，并千斤等伏诛。未几，千斤余党李胡子反，野王刚小王洪亦反，都御史项忠讨平之。成化□年，设湖广行都司于郧阳，都御史一人抚治，寇盗稍息。

（明郑晓：《郑端简公今言类编》卷二）

北方流民，屯聚荆襄山中，以数十万计。有往邓州劫李氏财物者，有司捕之急。因拒敌，官军杀数人，遂纠众反。贼首刘千斤、刘长子、苗龙、苗虎等，以石和尚为谋主，势甚猖獗。事闻朝廷，命尚书白圭、抚宁伯朱勇，同唐太监率师往征之。至南漳，湖广总兵李振，

率土兵来会，方议进取，贼拥众出。抚宁且有疾，白公督李振，分道截过，一鼓挫其锋，贼退保巢塞，官军乘胜进攻，破之，擒刘千斤并苗龙等。石和尚、刘长子以计脱走，深入险阻。抚宁病愈，自领兵剥换。有襄阳艾总旗者，隶都督喜信，指挥张英部下。一日刘长子欲杀之，艾曰，官军即寻石和尚，尔无干，你若能擒石和尚，必重有升赏。约与俱见张指挥，张具酒食劳之，长子以为信然，遂入山擒石和尚，出诸营前。诸将争功，忌张英，以得贼赃为名捶杀之。仍以刘长子石和尚为俘获，献于朝廷。法司依原奏鞫罪，刑于市。众知其故，多为张英刘长子称冤。法司虽知，无从辨正，竟杀之。噫！为此者何其不仁至是哉？予闻其详如此，故记之。盖论杀长子后，予方以省亲，自家至，亦以不及申救为恨。

（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

刘千斤之变，发于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当天顺间，饥民聚郾阳，巧黠者已自相雄。锦衣千户杨英以使事至河南，闻其事，归上疏，请命有司赈恤之，因散遣其众，愿占籍者听，以英庙之英竟不报。后用大兵多杀戮，及开设郾阳抚臣以安之，不出英数语也。岂天有杀运，圣主不得而主耶？予当插酋未入关，贼未犯浙时，上疏力言，下部参看部置之，而言者谓余浮谭乱政逐矣。今大同戮二十万，浙所歼夷无算，而两事正未有涯。怀杨英于九原，惟有共洒涕泪耳！

（明茅元仪：《掌记》卷之六）

郾在古为靡国，春秋时，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间，流寇作乱，元祚终，竟不能制。国初，命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介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阨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天顺中岁谨，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无所稟约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长，稍能驱役之。有锦衣卫千户杨英者，以使事至河南，闻其事归上疏，请命有司赈恤之，因散遣其众，愿占籍者听，疏入不报。三省官又多倖非已境内，遂日因遁。至成化元年（一四六五）夏，流民刘千斤倡乱，以其党石和尚为谋主，刘长子、苗龙、苗虎等为羽翼，居南漳，众至数万人，遂僭号改元，伪署置诸将帅。襄邓汉中之境，屠掠出没，民无宁居，诸守臣不能御，列其事上。二年（一四六六）夏，朝廷以尚书白圭督戎务，抚宁伯朱永为平虏将军，帅雨京及诸路兵往讨之。师抵南漳，永病。湖广总兵李震帅士兵来会，圭指授方略，督震等分道进兵，败其前锋，贼退保据险，立栅自固。震等麾其兵进，士冒险深入，乘胜攻破之，遂擒刘千斤并苗龙等。石和尚、刘长子遁入岩险。会永病愈，更帅兵入，与震等协捣其巢穴，斩首九百余级。指挥张英招降刘长子，以计擒石和尚，送军门，贼众大溃。追剿余贼，又战于古路山，斩首万余级，获其伪将校刘聪等百余人，诸郡邑悉平。诸将忌张英功，潜于永，谓英多获贼贿，以事捶杀之，遂班师。刘千斤等磔于襄市。论功，加圭太子少保，进永封抚宁侯，封震兴宁伯，余将士升赏有差。时寇虽

平，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设，地旷险如故。未几，余孽李胡子复煽众作乱，流民归之者至数万人，势复猖獗。七年（一四七一）春，朝廷复遣右都御史项忠督兵讨之。诸将欲进兵，忠曰：「流民逃聚山谷，其始非拟为寇，势多胁从。民去官府远，既陷盗中，遂不能自脱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谕，有能去贼自归者，禁勿杀。于是民多携老弱，累累来归，贼势遂不振，然后纵兵击负险不服者，斩首二千余级。李胡子遁，为其党所杀，斩首出降，贼众大溃。遂发兵搜捕诸山谷，尽徙出之，发还乡者百十四万，编戍者万余人，诸郡邑复平。班师，进忠左都御史。初，忠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驱迫，盛夏道渴，疫疠死者不可胜计。亡何，岁复饥，民逐去复至，有司惩前事，以逐流民为靖乱策。祭酒周洪谟悯其事，为著「流民说」。其略谓：「山谷旷远，民遭水旱，上不能赈恤，则转徙其间，势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抚定之，使占版籍为土著，可以填实襄邓户口。」又援晋置松滋县、南雍州事为徵。时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流民集复如前，右都御史李宾恐逐之生他变，乃即洪谟所著说疏上之。制曰：「可。」遂命右副都御史原杰往任其事。杰至，编历诸郡县，深山穷谷，无不亲涉履，宣上德意，延问诸流民所欲，诸流民无不忻然，愿附版籍为土著民者。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三省抚按藩臬诸臣，籍流民得十一万三千余户，遣归故土者一万六千余户，其愿留者九万六千余户，许各自占旷土，官为计丁力，限给之，会自垦为永业，以供赋役，置郡县统治。于是，湖广割竹山地，分置竹溪县，割郧县地，分置郧西县。河南割

南阳、汝州、唐县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阳三县。陕西析商县地为南阳、山阳二县，而升商县为商州。又即湖广郧县设郧阳府，以统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且立郧阳行都司，及郧阳卫控制之。俾民流寓土着相参错居，经画即定，乃列其事上，遂荐邓州知州吴远为郧阳知府，诸州县皆选邻境良能史，习知其事者为之。又以地界三省无统纪，荐御史吴道宏才望，请代己任，得兼制三省，抚治八郡，居郧阳，上悉从之。擢道宏为大理少卿，代杰抚治。杰还，进右都御史，寻迁南京兵部尚书，未任卒。八郡民闻之，无不流涕，为立祠焉。寻改道宏抚治右佥都御史，开府郧阳，遂为定制，其后野王刚、何淮等倡乱，抚治都御史随讨平之。

论曰：驱逐流民，唐末鲁以之亡蜀也，岂不失策之其哉！王者有分土，无分民、移民、移粟之政。战国之君且行之，堂堂一统之盛，既不能赈民使无饥矣。乃欲禁使不就食乎？旷土岂人情哉？况中原聚失业之民，襄邓吝不耕之土，其于体国经野之规，容民畜众之义，胥失之矣。由是观之，项忠之荡定者，一时之功，而原杰之经略者，百世之利也。后人蒙已成之业，不能平定安集，而至有萌衅孽于承平者，亦深有愧于前贤云。

（明高岱：《鸿猷录》卷十一）

李胡子，新郑人，名原，寓居叶县，从刘千斤反。千斤败，胡子与王彪走免，纠合餘贼

小王洪、石歪膊，往来南漳、内乡、渭南，重号召饥民至数万人，伪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名号，官军战不胜。成化七年，都御史项忠同李震进讨，先张榜，招饥民，使弃贼自归，而后调永顺保靖土兵大杀贼，擒李胡子于竹山县，余党俱俘斩殆尽。其招集饥民，得检籍出山者，共九十三万八千五百余口，而溷处贼中俘斩者无算，忠遂以多杀被谤。其后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其略曰：「昔修《地理志》，见东晋时庐松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州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西之侧。其既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此前代处置流民之成法也。今之流民，百倍于昔，而郧阳旷土，当湖广、河南、陕西之界，深山大谷，所在啸聚，今使听其近县者附藉，远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而流民皆齐民矣。」都御史李宾上其说。而北城兵马吏目文会，复条上三事：一则荆襄地饶，流民附籍，则给以土田；一则流民杂处，防御恐疏，当镇以军卫；一则陨阳上游，地广山僻，当多设府县于总隘之处，以互相统摄。上命都御史原杰经略其地，且尽采诸说行之。乃开设陨阳府置湖广行都司卫所及县，以处流民，得九万六千餘户，兼设巡抚，而割竹山地置竹溪县，割郧津地置陨西县。其在河南，则割南阳、汝州、唐县地，置南召、桐柏、伊阳三县。而陕西，析商县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又以商县为商州。使所插流民各有属。

流贼啸聚山谷，百五十餘万。自宣德至今四十餘年，屡命尚书白圭，都御史王恕、杨璿经略安抚。虽尝移文散遣，奈有司虚文勘报，实无一人还乡。由是日聚月猖，猖起行劫。先之以刘千斤、石和尚、王彪继之以李胡子、小王洪、王安，抗杀官军，毁掠城郭。镇巡等官，调拨官军，动数十万，接踵败衄。荆襄骚扰，甚于杨么。伏蒙皇上，录及庸才，敕臣总督军务，前往抚剿。受命以来，夙夜皇皇，惧瘵厥职。幸而帝德□敷，天威远震。况荆襄与陕联属，而寇党熟臣威信。故臣初宣恩榜，（抚降贼人须任有威信大臣。）流民已有将散之势，方整军容，强贼亦有可平之机。乃被参将王信，千户吴绶，鼓煽浮言，沮坏臣事。臣具本奏劾，蒙皇上洞察其奸，取回不用。浮言渐息，流民顿悟，两月之间，散出复业者，九十三万余人。贼见民散难遏，遂携余党，入藏深山，仍行劫掠。金谓怙终，法当剿荡，臣犹以安抚为心，仍行招谕。又散出者，五十一万有奇。余党犹负固不出，然后入剿。夫莫非民也，劫掠人财，故谓之贼。今众至百五十万，结成巨党，杀伤官军，据法皆当剿者。设使如前负固不出，将姑息而坐视其反耶？今臣以口舌代斧钺，尽行抚存。而一百五十余万之中，斩首止二千一百七十五人，充戍止一万零二百四十三人，押发止四万八千七百九十二人。今乃谓杀戮太过何欤？臣总督军务，实功首罪魁之官，使不殄绝逆党，而养成大患，则臣杀身亡家之祸，谁则当之？臣秉诚报国，不顾劳怨，岂敢不仁不忠，为是残杀哉！惟臣才识肤浅，不达时

宜，处置颠倒，致干廷论。特恳天恩，早赐放归田里，以消物议，以弭天灾。

（明徐孚远等：《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十六）

巡按湖广御史吴道宏等题，照得荆襄、郧阳、西安、汉中、南阳六府州县数千余里，皆深山大箐，穷谷茂林，其中土地肥美，物产富饶，自古及今，聚隐盗贼。臣遍历所属，督修道路，自郧阳一抵西安，（此地山多人少，易于窜伏，至今竟为大患。）一抵汉中，一抵南阳，增置铺舍，疏凿险阻。今商旅络绎不绝，公文四达无留，居民乐业，政令流通。尚虑接境四川一边，南起夔州，北连保宁，其间所属大宁巫山广元等处，崎岖千里，险恶万状，物产茶、盐、杉、铁之利。往者剧贼石和尚、刘千斤，皆自大宁巫山，突入荆襄。（今闻流贼有入蜀者彼以出今以入也。）小杨儿辈，亦自保宁潜迹汉中，殃及流民，劳我师旅。合无行令四川镇守巡抚等官，会臣计议，督令分巡分守等官，通将前项接境地方，踏勘体量。要见何处可以开修道路铺舍，何处可以增置巡司军堡，各照地方，如法整治。务使万山之中，烽燧相接，行旅无虞，四通八达，悉抵郧阳。（若能如此，岂有今日之患，总由经理者不得其人耳。）遇有贼情，亦要彼此开报，会合应援，倘若违误，亦听纠举，奏抄到部。参照吴道宏奏要会同四川镇守巡抚官，将夔州保宁所管地方，开修道路铺舍，增置巡司军堡，以达郧阳，以便弭盗一节，深为有理。但夔州保宁二府，地方广阔，人民稀少，若将所拟数事，一

时并举，不无人心疑虑，难责近效。合无行移梅忠、张瓚、吴道宏，各委四川湖广三司。分巡分守官员，系四川者，亲诣夔州保宁二府所属大宁、巫山、广源等处。系湖广者，亲诣四川前项地方接界去处。各再从宜勘议，先其所急。如果道路可开，将该修道路量起地方居住人役，令自备器具，于今年冬末来年春初，农闲时月，用工如法开修。平处务阔丈五，险处亦阔六七尺，俱要达于郢阳，具实回奏。如或转委属官，致事无成，听吴道宏纠举。候人心喜见成功，无所疑虑，然后经画，何处应修铺舍，何处应增巡司军堡，另行奏请定夺。

（明徐孚远等：《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六十一，余肃敏公文集）

荆襄地连数省，川陵延蔓，环数千里，山深地广，易为屯聚。亦以土广人稀，恐潜聚作过，故禁山不许入也，若论久安之计，须招徕流人分立州县以治之。自洪武初，高皇帝命申国公邓愈，芟平之后，禁无人入。永乐迄今，所在流移，岁集月聚，无虑百万。今臣奉敕抚捕，其有贯址姓氏者，谨依诏旨省谕遣散，出山复业，陆续共九十三万八千余人。其余混处贼巢，无籍检查，四散奔走出山者，又莫知其数。其贼首小王洪，有众五百，屯钧州龙潭沟。李胡子有众六百，屯竹山官渡。臣督土汉官军，分道雕剿。首擒二贼，余多散亡，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级，俘获党与族属二万八千九百三十二名口，欲概行戮，恐伤至仁。议欲户选壮丁一人，充戍湖广边卫，计可得军五千。并族属附籍收管，给田屯种，庶恩威并济，反侧

永安矣。

（明徐孚远等：《皇明经世文编》卷之四十六，项襄毅公集）

四、正统至成化间其它农民起义军

正统十三年（一四四八），长兴吴贵归与安吉梅福聚众作乱，拒杀官兵，阳武侯蒋禄奉命将讨之，以祝御史监军，且欲屠二邑。蒋偕祝至，一鼓擒其首恶，因议二邑之民，协从者甚少，祝兼程请贷于朝，往返八千里，仅半月而祝遂以劳卒。万民更生之德，二邑感之，惜逸其名。

（明宋雷：《西吴里语》卷四）

正统十四年（一四四九）山寇起瑞安、罗阳，官军御之皆败绩。景泰元年（一四五〇）十月，贼围平阳，闭城五日，温州卫指挥同知王宇统兵赴援，先屯兵东门外军桥，自乘白马巡哨，连发三矢，射死贼首白鹞等，余党披靡惊遁，境内赖以全活，以功升浙江都司，都指挥同知，又洪武间，温州卫指挥僉事吴广，讨平南溪啸聚诸寇，俱载《旧志》昭如也。《新志》收刘锦、夏光、江九山、祁嵩、朱廷钥等，而王吴二公反佚其事，何邪？

（明姜淮：《岐海琐谈》卷九）

景泰元年（一四五〇），沈訥升福建按察僉事，专督松溪银冶。时沙尤盗起，往来翕忽，而松溪利权所在，冶户汹汹，公洁己事人，务清正供，严绝侵渔，户民帖然趋役。逾年盗起庆元，入松溪界，乱匿黄熊望、浙湛庐诸山中，统兵擒之，得不滋蔓。五年郑怀冒势甚猖獗，公在正和，得报，早发各村民快，并勒守场官军，会同镇守巡按三司，悉力征剿，无使遗孽。公亦披甲上马，屡获渠魁，怀冒平。尚书孙原贞题曰：「郑怀冒伪称王号，劫掠平民，七间望风啸聚为乱，若非驻扎松溪僉事沈某先破巢穴，岂易授首！」疏入，天子嘉之。

（明张大复：《昆山人物传》卷三）

宝龙峒贼杨辉者，罗刘宁余党也。刘宁攻程乡，为官军所杀，而辉逃安远，聚众数万，于岭北界上，时征大藤峡官军远调，不及剿，因而愈大。副使毛吉，曾以剿贼有功，于成化改元降旨，凡有贼地方，敕吉同总兵巡抚三司，督调官民人等，相机剿捕。其领军官员，有不听调遣者，得径问治。而巡抚以下，谓吉副使任过重，忌之。凡前后调遣，故不应。吉自料民壮，并旁近所兵得千人，而海康县知县王骐请从。遂攻破宝龙诸峒，捣其巢，且追杀余贼于雷、廉、惠、韶诸处。至云岫山，以深入无援，骐战死，吉遂遇害。然贼亦剿尽。广州

民立祠思之，曰「可怜云岫山」。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二）

成化中，山西崞县民王良学佛法于弥陀寺，僧李金华，见人辄为好言，劝谕之。忻州民李钺，闻而悦之，愿为弟子。所谈皆虚幻事，从之者至数百人，遂谋不轨。相与言曰，吾佛法既为人信服，由是而取天下，亦不难；但边兵密迩，虑或相挠阻，若遇「鞑虏」通谋，令其犯边，因与官军出御，乘间而起，事可济也。于是良与钺，撰妖言数十篇，谓皆梦中佛所授者。众皆跪拜争观。良曰：「干戈炒不得水不得了。」有一人解曰：「水居北方，「鞑虏」是也，必「鞑虏」犯边，方能了事。」良即撰表欲上，迤北，小王子请犯边，当为内应。令何志海等四人，驰马负表，具旗号器械以行。至朔州胡浪庄，失道，为守墩者所获。良等知事败，即集众，欲攻墩县，适巡抚翟瑄等遣军剿捕。良等率五百人，奔定襄县洪泉寨山间，啸聚，剽掠州县。官招抚之，不服，乃督民兵，入山攻之。会大雾，贼不为备，兵至，仓卒不能敌，皆奔窜。获良于五峰山。搜各山，获百二十三人，及妖书、器械、衣服、马匹颇多。瑄会太监刘政，及参将王升，御史吴裕等，遣人械良等五十四人至京师，命法司会官廷鞫，得其情，悉斩之。瑄、政等各赐敕奖励。于是左都李秉等，奏：「锦衣卫镇抚司累问妖言罪人，所追妖书图本，举皆妄诞不经之言，小民无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备录其妖书名目，

榜示天下，使乡民咸知此等书籍，决无证验，传习者必有刑诛，不至再犯。」奏可。其书有《番天揭地搜神纪经》、《金龙八宝混天机神经》、《安天定世绣莹关》、《九龙战江神图》、《天官知贤变迁神图经》、《镇天降妖铁板》、《达通天混海图》、《定天定国水晶珠经》、《金锁洪阳大策》、《金锋都天玉镜》、《六甲明天九关夜海金船经》、《九关七返纂天经》、《八宝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历》、《刘太保泄漏天机伍公经》、《夺天册》、《收门纂经》、《佛手记》、《三煞截鬼经》、《金锁拦天记》、《紧关周天烈火图》、《玉盆经》、《换天图》、《飞历》、《神工九转王瓮金灯记》、《天形图》、《天髓灵经》、《定世混天神珠》、《通玄济世鸳鸯经》、《锦珊瑚通天立世滚云裘》、《银城论》、《显明历》、《金璋紫绶经》、《玉贤镜》、《四门记》、《收燕破国经》、《通天无价锦包袱》、《争功聚宝经》、《金历地经》、《夺天策》、《海底金经》、《九曜飞光历》、《土伞金华盖水□书》、《照贤金灵境经》、《朱砂符式坐坛记》、《普济定天经》、《周天烈火图》、《六甲天书》、《三灾救苦金轮经》、《智锁天关书》、《惑天迷化经》、《变化经》、《镇国定三世阳历》、《玄元宝玉镜伞》、《锦华盖换海图》、《转天图》、《推背书》、《九曜飞天历》、《弥勒颂》、《通天玩海珠》、《照天镜》、《玄天宝镜经》、《上天梯等经》、《龙女引道经》、《穿珠偈》、《天形图》、《应劫经》、《天图形首妙经》、《玉贤镜》、《透天关尽天历》、《玄娘圣母亲书》、《大上玄元宝镜》、

《降妖断怪伍家经》、《金光妙品夺日金灯》、《红尘三略照天镜》、《九关番天揭地神图》、《金铎都天玉镜》、《玉树金蝉经》、《玄娘圣母经》、《七返无价紫金船银城图样》、《龙凤勘合》。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十二）

会黄散仔倡乱广南。特诏公（盛洪）提督海道副使，公廉察情形，特严舫禁，一切通番买港，私贩私货之弊悉行禁革。黄头伍伯旁午夤缘，求所以悦公而开之寔者，何不至焉。公挺正色，约束惟谨。（略）

（明张大复：《昆山人物传》卷三）

宣圣五十八代孙孔公镛，弘治时进士，知都昌县。（略）时广中盗起，无不残破，而高州尤甚。金谓公有抚绥才，荐公试知府事。高州城外，四山皆贼垒，仅余孤城，城外积尸如京观，民外死于贼，内死于疫，城中居民不满数百。公至，呼父老问计，咸曰：「城中人多有贼之戚属，切宜防之，其来趋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闭门固守。」公曰：「高州本无贼，而贼之来也皆自广西，往时守土者无远图，民携家属，千百里来投城，将以求生也，乃闭门不纳，以致为贼所菹醢。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以贼激怒其众，外攻而

内应，往时城陷，正坐此耳。」公乃大门，有来者无不纳，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抚摩调养，死者为义冢于郭外以瘞之，流亡闻风来归，日以百数，城不能容。公即城东北隅，筑土为城以居焉。时贼屯高化境者，凡十余处，邓公长据茂名之茅峒，冯晓屯化州之西北界，梁定屯于畚木岭，邓辛酉屯于游鱼寨，侯大六□屯于信宜界，皆剧盗也。惟茅峒驻近城十里，而盗长尤黠鹫，公屡遣人抚谕之使退。公遂不告之僚属妻子，黎明潜呼四疲卒，匹马出城，径抵贼巢。公长见太守至，仓皇不知所以，悉呼其党，擐甲出迓。怪公无骑从，遣人远侦，回报无所见，乃释甲罗拜，请公入坐定。公从容谕公长以逆顺祸福，指天定约，公长意犹豫，而众酋咸感悟泣下，恨公来晚也。公长跪奉卮酒为寿，公饮之不疑，众齐喊舞约降，送公，既降，诸贼闻风纳款。冯晓久屯化州界，结土民以为内应，久招之不服，公给以备他盗，整兵夜进，遣部下蒙诰，率敢死二百余截其后，而公以前军应之，二鼓捣其巢，晓遁去，执其妻子以归。晓意必戮其妻子也，官军屡招之不出，既而闻公存抚甚厚，遂以其党五百来归。事闻，有宝镪之赐，特升广东按察司副使，赐玺书褒嘉，俾仍守其地，后官至工部右侍郎。

（明陈继儒：《眉公杂著见闻录》）

缺 页

第二章 明中期各地农民起义

缺 页

第一节 正德时农民起义

一、杨虎、刘六、刘七、赵镗等起兵霸州

正德初，刘瑾用事，贿赂公行，百官非赀入不得迁，且祸及，故贪墨风炽，有司尤甚。连岁值水旱，瑾并征数年积，逋急，使者旁午出，敲朴惨酷，百姓无不嗟怨思乱。霸州文安县民，兄弟刘六、刘七及齐彦名，俱任侠善骑射，初挟弓矢道中，劫行旅，号河北响马贼。时中贵谷大用、马永成、张忠皆文安人，方幸用事，刘六等以乡曲故，时往来诸中贵所，从其家人入禁内纵观，遂有轻朝廷心。亡何行劫事颇泄露，都御史宁杲捕之，刘六等遂聚众拒捕，其党有杨虎、刘惠、邢老虎等皆侠徒，相结纳为盗。会杲罢去，正德六年（一五二）秋七月，兵部檄有司，遂捕擒齐彦名，系安肃狱，刘七等帅众劫之去，遂反，诸穷民响应之。旬日有众数千人，屡败官兵，横不可制，流劫山东，还入畿内。京师戒严，以右副都御史马中锡督戍务；惠安伯张伟总兵讨之。贼还攻文安，有赵镗者，文安罢弃诸生也。勇力任侠自负，以其家属被贼辱，镗不胜忿，手刺杀二贼，为刘七所获，遂从贼，以通文义，故遂得列为渠魁。时承平久，戎政废弛，京营兵出讨贼，皆市井惰游，素未当矢石。中锡书生欲效龚

遂化渤海事，招抚之，张伟亦执袴子不知兵，中锡乃榜示各属，贼不杀掠，有司勿擅捕，仍给饮食，贼降待以不死。刘六等遂不杀掠，至德州，刘六来谒，中锡推诚抚之。刘六欲降，刘七不可，曰：「今政在内臣，马公岂能践其言，」潜使人入京，探朝廷无招抚意。又犂金帛馈诸中贵，求赦不得，遂不听抚，仍大肆劫掠。至故城，贼戒众勿焚掠马都御史家，由是中外谤腾，谓中锡欲庇其家，故纵贼，遂不听。中锡及伟下狱论死，中锡竟死狱中，伟贷死夺爵。时贼已数万人，众议勿迫京师，须先得河北、河南，后至南京。南京大位具存，可就被封拜，乃分其众为二：刘六、刘七、齐彦名等为一党，推刘六为主；杨虎、刘惠、赵镒等为一党，推杨虎为主。刘六等攻破青县，往山东，复令刘七还兵，攻破枣强县，知县段豸死之。又攻景州、献县、阜城，略青县、静海、沧州，焚劫漕舟若干。杨虎等攻破兴济县，亦攻沧州，劫粮运至南皮，执东光知县顾某，略南宫、枣强等县。九月至景州，总兵官冯安，帅兵击之，杀贼千余。杨虎等奔小滩，都指挥田某，帅兵击之。官兵败死者七千余人，指挥赵文被执，寻释之。虎等亦往山东蒙山等处，副总兵李瑾帅兵击之，败绩。虎等遂略济南、东昌、兖州、登州、莱州等府，东平、高唐、济宁、沂丰等州，青城、乐陵、茌平等县。朝廷见马中锡等无功，诸中贵谓此事非书生所能辨，乃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兵部侍郎陆完提督，驻临清，居中控御。檄宣府游击许泰、郃永，大同副总兵张复，游击江彬帅边兵入讨之。建巡抚真定，都御史萧翀，巡抚山东。都御史边宪俱下狱，除名去，以不能御贼故也。

又著为令州县官失陷城守者，如边将失机罪论死。时刘六、杨虎二寇，皆往来山东，声势相倚重，或合兵攻劫，郡县已复分为二。杨虎略得崔氏为妻，亦骁健，时领贼众劫掠，后虎死有杨寡妇军是已。时山东郡县多为贼所破，惟不敢近乐陵，乐陵令许逵筑城浚隍，令城内外民，皆环其室筑土墙，高过其檐，家开圭窰，仅可一人出入，令壮夫执刃候窰内，号令严明。亡何，贼至，举火无所施，入土窰被守者擒斩之，旗举伏发贼殄焉。事闻，擢逵山东兵备金事。贼刘六合崔氏，以千骑犯利津，逵御之，斩首四十余级，追至德平，复大破之。逵河南人，后为江西副使，死宸濠之难云。齐彦名分兵南略至裴子岩，会游击许泰兵至击之，杀贼八、九万人，追至大名府，又斩获一千余人，杨虎等破灵山卫、日照等县，攻徐州城未破。十一月至宿迁、高邮，卫兵御之，败绩，死者三百余人。杨虎乘小舟渡河，官兵击之，舟覆，虎溺死，众推刘惠为主，赵镗副之，遂执高邮卫指挥陈朋。至灵璧，县令陈伯安帅兵御之，兵败，亦被执，伯安不屈，刘惠欲加害，赵镗劝令释之。遂破虹县、永城、夏邑、虞城等县，执虞城知县某，寻释之。破归德府至亳州，指挥石某帅众及僧兵三百御之，败绩，僧兵死者七十余人。至鹿邑县。蔡县致仕知府某、及邑庠诸生数人，馈金帛马匹，求免攻城，刘惠许之。时刘六、刘七等，往来山东、北直隶，为河北害。刘惠、赵镗寇略河南。刘六等为官兵所败，势稍微，众五六万人。刘惠、赵镗至河南，势益猖獗，有陈翰者用事，称主事，伪署官职。刘惠称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镗为副元帅，翰为元帅府长史，诸贼首

分二十八营以上应列宿数，通计诸营贼众至一十三万有奇。于是，河南贼为独盛，僉事孙某，遣人赍黄榜招之，贼具乞恩，疏达朝廷，以诛奸臣为言，遂攻陷裕州，同知郁采死之，并杀御史任某、都指挥詹某，又破上蔡，知县霍恩死之。事闻，并前枣强知县段豸等，俱有恤典，得赠谥赐荫焉。乃命副都御史彭泽总制延绥、宁夏兵专讨河南贼，陆完等专经略河北。七年（一五一二）正月，刘惠、赵镹闻南阳有备，去攻唐县，知县某帅众御之，昼夜登城拒战，贼攻城二十八日不克，乃引去。刘惠、赵镹见贼聚众，乃分遣贼徒于襄阳、樊城、枣阳、随州、新野等处劫掠。二月，刘六、刘七、齐彦名等，在山东滕县为总兵刘晖等所破，杀千余人，败奔登州，海套官兵围之，刘六等溃围奔古县镇，官兵又追败之，贼众大溃，止余数百人，仍奔北直隶、香河、宝坻诸处。刘惠、赵镹陷泌阳，前大学士焦芳走免，贼尽发其先世冢墓，取芳衣冠被庭树，剑砍之曰：「吾手诛此贼，以谢天下。」先是攻钧州不克，欲屠城，以尚书马文升家，故去之。至固始、颍州等处，时贼众多散遣南略，会都御史彭泽，及河南鄢阳都御史、总兵官等，督延绥、宁夏兵，至并湖广土兵击贼，屡败之，斩获贼众，及渡河溺死者，五千余人。贼党沿途逃散者甚众，遂大败，被追，急奔光山、六安诸处，又攻破舒城县，复还商城。僉事郭诏督兵追至罗田、油河，擒获三百余人，围困焚死二百余人。又天雨山水骤溢，溺死者一千余人。时贼徒陈翰见势败，赴总兵仇钺投降。王本等三百余人，奔湖广界，遇参议白金、李源擒斩百余人，余皆逃散，入诸山谷。又贼三百余

人，由信阳劫掠，往桐柏，知县李聚败之，擒斩数十人，奔固始、光州、商城、光山，俱被官兵擒斩略尽，余众散入湖广河南界山中。河南僉事王珰，追袭贼属刘觉胜、赵高等，擒之。刘惠、赵镗帅余贼万人，至应山县，僉事郭诏等帅兵追及于二郎畝，击败之，斩首百余级，坠崖溺水死者一千余人，众溃散，刘惠不知所终。赵镗与邢本道等余贼，至应山东化山下。赵镗削发须，假僧人真安度牒为僧。邢本道及余贼四散奔軼，赵镗游食至江夏，为军人赵成所获，时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夏四月也。刘六、刘七等，先自登州古县镇之败，复奔北直隶、香河、宝坻、玉田等处，招集余党稍众，奔至清县。参将王杲帅兵击之，兵败，杲阵亡。伏羌伯毛锐，帅京营兵与战于真定之境，锐大败，军资丧亡略尽，遇宣府游击许泰兵救之，锐以身免，失所佩印，征还京，以与谷大用同事，仅罢归第。刘六、刘七、齐彦名屡败，复集贼徒，不过千人，其掳掠胁从者众，仍号数万，官兵与战，则驱所胁良民当之，杨一清欲重赏格，制许斩贼三级，升一官，故官兵率多杀良民冒功，贼过，兵遇平民亦杀之。大同游击江彬，杀冀州民一家二十三人，民诉之，陆完等恐挫军士心，不为理，故屡报捷，斩首级至万余。陆完、谷大用等至十数降敕奖谕，犒师费大仓金二百万，而贼犹不灭云。闰五月，刘六等屡为边兵所败，由南直隶走黄州，至团风镇，为湖广土兵所扼，刘六并其子刘仲准被迫急赴水死。刘七与齐彦名等夺舟入江，奔南通州，复至芜湖，下镇江，南京都御史陈某，帅操江兵与战，败绩，官兵溺水死者甚众，然贼众亦溃散。刘七等欲自通泰趋淮安，复

还山东，为扬州兵所扼。复自通州沂流至九江，七月复下南京，贼败亡，余众往来江上，官兵莫能御。七月，刘七与齐彦名等，帅余贼复舟驻狼山，大风作，舟坏，刘七等上山，被官兵围剿，刘七中流矢，复登舟，舟覆，溺水死。齐彦名等为乱兵所杀，贼众皆尽，赵镡械系赴京师，中道诏磔诛之。九月，论平贼功，封太监谷大用弟谷大宽为高平伯，太监陆闇弟陆永为镇平伯，咸宁伯仇钺，进封咸宁侯，并赐券世袭，陆完已升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召总台务，荫一子，锦衣卫百户，余各升赏有差。诸中贵勋戚子弟，以奏名从军得冒功，授锦衣官秩者千余人，内帑储积亦耗竭。或传数年后有人见刘七于山西塞下，实未死狼山云。

论曰：国家二百年盗贼猖乱，未有甚于此寇者，侵薄两畿，蹂躏数省，虽汉黄巾何加焉。其卒荡定者，祖宗之庆泽，天命之眷佑耳。当时诸臣，所以控制之略，未见有持必胜，而得万全者。始焉，马中锡、张伟固以失策玩寇，而继之，陆完、谷大用、毛锐等视中锡辈何彼此邪？成败迟速，幸不幸耳。及中锡等下狱论死，而完等封拜崇显，是恶足为赏罚邪？要之，摧败贼锋者，诸边卒之功，而剿捕荡平者，各守臣之力，其弛骛中原，身当其难，则彭泽之劳勩，似不可诬，而皆赏格所后也。虽然幸贼无豪杰远图耳，使二寇据形胜，按纪律，相为犄角，岂完等之所能制哉！乃若去钧州城不屠，而入泌阳掘焦先墓，则公论在，盗贼亦有之，孰谓其无良心也。

成化二十一年（一四八五），大盗席英，先为达官指挥使，犯法，避罪达舍。王永者，亦杀人亡命，以骁勇善射相结，行劫于固安、霸州诸处，从之者复数人。一日忽骑马露刃，白昼入京城，寻其仇，不得，去而愈肆。锦衣指挥陈玺，令正千户赵承章捕之，二人皆无谋，率众遂往，旗校二人为所杀。上怒，降承章为副千户，令玺等戴罪追捕，继又降玺职，命指挥同知刘良代领其事，谕中外悬赏购捕，二贼欲走出关，不果。其党渐获，势亦孤，乃遁去，久之不获。后东厂太监罗祥缉，知在河南，差千户王英往迹之，二贼匿新乡县人唐庆、唐恕家，庆、恕以报，宁山卫指挥臧纶、知县王素，合兵擒之。适隰川王逊嫪亦遣校尉王彪至，苦斗就擒，檻车械至，命廷鞫。上以其罪恶深重，非他盗比，磔于西市。

张茂者，文安县大盗也。家有高楼列屋，深墙窄室，招集亡命，刘宸（即刘六）、刘宠（即刘七）、齐彦名、李隆、李锐、杨虎、朱千户皆其徒也。茂又纳赂，交通豹房诸近侍太监张忠者，号北坟，张居与茂迹，茂结之为兄，因得遍赂马永成、于经、谷大用辈，遂出入禁中。尝侍上蹴鞠，倚是益无忌惮。庚午春夏间，河间参将袁彪，数败茂及诸贼。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彪与茂，东西坐举酒属彪示茂曰：「此彦实吾弟也。尔今后好相看，无相厄。」又举酒属茂曰：「袁参将今日与尔有一面之好，尔今后无寇河间。」彪畏忠，不敢谁何。既而都御史宁杲，欲擒贼立功。有巡捕主簿李姓者，承杲意，伪作弹琵琶优人入

茂家，具知乡道。杲率骁勇者数人，乘其不备，入擒之。斧折茂股，车载以归。余贼相率至京，谋出首道罪，忠与永成为之请于上。且曰，「必献银一万乃赦之。」宠、宸计无所出，潜令杨虎劫近境，冀以足所献。会虎焚官署，宠、宸知事败，乃四散逃去。其徒日多，参将桑玉又受其赂，不肯尽力以攻。尝相遇于文安村中，宠、宸匿民家楼上，欲自刭，玉故缓之。有顷，齐彦名持大刀，胁官军败衄者数十人，至楼下。彦名曰：「呼，」诸败军皆呼。彦名曰：「救至矣，无恐也！」宠、宸遂弯弓注矢以出，射殪数人，玉大败，引还，时辛未六月也。及都御使马中锡，奉命讨之。锡家在故城，惧贼残其坟墓，乃为招抚之计。尝与贼会饮于桑园，时已有诏旨，刘六等不赦，又悬赏格募能擒斩者，即与中锡酒中云云。宸曰：「无多言，吾已知朝廷不赦我辈矣！」中锡曰：「无之。」乃出诏旨于袖中，拂衣挺刃而去。凡京师动静，悉先知之，以貂珥为之奥主也。自是数盗横行中原，杀人满野，村市为墟，久之方平，丧乱之惨乃百十年来所未有者。

蒋恭靖按畿内时，刘六自山东败后，潜归。治垣屋，将谋自脱。公与巡抚李舫齐，议招抚，遣固安典史谕降，刘六闻言罗拜。典史令其姐自首乞命，遂连疏其事，乞赦，不报。会坝上贼劫团营军器，太监张永疑为刘，发军围其家。敌杀指挥，官军围解，与乡里恸哭别去，祸遂半天下矣。六初匿天津王长治指挥家，追捕甚急，王故钱宁腹心，告急于钱，遂迁舫斋为兵部侍郎，蒋亦得代去，刘始出柙，不可制。今人能说刘六事，而蒋公在事，初未之及。

正德七年，礫反贼赵镗等于市。即赵疯子，少为文安学生，每大言自负。杨虎、刘惠等作乱，镗与其弟镠、镐以五百人从于河间。虎死，立惠为首，惠即刘三也。僭号奉天征讨大元帅，镗改名怀忠，称副元帅。有陈翰者，常从计画，称侍谋长史。又伪授其党以都督、指挥等官，分为二十八营，统众至十三万，分掠州县。镗说惠尽返虎所为，禁焚掠屠戮。尝附奏言：「群奸在朝，浊乱海内，以古所闻，未有不亡者。请梟群奸首，以谢天下，然后斩臣首，以谢群奸。」屡攻南阳，不克。获舞阳僧德静者，诈指为唐王宫人所生，置诸营中，欲资以为名号。又攻泌阳，欲执焦芳戮之，芳走匿，乃毁其居，掘其先墓而去。镗每叹曰：「恨不得为天下诛此贼。」及兵败，镗、翰与前后所获贾勉儿、庞文宣、郭汉、宋禄、孙玉、朱仓、孙隆、张富、李隆、孙虎等，共三十七人，传诣阙下，诏皆处死。剥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训有禁，上不听，寻以皮制鞍鞢，上每骑乘出入。

刘六等攻河南西平，知县王佐使义民贾得山督城中兵御之。得山骁勇，战三日夜，杀贼数百人。会城陷，得山与佐俱没于贼，一门遇害者三十七人。嘉靖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赠本县主簿，仍从祀王佐祠。

刘六遇赵州，有炊儿，年十八九岁，与母、妹同居，贼三人至其家，欲犯其妹，炊儿怒，乘不备，提刀尽杀之。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

正德己巳庚午间（一五〇九—一五一〇），霸州刘七、刘六、赵疯子、齐彦名、杨寡妇盗起，势甚猖獗，北直隶、山东、河南城邑俱被攻破，杀将杀守令，不可胜计。起副都御史马中锡讨之，不克，马逮死于狱，官兵莫敢如何。调大同宣府辽东边兵，湖广士兵，命陆兵侍完，统领征之。逾年，追逐于大江狼山，舟遭风，贼始散。赵兄璠，弟璲，祝发为僧，潜逃于刘家，隔获之。璠尝充生员，每破城邑，令生员各署门，免屠。贼党有陈翰者，或传蜀人，陈都宪孙也，颇能诗。予时适提刑部狱，翰亲书其诗一联云：「秦廷有剑诛高鹿，汉室无人问丙牛。」一联云：「庐沟月冷蛟龙哭，燕塞风高鸛鸞抟。」璠和岳武穆西江月词云：「黄金台下尽秦灰，白马津头多士血，」余句亦清。璠、翰午门献俘，剥皮西市，俱有诗，可笑，不能备载。

（明孙继芳：《劄园裨史》卷三）

京师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处，京卫屯军杂居，人性骄悍，好骑射，往往邀路劫财，辄奔散不可获，人号为放响马贼。近来内官用事，谷大用、马永成、张忠等，皆霸州、文安诸处人，大盗刘七等，尝因内官家人，混入禁内豹房，观上游幸之所，及为宁杲所逼，遂聚众拒捕。后瑾诛，杲亦得罪系狱，因而作乱。当时本兵者议遣骁将数人，各统劲兵

一千，分路而出，听其便宜袭捕，惟以平贼为功，不论首级多寡，不过旬日而平矣。兵部尚书王敞素不谙世务，徒事虚誉，有司擒捕，已获齐彦名，收安肃县狱，被刘七等十余人劫出，旬日之间，聚至数百人，所至穷名响应，增至数千，敞束手无策。吏部杨尚书一清建议，须推用大将征讨，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军务，又着有能擒斩盗贼三名颗者，升一级。李阁老东阳从中票旨褒美，悉从所言。但故事，凡大政必下该部详议覆奏，然后施行，捕盗不问白兵部，径准施行，由是言官争论，王敞不职，遂罢去。

辛未（正德六年，一五一一）八月，流贼刘六、刘七、齐彦名等合伙为乱，拥众向北，京师戒严，贴张二旗，上书：「虎贲三千，直捣幽燕之境；龙飞九五，重兴汤武之师。」时已命兵部侍郎陆完，代马中锡提督军务，师已出涿州，忽报贼在固安甚急，上召内阁李东阳等，至左顺门内，上南向问曰：「贼在东师乃西出，恐缓不及事，适令兵部追还陆完等，令东可否？」东阳等对曰：「甚当，且行未远，一二日可至。」东阳后奏曰：「闻贼船在冰套自陷危地，似来送死，官军并力擒之不难。但恐人心不能齐一，向来略失事机，正坐此故。今官军在北，贼若南奔，逸不可制。」上曰：「张俊等皆在南，料也无害。」东阳对曰：「今须亟敕东南诸将，令严谨提备，以防奔溃。若有意外，查照地方，连坐邻境，不可互相推调，务在万全。」上曰：「然先生辈，宜用心辨事。」东阳复奏曰：「此贼亦是乌合之徒，但愿朝廷赏罚明，诸将效力，必可成功。」上慰谕令退。初，都御史马中锡，巡抚大同，尚

书（杨）一清等，举中锡堪以提督军务，惠安伯张伟充总兵官，同征流贼，所领京营人马，皆未经简阅。中锡书生，欲效龚遂下渤海盗事，招抚解散。张伟纨绔之子，亦不知兵，师既出，中锡遍檄诸路，榜示：刘六等经过所在，官司不许捕捉，与供饭食，若听抚待以不死。刘六等闻之，所至不杀掠，然且信且疑，中锡至德州桑园驻兵，刘六等来谒，中锡开城抚之，刘六欲降，刘七曰：「今内臣主事，马老爷岂能自践其言乎？」潜使人至京师，探诸中贵，无招降意。又以山东所劫金银，辇载赴京，馈权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众至数万。中锡故城县人，贼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马都堂家房屋财帛，由是谤腾，谓中锡恐贼害已私家，玩寇殃民，遣锦衣官校捕中锡、张伟下狱，罪论斩，后中锡死狱中，张伟革爵闲住。中官因是谓此事非书生所能辨，乃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侍郎陆完提督军务，伏羌伯毛锐挂平贼将军印，充总兵官，所统兵万余，亦未简阅。完虽通达，亦不知兵，锐已衰老，而大用拥众自卫，高坐坚城，行至真定所属地方，遇刘七等交战，大败，损折官军，丧失辎重无算，又失大将军印。时驸马游泰子，随毛锐冒功，亦被杀死。适宣府游击将军许泰领兵至，救之，毛锐仅以身免，罢回京；因与谷大用同事，得不坐失律丧师之罪。锐甘肃人，及彭泽为兵部尚书，以乡里素厚，特起挂印，镇守湖广，被御史张翰论劾，并及泽焉。时有巡捕指挥桑玉，与贼交通，刘六、刘七尝被围困于村舍，桑玉自外救之，遂逸去，桑玉以近幸庇久，不置于法。刘六、刘七、齐彦名、并杨虎、赵凤子等扰乱南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地

方，聚众数十万，然多掳掠胁从之徒，其亲信骁勇，善骑射者，不及千人，因内阁及兵部，准行首功之令，官军每追及贼，贼既先驱逐，胁徒良民，与官军对敌，并夺所掠财帛奔逸而去。官军争斩首报功，并取弃财帛，以致剧贼脱走，妄杀平人报功，以万计。每一遇贼斩获胁从人首级辄报捷音，降敕奖励，谷大用、陆完得奖励敕十余次，而贼首无一颗者。甚至贼已过，官军遇被贼掳平民，亦杀之，以报功。游击将军江彬，过冀州，入人家，杀三十三人，有司申状诣陆完皆不问。自出兵后，贼攻破城池，杀掳人民，不可胜数，皆不责问提兵者失律之罪，虽剧贼纵横，但得胁从首级，则辄纪其功。后贼大掠吴楚之间，至苏州遇颶风，覆舟，始灭归。而论功谷大用并代大用者，太监陆闇，皆封其弟为伯，陆完加太子少保，一子为锦衣卫百户，其余权势所托，奏带之人以首级论升者千余人，纪功御史皆升京堂。名爵之滥，始于此。

（明箬陂：《继世纪闻》卷之四）

正德五年（一五一〇）九月，霸州刘六、刘七、齐彦名，原系谋逆太监刘瑾门下，瑾败，遂纠贼众，流劫地方。后又增入杨虎、赵镗（号赵疯子）、刘惠等，共二十五名，分为二十八营，共有人马十七万五千，各授伪官。张打奉天征讨元帅旗帜，上以金书联对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又于老营以火红彩缎书：「英雄吞海

岳，气势转乾坤。」攻破州县几二百。杀死总兵冯祯，参将王杲，都指挥王保、詹济、潘种，同知郁采，指挥知县杂职数十员，奸淫妇女，磔剐凶残，不可言也。所过狱囚，即放为助，库藏兵甲，即取为用。又每题诗各地，有「平欺敌将虎擒羊，纵横六合谁敢捕。」又有「几回月下敲金镫，多少英雄丧胆寒」之句。大略刘六、刘七、齐彦名等，多在河南，湖广；而刘惠、赵镗、杨虎多在河北、山东，彼此间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隶方绝。时七年冬矣！杨虎、刘六、刘七，为水淹死。齐彦名阵亡。刘惠射伤自焚。独赵镗变僧，逃至江夏生擒。呜呼！扰乱六省，延逾二年，岂非数也哉！然不立官据土，此其贼也欤！详载「守溪长语。」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三）

新筑阙里城成，衍圣公（孔）知德谓兹举为国家盛事，不可使无闻于后也，以书来属宏为记。阙里与曲阜相去十里，故皆无城，而阙里尤为孤旷，守望无所恃焉。正德辛未，盗入境，以二月二十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数百，虐陷所及，不崇朝县治为墟。是名移营犯阙里，秣马于廷，污书于池，虽庙宇林墓幸而无虞，然族属散走，神人震怒，岌岌乎危已甚矣！监司议遣兵四百来戍，贼众我寡，又望风辄溃，于防御固无济也。维时今按察使潘君珍，方以金事按行东兗，谓县庙必相须以守，盍即庙为城，而移县附之。旬甫浹，遂疏于朝，会

科道纪功兹土者亦以为请。下之司徒，司徒曰：「此举一而两得，宜亟图之。」下之抚按，抚按合藩臬咸曰：「境内之事，孰有重于斯者，其何可缓？」群议既协，诏从之，爰命司空庀工而命役焉。其基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益以负郭之田，其版筑用丁夫万人，而取诸农业之隙，其材用为银三万五千八百余两，多出于诸司之罚鍰，而复募高貲好义者助之。经始于癸酉之秋七月，讫功于嘉靖壬午之春三月。

（《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九期载）

正德时，大盗刘六、刘七等，剽掠山东、河南，以至畿甸，中原震动。马中锡以书生不能军，逮下狱。陆公完奋然请讨，长沙公即委以讨贼之任，许便宜行事，追贼至大江狼山，悉歼其众。公为诸生时，以权略倜傥自负，节制万里，立功朝廷，遂长中台晋太宰，然以复宁王护卫论死减戍。方公讨贼至苏，苏郡以为非所属也，且公苏人。不屑行长跪礼，公提四十万兵于阊门外，军声如雷，湖水鼎沸，太守不觉膝之屈也。故乡诸生，以公多机知，三学不下千人，齐入谒公，预为筹算一切，椅席茶盒之类，区画悉当。从容延坐，不失尺寸。苏诸生善哗，又以桑梓故多厚望，仓卒中咄嗟而办，无以难也。公师至常熟，结寨虞山之颠，衣冠危坐其上。夜半贼使人劫之，公去已久矣，其机变不测多类此。公起诸生为大帅，所至有功，非空谈韬略者也。近世如王聊城之清标，石东明之节操，百陆完何敢仿万一。然石

以本兵死东事，王以浙中丞为权奸所厄。假令善用之，则枢管铨衡，必大有声望，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当事之过也。

（明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之上）

元末张士诚袭据高邮，以李伯昇、潘原明、吕珍等十八人耳，后遂擅有江浙，洵乎小盗不可忽也。明正德间蓟盗之起，止刘七等八人，后至二十六人。辛未岁（公元一五一一）掠水冶不利，乃西至史泉，去彰德府二舍，四面山环，七年（一五一二）各喜得僻地，可为乐矣。虽旬无他虞，乃散马弛弓，刀槊挂壁间，纵酒歌呼，夜召娼女酣寝，民兵侦知之，约指挥某夜往袭，戊夜至史泉东三里止，贼皆熟睡，是时人持梃可尽歼矣。而民兵为甲者，利其赏谓指挥曰：「此属坐而擒矣，而吾辈无利，逐去之，而俘其弃余何如？」指挥许诺，迟明发炮，贼大惊，乃乘酒力，跃马持矛矢来，兵皆走，独百户张士禄与战死。贼自是不敢恣肆，溢为数万人，大师而后克之。

（清王昊：《当恕轩偶笔》）

正德壬申（一五一二），流贼刘六辈大扰中原，直抵湖广。有司籍民兵捍御，率三丁抽一名为骁勇，不盈其数，捶责里老，不得已，将不成丁者，皆报为成丁，又不已，伪以虚名

填册曰：「未生保」，以塞责。闾里惊惶，怨声载道，楚城尤甚。金陵沈宝作诗曰：「未生保」，旧册新供查对了，宁死只愁官打拷。一丁已作三丁报，谁为里正谁屯老？过堂官怪成丁少，丁丁研审尽同名，此理看来有难晓。抱屈含啼向官道，但恨儿孙生不早。大半成丁犹襁褓，在腹名为「未生保」，膏血不充官一饱。春日殒霜还杀草，前年民户损七分，官廩何曾到流殍。嗟呼！国家养兵岁费廩禄鉅万万，及至冠盗生发，则选民兵及调边军土军剿之，而边军犹可，至如土军狼子野心，总领者弗能钐制，任其劫掠者屠戮，其苦尤有甚于盗贼之过也。予在沔时，值流贼之乱，襄汉骚动，一时民兵有骁勇、义勇、健步、僧兵、白棒手、牯牛阵，名随地异。土军之为害，予所目击者，养兵果何益哉！

（明徐咸：《西园杂记》卷上）

正德间，流贼刘六、刘七等作乱，横行河南、山东间，固始许逵为乐陵令，预筑城浚隍，贫富均役，逾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墙屏，高过其檐，仍开墙窦如圭，仅可容人，家令一壮者执刃，俟于窦内，其余人皆入队伍。令曰：「守吾令，视吾旗鼓，违者军法从事。」又设伏巷中，洞开城门。未几，贼果至，旗举伏发，贼火无所施，兵无所加，尽擒斩之。自是贼不敢近乐陵城。既而刘七、杨寡妇，以千骑犯利津，逵率众追至高苑，斩首至众，复破之于德平，自是贼远遁，不敢犯。何景明作乐陵令行云：「山东郡县一百八，无有一城无战场，到

处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横秋霜。云台功高将不收，投笔亦有书生谋，黄金大印赐豪贵，白面岂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云，平原太守名不闻，二十四城见贼走，抗城乃是平原守。君不见，前者寇盗时，县吏州官各亡命，北梁白马终日行，济上黄旗错相映。不闻开门战，但闻开门迎，吁嗟乎！平原太守乐陵令。「刘仕义曰：「禄山之叛，所过望风投伏，曾无一人能捍御之者，而抗节致忠，乃仅一平原太守而已。」明皇闻之叹曰：「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流贼之乱，朝廷屡命大将征讨，率皆丧败无功，挫威辱国，而逖以一乐陵令，摧敌致胜，大振国威如此。呜呼！国家悬爵禄以待豪杰，居高享厚者何人？为之御侮戡乱者又何人哉！此景明之所以深慨也。

（明刘仕义：《新知录摘抄》）

赵凤子者，名镒，霸州文安县生员也。正德六年（一五一二），群盗刘六、刘七、齐彦明等，率众万余，攻掠文安。镒与家人避贼立水中，贼劫其妻将污之，镒与之斗，伤二贼，为刘六刘七所擒，因降为盗。久之，刘六等议中分其众，镒与杨虎邢老虎刘三为偶，推虎为主。遂破兴济，攻沧州不克，破东光擒其县令，已而释之。都御史马中锡边宪，遣人招之不听。转劫济宁、张秋、新河、南宫、枣强诸县。至景州，遇总兵冯安军与战，其众被擒，斩千余人，奔至小滩河，又遇田都司兵，杀官军七十余人，擒其指挥赵文，翌日释之。至蒙

山，遇副总兵李瑾军败之，得其神器，甲冑百余，及蟒龙衣，杨虎因自衣之。往来济南，东昌、兖州、登莱诸郡县，所过焚劫，及妻略妇女，不可胜计。群盗管四、马武、张通等，皆来归附，其势益炽。攻破灵山卫及日照诸县。至宿迁，淮安太守刘祥，率兵与战而溃，溺水死者无算，祥亦被擒，旋纵还之。渡河擒高邮指挥陈鹏。攻灵璧县，知县陈伯安，出战擒之。攻宿州城不能破，焚其西关，陈伯安不屈，刘三欲杀之，镗劝止，乃舍之。又攻虹、永城、夏邑、虞城诸县，擒虞城县令释之。破归德州，守备万都司，率众追至亳州。武平卫指挥石坚，率军千人，僧兵三百人，邀之与战，杀僧兵七十余人。至白龙庙小黄河渡，颍州官军对岸立营，杨虎不胜愤，率壮士七人，夺船渡河，官军乱以土石击之，覆其舟，虎死焉。镗等乃立刘三为首，更名刘惠。由龙江渡河，至太和县，副总兵白玉率兵至，刘三以五百人与之战，杀官军一千五百余人，得甲冑枪刀二千余，神器七十余。攻沈邱县，县先塞其城，镗等挟破之而入，杀都司王保，及军民千余人，官吏望风逃散。又破鹿邑县，擒其守城千户李茂等二百余人。有陈翰者，自称主事，请为刘三子。新蔡县致仕知府张什，率生员耆老，具金银器彩币，馈贼求免攻劫，救一城生灵，刘三许之。镗见势日盛，与陈翰宁龙谋，兵无主统必乱。于是刘三称奉天征讨大元帅，镗更名怀忠，称副元帅，小张永先军都督，管四后军都督，刘资左军都督，马武右军都督，邢老虎中军都督，陈潮为侍谋军国元帅长史，其余各有名号，分二十八营，以应列宿。各树大旗为号，又置金旗二，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

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又造钧牌，令所至官吏，修理道路桥梁，备粮草给军，迎降者秋毫无犯，拒敌者寸草不遗。攻上蔡县，知县霍恩指挥李□拒守，贼破其城，斩霍知县，梟其首。至商水县，县令迎降。至西平县，县令王□拒敌被擒，骂不绝口，贼支解之。破舞阳县，却库释囚。中有僧德静，自言为唐王宫人所生，因留之。至叶县，擒其县令，学官释之，为众贼所杀。攻襄城，居民纳银及马，乃敛兵而过。攻钧州不下，陈翰声言欲屠城，镗以为马尚书家在围中，去之。至郟城将入，民献马乃止。破宝丰县，金事孙磐，遣人赍黄榜招抚之。镗复书至：「群奸在朝，舞弄威权，浊乱海内，诛杀谏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独断，梟群奸之首，以谢天下，斩臣首，以谢群奸。」营中见榜逃去者，百余人。贼有虜县令妻子者，镗杀之。破裕州，杀都指挥詹济，同知郁采，御史任某，及城中男女数千。唐王遣人谓之曰：「德静非我子，任若等杀之。」至唐县，西门立营，阅视其众，至十三万五千。分兵转掠襄阳、樊城、随州、新野、攻唐县城，积二十八日不下，邢老虎病死，镗等闻援兵将至，乃舍之而去。破泌阳，及确山，遂平诸县。至西平县与官军对敌，大败，死者二千余人。奔至鄢陵破其城，转掠荥阳、汜水、巩县。至偃师遇姚总兵军，夹河而阵，镗帅众过之，官军奔散，杀毛葫芦军百余人。至河南府，遇榆林官军迎战，贼大败，总兵冯祯亦为贼所杀。至汝宁，遇湖广土军迎敌，杀土军数十人。驻朱皋镇官军，分布追袭，遇河，贼党昼夜奔走于道，散亡者甚众。至六安州，官军追至，贼众被杀数百人。至定远县，又被杀

四千余人。复至六安，刘三率众万余人往商城，镡意欲遁还文安，适管四、张通率众二千余人来归，遂至颍州。杨虎故所部迪郎者，亦以二千余人归之。至凤阳，投书于丛都御史，约归款不果，遂自宿州至徐州，复还商城、固始，屡与官军战皆败。余党分进入湖广河南境上，多被擒杀。陈翰降于仇总兵，刘三被射死。镡知事不成，逃至应山县，夺一僧度牒，自髡其发，欲投江西贼，寻船将渡，遇武昌军人赵成等擒之伏诛。

（明王鏊：——《震泽纪闻》卷下）

赵镡等四散劫财杀人，声势愈大，各置酒会聚商说：「我们这些人马，便也难成大事；不若先从本县起手，然后遍历天下，招集数万人马以建国扶贤为名，须要下个毒手，人才归顺。若不从的逢州破州，逢县灭县，先要得了河北、河南，后到南京见有空位，那时节着你们拜相封侯，全家都享富贵，却不是好」等语。贼众听允，就在本县起手，攻破大成，青县等处城池，杀伤官民，烧劫房屋，及分差哨马四散掳掠，随被官军追剿。有刘六带已死男刘仲淮，刘七并齐彦民等一支人马，从青县前往山东去讠。（略）。

镡等查得二十八营人马共有一十三万五千余骑，造有各贼花名文册六本，分各收掌点阅。又于老营红纱帐上大书：「英雄吞河海，气势搏乾坤。」对子一联。又置火牌上书奉天征讨大元帅刘，副元帅赵示：「仰差去襄阳、樊城、南阳、新野接战领兵都指挥张勇，并巡

逻奇兵正兵，及哨马夜不收等项官军人等，回至牌所，即便整队，倘有声息，就在牌西扎营，一面差人星报老营截杀，有功升赏，决不虚言。」镗与刘惠各套花押在上，今失记名哨马，资至新野，随被军人臧□等将哨贼杀死，牌交南阳府收贮。镗与刘资差发人马前去襄阳、樊城、枣阳、随州、新野等州县，四散攻劫城池，杀掳乡民。当有湖广河南总镇抚按衙门严督襄阳、枣阳、唐县、新野、南阳等处官军民快，吏生人等陆续擒斩贼级将四千，夺获马骡妇女器物不计其数。本年二月内，刘六、刘七与齐彦名、庞文宣等在于滕县地方被刘晖等官军杀死一千余人，势败奔往登莱州海套内，官军围住，刘六等溃围奔到古县镇地方，又被官军追杀无数，止剩三四百人，仍向北奔。有镗又差探得湖广抚治都堂太监奏调汉土官军将到，于二月初三日起营攻破泌阳住扎，烧劫奸掳，及劫焦阁老家（芳）蟒衣玉带，金银缎匹，不计其数，俵散各贼穿用讫。（中略）。

参照反贼赵镗等三十五名，怙恃冥顽，悖逆天道，深犯无将之戒，共为不轨之谋。赵镗与已死刘六等首倡乱阶，赵镗、庞文宣等助成焰虐，大者僭称王号，小者分授伪官，纠合十余万之贼徒，攻破百十处之城邑，烧劫房财库狱，所过无遗，杀掳官吏军民，不计其数，极奸淫之腥秽，穷磔剜之凶残。震动京师，阻绝粮运，流毒遍于六省，延蔓已逾二年，罪恶贯盈，神人愤怒，人既擒获，宜加族诛。内官陈翰虽云滚马，而出官首降，实因势败而希图苟免；况伪檄多出其手，论情罪在于无原。及照杨寡妇虽不领贼众，而凶恶未行，但久处贼营

而名称已著，比坐为奴之律，尚有未尽之辜。所掳赵镡等押赴市曹，会官处决。仍将各犯并刘七、齐彦名首级弃之藁街，及将问过招罪处决，图形榜示天下，庶有以彰国法于今日，垂大戒于将来。

（明谢蕡：《后鉴录》卷上）

正德六年，（一五二）流贼赵风子入泌阳，前大学士焦芳仅以身免，尽发其先世冢墓，曾无遗骸，取芳衣冠被庭树，历数其恶，命剑士斫之，曰：「使吾手诛此贼，以谢天下。」进攻钧州不克，贼党声言欲屠城，赵风子以马文升尚书家在城中，引众去之。夫均一大臣也，芳不能保其坟墓，而文升乃能庇其乡里，人其可不自立哉！

（明张九彻：《芝园外集》卷三十二）

丁卯以来，逆瑾窃柄，括天下财入私坞，膏血涸竭，孳死填路。其间犷者走险以挺所在团结最巨者，曰：四川贼、山东贼、江西贼、河南贼。呼吸（啸）而聚，多者至十余万。屠城邑，破室里，溃犴狱，残杀奸秽，烧庐毁市；驯至僭名号，攻宗藩，戕命官。由盗而逆，横行天下，人死不可计，所不及者，闽、广、云、贵而已。朝廷遣调京边大将劲兵，协以文臣，四出分讨，千攻百战，久渐扑灭，山东贼最后平，时壬申孟秋，奏捷于南通州之狼山。

吾苏自伪周亡后不被兵，至是贼已涉境，幸复无损，且折馘焉。偶得戕灭始终，因稍彙括为记，祸终于南，故颇加悉彼三叛之详，或得嗣为之。

刘六、刘七者，霸州之民。六、七善骑射。庚午之冬，巡按蒋御史琮，命捕畿内贼，颇有功受赏。无何，朝议以其故盗，命京营把总指挥桑玉擒剿。桑以兵围之于霸，二凶密令其党谋于外，行赂，约他魁齐彦名劫围而逸。朝廷以桑逸贼，逮下法司，已而释之。时贼白瑛号大王，寇临清，六、七、彦名等往从之，仅十九人，三十骑至，而瑛不纳，乃与朱千户奔湖广，从蓝田，亦不纳，复来山东，时五月也。流劫大名之境，白瑛已死，其徒杨虎将其众为天津兵备陈副使天祥所败，追蹙方急，遂与六、七等合，互出剽掠，离合不常。六月甲申，虎自山西十八盘入武安，劫县库，虏居民，转掠杨义店而过，是日刘六以百骑攻破青州之日照，敌杀兵快劫狱掠市，又二百骑转寇诸城之营上集。乙酉，千骑入威县，劫囚敌，杀民快，转掠临洛集，入曲周劫掠，以二百余骑屯章丘之马头镇，虏杀烧掠。丙戌，千骑破武城，劫库狱，烧民居，遂入清河劫掠。丁亥，七百骑入故城，杀虏烧掠。戊子，五百骑掠景州东、西关。己丑，掠交河之泊头镇，转掠吴桥之连窝及德州之新安店。庚寅，千余骑攻破阜城县，烧毁虏掠。辛卯，千余骑入文安，劫仓库狱，遂趋霸州杀掠。壬戌，二百余骑掠武定，百余骑掠长山之集家桥房镇店。甲午，百余骑攻临淄敌伤吏民。乙未，寇博兴。丙申，留二十骑攻博兴，而以三十骑掠利津之清户等社，九十骑掠寿光及益都之汭洱、郑母二店。

戊戌，千余骑攻乐安之丁家口及蒲台之李家口，遂渡河流劫。辛丑，千骑破阳信，烧官民居肆掠；又以三百骑攻崇安，百骑破海丰劫囚；三百骑攻寿光，掠诸庄店；百骑烧劫临朐之上庄等社。壬寅，二百骑破沾化，劫囚掠民。甲辰，二千骑破青城，杀民兵，伤官吏，虏其妻女，劫库狱；又千余骑，寇齐东诸村落，烧杀虏掠；又二千骑掠高宛之田镇店。乙巳，攻章丘，流劫石家庄、张官店。丙午，五百骑掠历城之堰头镇，又百余骑破泰安，烧东关。又五百骑攻莱芜。七月己酉朔，千余骑破齐河城，烧官廨、仓库，杀虏甚众。庚戌，千骑破高唐，放囚杀虏；又三百骑破禹城，烧官舍及安仁、新寨二店，劫囚掠民。辛亥，七百余骑破东光，烧杀虏掠。壬子，破吴桥，烧官民居杀掠；又千余骑围夏津，烧民舍千余间，分劫乡村；次日，复攻城，沿途杀虏甚众。甲寅，三千骑攻南宮城，烧官宇库狱劫囚。乙卯，千骑破新河，知县董昌战伤，劫库烧虏。丙辰，破冀州，劫仓库，放囚，烧官民居，虏掠。丁巳，六、七、彦名、虎诸凶并集，以二千骑屠枣强，劫仓库狱，烧杀惨毒，官民吏商死者无计，知县段豸死之，贼狂焰转炽。己未，六、七、彦名围景州。庚申，千余骑破阜城官民居杀掠。辛酉，千余骑攻献县，烧掠杀虏，遂驻交河。壬戌，攻兴济。丙寅，刘六以五十骑破顺天之大城县，烧官民居杀掠，遂掠固安之红村，市指挥史玉死之。壬申，彦名以所部六十骑破青县，烧官民舍，劫仓狱。甲戌，二千骑破静江，烧官民居，劫库狱掠虏，虎以二百骑过河东，烧漕舰，杀其士。丙子，虎以千余骑围沧州，至于八月己卯方解去，自桑围六平，

而刘七踵至，复围之，癸未始解，沧被围七日，沿河结桥焚掠，死伤不可数计，毁漕舸三百艘，民舟无算。是月戊寅朔，李参将瑾击贼于日照，斩首七十级。庚辰，虎以千余骑寇平原，杀掠东、西二关；又千余骑入东光杀虏。辛巳，千骑攻破吴桥，杀人烧官民舍，火达曙。壬午，千余骑攻陵县，虏知县郁昕妻女。彦名三百骑攻沧州，称报仇，掠辛应里。丙戌，宋指挥燮击贼于固安之郑哥庄，斩首四。丁亥，许副总泰、郤游击永拒于霸州之平口，斩首百二十。彦名在静海、青县掠得船二百余，将入海，陈少卿天祥与张副总俊，大破之于信安镇，斩首二百一十，生擒百一十。己丑过沧州，乃与六、七自桑园寇陵县，由穆陵关而东，虎自平原由高唐蹂临清而西，随地寇抄。壬辰，宋参将振击贼于庆云之板搭营，斩首三十。辛丑，许副总击贼于阜城之半壁店，斩首百有九十，俘百有十。甲辰，郤游击击贼于景州之鉴桥集，斩首百五十。癸卯已来，大名张同知珣等各击贼，共斩首二百二十。初，马都御史中锡被命捕贼，六、七之在山东也，值大水，无所得，而马方布招安之令，六、七遂北诣马，以受招罔之，马不能察，听焉。六、七杀人，纵横自如，而我军欲击贼者，马辄止之，人情骇愤，由是贼势益暴。朝廷还马去，以陆都御史完代之。陆公以是月辛丑受敕视师，丙午陛辞而行。自是以后陆公为政，于是广招募，拘马骡，修浚城隍。时朱千户等寇范县，九月戊申朔，遣冯副总祯与许、郤等袭杨虎，大破之于宋门店、龙化集等处，凡斩首一千三百有奇，俘百五十有奇，伤溺死者不计其数。朱为军人沙长孙所杀，及刘四、齐仲德皆杀死。四，

即刘七弟；仲德，齐彦名弟也。军声大振。是日以后，临清诸处守备官孙怀等各击贼，共斩首百九十，俘百有一十。己酉，申都指挥琮击贼于史家庄，斩首十。丙寅，许、冯、郤三帅等又大破贼于临清之裴子岩，斩首二千，俘百五十。丁丑，许又破贼于临清之孔家营，斩首百九十。十月庚辰，张副总及濮州等县各击贼于寿张诸处，共斩首百余。壬辰，贼犯武城，武平卫指挥石坚覘知，以兵要于中路，遇之截战，擒其魁七大王李淳，并其酋张雄、班信，贼迸脱仅七人，往报其党，通宵北走，攻破夏邑、虞城，烧杀居人，劫囚库。丙申，贼千余骑去虞城，南攻归德，石坚急返白，抚镇推委，其父致仕指挥石玺及知毫（毫）州张思齐等守御武城卫境，俄贼至，坚去浮桥帅众过河。丁酉，至卢家庙，帅弟侄家人石盘（磐）、石奎、石确、石在等与贼战，斩首四级，生擒小五大王、杨经等二十六人，斩首四级。经，虎之孙也。贼退屯泥台店，坚与指挥夏时移兵伏于白龙王庙集，是日漕运巡抚张都御史缙，奏以宣府总兵白玉守徐，大同副总兵姚信守沂，诏从之。己亥，贼来夺船渡河，夏时拒之，未克；坚至，破其一舟，舟中贼皆溺死，余众乃退还北岸，布阵不散。石玺命指挥沈勇帅众五百，张知州遣民快百五十，颍州兵备李金事天衢遣指挥巩臣、丁骈帅兵共二千余同赴战，败之，贼乃往永城、宿州。庚子，泊溺尸四，装束华整，夺回妇王氏言，贼营中皆撞头哭语：被石家人马杀死我杨大王落水。复于水旁焚纸钱，祝杨虎魂往充府回家，乃令杨经认四尸，经抱一尸戴四缝撮髻盔，衣甲鲜异者哭曰：「大大王也」。复图形示别贼，胡世杰、刘现见即哭「杨大王」，始知果虎

也。又一尸为李降，亦渠魁，同称大大王者。余党乃由蒙城太行行劫，入河南境后，推其首刘三、赵风子、邢老虎等，胁从甚众，至十余万，即所谓河南贼也，狠暴尤甚，杀伤不可胜计。朝命彭都御史泽、咸宁伯仇总兵钺将边兵讨之，不两月剿灭几尽。六、七、彦名既越穆陵东行，流劫至沂州攻城，犯王府，数日由峄县、兖州出至济宁，烧运舰至五百余艘，径趋大名，往来山东纵横，残煨所在，为陆公之兵袭蹙。十一月甲寅，冯、李二副参击贼于郛城等处，斩首五百六十。丙辰，郤游击大破贼于景州之高丽店，斩首七百七十，生擒四十。庚申以后，冯副总击贼于长垣，斩首三十。戊辰以后，冯副参及金副参辅河间、临清、文安诸郡县，各斩贼级共三百三十有奇，俘百六十有奇，乃归霸州渡河，时十二月丁丑朔，乘輿方出郊省牲，贼奄至新城、涿州之界，大肆烧劫，以摇惑京师，复往至大名之小滩。甲午，许、冯二帅破之于彰德之何家屯等处，斩首七百有奇，乃奔至山东之桐城驿渡河，往往为官兵所败。是月将尽复自河间突至文安，时值郊贼窥伏近地，而迫于官兵不能肆。七年正月丁未朔，六、七、彦名自文安而下。庚戌，都指挥杨鼎等击贼于梁安等处，斩首四十。辛酉以后，郤游击等破贼于临朐之穆陵关等处，斩首六百。甲子，虎党河南贼贾勉儿等三千人破碭山。丙寅，破萧。二月丙子朔，时副总源等击贼于阳武之贾家湾诸处，斩首三百八十。己卯，贾勉儿等破睢宁，杀官兵，劫仓库狱，烧掠县治民居，虏污妇女，备诸惨酷。张都御史帅兵往袭。甲申，贼至宿迁屯小河口欲劫船而渡，张公所遣指挥周正御之，贼不能前，退往

桃源屯于城子河，张公追遣至白洋河，贼乃由灵壁、虹县西奔，是日都指挥袁杰等击贼于汶上之阎村等处，共斩首三百三十。辛卯，六、七、彦名、毛老人等一万七千掠邳州之洳口集，遂由赣榆过郯城，张公得报，当河南贼甫去，急引兵而东，复遣兵于上游，邀回漕舟，以防烧虏，半日间悉棹返，完粟二十万。丙申夜，贼寇沐阳，张遣海州千户张瀛引兵快六十余骑往觐，道，遇贼三百骑，瀛力战，斩三人而还。贼去淮安、桃源，邳宿兵快遇敌，各有擒斩。张公复遣兵下清河、淮安以捍之。甲午以后，指挥侯𩇛及李游击锐等击贼于南宫之崔虎店等处，共斩首百九十。庚子，宿迁民吴敖以彦名之党刘宗礼自首稟帖送张公处。辛丑，六、七、彦名拥众寇邳州，所过村落，悉被伤残，去城二里许，驻营，贼皆白衣，弥满郊野，以八百余骑三面薄城，张公视城，唯东稍门二重当要害，命张瀛骑遏其隘，戒毋用短兵，第施弩炮，贼三百骑破门而入，瀛并开其内，战杀四贼，贼夺尸掷水中而退，周城及外土城水口通贼路处。知州周尚化等提兵拒守，贼乃退，遗神銃惫卒马骡百五十于近水沮洳中，以饵我军。张公曰：「此莫敖伐蛟故智」，命勿取，贼计不得行，不三时，拔营逾距山去。刘宗礼来降，至城下解甲，自陈云：本霸州人，充腾骧右卫勇士，与兄宗义被虏，皆不肯为贼用，尝被挞。又有干可声，尝自谓宦门子弟，反为贼奴驱使，因与杜友才、莒恕、白龙、王六、廖荣等结誓，欲杀六、七、彦名而降。近有河南杨虎餘党，遗书欲来合群，六、七等欲与共犯南京，宗礼等因备写稟帖，密付张仁，令送来达，后至峒嵒社，遇吴敖，乃

复令来达张公，至辛安睢宁县学生刘逊志密白：近被贼虏入营，欲带去随用，有干可声等密言，我等数人已有往张都御史处首情，今可复为密达，速为奏过，可以献功。又令逊志代写稟帖，乃放出营。又房村民刘道白：「三月三日，贼渡河不得，而又有三人遣后，隔河呼语，大率同前，令稟张公，勿杀宗礼」云云，张以宗礼、刘道送许总兵所。壬寅，彦名等二万余，屯于扶沟之南关，以二百余骑，掠本县之五口。癸卯，六、七等过吕梁，烧工部分司、巡检司、房村驿、民房舰，皆作煨烬，杀死税课局大使崔纶，余杀死者无算。甲辰，河南贼在毫（亳）州、蒙城之界，渡河南去。是日，刘副总晖破贼于滕之吕孟社，斩首九百，贼败趋徐，许、刘、李铤三帅，提兵追袭。三月己酉，师集于邳之郭家庄，探贼屯马古城营，夜半师行。庚戌旦遇贼众五千，官兵奋击，贼相却，且战且退，至鱼头集，破之，斩首百五十有奇，夺回虏众数百。癸丑，贼自刘马庄东奔登州海套，虽屡衄，随所在胁聚寡而复众，陆公聚诸路兵郤刘、李、温、恭四帅，以及各州县等裨将民兵毕至，分道屯袭，弥布远近，陆公临机运算，以授诸将，莫不合宜。四月初，河南贼来寇定远太安哨，骑东躏巢、滁，惊逼陵寝。丁丑，陆公所集诸路兵，与六、七、彦名等大群，遇于嵩浅波古县集等处，诸军奋击鏖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三百及伤死者三千有奇，俘百有奇，而逃散又千余，诸酋渠殆尽。六、七、彦名独挟三百余骑，皆极骁猛，溃围而逸，间道驰至河西务，其势无前，京师发兵皆出，莫能御，贼复越临清而南。壬辰，都指挥杨鼎击贼于徐之庄里集，斩首七。

乙未，张副总俊击贼于武清之标伐屯，斩首四十有奇。戊戌，赵风子、管四儿、王麻子等二千余骑，将自白洋河渡，指挥周正阻御，乃回薄睢宁，夜至武城，知县苏霄、典史袁浩提兵拒守。己亥，与贼战，浩中箭坠马死之，快手张堂等杀贼六人，任孜等手杀二贼，复被贼杀之，剖其腹，李子成陷重围，箭已尽，麾鞭亦伤数贼，竟破围而出，余兵亦共杀数人，贼乃自竹园村过小支河北去。庚子，至邳之新安，迤迤马家浅双沟，频欲渡不得。癸卯，复由灵虹西南而去。是日刘、温二副参通判韩守愚等邀击于寇县等处，斩首二百四十，唯存二百余，贼溃而南奔。五月丁未，渡枣林。庚戌夜渡邳才三百人，遂奔河南，从光山、确山奔上湖广，弃马登舟，沿江掠聚，其党复盛，至七百人。壬戌以后，时源、许、李三帅破之于贡县等处，共斩首四百四十。乙丑，贼至阳逻团风。丙寅，都御史马炳然携家赴官，贼遇之于烂泥铺，胁与俱至南京，马怒骂之，遂遇害，虏其家人。既而刘六为风折樯击死于水，其幼稚数人亦死。唯刘七、彦名溯流劫掠。是月丙午以后，同知刘文宠等击之于莱阳之杜家村，共斩首二十。乙丑以后，指挥张勋、金事许逵等击之于沧州之汪家铺等处，共斩首二百七十，生擒四。闰五月甲申以后，许金事等又击贼于海丰之大治河等处，共斩首四十，生擒七。己丑，刘七、彦名等与众突来瓜州，杀掠过坝，泊于通州之狼山、常熟之福山港，遂凌驾江面，纵横上下，通、泰、如皋、京口滨江之区，咸被创残。张都宪缙，随势应变，数遣将校守吏，防卫遏截，通泰、如皋、泰兴、周家桥、印庄、仪真、江都、瓜州、海门、高邮、宝

应、石庄诸要害地，募兵数千，分屯应援，积刍粟，筑缺堤，拘简善泅者，日夜警备。六月朔日以后，许、白玉二副总等击上江贼于龙化集等处，共斩首二百九十六，生擒八。刘七、彦名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游掠，与其党韩三等谋得马，窜乱淮北海州。己酉，张都宪得真报，急申严防御，掩藏马骡，贼计窘。辛亥，乃募海门而上。甲寅，复越瓜州过南。丙辰，过采石，泊芜湖之月子河。庚申，在海门之东七里港，谋入海，由张纲海口，深入里河不果，又泊隶上。乙丑，在断腰遂自湖口县乘风而西，寇南康，迤迤蕲黄登陆入光州、固始，还泛九江、安庆。七月己卯，至石灰河江口，为金参将辅所破，遂往铜陵。壬午，反越瓜洲而南蹂周家桥。甲申，在天生夹姜家嘴，陆公在临清，以六月戊申受敕令南下，直抵苏、浙穷贼，公乃迅驰，以是日至杨（扬）州，逻骑报贼将犯仪真，张都宪与温参将提兵往赴之，陆公督刘副总之师，趣瓜洲，比至，贼已东，陆公急渡江至京口守截，时江南缺巡抚，俞都御史谏治水，在苏州受敕参督军务，陆公分兵配之，及刘、邵二帅备倭陈都指挥璠俱至太仓集船，而巡抚王都御史绩亦至，驻于镇江，移檄江北，将吏设兵守御，备贼北逸。既而仇总兵以兵至，金参将亦自河南来，将还镇，张都宪劝陆公留之，公亦已命驻军，遂令时副总守镇江，金与陈游击珣守瓜洲，陆公自督诸军而东，贼在孟渎下港，有标船至南岸，贼起而掠，常州守李嵩杀之，自西洋港起者部领孙文传铠执之，斩首二十九，俘二十。又犯江阴，县丞余凌云杀之。县人以铁菱角布贼外淖土中，纵牲畜，贼争起掠豕，悉陷著铁菱

角，不能起，擒数十人，后更不敢近城。丁亥，贼泊狼山下，其党以失地利相尤，或溃逃去，刘七与其妾丁氏、阮氏竟，二婢乘刘醉逸入通州，守兵执之。丁丑，贼令狼山寺奴特（持）书来索婢，不与，遂率众二百余来攻我军，击之，败退入船。是夕大风发数群掀播，昼夜不息，风烈甚，数十年所无，贼船皆解散飘堕，仅存八船，其众颠踣不知，贼在船不能坐卧，皆颈仆匍匐，自相击撞呕泄，臭秽狼藉，互为怨诟，已有自戕之谋。苏人有应募献计用火攻，其名木老鸦，藏药及火于炮矢中，发之又为具形，如鸟喙持之入水，以喙钻船，而机发之，以自运转，转透船可沉，试用之，已破一船，乃米舸不曾伤，贼退，将复为之，贼检察知之，谓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益骇绝，乃登山团聚，或下崖散遁，辄为通州诸处守兵所蹙，指挥刘葵、胡镇，千户王诏，通判高昇等邀逐擒斩不绝。庚寅，斩首六十，俘四十七。辛卯俘十七。大抵通州最与贼切密，而守吏亦特严整。壬辰，陆公在江阴会诸将议授方略，其夜三更，刘副总帅辽东兵千总官任玺，帅大同兵副之，郤游击帅宣府兵与诸从校并进。癸巳，与守兵齐集，日加未，与贼战，我军声焰震天，风火交炽，贼披靡，跻山颠古垣，冯（凭）高控险，枪矢瓦石雨下鏖敌，贼初不识山路，火势既逼，僧行居人逸出，贼或从之，上下得路，而我军方奋勇四前，日加申，刘副总引其部将张椿、萧泽、高云、李春美、饶征等，誓死决战，分军为三，刘在山北，郤在山南，皆戴盾，踉行而上，手拖枪炮，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猬，将士有被数箭死数人者，不退，遂夺其垣，贼坠崖死者无数，其

余先已具舴艋山下，以备窜逃。至是，觅婴谷下山，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满，不容入，进退无地，刘副总军列崖下，百矢齐发，官舰中骤矢并集。刘七势急，遂赴水死。彦名为宣府游兵十旗张鉴取首。刘副总擒斩余贼馘截沉水贼级有四，而北者高云追斩之皆尽，已夜息兵。甲午，诸军复登山搜擒，贼已乃旋师。凡斩级四百七十有奇，俘八十有奇。其俘吴汉、刘惠与刘七，皆僭王也。遭虏胁从，释归其家，有先逋伏江阴、胶州、沧州诸处零贼，亦悉捕戮降散悉尽。疏闻，文武大小将校兵士等，升赏有差。

（明祝允明《江海歼渠记》）

正德六年（一五一一），蓟寇流劫，自相卫入晋，所过城多下。六月至潞之西火镇，城中戒严，兵食俱乏，惧不能守，贼举众北来，至苏店镇，去城仅十里，万骑压境，烟尘蔽天，呼吸可至，乃径宿逡巡而返，莫知所谓。

（明陈继儒：《眉公杂著见闻录》）

曩者山东有盗聚峰山，屠邹县，焚夏镇，攻兖府，攻徐州，业经扫荡之矣。近西北即是南宿州，内有九鼎山，菱角山是其营窟。占役府县，皂快伺察，上司风声。一有缉捕消息，即遁入河南地方。河南有开州一党于内潜藏，此所谓梁魏之盗与青齐之盗为一盗也。

（明陈仁锡：《无梦园集漫集》）

二、四川保宁蓝廷瑞、鄢本恕等起义

蓝廷瑞、鄢本恕、廖惠皆四川保宁人。廷瑞行山中，得古弃印，亡何，又得一剑，自谓有天瑞。时保宁刘烈反，僭称王，廷瑞等遂以所得印剑煽惑民。正德四年（一五〇九）冬聚众反，刘烈众侵掠陕西，官兵讨败之，烈不知所终。而廷瑞等渐猖獗，遂僭称顺天、刮地、扫地等王，官兵讨之不克，众至数万人，侵湖广、鄖阳等处。五年（一五一〇）正月，命尚书洪鍾总制军务，督四川、陕西、湖广兵讨之，蓝廷瑞等攻破通江县。四川巡抚都御史林俊督汉土官兵击败之，又败之于门枕城峡，又会湖广兵，败之于镇坪芽坝，擒廖惠斩之。蓝廷瑞合鄢本恕兵，奔陕西，越汉中，至大巴山，俊遣兵追及，大破之，贼弃輜重走。会洪鍾以总制至四川，与林俊议，多不合，军机进止，每牵制不速进讨，廷瑞等召集散亡，势复大振。攻烧营山县治，杀僉事王源，洪鍾乃会林俊檄参政曹祥、参议钱朝凤、副使公勉仁、僉事李恕等督四川兵。会陕西巡抚都御史蓝章檄副使来球、副总兵阎纲等督陕西兵。檄湖广参议方璘、都指挥李玉、樊烨督汉土兵。又檄河南都指挥徐节、鲍威帅所部兵分路进剿，鍾与俊亲监督之，以六年（一五一一）四月二十八日，湖广兵先追及于陕西石泉县熨斗坝，贼见官兵追急，不暇虏掠，求招抚，时官兵追者未尽至，乃计款之。令至四川东乡县金宝寺听抚，贼令其党

十数人，随各将校诣军门陈告。五月初八日锤等各给榜示，并檄召廷瑞等，约日令出降，仍檄诸路兵进，兼防守诸关隘。贼虽许听抚，意在缓师，欲延至秋熟，得略食，实无降意。违所约期十余日，至六月十四日，始至信地，依山驻营。廷瑞、本恕俱不出，使人来言，欲得营山县治或临江市驻其众，方出见，且要取旗牌官为质。锤等俱许之。鄢本恕来见，回营，蓝廷瑞始复来见，且降且肆杀掠，仍于松树垭劫掠民家，计欲脱走。官兵分七哨，周匝防守，巡逻甚密，不得间乃止。贼众见势窘，渐溃散去。十五日，廷瑞以所掳女子，诈为己女，嫁领兵士舍彭世麟为妾，以结欢，世麟白军门受之。遂邀诸贼首至营宴会，锤令廷瑞所亲鲜于金说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帅诸贼首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营赴宴，伏兵尽擒之。贼众闻变，遂大溃，四出奔轶山谷，锤等遣诸路兵分道追剿之，擒斩溺死，并俘获妇女、老弱、骡马、兵仗甚众。未尽者许自投首抚之。惟从贼首廖麻子未获。捷闻，洪锤加太子太保，林俊升右都御史，蓝章升右副都御史，太监韦兴加禄米十二石，俱赐金币，余将士各秩，赏赉有差。是年正月，江津县贼曹甫，亦聚众作乱，围攻县治，杀金事吴景，僭号称王。都御史林俊，自调兵击败之，诛甫。甫党方四、任胡子拥余众，走綦江，入思南、石阡等府，俊与总制洪锺等，会剿蓝鄢等寇，不暇追袭。数月之间，方四等复猖獗，有众数万，方四伪称总兵，任胡子伪称御史，余贼首二十余人，伪称评事等名。六月，贵州兵败之于思南，播州兵败之于三跳诸处，先后擒斩三千余人，贼由贵州复入四川，欲至江津复仇。八

月，贼攻南川、马颈、雀子冈等关，官兵御之；又攻东乡永澄漕诸处，偻回民御之；前后颇有斩获，百户柳芳等阵亡，官兵败。贼遂越关入南川、綦江境，声言欲取江津、重庆、泸州、叙州以寇成都，远近震骇。林俊会洪鍾及巡抚松潘都御史高崇熙檄各属汉土兵至，俊驻江津，崇熙驻泸州，太监韦兴驻成都，御史王纶驻重庆，檄副使何珊、都指挥邹庆帅兵由合江进，副使李钺，知府曹恕帅兵由江津进，夹攻之，参政邵蕡，知府刘思贤督饷。九月十四日，贼攻江津，会石硅兵至，并力御之，贼败走，追至合小坪，破其四营。十八日，贼以八千人舁攻具，复攻江津，俊遣李钺、曹恕，督酋阳、播州、石硅等兵，分三道迎击之，贼败，追至高观山，斩首五百余级，俘获二百余人。官兵乘胜追击，贼望见兵少还击官兵，副使李钺被贼追窘，赖吏何士昂射退，获免。贼势犹锐，酉阳等土兵奋击之，斩获二百余人，贼败，乃据高下石，兵不敢近。贼复拥众冲中坚，钺窘获，赖吏何定、何士昂救免。俊等见贼锐甚，下令收兵暂休，羽檄征各属兵，仍遣生擒贼周大富入营招抚之。十三日，方四令其党李廷茂出告抚，俊等许之，与约日投见，许以不死，贼竟不至。高崇熙访知贼首皆仁寿人，遣使诣仁寿，取各贼家属入营招之，方四等杀其族属，不听抚，遣人来言，任其自散去乃从。二十一日李钺督诸将校，分兵为六哨，由大垭、小垭、月垭各关并进，直冲高粱，贼不能御，六面皆令，破其中坚，斩贼首任胡子等，贼大败。追杀三十余里，斩首一千八百余级，生擒方四妻妾，俘获幼男妇女三千四百余人，余众坠跌崖壑，填塞筭溪等河三四里许，

夺获驴骡马四千五百有奇，贼遁走，土兵乘胜追剿，又杀二百余人。贼见兵少，还兵冲杀，千户田宣、冉廷质等官兵败，所擒方四妻妾，并骡马复被夺去。贼首方四并余贼二千余人，俱遁入思南境内，且言聚众，候明年复来。共约前后斩获，并坠崖、溺水，伤死共七、八千人，俘获男妇亦可二千余。捷闻，林俊等赏各有差，时俊因与洪鍾议不合，又以不容中贵子弟从军冒功，故权倖多忌之，自知不为时所容，败贼后以疾乞休，上允之，台谏屡疏留之，不报，蜀人号泣追送。俊去，方四余党复炽。又贼麻六儿、喻思俸、骆松祥、范藻等，先后倡乱内江、崇庆之境，骚然逾年，洪鍾等不能定。四川巡按御史王纶，劾鍾玩寇殃民，罢之。以右都御史彭泽代鍾总制讨贼，泽威令严明，赏罚公信，诸贼虽蜂起，然视蓝、鄢、方、任四大寇差弱易制。泽先平麻六儿及喻思俸，次平内江、崇庆之寇，至正德九年春，蜀盗始平。

论曰：始讨蜀盗，林俊功居多，而卒平定之者彭泽也。当时独任俊使总制，蜀当久平矣。洪鍾虽无他，然不能让功成美，与俊议多齟齬。时鍾总戎务，俊当受其节制，军机进止之度，关白谘议之间，其所格沮多矣，此所以成功之迟而乱之不靖也。夫大臣任国事，如其材可济济之，或已所难任，人有材略出已上者，则当舍己从人，相与合谋戮力焉，盖惟其事成，不必功自我也。宗社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岂吾摠忿愤，较胜负之资邪！虽然，俊之勋烈未究，人人至今惜之。泽平中原及蜀盗功最大，而晚年经略哈密事，君子有遗论焉。然则

人臣处功名之际难哉！

（明高岱：《鸿猷录》卷十三）

四川旧多贼。先是，成化中，有广安王永，以行劫为镇巡所抚，复不悛，大肆攻掠城堡，杀人发盖藏，而其后招之不得。同时赵铎者，德阳人，家贫贷钱赂知县，求本县阴阳训术，知县受其赂，而不与之，铎益贫，不能偿所贷。会怨家徐贵，告铎通贼，县捕之，铎曰：作贼如王永，尚不能捕，何通贼之有？遂杀捕反。一时群贼如天涧沟杨瓚、汉川僧悟昇、花溪陈焕章、连山河黄鹞子皆从之，流劫铜陵内江及汉川、德阳、迁延至荆襄，所至莫御。伪立赵王及安将军席评事诸号，杀知州柴良、知县刘宣。上遣给事中童轩抚谕，轩，儒者，遍历贼巢慰谕，贼率黄应高等流涕示心腑，召与饮食给券，贼忻然有就抚者，然率领券及安抚榜帖藏衣间为护身符，公然行劫，军民无如何。未几，杀都督何洪，指挥杨瑛，始命襄城伯李瑾，帅京营兵讨之，而铎已先为龙州土兵所杀，于是剿余贼，蔓延未断。自正德四年起至九年止（一五〇九——一五一四），其在川东北为蓝廷瑞、鄢本恕、廖惠；在川南为方四、曹甫、廖麻子、喻老人，而刘烈为首。刘烈，眉州人，匿保宁山中为盗，自称举人，尝劫汉中巩昌，还诈传已死，所至人相惊。他盗多窃烈名字，官军图其形捕之，悬重购至二千金，官千户，终不可得。烈死，蓝五起。

蓝五，名廷瑞，与鄢本恕、廖惠家保宁。尝拾古弃印山中，怪之；未几，又得一剑，以为瑞，因名瑞，而与本恕谋作乱。号召得十万众，自称顺天王，称本恕刮地王、惠扫地王。流劫郿、汉、夔、保、新、宁、通、巴诸处。川抚林俊初请剿，未报，贼大诇。乃遣尚书洪锺出讨贼，锺徘徊汉中，与俊指画多不合。值廖惠破通江，俊率官军暨猓罗石砭土兵督战，贼大败，走，至龙滩河，半渡，又击之，斩八百余人，溺死者六千有余，惠擒，廷瑞、本恕遁。

仁寿方四，为同里王克佣耕，冒姓王，避杨友之乱，与江津曹甫遁于石阡之龙坪，为土官所逐，无聊，遂为贼。时重庆贼曹弼先有名，人称『二曹贼』。二曹贼皆与廷瑞合。曹弼寇綦江，杀金事王景；廷瑞寇营山，杀金事王源；独曹甫者，以元旦酣饮，为林俊所袭，连破五营，斩甫，方四遁。廷瑞乃大招流民，从汉中入宁羌州，遂攻略阳、徽州、成县，破其城，杀千户侯爵、百户瓦劄、舍人郭玘等，势复振，而曹弼败死。时上切责锺，令赴保宁与俊等合剿，而廷瑞复自盐亭劫柳边驿，杀百户贾雄及茂州知州汪凤朝，遂破梓潼、魏城、剑州，杀剑州判官罗明及义官王思政郑廷禄。当时，方四已流入贵州，与别贼任胡子、喻老人合至万人，已陷婺州龙泉坪，焚乌江屯寨，御史陈镐，调永顺保靖土兵征之，不利。廷瑞趋江油，将与之通，而官军遏之，还汉中。值锺与俊督大兵追剿，而永顺土舍彭世麟进围之，陕西界上会食竭贼，出告世麟，请还川听抚，世麟以告俊，俊未应。陕抚蓝章在军中遽

令世麟护贼出陕境，唯唯，贼易之，临抚不至，约曰，待之东乡金宝寺当至。届期复不至，及至依山为营，廷瑞、本恕居营中，不出见，第使人来言：欲得营山县治安插或临江市驻其众，当出见。锤许诺。未几复曰：请以官为质而后见，锤不得已，遣汉中府通判叶贤质贼营，于是使人来言曰：可见矣。然先之以本恕，本恕至，见毕去，然后廷瑞阳阳来请见，见则肆甚，其言不可闻，见毕遂去。且降且劫。翌日劫松树垭，官军见不平，杀劫者，贼遂杀所质叶贤，而焚其尸。会廷瑞欲奔，畏世麟诈，以所掳女子为己女，请结婚世麟，世麟知其诈，阳许之，密白之军门，且定期邀廷瑞送婚，宴廷瑞，廷瑞辞以疾，锤、俊嘱廷瑞所亲鲜于金说廷瑞来赴，廷瑞乃帅本恕、王金珠二十八人同时至，至则伏兵尽擒之，贼大溃。锤、俊遣诸路追剿，擒斩及溺死，不可胜纪，而廖麻子遁。初，方四合任胡子、麻六儿寇蔡江，官军败之，追至东乡摇榜坝，又败之。贼乃从贵州还寇四川，而廖麻子与之合。时俊忧贼势联属将复盛，急遣降贼周大富招之，不得。而川抚高崇熙，以方四家仁寿，取仁寿贼属入营抚四，四杀其族属，不听抚。俊乃统副使李钺督诸将，分兵为六哨，由大垭、小垭、月垭进，骤袭贼，杀任胡子，追奔三十里，斩首千级，生擒方四妻妾。翌日贼还击，夺妻妾去，遁思南境上。会俊与中军不合，迄罢，许之，蜀人哭送俊，攀援不得，而贼乃复逞，攻梁山杀主簿时植并其妻，至南川江津，贼王长子应之，破江津县。先是，方四寇蓬州，制府遣副使张敏诣贼营谕抚，而张敏被执，赎归。至是洪锤以被劾召还，乃命左都御史彭泽总制军务，同

总兵时源、指挥阎勋出剿，已调土汉军将战。而川抚崇熙，憾土兵扰民，原有贼脱发军截髻土兵又加剃之谣，恐从此大征，民益不堪，乃于八年（一五一三）正月间，兵未出时，仍诱廖麻子听抚，遣副使张敏于开县临江市买田宅安置，赐复三年上其事于朝，将从之，而贼反大江，执敏，屠杀数百人。时土汉兵悉罢遣，无如何。泽乃奏请急调延绥、宁夏、庆阳、固靖诸边兵，合得三千人，方议剿，民重被贼害，而边兵之扰民者，且十倍于昔。于是逮崇熙及敏，以不俟朝命罢兵、褫冠带下狱，镇守三司掌印官，皆戴罪杀贼，而贼已逋诛逾半载矣。泽乃统诸将力剿，成都卫军余范藻觐贼势作乱先平之。而方四奔婺川为僉事马昊所败，变姓名潜行，义官李清掩获之，送于官。廖麻子奔罗江，阎勋追及于剑州之青林口，贼弃马登阜，俯而战，勋射之伤，土把王臣以铁爬击仆，斩首。麻六儿赴水死。独喻老人从金堂出奔，陈珣击之于富村，老人降，既而复遁，或曰阵斩之于竹木沟，或曰老人善隐形，临战堕于竹木沟，遂不见，以为遁云。时尚获他贼骆崧祥、雷伯定等。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二）

正德时，四川贼作乱，时官兵脆弱，调永顺保靖兵征之，所至剽掠，甚于流贼。贼尝谓居民曰：「我来梳汝，兵来篦汝矣。」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十六）

三、江西赣州华林、玛瑙、桃园、花园洞等地义军

正德六年（一五一一），江西诸郡县，盗贼蜂起。赣州南安，有华林寨、玛瑙寨贼，其后，抚州有东乡贼，饶州有桃源洞贼。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亡匿山谷间，招集亡赖，贫民多归之，各据险立寨，一时并炽，声势相倚。其渠魁姓名不甚著，时公私传报，惟以某地贼呼之，官兵讨之，不能定，屡招抚不从。赣州贼执参政赵士贤以贖之出，华林寨贼攻破瑞州府，江西大震，守臣列其事。上命右都御史陈金总制戍务，金时居丧，诏夺情起，以右副都御史俞谏提督大发兵讨之，金檄副使周宪等，分兵三路进讨华林寨贼，宪帅兵进。其二路兵失期不至，宪往与贼战，时有斩获，至是独深入山谷峻险，贼凭高发擂石下，兵败，宪被执，死之。其子干从征，见父被执，跃马前救之，中流矢死，贼势大猖獗，事闻，朝廷赠宪官，谥节愍，仍旌其子孝烈。时官兵讨他贼俱无功，金又檄大同诸边兵讨贼，虽时小胜，竟不能窥其巢穴。乃檄广西、田州等府狼兵，协诸路兵剿之，狼兵性强悍，其土酋岑猛等多骄横，无节制，金欲借其死力，稍姑息之，兵出不严禁，又不下令先徙避居民，狼兵肆屠掠，所杀伤良民甚众。江西多朝士，或闻其家族被兵害，乃汹汹倡议，谓金不能平贼，反多杀无辜。又谓狼兵调集多，且骄横，恐有他变，乃命给事中黎奭往纪功，即勘金功罪，实密使散处狼兵也。金乃厚犒赏，诸土酋稍严，约束用之。仍降榜示，招抚胁从，且剿且抚，

诸贼党来降者，号新民，仍用为向导，与汉士兵协力分剿之。是时华林贼杀宪，势甚炽，金徽按察使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勋，督兵剿之。承勋时招有降贼黄奇寔麾下，知略可用，承勋任用之，人有谓承勋宜防不测者，承勋益亲信，令宿帐中；奇感奋，誓以死报。承勋乃令奇入贼寨说其党多来降者，与约期，令俟报，至日，承勋召土酋岑猛，以言激之曰：「破寨在今夕，君能效力，功与赏皆君有也。」猛问计，承勋令猛选精兵五百人，从夜与俱，至山下，猛尚不知所往，承勋始告之，故令黄奇密入寨诱所与约降者来，既见，复纵之去，令为内应。承勋乃与猛帅五百人，夜衔枚登山，历重险上，黄奇与数人前导，至垒，群贼方鼾睡，值夜者击三更，奇拔栅帅众入，五百人奋刀斫之，内应降贼，亦合势夹攻。贼自据险后，官兵无一人敢近垒者，至是仓卒不知所为，求甲仗皆不得，遂斩首三千余级，众奔出垒，乘夜逃匿山谷，贼歼尽。天犹未明，候晓搜诸山，又斩获千余人，余皆奔溃四出，华林贼遂平。于是移兵击玛瑙寨，东乡贼，皆平之。时诸贼降号新民者，官给贍产，又下令禁民勿得报私仇，新民颇效力，故多借之破贼云。诸贼略平定，惟姚源（一作桃源）洞贼尚猖獗，参政吴廷举往抚之，为贼所执，劫以威，廷举不为动，日赋诗自慰，时反覆譬晓之，贼不敢加害。廷举因察识贼左右，有某勇者间得其情，贿诱之，或执其党来降，廷举亦获免。然贼负固不听抚，陈金等移大兵进讨之。贼见诸寨平，又惮狼兵勇悍，遂乞降，王秩许之，纳款者相属也。或谓曩贼众故纳降以携其党，今华林、玛瑙、东乡贼皆平矣；此贼势孤援绝，纵不降将安之？况贼反

复无信，恐为他日患，不若乘胜扑灭之，遂尽杀来降者。贼乃大乱，弃寨溃围出，逾饶信，入徽、衢诸郡县，大肆杀掠。贼据险厄，官兵猝难近，既弃险奔轶无所据，金等督兵追袭，浙东兵夹击之，其党遂散，所在被擒戮，余众多降，官府以胁从，宥不治。陈金乃奏于东乡立县隶抚州，姚（桃）源洞立万县，隶饶州。又于华林、玛瑙等处，夷其寨垒，移真巡检司控制之。散遣狼兵归广西，厚加犒赆，仍分道先后行，以防他变，遂班师。

论曰：江西之盗，始终以招抚为害云。王守仁有言：「招抚之说，可偶行于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长恶怙终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屡施于佯服随叛之党。」斯言得之矣。江西群盗其始以奸宄亡赖，据险猖乱，此平世称兵首恶不宥也。而守臣始息苟且，以招安縻之，遂使益无所忌，远近效尤，蜂屯蚁聚，不可扑灭，固已失之于其始矣。及其猖獗之后，屡讨不克，则胁从罔治，古有明训，招抚之说，诚有不得不用者，然犹当论情罪之轻重，别首从之科条，庶恩威并行也。乃果于杀降者，则噍类不遗，急于招纳者，则渠魁是纵，甚至曲庇新民，禁民不得报复，遂至杀人之父，而子不得以摅其忿；杀人之兄，而弟不得以雪其耻，屠城陷郡之徒，皆得以安享其富贵，则后来者亦何惮而不为盗乎？此所以诸寇虽平，不施踵而有横水、左溪、湔头之贼也。

兹非招安之说，又贻祸于其终乎？然守臣之所以乐于招抚者，非皆玩寇而负国者也。以兵食则不足，以法制则太繁，用兵不免有胜败之虑，而论劾一及遂有僨事之诛，招抚可以苟

目前之安，而境土稍宁遂无迁转之滞，则有司又何苦而不用招抚之策乎？故用将之略当察其心，而姑略其迹，久其任而徐考其成，抚剿听其所宜，而功罪要于事定，则庶乎国家有任事之臣，而天下无难平之盗也。

（明高岱：《鸿猷录》卷十二）

江右素称治安之区，正德六年（一五一一），诸郡县盗贼蜂起，赣州南安，有华林寨，玛瑙寨贼，其后抚州有东乡贼，饶州有桃源洞贼。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窜匿山谷，据险立寨，其渠魁姓名不甚著，公移止称某地贼。官兵讨之不定，抚之不从，赣贼执参政赵士贤，华林贼攻破瑞州，江右大震。事闻，命都御史陈金总戍务，檄周宪讨华林贼，兵败死之。乃檄田州等府狼兵，协诸路官兵进剿，其土酋岑猛等，多骄横无节制，金姑息之，又檄按察使王秩、知府李承勋同剿，勋招降贼黄奇置麾下，以计破华林贼，遂移兵击玛瑙、东乡，皆平之。惟桃源尚猖獗，然见诸寨平，又畏狼兵悍，遂乞降。后复叛，入徽、衢等处，金复督兵追袭，浙东兵夹击之，乃平。大都江西之盗，始终以招抚为害云。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明正德间，江西华林洞贼反，都御史陈金檄田州土官岑猛从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徙

村避之，为之谣曰：「华林贼来亦得，士兵来死不测，白狐跳梁黄狐立，十家九家逻柴棘。」按「白狐跳梁黄狐立」，老杜同谷县七歌中语也，民谣殆袭用之耶。

（清王昊：《当恕轩偶笔》）

初，江西建昌，有醴原贼杀知县范英不讨。而后遂有桃源洞贼，洞连余干、乐平、安仁、贵溪、鄱阳，山谷深险，有王浩八者，为库吏，盗银亡命，据其中，得众数万人，僭称署官。正德五年，陷安仁县，巡抚王哲、参政董朴，合兵三万讨之，不利；指挥秦勋与通判杨奎皆战死。乃起右都陈金，以便宜统各省镇巡及三司官以下，调广西田州士兵二万人，镇安士兵一万人进剿。而是时南昌有华林之贼，抚州有东乡之贼，南赣有大帽山之贼。

华林贼陈福一破瑞州，鹵署府事通判姜荣家属。而参政吴廷举、佾事戴敌剿靖安、临江诸贼，皆失利。会广福流贼二千人，连破永福、乐安、新淦诸县，执参政赵士贤，知县申惠索赎，势大江。独广东程乡贼张士锦，寇赣之安远，副使王秩、通判徐珪，购乡民之与贼通者，擒士锦以献，贼遁。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廷举始破华林贼于莲河寨，参议徐蕃、都指挥陆潮、土官岑猛、岑塗，始破东乡贼于熟塘、南壕、赤岸、荫岭诸处，然而华林未平，而东乡则生擒贼首徐珏五、揭瑞一等，阵斩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三级，俘获七百五十余人，破二百六十五栅，东乡荡尽，惟大帽未下。是役也，目兵功居多，然而杀鹵有难言者。

大帽山贼，以张时旺、黄镛为首，攻瑞金县，杀知县万琛。赣抚周南，拒战于龙牙，擒时旺，而义民林富追黄镛铁坑，斩之。指挥金堂等，又破其六寨，斩二千三百四十八级，俘一百八十八人，而贼尚未靖。

华林贼败后，贼党尚众，有罗光权者，更招集流散，置十六寨，复寇州县，杀人以累万计。按察使王秩、副使周宪、知府李承勋进剿，前后败贼于局州、贵塘之间，进拔仙女寨，逾鸡公岭，擒斩合数千人，遂薄华林。时剿之三四年不靖，意在速殄，而周宪信谍言，谓贼饥疲，可乘胜扑灭，遂深入，为贼所执，遇害；而其子干以援父战而死。承勋乃阴招贼帅黄奇者置帐中，令散诸贼众而入为内应，至期承勋挟岑猛至山下，选众五百人，衔枚登山，贼营鼓三下，鼾睡，黄奇拔重栅导众入，明火，五百人奋刀砍，内应者夹击，噪而驰，贼溃乱不知所为，斩五千余人，蹂践死者无算，华林遂平。而罗光权于是时跳去，复不可得。

陈金进兵搜大帽山，获贼何积钦并刘斌、陈凤球等，俘斩一千七百人。时饶州有万春山寨，地广且险，可容十万人，夜闻金刀声，吐焰桃源洞，贼王浩八将往据之，陈金督兵遏其隘，贼不得入，乃遣董朴、吴廷举等，各分据险要，而抽目兵驱其后，毒弩蹶张，破竹而进，已斩贼首殷勇十、邹成七等，而浩八狡甚，卷所有罄赂土官，遁去，沿途弃老穉妇女殆尽。行且饿，至贵溪境，得一饱，转掠徽、衢间。而目兵骄甚，金藉其力，不能制，且上下皆厌兵，遂因贼乞降，许之，号曰新民，议设县以居，奏请立东乡为县，隶抚州，并立万年

县，隶饶州。插新民其中。金乃复讨华林贼，斩贼首罗光权及其党胡念二等，华林亦平。谓自此可无事，奏闻升赏。而浩八复叛，破萍乡县，吴廷举御之，被执，不敢害，留贼营三月，出之，金乃被劾，以副都俞谏代剿，时浩八劫弋阳、上饶，众复逾万，遂入浙开化，鹵执同知杨磐等，死者甚众，总兵李鑑统兵御之。而章仁者，故石埭生员也，少习妖书，亡命与浩八合，至是在贼中，降贼茹七知之，副使胡世宁、金事高宾，遣茹七统二百人，且剿且抚，而茹七叛去，纵兵大略，执安仁县官氏二女，将污之，不屈，死。已而茹七复乞抚，抚已复叛，守臣不以闻。临川民陈琦，连章入奏，谓贼不尽灭不已，于是仍命剿。时贼已在浙，都指挥白弘、湖州知府黄衷军马金镇，参将李隆、金事储珊、都指挥江洪、嘉兴同知伍文定军华埠以御之。贼万余冲马金，破中军，执白弘去，衷仅以身免，复冲华埠不动，文定乃整军击败贼，追至孔埠，斩贼首汪十二等二十余级，李隆、储珊由升口捣其巢，斩一百七十级，遂乘胜夹攻，隆当其前，文定扼其后，复斩四百级，而江洪以深入被执。然贼势已衰，逾壕岭遁还江西，仍乞抚，且挟弘、洪为贄。按察使王秩许之，令知县龚渊等送之桃源，复叛，纵兵大略，时建昌千户邓俊战于七公镇，暴雨，休兵，贼回击杀俊，遂奔裴源，连营十里。而俞谏与李鑑、胡世宁、高宾、吴廷举，各分道进攻，出贼不意，大破之，俘斩千计。浩八易服匿山中，其党翁亨四擒献之。他贼奔玉山者为知县陈览所获，奔桃源者为李鑑、吴廷举所获。贼众略尽，李鑑乃还镇余干，而万年县之变作。

初，插新民王重七、胡念二等于万年县，虽曰听抚，实怀异志，其所置胥吏，又多贼党，官府动息必闻，而副使李情复严酷，众益愤，惟惮李铤，未敢发。铤卒，贼乃杀县丞马环于菱塘，毁公私庐舍，遂杀情及督捕指挥邢世臣、饶州通判陈达、秦碧，照磨马聪，隶卒死者无算，而于是桃源、东乡及江西诸县，贼俱复发。乃推右都督刘晖代铤讨贼，晖未至，而胡世宁已诱擒乐庚二、陈卯四，斩之。参将桂勇亦先获茹七猷俘。暨晖至，乃合诸将平万年贼，及临川、桃源、大池以至万斛峰、犁壁山诸寨，傍及建昌、丰城、高安诸县，令地方官所在搜击，贼几尽。而宸濠方谋逆，竄之，阴藉为用，名曰寨民。于是人为谣曰：「贼何在？在民寨。王不臣，贼为民」。至濠以寨民反，而王守仁起兵，即用寨民力攻之。濠灭，其祸遂息。于是人复为谣曰：「黄河有时清，寨民可为兵。」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二）

初陈金讨华林、姚源诸贼，多所招抚，未大示惩艾，诸凶安享富羨，不逞之徒，恒借为口实。又民间父兄被杀者，不得报其仇，时相诟訾，恐劫之。诸凶亦不自安，转徙啸聚，不数年，又群起为盗。又南赣之间多山险，易为巢窟。在南安有横水、桶冈诸寨，贼首则谢志山、蓝天凤等。在赣州有濠头等寨，贼首则池仲容等。于是江西、湖广、广东之界，方千里，遭其荼毒，民不宁居矣。朝廷始以王守仁巡抚其地，继改提督，俾集兵讨之。桶冈西通

湖广，横水左溪在其东，守仁征湖广兵，夹攻桶冈贼，檄江西副使杨璋，参议黄宏，知府邢珣等为偏裨，相与议曰：「桶冈地险，贼破为难，然恃横水左溪等寨为羽翼，不先破横水左溪，势不能与湖广兵合，若进兵两寇之间，腹背受敌非利也。况贼但闻吾檄湖广兵夹攻桶冈、横水、左溪，必观望未备，出其不意，可以先破横水、左溪，破此而移兵桶冈，破竹之势已。乃遣都指挥金事许清，率兵千余，自南康县新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余，自上犹县石人坑入；知县王天与，率兵千余自上犹县白面峪入；令皆会横水。遣守备指挥郑文，率兵千余，自大庾县义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余，自大庾县聂都入；知府季学，率兵千余，自大庾县稳下入；县丞舒富，率兵千余，自上犹县金坑入；皆令会左溪。知府伍文定，知县张戢，各率兵从上犹、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亦亲帅兵千余，自南康进梧横水，与诸军会。副使杨璋、参议黄宏、监督各营，往来给饷。分布既定，乃以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十月初七日，分道并进，初九日守仁至南康，横水贼谢志山等，闻官兵至，仓卒集众御之，各险隘设滚木垒石。十一日守仁进，未至贼巢三十里驻兵，夜募乡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执一旗，资炮銃，由间道攀崖上入险，分布贼巢左右，极高山顶伏覘贼，令度我兵至发举炮火应。又预遣人夜率壮士缘崖上夺险，尽先发其滚木垒石。十二日早，守仁等率兵追至十八面隘，贼据险迎敌，忽闻近巢诸山顶，炮声如雷，烟焰蔽天起，守仁等麾兵逼之，贼大惊溃，谓我兵已尽入，破其巢穴矣。遂弃险走，官兵乘胜进，指挥谢昊率兵由间道先入，焚贼巢，贼退无

所据，大败溃。遂破长龙等五巢，及横水大巢，贼首谢志山、萧贵模等初以横水在众险中，官兵必不能至，及见官兵四集，亦弃险走，各哨兵乘之，皆奋力战。邢珣破磨刀坑等三巢，王天与破樟木坑等二巢，许清破鸡湖等三巢，皆会横水。唐淳破羊牯脑等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郑文破狮子等三巢，余恩破长流坑等三巢，舒富破箬坑等三巢，季学破上西峰等三巢，俱会左溪。杨璋等亦随至，是日擒斩俘获甚众，自相蹂践及坠崖谷死者不可胜计，遂屯兵横水、左溪，会天大雾雨，暂休兵士。十五日谍报诸溃贼收集于诸崖险，立栅寨，或复聚未破巢，然皆仓卒无粮谷。守仁乃下令各营，皆分兵为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后继，用土人为向导，分捕诸未破巢贼，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诸营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伍文定，知县张戢兵亦连破数巢入，会擒斩俘获甚众，是时已约湖广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夹攻桶冈矣。守仁等计议，以桶冈地尤险厄，而横水、左溪溃贼，奔入为守，益力移兵临之，驻重险之间，卒难取胜，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縞也。不若乘战胜之威，遣人谕以祸福招降之，彼闻我兵连破横水、左溪，诸贼必恐，使人请命，或有不从，必反覆筹议，乃乘其犹豫，袭之可以得志。于是遣素通贼戴罪官兵李正严、刘福泰，释其罪，并纵所获贼钟景于二十八日，悬崖入贼巢谕之，期以十一月初一日使人于锁匙笼出告降。贼方恐，见使至皆喜，乃集众会议，而横水、左溪奔入贼，持不可迟疑，不暇为备，守仁遣使于锁匙笼促降，而别遣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帅兵入西山界，唐淳率兵入十八岩，张戢率兵入葫芦洞，俱初一日冒雨入，贼

首蓝廷凤方于锁匙笼聚议候命，忽闻诸兵已入险，皆震愕，亟奔入内隘，逼水为阵，拒官兵。邢珣麾兵渡水前击，张戢冲其右，伍文定又自张戢右悬崖下，绕贼傍，贼败走。舒富、王天与兵乃由锁匙笼入，贼悉众奔十八磊，唐淳兵严阵迎击之，贼又败。会晚犹扼险相持，明日诸军合势并击，贼大败。邢珣破桶冈大巢，又破梅伏鸟池巢，张戢破西山界等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铁木里等三巢，王天与破员分等二巢，舒富破大王岭巢，擒斩俘获甚众。会湖广士兵亦至，时十一月初二日也。贼率余众，分道遁入山谷甚多，守仁乃命诸将分屯要害各旧巢，又令许清、余恩留屯横水左溪旧巢，以防复聚。令各营兵与湖广兵会剿遁贼及未下诸巢。初五日诸将又破上中下新地，杉木坳等十餘巢。十六日湖广兵攻破鱼黄等巢。在广东界内者。贼败，率余党奔入鸡湖，稳下朱雀坑诸处，守仁复遣诸将，分道捕之。又击败贼于鸡湖诸处，先后擒斩俘获及饥饿坠崖谷死者，不可胜计，于是横水、左溪、桶冈之贼略尽。大贼首谢志山、蓝廷凤、萧贵模等，皆斩获无遗。十二月初九日，撤兵回赣。计出师凡两月餘，前后破贼巢八十四处，擒斩贼首八十六人，从贼三千餘人，俘获二千餘人。守仁议于横水等处建城，设县治，控御三省诸徭。捷闻，玺书褒谕，守仁擢右副都御史，诸将各赏賚有差。先是，守仁欲征横水、桶冈，虑洊头贼乘虚出扰，师为所牵。盖横水、桶冈贼近湖广，郴桂、洊头连界闽广，守仁乃使人谕洊头诸贼，赏以银、布招降之。诸贼颇顺。惟贼首池仲容不从，亦遣使至守仁所，佯应以覘之。守仁计兵力未暇及，羈縻之，令勿出为

乱。有金巢等。帅五百人来降，守仁释其罪，厚抚之。令从征横水，及官兵破横水，池仲容惧，遣其弟池仲安帅老弱二百余诣守仁求招，即愿从征立功，意实覘虚实，欲乘间内应也。守仁厚抚之，令从别哨，以远其归路，阴使人分召近濠头诸县，被贼害者至，询之，得其情，各授方略，遣之归，令密部集兵众，候平桶冈贼后报师期。及平桶冈，仲容益惧，守仁遣使至濠头，赐诸贼牛酒，见贼严为备，诡使者曰：「龙川新民庐珂、郑志高欲仇杀掩袭，故备，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庐珂、郑志高，移檄龙川，令廉二人擅兵状，且令仲容除道，候事平，还兵讨之。贼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使来谢，无劳官兵，当自防御之。庐珂、郑志高、陈英者，皆龙川已招新民，仍领旧所部二千余众，时诸县民皆为仲容所胁，三人者，独抗贼，贼仇之。守仁还兵，三人来告变，言池仲容反状，时仲容弟仲安领兵在守仁所，守仁恐其疑，乃阳怒三人仇诬，收缚将斩之。云仲容方遣弟领兵报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诉辨，列三人罪恶，守仁佯信之，令仲安具状诉，欲并拘其属斩之，械系庐珂等寘之狱，守仁密使至狱中谕意庐珂等三人，令勿恐，且令遣使归，集众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还至赣，张乐大亨将士，下令横水桶冈以平，濠头又归顺，境内无虞矣。民久劳苦，今宜休兵为乐。遂散兵，使归农，乃遣池仲安归，仲安归报其兄以庐珂被系，故守仁遣使赐仲容，历令勿撤备，以防庐珂党掩袭，仲容意乃大安。守仁别购仲容所亲说仲容，令自来投诉云，官劳来意良厚，何可不亲一往谢；况使庐珂等言无所入矣。仲容信之，谓其众

曰：「欲伸先屈赣州伎俩，须自往覘之。」遂率其徒四十余人，自诣赣，守仁先已檄诸郡县，及行龙川卢珂等勒兵候报，至是探知仲容就道，亟遣使发诸路兵，刻期会湔头，然道经贼巢始达，则使别赍一檄，为捕卢珂党与者佯示贼，贼果问，见檄遂不为意。池仲容以闰十二月二十三日至赣，谒守仁，见军门无用兵形，又覘之珂等械系狱中，意益安，遣人归报其党，谓事无他。守仁乃夜释珂等，使间道归发兵。而令诸官属以次设牛酒，日宴犒仲容等缓其归，至十三年正月三日，度卢珂等已至家，诸郡县兵当大集，守仁乃设犒于庭，先伏甲士引仲容等入悉擒之，出珂等状，讯之皆伏，遂悉置狱，而趣诸路兵以初七日同抵贼巢。于是知府陈详兵由和平都入，指挥姚玺兵由乌虎镇入，指挥余恩、千户孟俊兵由平地水、高沙堡入，守备指挥郑文、知府邢珣、季学，推官危寿诸兵皆由各路入，守仁率亲兵由龙南县冷水径入，直捣下湔大巢，诸路兵皆会于三湔。先是，贼弛备，兵已散处，至是骤闻官兵四集，皆惊惧，乃分投出御，而悉其精锐千余，据险设伏于龙子岭迎敌。官兵聚为三冲犄角进，指挥余恩首击贼，战良久，贼败。王受等追之，贼伏兵四起，奋击王受，适危寿兵至，鼓噪前冲之；千户孟俊，又率兵绕冲贼，伏贼大溃，遂克三湔大巢，官兵乘胜进击之，陈祥破竹水等二巢，姚国玺破澹方等三巢，邢珣破竹湖等二巢，郑文破曲潭等二巢，季学破鼓坑等二巢，擒斩俘获甚众，堕崖谷死者，不可胜计。余贼奔入未破巢穴，官兵迹贼所往，分路急击之。自初十日后，诸将连日又破贼二十余巢，得其金龙霸王印。余贼精悍者尚八百余人，聚

九连山，山四方险绝，惟一道通，贼设垒石滚木拒之，官兵不敢近。乃令官兵衣贼衣，抵暮诈为贼败奔者，山上贼见之，果招呼入，官兵乃得入。及度险，遂扼其路。贼始知为官兵，欲御之，则大众继入，贼不能支，乃退走溃出；官兵先于四路设伏待之。二十二日以后，诸将兵覆贼于五花阵、白沙、银坑水等处，追蹙山谷，擒斩略尽，余徒二百人，恸哭请降，守仁纳之。乃亲相行视诸险隘，议立县设隘，留兵防守，遂班师。盖自正月移兵，攻濶头贼至三月乃平，前后破贼巢三十八处，擒斩贼首六十余人，贼徒二千余人，俘获招降千余人。捷闻，守仁以前功升秩，仍赐玺书褒赏，诸将士赏赉各有差。

论曰：守仁此役，其有所惩而然哉。往陈金平江西贼率多招抚，故不旋踵而群盗并起。守仁灼知其弊，专意征剿，不事姑息，而分合先后，筭无遗策。其幕府偏裨，又皆一时之选，此所以兵费寡而成功速也。南赣至此，数十年无潢池之警，岂非明征乎！虽然，前此遣将出师，多用勋戚，并为提督，而又使中贵监之，筹画谘议，不无所妨。今守仁本折冲之才，而又得独任其事，进退伸缩，无不自己意者。故其自列之疏亦云：「天下之事，成于责任之专一，而败于职守之分挠。既重专征之责，又抑守仁于预之请，此所以得胜等而成功也。」斯言其不诬哉！故他日破宸濠，亦以得专用而济事云。

胡太宰松，开府豫章，邵生芳迎至淮上，问公曰：「闻华林玛瑙贼，势甚张，负嵎难以力攻，公何以策之？」公屏左右问计。生曰：「贼必中道觐公，公宜先以一牌，由孔道发豫章，故遇其期，至任即倍道抵浙。」生急为公借五千劲卒、五万金餉于胡制府，星夜疾趋，入贼境，攻其巢穴，贼方幸公之未至也，不为备，闻公奄至，仓卒出御，遂败。先报捷而后抵任，亦一奇事。

（明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上）

村老曰：余王父剿江右花园洞贼一事，与韩公略同。洞贼聚有数百，而陶、洪、李、陆四姓为首，故名「花园洞」。介进贤、临川、东乡间，丛山峻谷，林木茂密，环绕有若城垣，素为奸宄巢穴。白昼窥城劫库，为首者衣红乘轿，公舁到门。其劫掠民财，淫污子女，及拒杀官兵，积有年矣，环洞居民，悉行窜避，百里之间，荡无人迹。前抚台莫敢谁何，倡为「剿不如抚」之议，由是巢穴愈固，党伙愈多，且令心腹分布各衙门以为耳目。凡庶人在官者，半是其党，甚有不肖庠士与为姻媾，少有动静，彼辄先知。王父行部至抚州，有庠士数辈拦禀言：「地方所最苦者，无如花园洞剧贼，今日所宜最先者，无如剿此贼也。」王父心知其为贼探也，佯应之曰：「此事最大，必须题请，但该府钱粮未办，官兵未集，甲兵未利，胡轻言剿也；况前院既有抚议，不若招之使为良民便。」庠士退。乃密召临川知县黎邦琰语

之曰：「若知庠士贼乎？吾恐机事不密，致生得失，姑以言安其心。此事非尔不能办，典史丁景芳颇有胆，可备使令，但唯速行，可出其不意。攻剿既急，势必奔逸窜逃。清泥其陆藪也，以营兵陈仁海一哨守之。鄱湖其水窟也，以把总胡裕一哨守之。」密授方略，扬以防守为名。乃以十月二十八日，分哨进攻，距庠士稟时才六日耳。诸贼既得庠士之言，深以为快，守备尽撤，方击牛酹酒，穷日高会，以故烧伐林木，开凿山岭，毫不知觉。及兵至洞门，诸贼尚徒手衔杯，即有起而格斗者，亦皆醉不能握挺，百余贼一朝悉就生擒。其有稍黠而逸出者，走清泥，走鄱湖，不三日而缚至。事闻，下兵部谭尚书（名伦）复奏。言：「花园洞贼徒据险纠众，白昼杀人，窥城劫庠，莫敢谁何，若不及早殄除，势日滋蔓，又将如昔年东乡徐仰四之变，行劫拒捕，直至调集狼兵，方克荡平，而湖东列郡，为之骚动。余徐集审固机宜，调集官兵，将此数十年盘据之贼，不动声色，不费斗粮，一鼓成擒，曲突之功，何可泯也。」于是王父获金币之赐。是役也，人以为惟断惟速，故底于成。或又谓赏不当功云。

（明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二）

花园乃走抚州道也，行至西口，利用度，会舳舻缺，弗可度，道上诸行人，皆涉白田上云山，时有到花园者，罕而希矣。于是陶长台、法尧玖、李明台、白强捌倔起花园。花园居进贤县东旁近东乡，南旁近临川，岐径若线带，群山复障，若城垣而四维之，今其下林木

益茂蔚，径路仅可通一窠耳。诸酋巢居中，水寇则以鄱湖为渊藪，陆寇则以清泥为羽翼。隆庆初，强捌等常私造鸣镝流矢诸斗器，欲反，闻槌师传胜技至高，乃坐胜东乡，拜执弟子礼，师事之。既得其道，捌等益无忌，即公行南昌进贤东乡、临川诸县，得艾焕捌、白朝拾等为保奸，乃略王尧貳、王亨肆等家室，杀逻卒邓京、胡长柒，及比丘傅清等数人而去。于是守巡使柴涑、袁随、徐用检、徐时可、马时泰，及偏将倪中化，请于都御史徐枋，而以裨将陈仁海为将军，军清泥，胡裕为将军，军鄱湖，佯为备兵，坚壁而守。士卒又皆閤匿，示之以寡，无剿意，第微告保奸故，因悬重赏，使保奸为内应。是时乡人何乾貳，愿为向导，欲灭此四族而后朝食，乃引令黎邦琰，尉丁景芳，提兵三百人，鸡鸣而驾，出诸偷不意，纵火焚林木，会大风，延烧至巢，火光烛天，诸偷仓卒起不备，多自奔腾蹂践死，于是裨将杨秀乐，生得涂国貳等三十余人。王汝兰，生得洪尧玖等十余人。陈耀，生得白强捌等二十余人。胡清，生得彭十三。黄奇，生得陶长壹等十余人。皆箠輿胶致军门，下南昌司理沈楠、抚州司理余懋学，即讯。而李彪五等男妇八百三十余人，尽衿甲面缚请降。于是编立保甲，桴鼓不鸣，是时隆庆（一五七二）壬申冬尽也。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之二）

先是，陈金俞谏讨江西贼，间抚间讨，原无大惩创，而民间被害者不得雪。鞅鞅诸凶，

既不自安，且易之，多觊觎羈縻无所施，复聚为盗。乃以赣地险奥尽聚赣，于是迤西，有横水、左溪、桶冈三寨，接湖广桂阳；迤南有湏头寨，接广东乐昌、龙川，江、广、湖、福之间，方千里皆乱。按赣前江抚李昂，于成化二十三年，谓地连四省多盗，奏设分守参将、兵备、副使各一，于会昌县，以福建三千户所，江西南安、瑞金二千户所隶之，益选民快六七千人，分屯操守，而于安远之双桥，龙南之下历，各设巡检司，犄角以御盗贼。及弘治中，镇监邓原，复请增设巡抚驻赣，专理缉捕。当是时，布政金泽有盛名，首简是任，韩邦问继之，两人者讨贼皆无功，及周南剿广福诸贼，则仍调土目狼达，往返经年，糜费数百万，而追剿未靖，随扑随炽。至是谢志珊据横水，蓝天凤据左溪，钟景据桶冈，池仲容据湏头，志珊号征南王，仲容号金龙霸王，纠党钟明贵、萧贵模、陈日能，约乐昌高快马等，大修战具。会逆濠，阴通贼，贼益无忌。乃以文森能使代南，文森称疾不敢赴，闲住，始用王守仁抚之。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正月，守仁至，廉诸军役之通贼者，或汰去，或用为间谍；而民间通贼，先立十家牌法讯检之。乃监前土目狼达，征调蹂躏之害。自籍兵备各属之有技者，汰老弱三分之一，而别选骁勇多力者千人补之，兼署为领率，统以贤能官，有防守者，有应变出师者，立兵符教习之。其法有伍有队，有哨有营，有阵有军，其符有伍符、哨符、营符，其说简而详，具见兵志。当是时，守仁莅任裁十日，法虽具，未能行也。而漳寇报急，乃移文三省，敕诸参副指挥会剿，移谕，即亲率副使杨璋进兵，遇贼长富村，与贼战，

贼败，退保象湖山。追之，至莲花石，对贼垒而军。会广东兵至，将合围，贼遽溃围出，突杀我指挥覃桓，及县丞纪镛去。诸将惧，谓兵本未集，即集亦未练，是何能为！不如俟秋期，仍请调狼兵再举。而守仁叱之，责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赎，亲率诸道兵进屯上杭，下令曰：「犒众退师，俟秋期再议。」诸将哗然曰：「何如？果如吾言。」贼闻之，亦稍稍弛备。守仁方晚食，遽分兵三路，时月晦，乘晦衔枚入，直捣象湖山，夺其隘，贼惊走，悉众据上层峭壁，拊背而下，诸将谓失势将退，守仁麾之，奋而上，自辰至午相持，三省兵继至，从间突上，贼大溃，乘胜追剿，斩贼首詹师富、温火烧等，获七千余级。且预遣诸省兵遍破诸寨，福建兵破长富等三十五寨，广东兵破水竹大重坑等一十三寨，贼尽平，班师。时甫二月。逮五月，立兵符练兵，七月上疏曰：「狼达兵不可用，转餉又困民；今民兵稍练矣，请假以便宜，令无掣肘，使号令得专一，臣当相机尽灭诸贼。」或曰：「守仁之意，盖在濠也。」然众昧其意，且以为迂，笑之，屡不报，惟本兵王琼许之。乃先招降贼卢珂、郑志高、陈英，使听用，遂剿大庾贼，以其切近，须先除，潜师纵火，破寨十九所，斩贼首陈曰能，获五百十级，大庾贼平。乃集诸从事议，曰：「诸寨为患虽同，而事势各异。以湖广言之，则桶冈诸寨为贼之咽喉，而横水、左溪，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则横水、左溪诸寨，为贼之腹心，而桶冈为之羽翼。今不先去腹心之患，而欲先攻桶冈，是进兵两寇之间，腹背受敌，非吾利也。况贼但闻吾檄湖广，夹攻桶冈横水、左溪，必观望未备。出其不意，可以得志。横

水、左溪破，而桶冈则破竹下矣。乃遣都指挥许清自南康、新溪入，知府邢珣、知县王天与自上饶石人坑、白面峪入，皆会横水。指挥郑文自大庾、义安入，知府唐淳、季敷，自大庾、聂都、稳下入，县丞舒富自上犹、金坑入，皆会左溪。唯知府伍文定、知县张戢率兵从上犹、南康分入，以遏奔轶。守仁亲率兵千余，直捣其巢，与诸军会。乃于十月初七日，至南康，去横水三十里，而军，贼抗之，守仁乃夜抽乡兵善登山者四百人，人各执旗，赍銃炮，由间道攀崖，伏于近巢左右之高岩，府而觐贼，且度我兵至，举火炮应。又预遣指挥谢灵率壮士夜上窃险，先发其滚木垒石，仍伏贼巢，为内应。十二日，守仁骤进兵，至十八面隘，贼凭险迎敌。忽山顶炮发，声如雷，火焰蔽天起，回视之，则红旗满山，谓官军已据有巢穴，将弃险走，而谢灵兵亦自内呼噪，杀而出，守仁麾益进。贼进退失据，大溃，遂破长龙等五寨，及横水大寨。而邢珣、王天与，各破磨刀、樟木、鸡湖、八寨，会于横水。唐淳破羊牯脑三寨，又破左溪大寨。而郑文、舒富、季学，各破狮子、长流、箬坑、西峰十二寨，会于左溪。会天大雾雨，粮竭，乃下令各营，皆分兵为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后继，用土人为导，剿诸小寨之未下者。伍文定、张戢亦连破数寨，与守仁会，贼悉平。而于是议桶冈之剿，谓桶冈四塞，其所由入，惟锁匙笼、葫芦洞、茶坑、十八磊、新池五处，然皆架栈梯壑，势难缘登，独上章稍平而迂道，半月攻取未便，今横水余贼，悉已奔入。合势力守，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使必乘全胜之锋，兼三日之程，争百里之利，以顿兵于幽谷，所为强弩之

末，不能穿鲁缟者，莫若移屯近地，休兵养威，使谕以祸福，彼必从；不从，则乘其犹豫袭之，何所不可？乃遣通贼戴罪官民李正岩、刘福释其罪，并纵所获贼钟明贵者，于二十八日，悬壁入谕之，期以十一月一日，会于锁匙笼，听抚，贼犹豫，既而坚持不听，然遑遂，不暇为备。至期，遣使锁匙笼促降，而别遣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张戢入葫芦洞，俱初一日冒雨进。贼首蓝天凤、钟景，方出锁匙笼候命，忽闻诸军皆透险，震愕，急奔入内隘据水而阵。邢珣麾兵渡，张戢继之。文定绕崖出戢右，贼四窜，将复由锁匙笼出前奔，而舒富、王天与从笼口入，贼乃悉众走十八磊，唐淳遏击之，贼四顾失据。会日晚，诸军扼险守，次日迸进，贼大溃，乃破桶冈大寨，及梅伏、乌池、西山界、十八磊、铁木里、员分、大王岭二十五寨。会湖广兵至，令许清、余恩留横水、桶冈，以防复聚，而遣湖广兵散剿诸寨之未下者，乃破上中下新池杉木均十余寨，又破鱼黄寨，时贼尽奔鸡湖稳下朱雀坑诸寨，诸将连破之，于是横水、左溪、桶冈三寨贼俱尽，贼首谢志珊、蓝天凤、钟景、萧贵模等，皆面缚献俘。守仁出师，凡两月，破贼寨八十四，擒斩贼首八十六，从贼三千有奇，俘获三千，遂请于横水等处，建城设崇义县以控之。乃议剿濠头。先是，征横水寨时，恐三濠乘间，乃使人谕降，赏以银布，诸贼心动。有黄金寨贼，率五百人至听用，独池仲容不肯从；其后破横水，竟用黄金贼立功，仲容始畏之。于征桶冈时，亦遣其弟仲安来请从征，揣其意，实欲觐动静，且乘间为内应也，守仁知其诈，于其从征，遣截上新池以迂其路，不使

夺隘。至是桶冈破，贼大惧，私为战守具益备，守仁密召近濶诸县民被贼害者询之，得其情，各授以方略，使归集兵众候命。而以平桶冈之故，遣使劳牛酒，至三濶，察其变，使见贼严备，问故，贼度不能隐，皇恐诡语使者曰：「龙川新民卢珂、郑志高，吾仇也，彼将掩袭我，故为备。吾敢防官军哉？」守仁详信之。时仲安在军中，守仁启战门，公言珂等仇杀，大无道，移檄龙川县，廉状，且令仲容除道，候兴师讨珂等，仲容使驰谢，谓无劳官兵，当自防，盖不欲假道也。初，卢珂、郑志高、陈英三人，皆龙川新民，领旧兵二千，为守仁所用，故诸县近濶，则皆见胁于仲容，而三人抗之，仲容恨入骨。至是檄龙川廉珂，而珂等三人反齐诣军门告变，暴大髻反状。大髻者，仲容号也。守仁怒，立缚三人，将斩之，曰：大髻方遣弟领兵报效，而敢以私怨诬罔启兵隙（隙），呼仲安来前，曰：「汝谓其弟不在耶？」仲安叩头辨，守仁慰之，遂械系珂等置重狱，而密使人谕狱中，令无恐，且令遣使归谕珂弟集兵众候命。十二月二十日，守仁还至赣，张乐大亨将士，街巷皆燃灯鸣鼓，下令曰：「诸寨尽平，吾军士劳苦久矣，宜休兵为乐，以度岁时。」遂令皆解甲归腊。而遣使颁历三濶，反谕仲容勿撤备，防珂弟掩袭，仲容初得系珂信，喜过望，至是闻谕，则意益大安。守仁乃购仲容所亲者说仲容，当自投诉，且曰：「官意如此，何可不亲一诣谢？」仲容曰：「欲伸者先拙，理也。吾亦欲一往覘赣州所为。」遂率党九十三人皆悍酋，齐诣赣宿祥符宫。先是，守仁檄诸路及龙川兵，皆伏集候命，其谕珂弟亦如之。至是遣令趋令趋濶头，而夜释珂等，使急

归发兵。然后乃出见仲容劳之，张小宴，令诸官属皆次第设犒，缓其归。久之，度珂已至家，诸州县兵当赴濶，乃大宴于庭，先伏甲士引之入，尽斩之无遗。遂亲率兵从龙南冷水，直捣下濶，时正月七日，副使杨璋，指挥郑文，知府陈祥、邢珣、季学，推官危寿，指挥余恩、姚玺，县丞舒富，皆从，破寨三十八，擒斩贼首五十二，从贼二千有奇。贼乃据险，伏龙子岭，官军为三冲，犄角进，贼走，余恩遇伏，几被执，适推官危寿救之。贼复尽锐奔九连山，山横数百里，四面陡绝，惟一面得上，贼尚八百人，已据险，官军不敢近。乃选精锐，衣贼衣，佯奔，抵暮至崖下，贼下招之，兵度险，遂上下奋击，四路设伏绝奔轶，一鼓擒尽，独贼首张仲全等二百人，匿别壑，皆恸哭衔土请降，遂纳之。凡十日，濶平，捷闻，仍请设和平县以控之，乃归。其后，乐昌盗高快马尚集一千七百人，掠大庾、南康，赣县主簿吴玘战而死，守仁复平之。于是南赣千里皆无贼。

郴、桂，在湖广东南，地多獠寇，官兵累剿之不绝。正德初，土人龚福全倡乱，称延溪大王，其党刘福兴、李斌、高仲仁、黎稳、蓝友贵俱署官，据乌春山、腊栗诸寨，杀都指挥邓昊，安仁知县韩宗尧，听选官郑志熙、朱隆等，守臣以闻，时上方巡游未省也。至十二年（一五一七），湖抚秦金复以闻，乃敕金与赣抚王守仁、广抚陈金会剿，守仁兵素练，闻命即行；秦金以参将史春领兵，仍用土官彭世麒佐之，两广兵亦至。遂练日，由桂阳鱼黄、热水，郴州紫溪，临武笆篱堡，争险而进。初，破对里平石丫髻山寨，斩蓝友贵。继破乌龙山

斩李斌。继破大小王山、斜寮布洛、角鲁庄、山坑、坟洞诸寨，则彭世麒生擒，黎稳俘之。继破黄土、乌泥二塘，金鸡寨，枣子园，获李斌之子李仲清。继破蓑衣、秀才、邓家、鱼黄、朱广、老虎、东岭，斩沈鸾。时所卤妇女稚儿无算，悉放去。或曰：刘福兴在腊栗，乘轿张黄盖，树帜焜耀山谷间，是日破腊栗，生擒之。于是又破平竹、水东岭、九龙江、大王山诸寨，斩杨礼保。遂破牛头天堂、南延庄、大乌鱼、跳企山诸寨，生擒李仁才、庞海。继破曹雄坑、扶峒、良坑、鸡公嘴、神铛脚、长滩诸寨，又破卢田、柏木、白水、磔下、樟溪、青峒、十八垒、石笋峡诸寨，擒刘德才。时所烧房屋无算，贼堕崖死者，不可胜计。乃遂破上黄城背、猪婆老虎、延寿黄圃，斩梁景聰。方是时，贼首龚福全未获也，乃悬购：生擒五百金，斩首半之。或曰福全匿禾仓石，世麒乃与弟世麟进破走马山及禾仓石，擒福全。是日除夕，福全置酒饮。其别将破东坑者，获福全妻并从子龚秀。贼平，前后计斩共二千五百五十四级，俘获一千七百八十人，破寨一百二十所，散归者无算。惟贼首高仲仁已遁，后南赣官军获之广东仁化县界中。

论曰：河北之盗，与江西之贼，其纵横流漫，与崇祯寇同，而逋奸薮积，窟穴险阻，则米脂乌合，柳涧暴露，未尝有顺成弘正百余年之久，湖、福、江、广三四省之奥也。然而成败顿殊，兴灭相反。或曰：正嘉窃发，当宣孝休养之后，即继之武宗之纵，世宗之盭，而荣卫不伤。崇祯扰攘，丁熹庙祚丧之余，即继之烈皇之治，而元气已竭，其说似是，而实则时

无否泰，人有治乱。向使殷辛必嗣桀而亡，建武必继高而兴，则崇侯可戮周，赤眉不降汉矣。夫翦乱贵速，而除恶务本。有明白仁、宣以后，代有逋寇，岂无乘时奋兴，递相驱除？而究之根柢未断，以渐绵蔓。其始也，如斩木之有槎枿，游尘之有螻蟻，而既则如把毳毛，如扫飞箝，如划流水。旋把则旋生，旋扫则旋下，旋划则旋合。且其人生不足重，死不足轻，猎蝇扑蚤，无关多寡，而此则一失利，而民耗餉绝，军国且重创矣。故湟中巴郡，以众见灭；而黄巾流毒三辅，朱儁、段颎数战而歼之。此无他，櫟之于无余，而收其所未散也。夫闯、献初起，原本涓涓，即其既横，亦岂无要隘之可扼？而闯贼窜商洛，而故阙其围；献忠走达州，而翻纵之出。虽前乎此者十五年间，固全无人可称讨贼，而即此大机坐失，其手捧河山而畀之么小，死且莫赎，而党其人者，尚欲原其事而为之解之，则何心与？故有明之亡，在乎无兵，亦在乎无人。浸假二正之间，无项忠、韩雍、彭泽诸臣，则不能稍延；而无王守仁，则二百年之天下，其不为崇祯之祸烈者，盖呼吸间也。吾故于守仁之剿贼可略指之为后世鉴者，方守仁未至赣时，早有三省夹剿之议，而守仁争之，谓相贼聚散，随便扑灭，则既省征调，复免供馈，必欲夹攻，则计贼料兵，计兵料餉，檄众敛储，数月始办，兵未出而贼则已流窜久矣。即有所剿，非良民则胁从耳。是以兵甫撤而贼复起。且夫征调之兵，百倍于贼，前事可鉴也！乃疏上，而夹剿之议，牢不可破。守仁不得已，复假为夹剿之法，反覆奏辨，名虽三省，而实惟一致。如桶冈近湖，则先湖而后广，三洲近广，则广近而

湖退，其于缓急先后，多方调剂，以至于曲全。夫守仁岂不欲征兵数百万，给饷数千里，为行军侈哉？乃必争之至再至三极至，湖广兵至，而却之，三谿既破，而广东兵尚未闻也。盖不承庙算，不设监军，不用征调，不需供馈，不别将吏，不烦记功，虽曰我战则克，学问固然，然其思患预防之苦心，亦可鉴矣。崇祯诸臣，不是之法，而凡所为者，皆守仁之所不为，迁延狎猎，以至于败亡，悲哉！若夫贼盛于招抚，列代皆然。守仁云：「招抚之说，可偶行于胁从之民，而不可常行于怙终之寇，可一行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屡施于乍服乍叛之党」，旨哉言乎！至于策盗诸疏，惟胡世宁能言之，有曰：「旧招者不赦，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扑。」噫，尽之矣！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三）

起复陈都御史陈金征江西流贼，先是江西饶州、抚州、瑞州、姚源洞诸处，强民王浩八等，聚众为乱，杀死副使周宪，僉事李情，拘禁参政吴廷举不放。陈公至，抚剿兼施，以渐平定。后有残党复作，而新盗、乐安又有强民张元二等为乱，乃命俞都御史谏南征之，方平。

（明箬陂：《继世纪闻》卷之四）

四、郴桂龚福全等起义

郴桂在湖广东南隅，介江西南赣、广东韶州、广西平乐间，地险恶，故多寇，官兵累剿之不能绝。正德间，土人龚福全等倡乱，福全形貌狞恶，面多髯，体生黑毛，啸聚山谷中，伪称延溪大王。其党刘福兴、李斌、高仲仁、黎稳、蓝友贵等，俱伪称总兵，分据乌春山、腊栗寨等处。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巡抚湖广都御史秦金，列其事以闻，时南赣都御史王守仁奏：剿江西左溪、横水、桶冈诸寇，檄湖广兵夹攻桶冈，朝廷以江西诸贼属守仁，以郴桂贼属金，各督兵讨之。金檄汉土兵至，以是年十一月初二日，分布诸将进讨。前哨守备指挥王翰，统兵副使陈壁监之，由桂东县进至东水；左哨都指挥王廷爵，统兵参议黄质监之，自桂阳县进至鱼黄热水；右哨守备指挥李璋，统兵金事王济监之，永顺致仕宣慰彭世麒，以兵隶焉，由郴州进至紫溪；后哨都指挥刘宗仁，统兵金事顾英监之，自临武县进至笆篱堡。约至信地，各克期进剿。檄知府何诏、计宗道，推官王瑞之、朱节，协赞参将史春、副使恽巍，驻兵两路口策应。右布政方璘，分部诸守臣督饷。金驻郴州。总制史春使使来言，右后二哨地广贼众，请益兵，金檄都指挥沈鸾、赵明，指挥李轅分率帐下兵往益之。是月十三日右哨兵彭世麒等首进，前哨兵亦进，十四日后哨兵进，十五日左哨兵进，诸路夹攻，于是右哨以十一月十三、十五、二十等日，分四路，进剿对里、平珠、九峰、水口、平石、香山、丫髻

山等巢，斩贼魁蓝友贵暨贼众一百四十三级，生擒一十四人。二十一日谍报，贼魁李斌立寨乌春山，地甚险，李璋等合沈鸾策应，兵缘崖上，力战生擒李斌子李仲清暨贼众五人，斩李斌暨贼众一百三十五级。二十四至二十六等日，进剿蒙峒大小王山，平尾马溪、丫秀溪、斜寮布洛、角鲁庄、山坑、坟峒、曹家峒等巢。彭世麒生擒贼魁黎稳，暨诸将兵擒贼众一十五人，斩贼众一百七十级。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进剿大昌坑、山溪西坑、大旺山、黄土塘、乌泥塘、金鸡寨、枣子园等巢，生擒贼众十二人，斩贼众二百二十级。计右哨诸将兵前后破贼巢二十七处，擒斩贼魁三人，贼众四百八十三人，俘获老弱牛马器械若干，焚贼庐舍二百四十余间，士卒死者九人，伤者二十五人，左哨以十一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进剿蓑衣、秀才、邓家、鱼黄、朱广、老虎、东岭等巢，生擒贼众十七人，斩贼众一百六十九级。十八日谍报，贼魁刘福兴在脂栗寨，乘轿张黄盖、树帜练兵，是日攻寨破之，生擒刘福兴暨贼众六人，斩贼众六十三级。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日至初十等日，进剿延寿、扶溪、麻溪等巢，生擒贼众二十二，人，斩贼众八十八级。十二至二十三等日，进剿平竹、水东岭、九龙江、大王山、长罗口等巢，生擒贼魁杨礼保暨贼众十五人，斩贼众三十六级。计左哨诸将兵前后破贼巢一十七处，擒贼魁二人，擒斩贼众三百六十五人，俘获老弱牛马器械若干，焚贼庐舍二百三十余间，士卒死者四人，伤者三十一人。后哨以十一月十四、十五至二十九等日，进剿牛头、天堂、南延庄、大乌鱼、跳企山等巢，生擒贼魁李仁才、庞海暨贼众

二十五人，斩贼众一百五十级。十二月初二至十四等日，进剿曹雄坑、扶峒、良坑、鸡公嘴、神铛脚、长滩、横水、横溪、板前、黄河、冲乾溪等巢，生擒贼众十一人，斩贼众一百六十三级。十五至二十，及闰月初七等日，进剿庐田、柏木、白水碓、烂竹湾、长江岭、榕家峒等巢，斩贼众一百八十九级，计后哨诸将兵前后破贼巢二十二处，擒贼魁二人，擒斩贼众五百三十八人，俘获老弱牛马器械若干，焚贼庐舍二百四十余间，士卒死者五人，伤者二十二人。前哨以十一月十三、十四等日，进剿十八垒、石笋峡、新地、扶峒山、下樟溪、青峒等巢，生擒贼魁刘德才暨贼众四十四人，斩贼众一十四级。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至初十等日，进剿上黄城、背猪婆、老虎、寿延、白云等巢，生擒贼众四十二人，斩贼众二十八级。二十日至二十六等日，进剿东寮、东坑、黄圃等巢，生擒贼魁梁景聪暨贼众九十三人，斩贼众七十七级。计前哨诸将兵前后破贼巢一十六处，擒贼魁二人，擒斩贼众二百二十一人，俘获老弱牛马器械若干，焚贼庐舍一百二十余间，士卒死者四人，伤者七人。各哨俱献捷军门，惟首恶龚福全据险未获，金赏资诸将士，乃重购能生擒福全者，赏五百金，斩首二百金，仍趣诸将暨宣慰彭世麒等会兵进剿。十二月二十七日，右哨诸将谍知福全率贼众遁，过走马山禾仓石据险立寨，以三十日率兵抵寨下，转战数合，贼败走。彭世麒偕其弟彭世麟擒获龚福全，将士擒福全侄秀暨贼众二十三人，斩贼众九十八级，俘获福全妻女暨诸贼属，焚毁贼庐舍六十余间。贼魁高仲仁走广东仁化县，为官兵所获，余贼散匿山谷者，诸营兵会广

东兵搜捕之，擒斩散逸略尽。金乃大犒将士，抚恤阵亡及被伤者，班师使使报捷，上优诏答之。金与纪功御史王度，俱增秩一级，镇守太监杜甫亦加秩，金甫荫子侄一人，世袭锦衣百户，诸将士各升赉有差，龚福全等即其地磔诛之，郴桂平。

论曰：「郴桂寇与横水、桶冈事略同，当时亦声势相倚，非有深志远图，特以封疆之臣，因循姑息，故得据险猖獗，滋地方之蠹耳。所幸金与王守仁同时举事，故诸贼不得相为应援，而表里受兵，又无所逃遁藪匿，故得以草薶而禽猕之，不然即韩卢之转狡兔，恐未能穷三窟之诛也。大抵平山寇与平原流劫之寇不同。中原流劫之寇，无险固可凭，无巢穴可据，而剿之也，当先摧其锋锐，绝其粮饷，所谓决机于两阵之间，将勇者胜也。山寇则不然，进未可为旦夕之患，而退可以持岁月之久。其克之也，当先审于地利，明于分合，不可徒恃兵众之强，所谓多算者胜也。又中原之寇，患不能克，既克而绝之也易；山寇则王师一至，敛众深匿，大众甫还，啸聚如故，盖克之易而绝之难也。广东之断藤峡，湖贵之蜡耳山，江西之南赣诸天峒，天讨屡加，而衅孽屡萌者，非以其不能绝之故邪？盖不但彬桂之患为难也。

第二节 嘉靖至万历间各地农民起义

一、嘉靖、隆庆时各地农民起义

广西马平贼周克亮，尝伐藤山中，当大蛇，咒曰：「他日贵者，蛇却行」，咒毕蛇卷身退。而其妻照水，有金花插头上，克亮戒勿泄，然喜自负。嘉靖元年，马平饥，克亮与从兄盗矿，无所得，遂反。僭署名号，散劫马平诸县界，得数万人。总督都御史张崧以闻，遂命崧剿之，数月平。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三）

王堂，青州人，以盗矿起颜神镇。杀指挥杨浩，流劫莱芜、新泰、临城、曹县诸境，山东、河南俱震。时两省兵备各以兵少退却，第得贼出境为幸。科臣陈时明，请留山东京操军，并调保定诸土达官军会剿，而贼不复聚，但往来行劫，间从曹州渡河犯河南界，且乘河冰合将劫漕，乃复命督漕都御史俞谏，以便宜剿贼。自二年正月至三年四月始平，遂请设兵备于颜神镇。是年乐安盗唐经亦聚众，为寿光知县孙峻所灭。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三）

青羊山贼者，潞州民陈卿、陈绮也。卿曾为沈府长史司吏，以矢志弃去，与其子绮据青羊山寨为乱，名青羊贼。流劫潞州诸州及河南怀庆。西抚常道请发三关兵讨之，大败，执指挥秦训、知州王朝雍去，道恐。黎城知县王良臣请巡按穆相招卿，卿益肆曰：「朝廷何能为？」分聚数万人，各据险隘，有所谓鲁班壑、阱脑尖、绽口、洪梯斗、崖谷堆、底门楼、安阳诸名，官军不敢近，如是五年。巡按蒋杨初赴任，因复请讨，而贼胁近山居民籍记编甲伍，官兵屡败，廷议谓罢兵，便即不可，或仍用招抚；惟杨一清持剿议，张璁佐之。始黜常道，代以金都王应鹏，同都督鲁纲，帅边镇诸兵进剿。七年八月，纲以大军驻潞安，仍不敢进。初，贼闻师至豫，出山四掠，本以观变为进退计，至是乃大寇黎阳潞城，杀掠民畜，烧焚屋庐，千里内如暴风卷浪，所过倾荡，而后乃还保山险。时河南林、涉、修武，俱重被贼害，河抚潘埏愤甚，檄副使翟瓚、牛鸾，金事陈大纲、杨朝诚督剿。翟瓚乃掩贼不备，遂夺阱脑，破鲁班、阱脑，据其内险，贼迎击，败之；追至莎草岭，烧安阳等巢，趋李庄东，贼且奔且战，埏乃麾兵捣老寨，贼力不支，分其众为三，官兵四集环破之，擒贼帅殷得海等，卿窘甚，乃诣陈大纲请降。其余贼奔石返头，牛鸾尽歼之，而执其子绮与其弟陈奉、陈访、陈谅等。当是时鲁纲闻贼平，扬兵同奏凯，给事中夏言曰：「鲁纲坐潞州，未尝见贼，而飞章告捷，何也？」即令言勘之，八年言复命，并言潞地宽，宜改州为府，而设县于青羊山，

以镇之。遂改潞州为潞安府，设长治县，附郭而割壶关、潞城、黎城三县地，以立县于青羊山，曰「平顺县」。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三）

尝（常）熟黄艮、通州秦璠，据江阴之马驼沙，聚众。通洋，劫商旅；截漕，焚运舟。尝由奔牛北入孟渚，直达大江。府卫捕盗官统兵追之，皆被杀，且缚一捕盗官，于危樯丛射之，以为众惊。科臣杨雷闻于朝，诏责操江王学夔、巡江胡宾，而置指挥解明、道、董杨及张瑶、周宁于理。嘉靖十九年，总兵汤庆驻镇江，讨之。明年，贼平。仍撤镇江总兵官。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四）

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六），汶上田斌妻连氏，与白莲僧惠金、妖人杨惠通，煽乱焚杀曹、单、滕、濮间。凡所掠丁壮，醉以药，咒之，使列阵前，则憨战，不避死伤，以故从者日益众。东抚何鳌以状闻，即命鳌讨贼，鳌坐视不少动。无何，贼大炽，西寇归、开，南掠徐、凤。治河都御史詹瀚集役卒格斗，败之；卫兵继至，获斌及连氏，余党释去。鳌忌瀚，奏瀚擅杀伐，不道，上闻大怒曰：「妖贼犯乱，地方官不能剿捕，而他人剿之，不自知引

愧，而反陷他人擅纵，何无良一至此！」立命锦衣逮鳌下镇抚狱。久之，有解之者，削籍去。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四）

师尚诏，家柘城，为司市老人，阴蓄异志。归德知府尹一仁信用之，使捕盗，尚诏故尝与盗通，及假以捕，则专甚得，自为纵舍，乃结剧盗数千人起兵。时同里举人陈闻诗有名，胁为主，不从，自绞死，尚诏感之，戒杀儒生，勿扰学舍，于是整众薄府城，府卫官知变，将婴城守，而贼党有内应者，先启门内之，诸官匿学舍，独检校董纶走城下，见杀。乃劫狱囚，掠帑藏，捆载而去。初，尚诏未叛时，剥夺傍近富人，资累万金，买娼家女为姬，至举兵向府委其家，不复备，念无有犯我者，而柘城少年，素狡佞，乘尚诏出，度未返，即率侠客数十人，掠其家，倾所蓄金，淫其娼姬去。尚诏归，闻故大恚，询姬所由，姬颇识少年，举以对。尚诏遂率众围柘城，索其人，县官不即予，守又无策，城遂破，搜其人，支解之去。而围太康，亦索怨家一二人，署事杨通判者，惧不能守，执其人，缢城予之，斩首去。河抚杨宜统、都司尚允诏，指挥李塘进剿，战鄢陵，败绩，官兵死者数百人，势猖甚，众至数万，流劫睢州、西华、扶沟、许州、临颖诸州县。后贼病，韭园副使曹邦辅袭之，贼败走永城，又败之，东奔宿州，官军追及于五河，贼夺舟分水、陆二队，允诏乘其分，急击之，

大溃。尚诏变服遁，追获于山东莘县。贼起凡两月，破府一、州二、县八，屠毁乡镇，杀戮合二十余万，三省皆震。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四）

广东贼张璉者，饶平县之乌石村人；杀家长，亡命投窖贼郑八、萧晚，先刻石玺一，曰「飞龙传国之宝」投诸池，诡言泅水得之，以出聚视，大惊曰：「此帝王符也。」歃血推为长，知县林□槐亲往抚之，璉笑曰：「尘埃中亦知有天子哉！」僭帝号，改元造历，开科署王侯丞相诸官，所居有黄屋朱城二重，聚众十万，纵掠汀、漳延，连及宁都、连城、瑞金，攻陷云霄、镇海卫、南靖诸城。三省骚动。福抚游震得檄指挥王豪率三卫军与福州通判彭登瀛领乡兵进剿，败绩。登瀛归罪豪，震得执豪笞之，斩队长以下四人，三卫军不伏。会副使汪道昆阅操至教场，三卫军大噪，格杀乡兵数人，而请杀登瀛，聚城南，久之始散。嗣后官军不能剿，即调狼达兵，征之皆不利，上忧之。总督胡宗宪上疏言：「中风愿乞骸骨」。言官劾宗宪规避。宗宪不顾先奏，以三月十六日进兵，既而改四月廿日，所征狼兵十余万，日费餉给。上召尚书杨博议，杨博奏遣都督刘显、参将俞大猷剿之，以万五千人乘璉出寇，捣其巢。璉还顾失据，乃分贼四队，且守且御，官军逼贼营，望其城栅甚丽，旁环以小寨，无虑数百，进逼城栅，而遣别将以火攻左右，焚其寨，贼大溃。乃悬购，获璉者万金，官指

挥，获晚千金，官千户。贼党郭玉诱琏出，擒之，并擒晚。于是逋贼林朝曦、叶槐、李文彪、余大春等，皆前后被获，合计擒斩共二万余级，俘获解散共九万，降者无算。因设平远县于程乡（属潮州）之太平营，而设伸威营于兴宁、程乡、安远、武平四县间。乃平远新设，降盗梁国相复叛，知县王化初到任，寄妻会昌县，亲率乡兵剿捕之。贼反间会昌言化战歿，化妻计氏自刎死。化闻大恸，将发丧，贼喜犒众，化急统兵击斩之。其他伍端、温七皆乞降。时大征倭夷，伍端自缚诣军门求效。大猷许随征立功，授以官。

（清毛奇龄：《后鉴录》卷四）

按：《明史》卷三二四，《三佛斋传》载：「嘉靖末，广东大盗张琏作乱，官军已报克获。万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商人诣旧港者，见琏列肆为蕃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之市舶官云。」

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九月，有乌镇李道人之乱，放火劫掠，镇民逃窜，兵宪天津刘公涛，发兵擒之，旬五而定。先于二十六年（一五四七）间，有乌镇西栅双杨村李道人名松，身短、面黄、三须，约年三十余岁，来游本镇，托住镇民沈松家，设立道场，持斋讽经。自言谙晓遁法，呼风唤雨，称为白莲教主，善度众生，妄刻「江山水石保命长生天福」印记，多制白巾为号。妖言「末劫之年，地方大灾，太湖水乾五十餘里，现出金宝，不久洪

水泛涨，民将鱼鳖，从我斋戒，给与印信白巾，临期免死。」使沈松与同镇阴阳生郭震传教，煽惑人心。震又言道：「左手有山河，右手有社稷，脚底有乾坤二字，实系真命主。」由是四远村愚，北面受戒者，不知几千百人，因而分为大乘苦空等七十二教名色，在七十二处起兵，救度十三布政司九十二亿人归我。遂有拳教李南、蒋朋，称为李把□。蒋先锋尊李道人为师，待招兵众，多一时起兵，先占湖州，候各兵到，共成大事。更有嘉湖兵道水兵把总武生毛筌，及陆兵队长姜纬，拳教高仙，秀水县胥江叔，约同张龙等，亦投李道人为师。道人言：「天下该换，我已各处招兵，你们亦招兵助我。明年三月内起兵，成事俱有大官。」筌等各归谣言，暗地结义招兵。俄有武生胡亮，为筌招拉作逆言：「兵马俱齐，有李道人为王，各处将白巾号布分散，准在九月十四甲子日甲子时，起兵攻城，约于城外五里亭取齐，各分兵围绕四门，及烧城隍庙，畜兵与兵道府县，放囚劫库云云。」亮知大逆，佯许潜归，密发于刘兵宪，急督把总王彦忠，千户金丹、崔廷润，镇抚刘钦等，发兵剿捕。须臾毛筌、高仙、姜纬，受缚于张龙楼上，搜获妖印一颗，号布三匹，白巾三顶，妖书二本。一面督行湖州所领兵指挥蔡茂恩，千户李钺，到镇擒捕，兵到，止擒沈松一人，李道人同沈林、沈乾、蒋朋，俱各脱逃。更欲乘机作乱劫夺，沈松、朋等，遂举火为号，至沈松家，竖起青旗，桑四家，竖起白旗，意图二路起兵，接应不至。更闻筌等已擒，随即缘贼党五百余人，并李南、张济等，驾船至镇，将房屋焚烧，口称随我归死，镇民皆逃。朋等嘉兴兵至，朋故身

穿红袍，张青绢伞，掳掠居民，驾舟前往双林屯住。又言：「毛兵即来助我，吴江宜兴等兵，不时就到，众可安心。」及见官兵有旗招抚，朋等传令：「不许听从，违者斩首。」然见势孤，各各先窜，李南夜投唐氏，千户金丹督兵围捉，南出拒敌，杀伤兵士朱森、邬江，戮死李成、王恩等，南即就缚。各贼旋遁双林迤西，官兵追至西漾，适与湖州兵合，蒋朋等遂率众上岸拒敌，两军夹击，奔走不及，就阵擒获朋、震等五十八名，送道研审，得姚英等四十六名，被掳摇船，当即释放。惟李南、蒋朋等十有二名，从贼分有印信白巾，从贼梟斩，余俱不问。此诚村市一大变，而吾郡亦何不幸，而有毛筌等也。曩闻有不幸称李道弟子者，多赍金帛，隐身贵官之家，有前堂受赂，后门付捕缚去，死者无算，及刘公所诛。仅有十二人，前所闻又不然也。岁壬辰，有以同州白莲党变，密告开府，而沈公率以善巧默散之，为德厚矣。适见旧案，节录以为白莲村社之戒。

（明姚士麟：《见只编》卷下）

重庆妖贼蔡伯贯之起也，其党魁名四蛮者，盖二人，陈四蛮者勇而知书，死于永川之战。文四蛮者与伯贯同居大足之望仙乡，雄壮多力，能举六百余斤。伯贯既亡，犹拥众自固。久乃就招，居其乡，始稍戢，后稍稍聚旧党，武断其里。弟二人，既长壮，力如其兄，势渐盛，白日就栏圈夺人猪牛，人不敢问，众且二百，大足安岳之间，居民畏其逼，移徙他所。

令祝宗文者健吏也，与余谋，牒为义兵长，适县阅武，四蛮先从旁睨之，武场有石可五百斤，四蛮于稠人中，挈而掷之他所，又与诸义兵角踣者十数人，尹知为四蛮也，即收之，仍谍其二弟至，毙于狱，而出示散其党，邻县之民始得按堵。四蛮初无他术，第日中缚草为人数十，夜聚众饮，能令草人行拽饮者衣裙，乡之愚民，遂谓其有他异，顾其技实止此耳。蜀民惑于妖异，哄然从之，然其武力异常，党与亦众，非早扑灭之，忧未歇也。又有称大法王者，以妖术聚徒，施符水治病，实无他长，乡民病者得愈，则归功于彼。有杉棺二，皆民所施来谢者，令朱漆其上，人止四两许，积数年，朱漆浮其上，几五寸。为石殿柱可五六丈，凿治甚工，其光可鉴，蜀中所未有也。其下署法王墓石字。徒党梁廷怀者，荣昌人，为关房五六处，俱良材，其制如殿，高亦五六丈，每关有僧徒二十余人，城内外及乡民不知其妖也，争相布施，徒众日蕃。寻以访拏，法王者走之泸州，以老死，梁贷死远戍，徒党皆散。盖署自明氏以妖党窃据一方，下渐其俗，乡愚民，佞佛而好善，此辈又从而惑之，往往误罹其害。蔡贼之乱，冤死者几千，而今未悟也。余领郡符四年如是者不啻数回，然穷乡僻壤，训谕所不及，通街大道，珠宫梵宇，弥望不绝，缁衣削发，寺可百数十人，非得良有司潜消而默夺之，维霰之集，当不知何所底息矣。

（明朱孟震：《汾上续谈》卷上）

大足蔡伯贯以白莲教挟众为乱，伪号大唐大宝元年，连破合州、大足、铜梁、营昌、安居、定远、璧山七州县。上命州抚刘自强讨灭之。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四）

江西万羊山贼张茂，于隆庆二年（一五六八）聚众反。赣抚张翀初至官，即令万安营守备董平剿捕，以先令搜山，山多蓝户，以种蓝为业，贼众令蓝户拒敌，而巡按刘光济主抚，将士犹豫，遂大败。上切责抚按，令按议毋各执己见，乃两用之。先以抚尝贼，贼不听，然后议剿，剿已复抚，凡一年。其后贼出寇，竟用剿灭，而抚终不用。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四）

螭蟻赖元爵、马公蓝一清，皆巢贼。巢贼以干计，而二贼为首。万历初，广东民伏阙本兵谭论核状，始遣总督殷正茂讨之。惠、潮诸生三老，蛇行出国门，悲号，伏道左，献图，图诸贼惨杀状，而簿记所杀。自嘉靖至今，合杀十八万八千九百余人，名籍甚悉。正茂乃合十二营官兵，并征左右江土兵共二万，办饷九万，遍破潮、惠、和平、长乐、兴宁、程乡、海丰、归善、海阳一千余寨，斩获一万三千余级。是时岭东曾廷凤、陈金莺、谭权伯皆请降，不许，乃复讨岭东残寇。凡大溪、拳岑冈、下历诸寨，皆相继进剿；惟高要六湾，迟久

始破。而嘉靖逋盜，于是俱尽。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四）

永安者，惠州府岩邑。先是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〇），蓝能贼长驱府之东郊，破涌口，旬日乃去，不能以一矢加遗。自是两江群盗并兴，弥满归善、长乐、海丰之间。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凡数十百群，执官吏，攻乡保，踦齷坟墓，系累子女，屠戮人民，首身分离，暴骸骨于藪泽，假息城郭，不能尽去。高垒相守，往往陷没，从衡六七百里，攻劫恣行。或至郊垌，乃遣一卒道归，且行且劫，猥去爰处，上下相匿，以文辞避法，百姓嗷嗷，无所控诉。自万历初年，五军合剿，贼乃荡平。府以归善、秋乡、凤凰冈、砌头等，达县五日，海丰、鹅埠岭达归、海两县亦各二日。山海之寇，倏忽出没最要害，度地创县控制便，南赣督府下其议竟寢。叶春及谓昔人论广以狭治之，广中一县，常五、六百里，缓则不驯，急则啸聚，未可归之山川与有司绥抚失策也。贼不畏民，朝廷之畏官亦然，故贼鲜犯城，官惟城兢兢，民蔑如也。永安县民乃免于锋镝，咽而固有食可废哉。永安既县，达惠州府城二百余里，重趼三日乃至，水行自倍，皆崎岖万山中。异时未县，罪人□来者鲜，龙蛇易生，盗贼猬毛而起，其地然也。县宜矣，县有古名、宽得、琴江三都，幅员几七百里，连峻复嶂，尽其地徯隧谿谿，少夷衍或二、三十里无室庐，然地肥美，饶五谷，三都皆然。三都，一曰古

名都，自榄溪入笮行二百里，至火带，自火带以下，皆狭乡江旁溪，注之甚众，水道纡曲，舟行半日，从陆以趋，尚不及数里云。雨山蹙沓，江流如线，树木蔚荟，多郁爨之气，民皆佃作，地腴多谷。秋冬间，衔接漕归水湍石径滩三百六十乃至泷头，上益浅，不可漕，载不过十石，邑令常议疏濬之，排其填阨，而凿横江之石亦锐矣。春夏水涨，沙随之行，石礧礧京积，恐不能卒就也。园子□李郊，苦竹车，洞间皆有獠，依凭崖谷，伐山而鬻，蒸草而播，患吾扰彼，不为患。一曰宽得都，北界河源，二合南趾，古名东入县，而佛子凹绾毂其口，龙川江西下都之门户在焉。义容、神雨江，皆皇流衡贯都内，入龙川江。而神江之源最远，聚落数十，盘错两江间，被山排崎，丰草茂树，散为夷陆，原湿衍沃，自昔以为上田，沥口其望姓也。蓝能作难，则柏埔不能安枕，桃子园厄塞，弄兵之民负焉，上下窖铁冶，昔尝鼓铸。下凤凰冈，逾梁化，因材于山，以入幕府佐饷。后贼大起，因之是惧，不敢言鼓铸事矣。一曰琴江都，石马西驰，突起鸡公嶂，过芙蓉迳入都，白叶帘、紫官山诸嶂伏巢。南走隃貉獠坪，至南岭，出漏里、海丰、归善之山，由此始矣，是为邑之脊旅，水东西分流，若两胁然。西皆入秋乡江，东会琴口，入横流渡。民务稼穡，饶积聚有余，以出米，潭大梧至潮上镇中，镇其会也。上方近河源密坑，海丰、长乐之间，逃军坑直其下方。异时两处北开，奸民趋之，如水赴壑，则南岭赤溪，以至上镇，当其要道。日夜行，辘辘不绝，东与海揭程乡地比，三县盗起，不得安枕而卧矣。故昔垒塞，是都为独多云。宋末，文信国

提兵至循屯、南岭，南岭信险，因不义之民往往负之。乃设文武将吏屯戍其地，今空垒矣。狡然思逞，其凶何日蔑有，其可忽诸！

（明屈大大均：《广东新语》卷二）

永安重峦复嶂，昔固盗藪。砌头山与鸟禽、天字、清溪等嶂，员墩、黄沙等山，联络归善、海丰、长乐、河源、龙川等县，绵亘险阻。而砌头山故有铁冶，贼往往巢穴其中，分道田掠，官兵屡扑不能绝。贼穷辄还砌头，结寨自固，已复盘据五县。山谷中多良田，流民杂居，易啸聚，出则贼多，归则贼少，皆近巢居民半为贼党故也。乘其未获，以大兵临之，乏食自困，乃可擒矣。古名黄沙贼，常伏鸟禽嶂，出掠柘园，执求盗通判。蓝能贼复袭郡城外东平，欲席卷去，未至十里而曙觉，遂破涌口营，鹿游冈，携掠子女，责赎，捆载而归。当是时，烟火达于樵櫓，不能以一矢加遗，东西两江，群盗遂炽。先是长乐、海丰之间，逃军坑有银穴，河源密坑亦有之。两处矿开，则豪民往往膾附，及封穴，所获不足，更费折阅，遂剡戟而起，奸民泮沸，乘衅俱发，索随和建名号者，不可胜数。程乡、揭阳之盗，又倾洞其间，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凡数十百群。东至兴宁、长乐、程乡、揭阳，北至河源、龙川，西至博罗，南至海丰、归善以及东莞，无不罹其锋者，永安其蹂躏之区也。执官吏，质坟墓，掳人民，室妻女，焚庐舍，据土田，死者以谷，量泽若蕉。即欲假息城郭，岂能

尽容。数村一垒，贼去则耕，至则闭垒而守，往往陷没。凡贼有大总、二总，至于五总，亦曰满总，尾总，分哨为哨总。禽总演禽者也，书总掌书记者也，旗总职志者也。纪纲诸事曰长干，众贼曰散班，其上有甲头，合数群有都总。凡大总死，谋所立建，所授皂旗，束以青茅，以次拜旗，拜而张，则立之矣。张则阴风飒飒，若有凭之者云。其祭旗用人，使目于旗而后杀之，渍旗以血，括其发为旄头焉。其长枝，有大布旗，旗端系以铁钩，有长竹枪，二三人执之，进如风雨。其出劫，卜于神以决胜负，以诱为知，以覆为奇，以望屋为粮，以阨出为用，以劫质为宝。当是时，盗贼孔棘，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妻子。鹅埠岭乃至千人尽屠，哭泣之声不绝日夜。乞师有司，缩朒主抚，置不省，贼或听，甫入城，辄言愿归旧巢。一出郊关，且归且劫，送者固在，自是良民御贼，反蒙激变之辜。贼益恣行，逼近城府，乃遗一卒导归，而以还乡上报，贼乡安在，其所据者，皆良民之产也。计自万历之末，至隆庆之初，历三、四年，分巢诸乡，声势相倚，出入无时，靡处不到。归善、长乐、龙川三县，所破寨，杀鹵人民、财帛、牛马，不可胜算。永安寨七十九寨——即围也。一围则数村人居之，多者千余人，少亦数百，尽破，完者靡八围耳。员冈围杀至千人，三角围杀四百人，樟村围独三人得存。凡破围即据之，其后五军分道大剿。虑各巢并力，遵庙议，各讨蓝、赖二贼而为质各巢，自十月至明年三月，诸贼尽平。盖贼皆草窃乌合之众，语险固则无深沟高垒，语粮食则无储峙飞挽，缓急不相援，利害不相救，得忠诚任事之臣，灭之故甚易。

也。若夫招抚，则贼愚有司，有司欺朝廷之计耳，乌可蹈哉。大抵寇有山有海有倭，其害则山寇为甚，盖海倭去来有时，山寇常在境内也。岭东贼本细微，蔓延十三、四载，戾夫为之涕下，揆厥所由，上下相遁无异。穆宗诏云：「封疆以讲武为不急，以玩寇为苟安，盗贼隐容，不早扑灭，往往酿成大患。」巡按御史，参劾圣明哉！

（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

潮惠有大侠，每啗富豪家子弟出，即掠去，乃出帖通衢令以多金赎取，必厌其所欲，始听归，为之勒赎。初掠去时糊其目，有数人掖而行，行许久导至一所，入门皆紆回深巷，及里许令开目，则巍然殿宇，上有冕老端坐，仪卫如王者状，掖者令前伏谒，日廩饩之甚厚。将赎还时，令谒辞冕者，复与之燕，皆异饌罗列，燕毕辞出，复糊其目，掖至出帖处，乃令自取道归。

（明郑仲夔：《耳新》卷六）

粤中多盗，其为山盗之渠者，曰都。都者，多资本，有谋力，分物平均，为徒众所悦服，故曰都。每一营立，远近亡赖者踵至，曰签花红，骁勇者曰花红头目，自大老以至十老，自先锋一以至先锋十，悉以十人为一曹，十人满，则更一名号以相统。行劫时，惟都及

公王所指。公王者，范铜为之，戴兜鍪，持戟长二寸许，使一妖人为神总，朝夕虔祝，且咒骂以激公王之怒，昧旦以浓茶为献，视茶路以知凶吉。茶路者，茶在碗中，其气散为波纹，凝为物象，有兵至，则茶中分裂，珠花沸起，若出劫卤获众多无患，则茶气为刀枪形外向，否则内向。又以筊杯卜进止。凡盗渠死者，悉召其魂魄至坛，俾公王役使之。神总故多妖术，凡大而攻围，小而椎剽，诸盗则遵行惟谨。每分赃，则神总坐得其半，盖盗听于公王，公王又听于神总也。其巢皆阻峭，凭深，绵络群洞，俚獠蛮逻之属，皆与之扭红盟诅。行劫时传筹为号，名曰赶马，须臾妖徒四集，蚁聚蜂屯，钹笳如林，不可止遏。其长在巢中者曰飘子，亦曰飘马。在花山一带者，曰东飘子，在铁山一带者，曰西飘子，皆亡命之雄也。盗本徒卒，而曰马，不欲言人，亦以马有威武也。每十人为一钱，百人为一两，或问几何马，则曰几钱马、几两马也。其在巢外闻出马而来者，曰搭马。于墟市间佯为商旅、牙侩，乘机窃发者曰牵白线。为细作者曰亚妹。先登曰斩头。其都或分子营，则其都子都孙称之曰太公，是谓老都。诸村落为所胁服者，曰开马路。未胁服者，曰生水。谓官兵亦曰水。以财赂官兵，曰买兵。此皆山盗之所为也。海盗则以龙艇，其长数丈，数十人裸袒操之，出没如飞。亦多用拨桨飘风子，昼则瘞舟泥中，夜则起而行劫。其出沙田耕者，乘便利亦即攻劫，寄盗于农，及傭作小贩之属，使人莫测，此其尤不逞者。凡山海盗，皆以捉人为先，勒金取赎，打票为约期，期过则拷掠、烧钳，各行惨毒，或投之于豕圈马栏，或尽屠而肝其肉。女为妾

婢，妇为湿奶婆，或以鬻诸澳门，或以质诸当户，或以充作人事馈遗藩丁。所捉男女，富者曰沉香，贫者曰柴贼。中有金多者，包买沉香以待赎，是曰挑香，金少则挑柴，更得厚利。然其为盗也，大屯小伙皆有大猾主之。贼以大猾为资，大猾又以贪官为援。其人耳目甚广，牙爪多，急则行贿赂，缓则舞文，持吏短长，与胥役相为囊橐。又善阴行鸩蛊，稍睚眦不平，辄假手金蚕挑生毒杀之。或嗾其党与词连善类，使污蔑无以自明，而又与藩前有势力者交为奸利，以瑰货子女相胶漆，以故群盗倚藉之，公行无忌。当事欲发官兵而剿，官兵或即其党，欲募士兵而征，士兵或即其人；而且县之令史，乡之巡简，亦往往受其珠贝，多所包容，以致良善之民，噤口而不敢一语。比年剿捕虽行，贼中有保结者得释，无则诛戮，然皆盗之散仔，无足重轻。诸魁渠根株甚固，皆有主持之者，未能芟除其二三也。稍市恩縻以招抚，彼则阳为悔过，阴复横行，出入官衙，与兵吏益习，表里为奸，其抚丁仍居故土，与抚目来往不衰，虽曰归农，其部落仍然未散也。乡民以其既抚也，益畏惮不敢侧目，一告讐则先为所陷害，身死家倾，反不如其未抚之时，犹畏乡间指摘，不致白昼纵横也。至有边海之豪，伪为强贼，以图有司招抚，有司不知，辄以询之乡长，乡长受其财物，亦指为真。一得招抚，奉委为首领官标，则负力怙威，横噬里党，父兄任其报复，子弟惟所诛求，诸轻薄之徒，与为党翼，扬扬志满，反以真贼为荣，伪贼为辱矣。呜呼！民之不轨，丧失其心至此，所由者内无贤父兄之教诫，外无威明大吏之督责，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易曰：「击蒙不利」

为寇，利御寇。『今牧民者，其皆以利为寇，以寇为利耳！四境之内不治，岂尽盗贼之罪乎哉。

广州诸属县多盗，最凶悍者新会。然新会盗又以新宁盗为先锋，千人中得数十新宁人，可以百斗而无敌。其根株往往钩连，山与海相为表里，不可以尽歼，如得一盗即杀一，得十即杀十，得百即杀百，久之其类自少矣。若抚之使其渠率为兵，为总，防汛要害，或放散使尽归农，彼仍然勾引群盗，为患未已。盖诸盗皆以抚丁勾引，无抚丁则无勾引，而抚目尤其臂指之使者。欲绝其患，惟宜择乡而剿，于十郡中分四道，使四监司者带领官兵，所至集其父兄子弟，公言之，有五十人共指其姓名，或暗或明，则取而诛之。然亦必责之使首，被首者且勿行刑，多召保甲而质之，辞合则已，否则更加重刑，责之再首，如是者数四，彼盗见首同徒尚可苟活，不首同徒，遂致立毙三木，未有不甘为共尽者也。大抵无事之时，有司宜时常防备，小有出没，即行捕擒，勿致养寇以遗患。又宜单骑巡行诸险，勤诱谕之，使之十家为甲，百家为堡，平居互相训察，有事互相救援，有不足，互相周济，路径之险要，立为寨围，俾之戮力固守。凡大乡设乡夫哨二，小乡一，每哨乡兵二十人，选乡良夫为练长，募其强武子弟隶焉。其餉则取之乡之富人大贾，及巨姓之蒸尝，与墟市地产之租税，有司无所利焉。乡中兵食各足。又十乡二十乡歃血联盟，一乡有盗，或为盗之哨探，则同盟诸乡，共执而溺之于江，而勿以闻，以闻，则有司必须审鞠，囚停智长，为患有不可言者。盖彼凶人

者，梟雄狡詐乃天性，不幸見擒，止憾其术之未工，岂有悔其为之不善。是以奇谋诡术，愈练而愈精微，出鬼入神，莫可方物，致有以官门，以圉圉而为巢穴者。其以圉圉为巢穴也，尤为深固。曩者盗遭俘执，必首同徒，今则惟叛良善。盖非义于同徒也。就擒者自知不可复生，必藉未败者供其口食，未败者利其不首，必勤劫以报厚恩，是虽身在幽囚，犹坐享四方之奉也。故诛盗贵勿逾时。

（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

天下之所目中寇，而尾几不掉者，自诸边外，则莫若岭南。夫吴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为之内主也。奸民尽，则寇亦从尽，非能使寇尽也，寇至而无与导者也。故吴奸民，最少最先弭，越次少次弭，闽次多次后弭。若夫岭南则不然，其海寇负海以为江，东借日本之诸岛悍夷，以为爪牙。而西南借交址占城暗婆暹罗，以为逋藪。此其于疾也，在骨节辘轳理之间，而非可汤药去也。而又内结山寇，以为腹心之援，山寇之为巢穴，累数百千计，而不可穷，缓则出，急则遁，抚之则阳听，招而阴为寇。我寡则彼乘间，我众则彼匿形，而吾民介于二寇之间。善事之，则相与通有无，而得为利，不善事之，则并其身家以弭寇。夫耕而出其赋税以共官，官且重征之矣；出其赋税以予寇，至倍而偿之矣。郊之民既迫于寇之害，而不得不事寇，则购郭之民以为间。郭之民饵于寇，而乐为间，则借郊之民以为藏。故

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此其于疾，膏之下，育之上，非可以金石针砭也。夫海寇之来也，彼为客，而我之除山寇也，我为客。夫主不可以不时备，而客可以不时至也。故其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则莫若大用兵，大用兵者，合二广闽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穷其巢穴之所至，而荡芟之。度其险远而素不为盗者，为置官吏，以约束之。分兵以扼其要害，而后时察郭之民为寇侦我者，郊之民两属寇者，轘而裂之，以使民晓然知从寇之害。海寇之至，茫然不知我之有无内寇，而我始得为主。善为主者，多聚兵以为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进而无与为之导，退而归路已绝，其气必夺，而计必穷，夫然一举而歼之，此十世利也。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屠牛坦之为屠，皆众理解也。至于骹髀，而非斤则斧，皆岭南之谓也。

（明王世贞：《弇州史料集》卷之三十）

二、万历时刘汝国、赵古元、刘天绪等起义

梅堂于万历十四年（一五八六）入蕲州为盗。而宿松长溪山中刘汝国者，本以匠役为武艺教头，梟杰多智，因犯法系狱，忽毁械窜身，出无所归，遂附堂。既附，执宿松巡检，枷其项，游市，而杀弓兵于其前。知州徐希明廉居民之雄干者，曰潘按，予以兵，密托之擒

盗，按设计与吏目萧芬卖浆宿松古车岭，候堂过，擒堂，而汝国健捷跳身走。先是，汝国有所善，番僧五人善棍，剽客三人善刀弩，时相往来，以汝国系狱散去，至是各来觅，忽遇之太湖县界。会旱灾饥馁，衣装皆尽，汝国遂拉之为盗。自称「顺天安民王」，铸铜印，大书「替天大元帅」，衣红衣，出入拥大盖，驻二郎河，就富民箱困招徕饥民共食之，饥民随者数万人。昼焚枫香驿杀掠，居民尽逃窜，指挥茆勋、百户郑国重，皆相视不能救，而安庆、宿松诸府县俱托以入计，谢去，抚臣以闻。乃遣守备孟儒、周弘谟率兵过黄梅，至宿松，度兵不支，仍请征播犵兵待战。会蕪州判官陈策，自负善射，帅乡兵随往，弘谟止之不听，战于长溪竹麻尖，大败，策中枪死，弘谟亦被创走，贼乃乘舆入宿松城犒贼，还栅二郎河。明年二月，巡道陈有德分兵屯太湖宿松，而自为檄文，使二僧招之，不听，反移书有德，谓豪家不法吾取其财以济贫，此替天行道，而违之，是逆天也。时廷议切责促进兵，会播犵兵至，乃遂分兵逼贼栅，夜半贼焚栅而遁，追获二十余人，贼奔师工山，将窥安庆，入黄州渡江。而是时德州盗凌子云为知州任春元所执，于是诸将急追，贼犹拒战，大败，悉走天鹅尖，随道斩获百余人，追至金堂寺，生擒汝国，斩安庆市。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四）

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三月，黄梅贼首梅堂、詹三汉、刘汝国一曰刘少溪、余孟新四

人，创首凡七十余人，拥入蔡永季家抢掠。事闻抚按。蕲州守徐希明，虑左右皆盗党，致居民能干曰潘案者，托以擒盗。案设计，与吏目萧芬于宿松县古车岭，擒堂父子，并获刘汝国之妻，具知各盗踪迹。次年正月，烧停前驿，往来长溪山、二郎河等处。又往玉树观朱元三家杀人，开仓放谷。复到宿松廖佳贤家，近二百人，楚抚约南操江合兵剿之。都司周弘谟进兵至竹麻尖，战败，州判陈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并进。贼焚营而逃。获陈策尸，身中二枪，逾旬余，面如生。太湖县乡兵张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刘汝国，余党悉平。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十二）

殷应采太湖盗也。太湖故震泽之水，跨苏常湖三大郡，寥邈八百里而远，港渚纵横，芦苇蒨翳，湖盗往往窥秋冬之隙，相扇而起。戊子（一五八八）岁，饥民流盗贼负固。而殷应采等，遂以五月，乘夏水，操轻舟十余艘，往来茭渚、沙塘港之间，略瞿守愚、戴良龙、裴炯橐中装而去。自是之后，应采益慁悍，亡所顾忌，身常服鲜红袍，推择镇江比丘一人为长，诸酋皆称长官，其姓名唯恐人知，有如苏常事觉，则匿于浙中，湖南索急，则鼠窜于湖北，自以为汉法，乌奈我何也。乃至周铁桥佯为民买桑，因略挑湾诸富室。而会吴江人张春，舟载绵绸，道逢应采，采等并略其舟。是时海防使沈尧中、祝眉寿，即与常州守谭桂，及宜兴令陈璘玮，帅簿吴坤，逻使李清伦，巡徼沙塘、百渚、乌溪诸港，港中尽以校联树塞

其中，禁行舟过宾往来也。应采果不敢入禁地，乃分其三舟，载油十篓，又佯为商，直走长兴出卖，诃近事，而下邳诸逻卒麇战香山嘴，杀六人，生得十六人，诸偷悉遂逃走。于是给谏张希皋、御史彭而珩、方万策及三台，复以书奏封，书多不载。大略掣吴淞游兵五百人，或以参将游击统之。于吴县则备胥口、石湖大阙口、白洋湾、莫舍港。于吴江则备叶港、雪落港、简村、鲇鱼、韭溪、珊瑚口。于宜兴则备沙塘、乌溪、定涔、荆溪渚、东蠡河、阳溪渚、下埠口、马迹山。于无锡则备独山、浦岭、吴塘，而它间道。于丹阳则备七里桥，于常州则备普济桥，于武进则备戚墅堰，于无锡则备花渡桥。此又其计之得者也。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之廿）

庚子之冬（万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江南传闻淮沛间大盗起，且如赤眉黄巾，旦夕扰宇内，既而次第就擒，则当事张皇太过耳。时有赵古元者，本名一平，浙之山阴人，惯习妖妄。有丽水县妖妇人王氏，亦假佛号惑人，传派孙枝，与义乌县吏人陈天宠同志，淫朋传香，浙东一路愚民，皆为所诳诱。会王氏夫死，一平构娶为配，造为指南经等妖书，令天宠等诸党投散各省会，以及两京，其事渐彰，惧祸及，乃走杭州，聚众逞妖为诳盗者所谁何，辄拒捕杀人，窜走徐州，改今名。时税监陈增横于彭城，诸无赖猬集，颇从古元习其教。抚院李修吾侦得，密遣健卒搜捕，尽获其徒党。李欲张大其功，上捷于朝，云：「古元造反，窥

伺神器，乃又改其名曰赵赶朱，意且将图革命；而徐州兵备郭光复，又附会其说益侈言立擒大逆，朝野之福，一时四明当国，田任邱秉枢，皆谓事小不足当封拜重典，且古无祸首，逸去未获，遂迟其赏。未几古元复亡命三辅，至宝坻县被获，械送都下讯验，具状法司会鞫，用妖言律，古元、王氏、陈天宠三人梟示。余或论斩，遣戍有差。是役也，古元正与杨应龙俱授首，李中丞自负再安宗社功出播州上，而为庙堂所排，怏怏见词色。次年辛丑外计，郭光复坐浮躁降级，以获古元功，得复原职，独不及中丞。自是中丞益不平，与朝端如水火。又六年，而刘天绪事起，一时持论者，遂立意挫抑之。时中丞方拟人相诸参疏攻孙司马，实代中丞泄愤也。不知古元罪状止此无可加，而李中丞极力描写，谓古元为宋朝苗裔，生有异姿，题诗见志，伪帖总兵十万，约以二月二日，八路齐起，先取淮阳，次取徐州，次取金陵、燕都，精兵十万，夹集粮船帮内，其反状甚真，总皆风影之词，毫无证佐。比近畿获古元，则事在刑曹，情状毕现，有识者益笑李说之诞，而李亦咋舌退矣。若天绪之僭帝号，擅拜官，且谋震惊陵寝，戕害公卿，逆谋显著，此岂可同日语哉。操白简者，以意中所忧憎，评议公罪。而事变之大小，刑赏之轻重，概置不论矣！

（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九）

甌宁吴建之乱，初亦以幻术诱众，妄言世界将更。令人照水，现出富贵冠服，动其心，

人皆信之。久之，徒众益多，遂欲于谢屯举事，施、瓿两秀才发之。建宁道行府捕焉。或为之请曰：「此斋徒耳，何能为？」遂释不问。建乃益聚众，恨两生欲杀之，两生逃之顺昌，则迹之顺昌，顺昌戒严。当事者不得已，遣瓿令谕散建众，建以客礼见。谓令曰：「汝是好官，姑出，不然吾众不可犯也。」令与从者皆失魄去。建遂欲焚某村，村有为巡检者，多智，遣人谓建：「焚村无益，幸听吾言，缓而兵，我贖诸富人，得数千金以犒，是实利也；且使各村闻之，不兵而服，不亦可乎？」建许之。巡检阴集乡兵以待。是时官府方发兵捕建，兵观望不敢前。会江西有侠者，诈以五十人投建，说建曰：「公众未练未可用，吾为公练。」则分调其众于他所，乘间缢杀建，而跳身走。建死，众乱，巡检乡兵适至，围杀之，投溪水，几尽，其脱者，又歼于顺昌。建祸始息。巡检超三级，侠竟逃其名去，莫知为谁。或曰：「建，潘枢党也。」其众虽歼，有脱而蔓藏山海间者。今福宁之秦屿，兴化之某所，连江之徐台，长乐之种墩，往往奉温州教主，其咒诅君父，有非臣子所忍闻者。种墩马全十，实衍其教，浸于闽之嘉登里，倡而奉之者，郑七也。其幻术与建类，令人尽卖其产业，以供众，曰：「乱且至，彼蚩蚩者业皆汝业也。」禁人祀祖先、神祇，以预绝其心。惟祀教主，号曰「无为」。昏夜则聚男女于密室，息烛而坐，不知其所为，至有误认为襟服者，子耻其母，兄苦其弟。赤沙李氏之门尤甚。许七妻，李氏女也。初从其教，见其弟妇兄弟之女淫秽，耻之，吐其事。或曰：「吴建初教，亦不如是。」全十尝谓人：「吾教初有小难，后

乃大福，今年三月，有大船迎汝去也。迟则八月。」其众日夜望不至，地方首之。闻捕笑曰：「我且缚而去，而汝归耳。」指其傍人曰：「汝他日跪求我救，我不汝救。」居狱中，狱中人又信之。谓其众曰：「今难已过，无虑。」盖自投死地如此，大约太平已久，人情愈伪，千态万状，劫运承之。圣人亦救不得。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十二）

万历三十四年（一六〇六）之十月，南中获妖人刘天绪，本河南永城县人，流寓凤阳临淮县朱龙桥，尝奉无为教主，妄言近桥有退骨塘，入浴其中，即脱骨成佛。里民王宗、张名、吴凤龙等皆信徒之。各署伪号，有十二天、十二佛、十二星之名。久之徒党日众，至千余人。天绪遂怀不轨，自称为辟地定夺乾坤李王，与南京寡妇岳氏奸通。与宗等约曰：「若以十一月朔旦从我至神烈山拜天，即有蒙气上腾；如无此气，即吾无帝分」。至期，宗等如言与天绪登山，升志公说法台，拜天望气，无所见。既下山，至朝阳门外，果见黑气一道，状如天河，自西北至于东南，宗等遂信为真主，相与定谋，购造弓刀器械，勇巾红服。天绪又自号为龙华帝王，岳氏为观音，僭封为后，岳氏子用赭帛书封护国将军，又伪封王宗等十余人为国公、侯伯、将军、指挥等官，约于是月二十三日长至节，乘百官谒陵举事。会其党操府家丁陈维岳、张应登等惧事发祸及，先期告变。御史李云鹄密捕，尽获之，讯实以闻。事下兵

部。方妖民事起，南本兵孙矿以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南中十羊九牧，思乱者众，宜一大创之。上意以为然，而暑南刑部大老力欲轻之，仅从妖言律置刘天绪一人于斩，余悉宽贷。上不悦，以逆状甚显，岂得仅此妖言，驳发北刑部审。乃以徐州赵古元例上请，天绪等二名剐尸，余五人坐斩，而赦其余，犹用妖言律也。时方议宣捷，且告庙叙功，于是南北科道孙居相、曹于汴等，齐起而攻孙矿，以及南职方郎刘宇，指为悖旨殃民，贪功生事。上留中不下，意盖不直言者。而孙本兵辨疏甚激，上乃传旨欲重处言官，以肃法纪，赖辅臣力救得解，于是仅告庙宣捷。而赏功之典一切报罢。自此孙愈为言路侧目，至已酉冢宰之堆，遂用全力摈之，尚指及前事。刘宇先亦降级调外矣，时门户之说盛兴，但问趋向异同。不问事理曲直。自孙刘被论后，一时当事者俱以诤奸为戒，日事姑息。妖党蔓延，充遍南北，白莲教等教，在在见告，致烦兴师动众灭而复起者数年。人始有谓孙矿、刘宇当日处分非过者，终不敢讼言白之也。

（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九）

按丙午年（一六〇六）冬至，南京百官，俱当诣孝陵上香，兵部忽传城外有反贼万余人，乘上陵杀众官，据城僭号，随闭九门，禁民毋得出入，合城洶惧，次日，擒得四十九人，付应天狱，为首者即刘天叙也。内外守备会鞠，拟磔者七人，余皆斩。是时句容道无行

人，长江中行舟绝且三日矣。而其实刘天叙者，凤阳人，与其党三人，抬一小佛像，历各乡村募化得多少钱米，及鞋线之类，至南京妄言有法术，能画地地陷，指天天开，且知人三世事，纳银若干者，来生为指挥等官。有一妇人，哭于陌上，呼而视之曰：「来生当为后妃。」遂携与俱去，卫军陈继学感其说，留馆于家，礼为师，请受业焉，不可。固请，则曰：「宜斋戒择日方可。」如是者数四，陈逼之愈急。刘窘甚，乃谬曰：「南中当有奇变，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际大乱相杀且尽，各宜躲过，何暇试法。」盖借此将乘间逃逸也。陈得其语，即首之武操江丰城侯李某，李遣人告之内守备太监邢隆，外守备抚宁侯朱某，兵部尚书孙矿，俱会集守备府，既内惧且色动，并陈继学执之，攘以为功。丰城侯忿甚来争，拒不纳，更闾迹张大其事，陈兵出入，谓俄顷间发觉逆党，定此大难，封侯不足道。其实天叙等不过趁食下贱，而四十余人又皆卖菜磨面人也。渐有觉者，籍籍偶语。时嘉兴丁宾为操江右佥都御史，兼署刑部大理寺印，知其详，既得旨，下法司，则丁为政，守备参赞盛气来言谋逆大伙，不可轻纵。丁素知弱众，恐有所怵，不能坚持，而丁婉辞谢之曰：「某不才，事既在我，轻重祸福我是当之，不以累诸公，诸公且勿动，某不难屈膝以谢。」皆愕不能对，而军士乘机胁迫无算，诉者数千人，丁悉缄其词致之参赞，乃改拟磔一人，斩一人，余皆遣戍。天叙鞫时，挑断膝筋，未几死。旨到如律梟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一月，时值梅雨，诸人枷于大中桥，次日一人死，沙壅其尸，俟满日方埋。丁闻急往视，召锦衣及兵马官谓之曰：「如此十

日，必尽死，朝廷已开其生，而我辈乃欲死之，其以骨戍乎？以鬼戍乎？天日在上，鬼神难欺，此等事必殃及子孙。」乃令搭席盖，坐蒲团，汤沐饮食之，于是四十六人，皆得不死。

（明文秉：《定陵注略》卷七）

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兵兴之后，盗贼蜂起。有白莲教妖道李福松，以妖术惑众。福松手足，皆有日月山河之象，凡投之者，皆令以水自照，各有冠冕佩服之形，按所照封拜焉。以私制玉印，印于白巾之上，以是为号，众已数万，杀掠乌镇双林等处，三吴汹汹震动。胡公问计于府君，府君曰：「此非人人叛也，为叛者，特福松一人耳；而急之，则人人福松矣，大兵之后，关系匪浅。」尚书有云：「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今日之谓也。」胡公曰：「正为福松难致耳，用兵几何？」府君曰：「是不难，七人足矣，不两日，福松之首，当悬之麾下耳。」时乡大夫通政吕公希、周宪副、茅公坤在座，咸危其事，不以为然。府君出，遣家丁钱文等七人，伪为罢兵归李，受封拜讫，请大举之期。李以某日对，已不过数日，七人故迟之。福松曰：「我所约，皆以是日，倘更期，如人未毕集何？」七人曰：「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我等从武林来，闻督府已遣指挥朱公，将精兵万人，不日至矣，如必株守是日，如不及何？」赳赳者久之，福松闻府君且至，亦不能无傍徨，七人乘其危疑，进曰：「兹特天幸，有征倭勇士三千，此三千人者，素经战阵，骁雄异常，足当万人之

用，督府因倭寇已平，汰之回籍，此三千人，以有事用我，无事汰我，无不怨入骨髓，嚣然思乱，患无主耳。今近在泽中，公诚能往，示以山河日月之状，我七人复从更之，可即日降也，降而立刻进兵，诸所约者，次第辘集，则江南诸郡，不足平矣。」福松以为然，且自恃能水火遁，七人即伪，亦未必能奈我何，遂偕七人行。不数里，见府君黄盖，亟入水欲遁，七人即从水底斩之，槁其首示众，诸胁从悉置不问，其党遂散。兵不血刃，三吴以宁。

此事《吴兴笔乘》载，胡公遣府君，仅以百人。府君悟，单骑谒福松，且索酒高会，福松莫测其意，因就席上擒福松，手刃五人者，误。

（明佚名：《遗事略》）

第三章

明后期各地农民起义

缺 页

第一节 天启时白莲教军王森、徐鸿儒等起义

白莲教始于王森，相传王森以卖腐为生，迟明遇一老人卧草间，长不满三尺，形容险怪，鼾睡未醒，森呼之起，老人亟走。是夜老人来谢，授森瓣香曰：「持此可以起家矣，」盖妖狐也。森因焚香倡教，凡染香气者，神魂俱醉，无不听其指挥，故又名焚香教，徒众至数十万。发觉，森死狱，其子王三，仍行其术，传头教主，所在而是。邹滕先期倡乱，遂败。岳石梁巡抚顺天，捕之，获于扬州，妻子获于济宁，械送京师，山东遣黑大方将兵护之。妖众随路欲劫槛车，大方防守甚力，将及都门始散，斩于西市。

王森原名石自然，蓟州皮工也。路遇妖狐，为鹰所搏，狐求救于森，森收之。至家狐断尾相谢，传以妖香，凡闻此香者，心即迷惑，妄有所见。森依其术，创为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立大小传头会首名色。此牵彼引，云合响应，顶礼皈依，蔓延遍于京东、京西、山东、河南、山陕、四川六省，不下二百万人。森移住滦州石佛庄，其徒见者，俱称朝贡，各敛积香钱，络绎解送。或盛停别所，以待支用。省直府县，各设公所，使传头者守之，置竹签飞筹，印烙三王字号。凡有风信，顷刻可传千里。撮合俚言谎说，刊作经文，分授徒众。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使访知，檄滦州下森于狱抵绞。永平府詹推官，覆改徒罪。森既

出，思得有力者以自庇。遂入京师，投永年伯为族，又结奄宦王德祥。四十年（一六一二）迁安县团山建塔，以森术能动众，举森募化，森以金钱托其弟子李国用、李应夏，而国用乾没之，不为森所容。国用遂畔森，与应夏创立别教，自称太极古佛，以符咒召亡灵为事。而森之弟子，亦往往有背森从国用者。两教弟子，各为其法门以相仇杀，尽发露其过恶。府县拟李国用、李应夏、王森及森之弟子杜福等罪，此四十二年（一六一四）事也。时岁旱，饥民多起为乱，而森之弟子高应臣、郑守忠、李惟仁等乘之。造为妖言，欲拥戴森，聚数百人于清凉山，驿报汹汹。永平府刘推官，查前后案卷，知森之事实，遂会同府县覆审，坐森左道，律绞。四十七年（一六一九）森死于狱，其大弟子徐鸿儒、于弘志、周志德、许应龙、许大国、李天禄、周印等，与其子王好贤，仍行其教。约于天启二年（一六一一）八月中十二方起兵，徐鸿儒以他事相激，先期而起。鸿儒者，巨野人也。（下略）杨子雨、李太等，持挺格之，虽就擒而余党未散。鸿儒遂攻郛城，于弘志为内应，城陷。寻攻邹滕峰，皆下之。六月官兵复峰县，鸿儒据梁家楼，为我兵所败。逸过河东据纪王城，又败。逃入邹县，攻三月始下。十二月献俘告庙，磔鸿儒于市。临刑叹曰：「我与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余年，徒众满天下，事之不成天也！」

妖贼徐鸿儒之乱，百姓死于贼者十三，而死于官兵者十五。夏镇富户有一女，贼胁妻之。其治河主簿，以富户通妖，擅斩于市，尽掠其貲，主簿又以功迁；士人言之泪下。道长李河岑，山东人，言妖贼乱时，其本卫武弁，覩良家子女有姿色者，即指父兄为妖，杀而夺之。地方官虽觉，亦不敢发也。

（明黄尊素：《说略》）

天启壬戌（一六二二）五月，「妖贼」徐鸿儒作乱，陷邹、滕，攻郡邑，犯曲阜，势甚猖獗。钦差巡抚山东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赵彦，先发历下城操官军杨应坤等五百员防守阙里，次新兵讨平之。林庙借以无虞。

（《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自宦官及宠臣专权，而国政以紊，加以旱魃为虐，饥谨荐臻，满人乘机寇边，内则叛乱迭生。天启五年（一六二五），白莲会蜂起。初蓟州王森者，得妖狐异香，创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就其徒设大小头目，及会主之号，蔓延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各省。后森被捕死狱中，子好贤及巨野徐鸿儒、武邑王宏志等，踵行其教，徒党益众。无何，好贤、鸿儒等于其年中秋同起兵，会谋泄，鸿儒等遂先期反，自号中兴福烈帝，举兵陷郛

城，连陷邹滕峯三县，卒为官军长围，食尽，党徒皆降。鸿儒以单骑遁，亦被擒，磔于京师。临行叹曰：「吾与王好贤父子，经营二十年，徒党不下二百万，事之不成，天也。」

（日本平山冈：《中国秘密社会史》白莲会）

白莲教陷邹滕，复侵兖州，我师失利。抚院赵明宇，出城祭阵亡将士，猝报贼至，城门先闭，赵以筐篮缒城而上，留都传为筐篮抚台。其兵无节制，良民罹锋镝者甚众，幸而成功，赵明宇得蒙升荫，杂收战地之尸，筑为京观，立碑记之。夫郟之战，楚收晋尸，尚不敢为京观，而赵乃取我锋镝之赤子，号为鲸鲵，一己之富贵，宁无尽耶？罗掌科论之，谓京观祇以筑愁筑怨，而蟒玉岂诚安且吉兮。

（明黄尊素：《说略》）

妖贼寇徐州，尽毁北岸民居。其骁勇习水者数十人，负木而渡，将近岸掠船。州守汪心渊，见势逼，悬金数锭，募死士御之。得数人跳城而下，刃渡水者，贼无所得船，不然淮徐悉遭蹂躏矣。后以失总漕欢，坐事系狱。数年总漕北入，北风正炽，无人能为汪颂冤者。问官徐日旻亦镌秩。自妖贼之兴，滥功无数，一全城州守，反系囹圄。赏罚倒置如此。

（明黄尊素：《说略》）

彰德妖人张普祥，谋乱伏诛。先是普祥于士民之家，曾受一饭一茶者，悉附簿书，以识姓名。事败，同事者得簿书，欲尽捕之，坐以通谋，人心汹汹。御史王文曰：「此贼未反时，以募缘与之饭食，岂知后日为逆耶？坐之，非朝廷意也。」取簿焚之，人心始安。

（明朱之棟：《所见偶钞》）

据遵化道臣张朴呈详，会同蓟州道臣刘复初，永平道臣张春问得：犯官阎福寿年六十岁，系山后人，供称世袭指挥僉事，向在蓟州居住，与先逃今获王好贤，并在官遵化部商马应泗素相熟识。王好贤原籍顺天府蓟州人。伊有别卷问绞，后在监自缢。父原名石自然，改名王森，存日皮匠生理，移在永平府滦州石佛口，生在官长男王好礼，次男王好义，三男王好贤三人。王森于先年间曾路遇妖狐，被鹰搏击，口作人言求救。王森收抱回家，遂断尾相谢，传下异香妖术，后称为闻香教主，又创白莲教为大乘弘通教，即弘封教，传播畿南、山东、南直隶、河南、陕西、四川等处，远近相附。王森遂立大小传头会首，每会二三十人数，多寡不等，及已决谋反。贼首徐鸿儒、于弘志、周志德、许应龙与许大国，同善友李天禄、伪太师周印等俱为徒弟，各相群聚，贡纳香钱，置买庄田，供奉尊崇如活佛。王好贤纳（？）级习武，不合不守本分，纠合边塞亡命，潜充家丁。至万历三十八年九月内谋充遵化标下副旗鼓名

色听用。后因王森左道事发拟绞，滦州监候，王好贤革退回家，至四十七年四月内前抚院刘副都御史恐妖术蔓延，密授署滦州事，永平府薛同知勒令自缢身死。王好贤又不合踵父邪术，自称弥勒佛主，仍与徐鸿儒、于弘志等互相结连。徐鸿儒等按季敛钱解赴伪太师周印处，转解王好贤收用。王好贤却又不合见教法广行，升许应龙为会头，篆刻葭州知州许关防记一顆，给与许应龙父许大国收掌。王好贤又有别卷拟斩，大徒弟王福号福王，魏汝平号平王，在宝坻地方密盖经房数十处，号召乡民，夜聚晓散，将山东即墨县发来经卷，并妄造妖言来子解与众人密讲，内有妖书二本，并道曲风入松一剪梅等，中有墨乾坤，日月不明等语。又有南贍部洲一郡好贤民钥匙佛出。在郡中北直隶有他家门邑奠城中为名姓，所生下弟兄三人暗藏王好贤姓名、住址、弟兄字样，遍传各处捧诵皈依。于天启二年九月内蒙先任密云道今升遵化道张按察使，据宝坻周知县申报通详，抚按批允将王福、魏汝平拟斩在卷。先前，王好贤于万历四十八年投前任永平道袁按察使听用，札授千总委募家丁，又不合，私拣能干好汉，如先逃获原充山海关孙总兵标下红旗千总张忠、王进忠并永平监故张天福，即张添福，未及获高天禄、王宝、马二、张三即张广、魏四与逃散失记姓名多人自己收用。又有见获宰定宇即宰治国藏匿伊家，倚为谋主，凡事听其裁决。后袁兵备（应泰）升辽乐经略，王好贤随任，委买马骡运送关外。袁经略被难，复投兵部，委用打造军器。伪太师周印等解银前来，王好贤又不合，因归附人众，渐生逆谋，将辽阳失陷，内地空虚情形，暗与周印等密约各省传头，俱

于天启二年八月中十方同起。王好贤遂托病回家，收拾间，比徐鸿儒因他事相激，先期倡乱，于弘志相继叛逆，随蒙山东保定等处抚按发兵擒获徐鸿儒、于弘志等。俱供有石门镇王三，又有：「吾与王氏父子经营天下二十余年，再迟数日，吾当横行天下」等语。（中略）

又据苏州刘知州申报，擒获莲妖王好贤快役八名，内临清、扬州密计布置，当先下手，陈善学、翟思明、徐桂三名蒙谕各给千总职衔。（略）据各役禀报到州，已于本年正月初七日将扬州所获首犯王好贤及四妾、一幼男、一老妇及凶丁张忠，并上年十二月初五日临清所获好贤子孙妻媳及谋主宰治国等，俱蒙山东抚按二院见提，至东昌、济南二处会审会题。窃惟王好贤席孽父之余氛，籍妖党之羽翼，结连接六省，煽惑四方，僭佛僭王，擅专不二之号，授书授篆，簧鼓群逞之徒（中略）。于是睥睨日久，乱逆横生，伪署太师，擅颁州篆，僭称弥勒佛主之尊号，造乾坤黑暗之妖言。父子经营已自紆回二十载，十方期会，且将陡发一朝。盖载不容，神人共愤，应从谋叛律斩。（略）杨自成既知好贤之行纵，何以自藏其家属？阎福寿既知自成之避匿，何以辄敢为居停？应从知而不首律徒。龚先成、祁成业、刘邦杰、张截山、张有奇等，或为厮养，或为艺人，或为素相锋（？）数语，尤令人发上指而舌欲吐矣。兹者天心厌乱，逆类显形，阅历秦蜀赵魏之境，复还淮扬齐鲁之间，整顿新坛招集旧侣，惟窟穴之未就，故踪侦之可施。幸籍国灵并遵台指爰，戒数人，齐心一往，缁妆羽扮，仿佛异教家风，卖卜施药依稀术人，行状既得入其阊奥之中，便难挥之大门之外。是以先搜东郡，继

缉维扬，兵不血刃而元恶受擒，檄未烦传，而元凶就索。职仰稟成谋无虚尊，委按律授拟三尺敬听朝廷在处，护防百夫，听烦宪令，谨驰报具请等因。

（明岳和声：《餐微子集》卷四）

二东自年来兵兴辽左，患迫震邻，海运陆输，供亿特烦于孔道；征兵增饷，赋役倍重于他方。又自乙卯以来，水旱为灾，室家不保，疮痍尚未平复，师旅又苦繁兴，民间既蠢蠢生心，地方又眷眷多事。加以当南北之冲途，生其间者狡狴兼之强悍。值登莱之防海，官兹土者，谋东不暇顾西，乃教起白莲，酝酿日久，祸延赤社，滋蔓难图。以成佛成祖之邪说，蛊惑人心，以为帝为王之狂谋，歆动众听。谬谓得其法者，不逢灾患，遂至从其教者，偏满闾阎，结会传香，订盟啸聚，阳以举行善事，阴实包藏祸心。有司惧发大乱之端，无故不敢挑衅，奸民遂乘多数之候，挟众辄自争雄，难方起而决裂难收，响甫传而徒党并起。盖至郛、峰、邹、滕一时并陷，而徐淮燕宋四路濒危矣。幸信任在庙堂，不摇投杼，剿抚有帷幄，具得要机，旋就廓清，幸抒宵旰，至庸愚罔劾一得，亦沧海不择细流云尔。

（明王以中：《平妖集序》）

昨据沂州解白莲教头李春芳到院，未及正刑监毙。又据巨野县申：有闻香会首杨子雨等

见行发勘，前已严示，痴迷犹昨，嗟嗟愚民，尔等何故甘为梗化。只缘溺于邪说，妄图避祸趋福；无人打破关头，直任狂迷不醒。夫小民学好，但能遵圣谕六事，而其要只是毋作非为，尽是受用，如此便是积福，不如此便是招祸，何须求佛问祖，列访前因后果。况白莲、闻香等教，又出释道之外另为一端，幽犯天条，明干国禁，进香答醮，男女混杂。有狡猾之徒，不务本等，识得几个字，记得几句经，编偈胡说，煽惑众心。以为从教者有佛护持；而不知犯法者，立遭刑宪。彼为无影吃语，此为明白王章，矜尔狂愚，自投法网，合再淳禁。为此示仰军民人等知悉，各宜犹省翻然改图，收有伪经乱偈，即付火焚，饮灰涤肠，各安本等生理。倘执迷不悟，捶楚加身，桁杨蔽体，即叫破喉咙，而佛不之救，徒一番噬脐也。尔民其思之慎之，如邻右保甲，知而不举首者，事发连坐，故喻。天启二年五月一日。

（明王以中：《为禁左道谕》）

妖贼人众心齐，我兵数致不敌，又将各一心，致以私隙而败公事，言之令人闷恨。（略）守道称：各将互轧，无可统领，欲以杨总戎统之。今抚台亲临，兵势既振，运筹指使有主，宜将士用命，妖贼寒心也。第妖贼在在俱有奸细，据连日各处揭报供吐，不独二东，淮南燕北，处处皆有可危，不独充府，济上即会城单虚尤甚。自抚台出镇，而兵力尤征，大有足虑者。中亦欲县一小疏中说甚故，而尤吃紧者全在餉。今自兵兴以来，民间既不便开征，

官帑又何可挪借？庙堂之上，全不为东方虑，及此得合台大疏，而足兵定饷，庶可收荡平之缓乎！

（明王以中：《与总河书》）

第二节 明末农民大起义

一、明末农民军的初起

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十一月延绥饥，土府谷民王嘉允倡乱，饥民附之。时白水县盗王二等，合山西逃兵掠蒲城、韩城之孝童淄川镇。时承平久，猝被兵，人无固志，陕西巡抚胡廷宴，庸而耄，恶闻贼警，杖各县报者，曰：「此饥民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于是有司不敢闻。盗侦知之，益肆，遂劫宜君县狱，北合嘉允五、六千人，聚延庆之黄龙山。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之四）

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寇聚广东罗冈及程乡、平远，至福建上杭、武平，由长宁小路，出安远会昌，伪号永兴，称王结寨。（程平有贼张惟天等，增城有贼张元冲等，官兵剿之，千户危思仁、陈继祖被杀。）又江西巡抚杨邦宪奏报，流寇陷城劫库，有旨切责邦宪，并谕南赣及闽粤抚臣会剿。其年秋，广东、东山、绍兴等营，千把总郭效忠、张承祚，追贼至新铺头，大有斩获，又往窠所生擒贼首张会云。又右镇把总何维坤，解擒获贼首钟咸、林可美

等，山寇渐息。其后又有九连山寇。九连山跨三省九县，其中上洌、中洌、下洌，即王文成所平洌头贼也。山势羊肠鸟道，而宽平之处，田土膏腴，贼得且耕且掠，以为窟穴。当三四年间，山寇大起，间出赣州之龙南、定南二县，以肆卤掠，南雄群城痺薄，岌岌莫保，惠州之和平，潮州之平远，皆在万山中，贼得以出入不禁，延至六年始告荡平。乃用广东按臣梁天奇议，择山中衍沃之处，如野鸭沟者，七巢相度屯种之地，设兵三百人，统于惠州参将，又以地势，移平远县于石窟，而增修南雄府城，皆出于士民之捐助，不关县官许之。

（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

流贼所由起，大约有六，叛卒、逃卒、驿卒、饥民、响马、难民是也。天下形势莫强于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斗，故六者之乱，亦始于此，而卒以亡灭下。崇祯初，陕西西安府长安县富林村，有富室钱之骥，子文俊，用贿入庠，险恶营利，僮仆恣横，通邑恨之。时镇守省城总兵官王国兴，招家丁五百人，内有吴荣、贾奇、李兴、张文等，素无赖，贷文俊银九两，已偿利八两，止负本银，文俊屡索，吴等竟无偿，顷之，闻总戎发粮，遣七人觅吴、贾等，詈而欧之，拥之行府前，诸兵俱忿，追夺而还，钱仆被欧垂毙。文俊白于王国兴曰：「吴荣四人，贷银四十七两，本利不偿，击僮将毙，乞总台明断。」国兴曰：「家丁甚贫，兄何慨借多金，此言无据，本府修书学院，公断方明。」文俊恐，贿以三千

金，国兴拘四人庭讯，吴荣等曰：「止负九两，宁有四十七两乎？」文俊持前说，国兴各答三十，拟徒下狱追比，众兵怒。已而钱仆死者三人，文俊驰院控理，兵众哗拥署前，兵宪询所由，兵竟不白，直前欲杀文俊。邢大怒曰：「有理当辩，奈何聚众哄公庭？」即擒数十人笞之，悉下之狱。众兵将劫狱，入白国兴，国兴止之，进见邢，备言军心欲变，请贲其罪，时重文轻武，总戎秩虽高，自文臣视之，犹藐如也，邢谓国兴曰：「汝纵家丁反，予将奏汝，此罪非轻！」国兴惧而谢曰：「下官渎犯。」辞出，诸兵皆愤，入狱劫吴荣四人去，遂杀文俊全家，毁掠室庐，复入察院狱中，劫出众家丁。邢知事急，出谕招抚，诸兵见而毁之，遂肆杀掠，各官逃匿，时兵仅数百人，而饥民及无赖附之者，即有万计，出城结营东山，推才勇十人为头目。第一闯王高迎祥，第二混天王，第三扫地王，第四整世王，第五塌天王刘国能，第六混世王，第七过天晓张五，第八满天星，第九曹操王罗汝才，第十老徊徊马守应，焚杀淫掠，殆无虚日，所至之地，人物一空，此为流贼之始。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之四）

崇祯七年（一六三四）八月，县人黄文鼎、汪国华反。先是县士大夫，类多长者，皆有德于其乡，而民莫不畏官府敬士。迨天启崇祯中，世家巨族，多习为淫侈，其子弟僮奴，往往侵渔小民为不法，于是奸民积不能堪，而两人遂为乱首，烧富家第宅，掠金钱，建旗帜，

营于北门之外。司理薛之垣，自皖来与贼誓于神而去。安池兵备副使王公弼，率其将潘大可讨贼，次于练潭不敢进，贼势益张。当时县人职方即方孔照致仕家居，得民心，乱人独不犯职方家，职方家因诱致乱人而尽杀之。王公弼闻桐乱已定，乃帅师如桐，而贼警适至，桐人因留大可驻桐防守。是年蜀之筠连人杨尔铭来为县，尔铭年少有奇才，为桐七年，民爱之如父母，御寇治兵皆有法度，本桐之不亡，由前后两县令之力居多，两县令者，尔铭之后为张利民也。其后明亡，尔铭弃官，流落江湖以死。而张利民逃匿山中不出，桐之父老，至今歌思之。

（佚名：《甲申朝事小纪三编》卷之三）

二、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

李自成米脂人，小字硃生，居怀远堡之李继迁寨。生而犷恶，十余岁即与回回婆家牧马。丧父为酒佣，日沈醉，主者遣之；去学锻，又不成。二十一岁，应募银川驿马夫，乃习骑射，学刀槊于延安罗氏，尽其技。

崇祯元年（一六二八），延安大饥，边兵缺额饷积一百三十八万，饥民缘边兵为盗。而陕抚乔应甲，阉党，贪且贸，有劫道臣吴养和者，反胁养和取千金，置盗不问，盗自此益横；

而被盗者莫敢告。是年白水王二反。同时王左挂、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起宜川。而固原兵以无饷叛去，剽杀略阳、泾阳间。会畿辅告警，（中略）而王大梁倒称大梁王者，其别部且从宁羌出汉中，郾襄告急。当是时，自成为驿夫，未反也。无何刘懋疏请裁驿站，河北游民隶籍驿逆者多亡去。自成益无赖，始为小偷，里中人苦之，谬相推为里长，主征会。自给。值催科急，县官笞臀，枷于市。自成自顾既不堪，而其妻韩氏故娼也，与县皂淫。自成乃发愤杀淫者，偕兄子过亡命，投甘都所部将王国为兵。过骁敢善斗，贼中所称一枝虎者也。国适奉调过金县，兵哗。自成忽起缚县官索饷，国止之，并杀国，窜入贼队高迎祥号闯王者，而自居于八队闯将之末。八队者，一眼钱儿，二点灯子，三李晋王，四蝎子塊，五老张飞，六乱世王，七夜不发，八即自成也。自成名未显，而贼中有张献忠，号八大王，先自成有名。

方是时边将曹文诏、杨嘉谟善杀贼，斩王家引于阳城，擒点灯子于桑落镇，自为贼首皆已扑灭，余贼渺小，可鞭箠驱之，而不谓其后之渐难图也。自家引死后，群雄推其左丞紫金梁名王和尚者为之首，而合各部、贼为三十六营共二十万，有所谓老回回、八金刚、闯王、闯将、八大王、扫地王、曹操、射塌天诸有名者，而于是自成、献忠始合伙为贼。先是延绥兵以核饷下台，边关虚，府县急箕敛，加之饥谨，不雨者几一年，人相食。至其冬雨黑雪深一二丈，盗贼麻起，而内地承平久，目不睹民革，各弃堡逃，愁惨不知所为。故群贼四出，各有所向，其据交（城）文（水）以窥太原者阎正虎也；从沁州而北入榆次寿阳者紫金梁、张献

忠也；袭霍州、垣曲、长子以陷辽州者破甲锥、混天王也；是时自成与破、混合，为总兵曹文诏、艾万年所战败，贼之被驱于汾沁东流顺德，犯京畿，大名道卢象升御却之，南下趋彰德，连破汤阴、武安，复犯林县。贼得东逞，入辉县，由淇、浚、邯郸延蔓河北三府间。总兵左良玉、艾万年并力蹙贼于武安，贼诡词乞抚，抚臣常道立信之。会天寒，河冰合，贼且降且走，骤从浞池县策马径渡，而于是中原贼祸从此始矣。

贼既渡而（势）浸盛，然究以左良玉诸军军河上，（贼）遂从卢氏南下趋荆襄，直抵郢西，破上津、房县及宜都、彝陵、松滋，竟入川，夔关不守。上（崇祯帝）改延抚陈奇瑜为总督，而以卢象升为巡抚，剿贼，贼从均州遁，连战皆败，献忠窜商洛，而自成急奉闯王奔入兴平之车箱峡。峡四山立中，亘四十里，无去路，而土兵用垒石滚木，围堵而瞰，若胥井，春夏连月雨，衣粮绝，弓矢脱烂，人马死过半。贼不得已，赂奇瑜左右诡降，（信之），为具糗传送，而贼甫度栈，大噪，杀护监官十员，破所过县七，别贼数万自略阳来会，在在告警，奇瑜得罪去，人乃于是畏自成。

自成围陇州，全陕皆震。廷议合川湖河西兵四路进剿，贼多西向。而自成独出关，趋河南，连陷陈州、灵宝诸县。既而闻延抚洪承畴加总督，益以关宁兵，随出关。自成乃号召诸贼合七十二营至荥阳大会。旧所指名有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曹操、射塌天、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张献忠等名十三家，杀牛马祭天，合歃列阄，以革、左当川湖兵，射、

混当陕兵，曹、过屯于河，当河兵，老回回、九条龙等作游徼往来策应。而自成、献忠，则专事东方，攻城下邑，均所获，署定。自成与献忠东行，破固始、霍丘，以逮颖寿，杀故尚书张鸣鹤，疾趋凤阳，越紫禁城，入焚皇陵享殿，毁钟虞。（下略）

方是时贼猖甚，制帛作旗，书古元真龙皇帝，大饮合乐，而献忠掠小黄门十二人名响手，酒半奏伎，自成请得之，献忠不与，自成怒，尽杀小黄门，径去，走归德合曹、过诸贼。而承畴出关，自成复入关，奏限五月平贼。贼乃由耀州走朝邑，奔澄城、郃阳，承畴往复剿御，而尤世威、徐来朝守朱阳关（河南卢氏县）不战而溃，于是群贼皆出关，而自成独留。而出关诸贼，则屡败于左良玉、陈永福，自光罗走麻城罗田，犯蕲水。卢象升等与左良玉夹击于灵宝，贼大衄。献忠狼狈重奔朱阳关，联三大营候自成出关。而自成失其妻，又失其弟，诡乞降于监军，不听，乃复击之于高陵、富平，斩贼千余级。自成挟闯王突朱阳，与群贼会，悉众薄河南阌乡，而贼于是三出关矣。自成与献忠合，趋洛。左良玉、祖宽共救之，自成走偃师，献忠走嵩分行。良玉追自成，宽追献忠皆大捷。自成乃攻卢州不下，连陷连山、和州，去而攻滁。时自成献忠皆在滁，环山为营，包络鳞次百余里。象升率祖宽驰援，贼不虞兵至，连营皆溃，漕抚朱大典复截贼路。贼间道破守御官军，遂袭官军旗，夜遁，至永城，副将祖大乐复遮破之。会枣阳土贼，以牛酒迎河南所留贼，构蓆为宫，挂彩繒张乐高晏，而自成适至，觞自成。自成乃邀一字王、曹操共趋开封，祖大乐再破之谷熟集，斩贼千级，

遂趋南阳，知县何腾蛟复击败之，而汉以南无兵备。自成乃渡江，西走兴汉，从陈仓子午谷，重窥西安，舍而趋庆阳，至延西大败官军于罗家山，收士马器械，延绥总兵俞肿霄一战被执，势复振。遂还米脂，锦衣游城下，呼乡里亲戚问安否，乡人多艳慕从贼。乃自成西行，而闯王尚留汉中。会承畴、象升俱复以边警入援关辽，兵北还。上特授孙传庭为陕抚。传庭初入关，即与闯王战盩厔，擒闯王，献俘阙下。众于是推自成为闯王。自成之称闯王自此始。

自成寇三原，过天星、蝎子塊俱移兵来会，官军不敢出，值传庭统变蛟至，连战七日，贼败，蝎子塊降。自成与过天星奔秦州，由宁羌分道入川，下黎、雅、青川、新明、监亭诸县，直逼成都，攻七日不下。仍返汧阳，曹兵进遏之，乃乘夜走武功，分贼往西番掠马，将次老鸦关，值承畴从边塞还，统降将蝎子塊追之，俘其妻。自成复走川，而变蛟渡河邀之，且设伏于潼关原，驱贼入伏中，奋矛掩杀，相蹈籍，先后降者数十万，委仗如丘山，自成乃以十八骑走。十八骑者，刘宗敏、田见秀、李锦、谷可成、张世杰、高一功、张鼎、李过、李双喜、任继荣、继光、田虎、刘汝魁，其五骑则掌械儿也。自成跣双足，走商洛山中，读书观乾象，咄咄自语。尝掩卷谓左右曰：「汝亦知汉高之百战百败而得天下乎？顾其所读书，为异人所授，甚秘，不得而知也。」先是象升破郾襄，贼之在湖者凡十五家，献忠诡降于总理熊文灿，已有日矣。至是据谷城，而自成依之。献忠初欲杀自成，既而为曹操所解，与自成骡五十，马五十，妇人十，令去。自成谢曰：「以身相依足矣，安用是也。」

自成去而收残贼，稍稍自保，旋为官军所围。督师杨嗣昌复进围之于巴西鱼腹诸山。自成恨欲自裁，李双喜止之。时贼将多降，而蓝田锻工刘宗敏与孩儿军张鼐，后称小张侯者尝幸从。自成偕之憩丛祠中，顾宗敏叹曰：「人言我当为天子，盍卜之。吉即从，不吉断我头以降。」宗敏诺，纳其刀腰间，三卜三吉。宗敏起而杀两妻，曰：「吾死从君矣！」自成乃烧屯走河南。河南举人李岩者，故尚书李精白子也，原名信。信以父阉党，思湔其丑，尝出粟千石，活饥民，饥民德之，称李公子。会红娘子贼起，红娘子踏绳妓也，重信，鹵信去，强委身事信，信乘间逃归，囚于官。红娘子来救，破囚，饥民之德之者同时起，曰：「李公子活我，今有急，乃杀知县反。」而信投自成，改名岩。而牛金星者，亦举人也，以磨勘被斥，介医生尚綱见自成，自成喜其辩，与谋议帐中，与李岩同教自成取天下，勿杀，收天下心。尝造为谣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传歌之。而金星所善卜者宋献策，长三尺，上讎记曰：「十八子乘主神器。」自成信之，大悦，拜军事。于是稍稍减杀，散所掠财物餉饥民，饥民受餉，不辨岩、自成，杂呼曰：「李公子，李公子。」河南叛将迎贼入，燔福王府，齧割王杂鹿醢犒师，名福祿酒。王世子裸而逃，即后称号于南京者也。

时河南饥，贼乃大赈，发府谷，及藩邸巨室米廩金钱各数十万。设立伪官，以书办邵时昌为总理守其地。去攻开封，时昌为河抚所杀，而开封不能下，舍之去，屠密县。会献忠为良玉所败，投自成，自成欲杀之，修前怨也，时曹操在坐，力止之，阴选良马五百匹资献忠，

猷忠昼夜驰，与革左合。而陕抚汪乔年与保督杨文岳、陕督傅从龙共出关剿自成，战于襄阳，败绩，从龙死，乔年自刎，襄阳溃。贼乃乘胜围南阳，猛如虎战死，戕唐王于其宫，连陷河南、南阳、开封诸属，杀徽王，复围开封。开封故宋都，金人所重筑也，城厚十丈（？），贼攻城无梯冲，但创拆城法，责一甲士拆一砖，得者即归营，解甲卧。拆已穿穴，穴初容一人，渐至十百，次第畚土出，留一土柱，巨絙絙柱间，万人负絙而绝之，则一呼而城崩矣。先下令曰：「今日必拔，」引精骑环绕，距跃鼓噪，俟城颓，齐拥以入。而城土内坚而外浮，火迸反击，灰土之涨及于天，数千骑歼焉，贼骇而去。攻陈州、睢州、太康、宁陵、考城，以及归德等地无不下者，乃复合群贼转攻开封，筑长围之，围之凡八月。时三攻开封，愤甚，誓必拔，守者若不堪命，以开封北枕河，贼营河旁，谋决河灌贼，而贼已先觉，官军决朱家寨口，贼决马家口。会大雨旬日，水暴涨，雨决口并发，声轰雷，贼漂没万人，而兵民死者合数百万。贼乃西向，迎传庭军，军溃。时天雨，粮车不进，采青柿为食，时谓之柿园之败。

自成遂屠南阳，破汝宁，杀保督杨文岳，将至汉口，闻猷忠破武昌，怒，移书责之，转而陷襄阳，连破德安、枣阳、宜城、谷城以及彝陵、荆门州，遂入荆，杀湘阴王，攻承天，下之，焚猷陵、本城，改承天府曰扬武州。群贼乃推自成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改襄阳曰襄京，均州曰均平府，其余府县多改易名号，修襄王宫殿居之，自号新顺王，而分其兵曰标

营，曰前后左右营，各领兵三千队。自元帅以下，次权将军，次制将军，次果毅将军，次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各有等。凡五营合二十二将，置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要地设防御使。使高一功守襄阳，任继光守荆，蔺养成守彝陵，周凤梧守禹州、郑州，群贼无不附者。惟革左久据东南不相下。自成置酒宴革左，杀之。曹操（贺汝才）在军中，佯推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而忌之，就帐中，斩其头。其余蝎子块、满天星、整十万、扫地王等诸贼，相继降尽；而自成、献忠两大贼，乃岿然独存。

自成为人不甚长，高颧，深颔，鹄目昌鼻，声如豺，而语甚迟缓。性惨酷，钳凿锤锯，不离左右，日斫足剖心、琢脑截胁为戏。惟甘澹泊，食不重味，一妻一妾，无子，以李双喜为子。每在军，蓐食稍憩，即自校射，曰站队。所过崇冈绝坂，腾而上；逾水，惟黄河阻饬，他悉翹足马背径渡，复者斩。临阵列马三万，名之堵墙，而各有帜色，红一、黑一、白一，望若云锦。马战久，则步排而前，长矛三万，击刺若飞，迟之，则马兵再合，无子遗矣。下城不逾时不杀，逾一日杀十之三，再日十之七，三日屠之。束人尸为燎，名打亮。每城陷，步兵环堞下，马兵徼之，如覆海然无一人脱者，献忠虽至忍，不逮也。

传庭大治兵关中，惩柿园之饥，土作火车，仿偏箱武刚遗制，运以神机，俾得赍衣粮弓弩，临战以拒马，止则环之，可自卫，使白广恩肄习之。传庭欲稍缓师，期师集办贼，而廷督甚急，不得已出关。遂以是夜拔宝丰，次日次郟县，贼万骑迎敌，前锋陷阵，擒贼果毅将军

谢君友，砍贼坐纛尾，自成几获，而别将捣唐县者，杀贼妻子细口殆尽。会天大雨，遂还破邾县欲就食，连雨七昼夜不断，军既深入，屠马煮弩食，食辄病，后军噪汝州。降盗李际遇阴通贼，贼精骑大至。军乱，贼空壁追蹶，一日夜逾四百里，官军死者逾四万，失亡兵器辎重合数十万。初传庭退军，自成侍郎丘之陶，相国瑜子，以蜡书通曰：「督师第与战，我当诡左兵之至，以邀其归，而后我从中应之，贼可擒也。」传庭报以书，其书为自成所得，故传庭苦贼，反堕贼计，而之陶被害。自成乃破关，入陷华阴、渭南、临潼，传庭战死，西安守将王根子降贼，执秦王。自成（入西安）踞秦府，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授秦王为权将军，分兵徇诸路，皆下之。

先是自成踞襄阳，请议所向。牛金星曰：「当直取河北，以捣燕都。」自成曰：「急。」杨承裕曰：「当先据留都，以断漕运。」自成曰：「缓」。顾君恩曰：「当进取关中，为根本地，可战可守，而后略三边，取河东，以向京师。」自成笑曰：「可矣。」至是搜秦宫，赐君恩女乐一部，酬其谋也。大发民夫修长安城，阅兵渭桥，金鼓之声震地。开两驰道于城中，自御蓝布袍，乘马，张小黄盖，背有黄龙纛，百姓望之称万岁。改米脂为天保府，榜掠诸绅士，索金，籍民财。其下令禁卤掠，戒杀，才数日耳。诸将降者，皆解甲，诣宫门，白广恩、左光先俱降，独陈永福未至。贼遣广恩招永福，永福曰：「开封之战，永福亲集矢于王之目，今穷而归命，纵大度，其态忘乎？」自成折一矢誓之，永福降。乃遣贼下

宁夏，屠庆阳，三边尽入贼。遂长驱渡河，破平阳，杀西河王等三百余人。攻兰州，下西宁、肃州、山丹、永昌、镇番、庄浪诸卫，进兵略青海，所向无敌。

乃建元永昌，国号顺，复五等爵，设官分职，改内阁曰天祐大学士，平章军国事，平章国事。翰林曰弘文馆，中书曰书写房，六科曰谏议大夫，御史曰直指使，六部曰六政府，郎中曰中郎。通政曰知政使，巡抚曰节度使，布政曰统会使，其道府州县曰防御使，曰守，曰牧，曰令。又置权将军以下，服色尚赤，以一云二云为差，纱帽补用唐制，分天下为十二州如舜典焉。册封高氏为后，陈氏为贵妃，讳自成为奢戚。以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正月朔，即顺王位。是日风霾，黄雾四寒，自成意不悦，侍郎姜学一进曰：「所以掩大明也。」造甲申历，设科目试士，铸大钱，直白金一两，次当十当五。时献忠亦僭号西王，上大惊，大学士李建泰请提兵西行。自成渡河，攻太原下之，执晋王，巡抚蔡懋德自杀，一路无敢拒者。惟代州不下，宁武总兵周遇吉殊死战，被执不屈，磔之。自成叹曰：「使守将尽如周将军者，吾安能至此哉！」于是长驱下大同、宣府，总兵姜瓖降，遂从柳沟入居庸关。是日命太监守九门，且命诸总兵皆进爵勤王，而皆不至。惟唐通以八千人入卫，出居庸，与太监杜勋、大学士李建泰俱迎降（三月十九日），京师陷。自成绒帽，窄袖衣，乘乌骏骡，牛金星、宋企郊五骑从，登皇极殿，据黼座。大学士魏藻德、成国公朱纯率文武百官入贺，大学士陈演劝进不许。乃召见京朝官，皆杂坐，以次呼名。自成亲选七十二人，金星选二十七

人，分为三等，奏闻放榜，既而俱不用，用其要者，余发权将军拷掠索金。自嘉定伯、成国公、魏藻德、陈演下，皆熨体炙项，夹脰箍脑，无宁日。于是诸官始稍稍散去，乃杀诸勋卫职官于平则门外，逐阉人出城无老弱贵贱，数十万，不许复入。开科取士，用书义，中试者十八人。命巩煊焚太庙神主，进拷索银七千万，侯家十三，阉人十四官十二，估商十一，余宫中内帑金银，谋载归陕。尝曰：「陕，吾父母国，形胜，朕将建都焉。富贵归故乡，十燕都岂易一西安哉！」

会清兴兵将讨贼，而（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家京师，其妾陈沅，为贼所得大恨。时贼命唐通守关，三桂袭破之。自成亲率所部贼十余万，出攻关城，而以劲贼出一片石，从关外夹攻。三桂惧不敌，乃乞师于台星（吉）可汗九王，发铁骑五万以英王、豫王分领之，入关。三桂初闻变，已遣使入降在道，及得沅信，乃拒关，至是力战。初败贼于红花淀，又败于关，又败于迁安，斩伪将谷可成，射刘宗敏坠马。自成还京师将奔，忽僭位于武英殿，袞冕列仗，受朝贺。是夜焚宫殿，旦明出走，贼人马相蹂践死者数万，追至定州，斩贼将三人。

初贼最亲信李岩，岩有大略，入京不杀，不拷掠，尝出懿安后于厄而护之，使自尽，自成忌之。及闻河南北反正，杀伪官，岩请以兵徇。金星微言曰：「河南岩故乡，其意叵测，十八子岂岩耶！」自成乃杀岩。至是金星、献策皆道亡。自成无与谋，然犹还兵向三桂，殊死斗。三桂分满兵、关兵番休战，射自成中首，坠，掖他马走，及故关而止。自成搜全陕铁骑

数十万，悉锐迎战，大兵冲坚而入，斩战将马世耀、刘宗敏，贼大溃，弃陕，走商洛。岁丙戌（一六四六）复走荆襄，逐之走辰州，将合猷忠不得，留屯于黔阳。

初自成卤高氏，僭为后，及破京师归，收宫人窦、张、陈、杜为伪妃，随营中，其贼将则杀亡殆尽。惟李过、李锦、田见秀、高一功、刘汝魁、贺珍、贺锦、党守素留不去，贼众从者尚数万。会川湖总督何腾蛟屯兵辰州，攻自成。自成退营罗公山，大饥，令李过守营，而自将轻骑掠食，村民方筑堡守，见零骑来，合围，伐鼓共击之。自成驰射麾左右格斗积雨，人马陷泥淖中，村民挥锄碎其颅，翻脑浆于地，血肉漫漶，抽尸剥甲衫，见龙衣金印，眇左目，惊为自成，截而献腾蛟。腾蛟曰：「吾闻李锦亦眇一目，得非锦耶？验之，左肱伤于镞，曰，是矣。」殂其头祭烈皇帝，飞书走捷于福建唐王，唐王颁捷焉。

自成死，贼乃推李锦为主，改名绣，奉高氏居洞庭山中。唐王遣马知祥招之，封高氏为忠义夫人，赐绣名赤心。其所部号忠贞营，营中称高氏为太后，高氏上疏犹称自成为先皇帝。后为桂王阁部堵胤锡所抚，战长沙有功封赤心为兴国侯。当是时猷忠养子有同时附桂王者皆封王，而赤心已死。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五）

为剿民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爵，不能救民水火，日

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尔民有抱胜长鸣，迎我王师，立功重用。其余毋得戒服，玉石难分，此檄。

（李自成：《进军黄州檄文》，见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原文。）

二月初六乙丑（一六六四）贼围太原。时余应桂初闻平阳破，诸将皆遁，太原无一兵守城。贼围三日，以数人上城，开门而入，贼移檄远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炆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纨袴，而恃为腹心，宦官悉齧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四累累，士无报礼之思，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人读之多为扼腕，而朝臣若处梦中；惟荐某人营某缺，门户苞苴是务。有识之士，无不寒心。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三）

李岩劝县令，出谕停征，乃崇祯八年（一六三五）七月初四日事。又作劝赈歌，各家劝勉赈济，歌曰：「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啃禾苗岁不登，米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生，草根木叶权充腹，儿女呱呱相向哭，釜甑尘飞爨绝烟，数日难求一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

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髏遍地积如山，叶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人数行泪，泪洒还成点血斑，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一粒恩无既，枯骨重教得再生，好生一念感天地。天地无私佑善人，善人得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大，得厚流光裕子孙。」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

自成既定伪官，即命谷大成、祖有光等，率众十万，攻取河南。李岩进曰：「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处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自成悉从之，岩密遣党作商买，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人编口号，使小儿歌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又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一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第愚氓认李公子即闯王，而不知闯王乃自成也。李岩曾举孝廉，其父某尚书也，故人呼岩为李公子。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

流寇以马为家，大头领有六、七十骑，或百骑。小头领亦二、三十骑。所乘止骡，其马不轻骑，留为战用。转营时，惟以妻子牵之，衣服妇女器械等项，各载以驴，团聚同行曰老营。官兵一人一骑至贼营不五六十里，亦二三十里，人马不饥则倦，是以多败。

行兵倏忽，虽左右不知所往，鸡再鸣并起，蓐食备马以俟，百万之众，惟闯马首是瞻。每日下午各队各营，令一人到掌盘子处，名曰议话。老掌家云堕落则住，说转则去。鸡鸣俱起炊爨，俟掌盘子大吹大擂，旗纛当前，各营随旌尾后。今日头二队当前，四、五队催后，六、七队两边押巡，余俱从中散行。午饭后打窝铺者，先往何路，则于路口一人高叫曰：「某队在此」名曰传路，此队人马俱往此路去。明日则八、九队当头，十队十一队催后，十二队十三队两边巡逻，周而复始，其传路亦然。若获富室仕官，则献之巨帅，索其积而杀之。僧道医卜有技术者皆不杀。所携之人，愿从者皆不杀。裁缝则入裁缝队，银匠则入银匠队，吹手则入吹手队。无手业者，入打粮队，粗蠢者入打马草队。善战有力者给马匹弓刀，不善战者任其自卤自食，亦不轻杀，但逃者追获之，则或杀或刺。

扎营以火为号，晚宿床前，各置一大火，总门前亦置一大火，恐兵马卒至，便于转动，曰打亮子。各路巡绰之贼，先于数十里外，将空房尽行烧着，却于数十里内歇宿，名曰空火，官兵以为贼营在此，不知尚在数十里外。

立投顺牌四，凡破城四□负牌至村落，降者即负牌过别村，日行数百里。

一流寇首曰掌盘子，营中人俱称之为老掌家。一老掌家管二、三十老管队。一老管队管六、七十或四、五十小管队。一小管队又管一、二百或三、四百管队。管队皆以二十人为率，或掳得人多另择以勇者作一管队，如少则掳足之，多则又分之。掌盘子则有八、九十家丁外，身伴另有一健者曰夜不收，管调遣巡逻之事。其夜不收亦或有三、五十家丁，其队数亦如掌盘子，各队亦有夜不收。所掳之人，每队自取绰号，不问往日姓名。掌盘子死，择营中从人所推者立之，老管队小管队亦然。其妇另配人，有子必着人育之。其马匹留与其子，流寇起延安，故掌盘子多延安人。

一流寇住营日久，必有塘马于数百里外巡绰。一探官兵，二掠财宝，名曰逻山。不掳人，不打粮，遇人则杀，极为凶恶，宜先避之。

一贼扎营，每队必派一人上屋角瞭高，如无屋必在高阜处。若见动静高叫传塘马，顷刻至百里外，近边报马，闻传疾去，远者渐次而来。官兵不知，以其贼少赶入，渐次贼多，每为所裹失利。

（管葛山人：《平寇志》卷六）

癸未（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李自成、张献忠益炽，上不时召对群臣。马世奇对曰：

「今闯猷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猷易，治闯难，盖猷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家室；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著，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自从督抚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

流贼如暴风骤雨，来去不时。惟延安之贼，天生奇穷，如附骨痼疽，去之不得，但求不溃裂幸矣！加以连年旱魃，饥馑荐臻，各处穷民，东还逃兵，此噪彼应，五合六聚，流而为贼，有四大伙：其一为上天虎、扫地王五六千人。其一黄甫、胡桥等蟠踞多年。黄甫近已剿抚，胡桥尚且伏莽。其一横天王、点灯子、赵四儿等六七千人。其一回夷逃兵及合水、安化等处饥民众至二三千人。军门抚镇，前后剿散，屡有捷音，不过千百中之十一耳，诛之可胜诛耶！

盗贼有各边沙汰家丁，聚而为盗者，有回啰携妻孥昼则庵庙炊食，夜为盗者。今在秦州同官等县，至有数百人结聚在各镇店抢夺，南有白龙沟，北有黄龙山、苜蓿沟、莫天沟等处

实藏盗渊藪。自申报者及坐受祸，因而不敢报也。务使保甲挨家查访，隐匿并坐，而山间住居老户，尤为吃紧。然后捕官勤练，民兵教习武艺，一遇报盗，即时随捕，彼虽强悍，何能逃遁也哉！

（明陈仁锡：《无梦园集》）

辛巳（一六四一）三月，襄王为贼所擒，襄阳尽没，已为国家莫大之辱。未几日，而福藩亦告变矣。神祖聚天下之财，四十余年，十九归之福藩，一旦为「闯贼」所有，虽云天意，亦人事之不臧乎。中原人言云：「河南城破，福世子走河北得免，王被擒。」闯贼坐殿上诘责云：「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以竹挞之四十，气绝矣，复梟首焉；贼言亦后车之戒也。惜无人敢闻之当宁耳。贼出帑大赉，更署置司道府县诸长吏，复退入汝宁山中。连破二藩，弃而不有，将无亦为奴才耶？

（明徐树丕：《识小录》卷之二）

闯贼入都，五日，建设伪官，改印曰符、券、契、章凡四等，更定官名，六部曰六政府，内阁曰天祐殿，翰林院曰弘文院，文选司曰文谕院，巡抚曰节度使，兵备曰防御使，六

科曰谏议，御史曰直指使，太仆曰验马寺，尚宝曰尚玺，通政司曰知政司，布政曰统会，主事曰从事，知府曰尹，中书曰书写房，知州曰牧，知县曰令，正总兵曰权，副总兵曰制，五军府曰五军部，守备曰守旅，把总曰守旗，余皆如故，官服以云为级，一品一云，至九云，为九品，伪相牛金星所定，真槐国衣冠也。

（清董含：《三冈识略》卷二）

汪箕徽州人也，居京师，家资数十万，自成入城，箕自分家室不保，即奏一疏，乃下江南策，愿为先锋，率兵前进，以效犬马之劳。自成喜问宋献策云：「汪箕可遣否？」宋曰：「此人家资数百万，典铺数十处，婢妾颇多，今托言领兵前导，是金蝉脱壳之计也。」自成悟，发伪刑官，追赃十万，三夹一脑箍，箕不胜刑，命家人取水，饮三碗而死。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之二十三）

惠世扬米脂人，万历甲辰进士，历刑部侍郎。李自成故牧卒也，尝给事世扬之家。及僭号语人曰：「得惠先生来则幸甚。」因致书世扬，即至拜右平章事，时左平章则牛金星也。自成败，从本朝兵入燕，三年不见用，后放归。绥德副总兵王永强作乱，（起兴抗清）劫世扬从军，败于朱原镇，永强自缢，世扬不知所终。

（明谈迁：《枣林杂俎》）

永城人宋献策明末卖卜燕市，遇李自成拜国师，导入都。自成败后，满洲重其术，隶旗下。其人至康熙初年乃死。

（清查慎行：《人海记》）

三、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

张献忠陕西肤施人，阴谋多狡。父快，屠沽而贱，母沈并早死，献忠依丐徐大为活。尝窃邻人鸡，偶见詈之，献忠曰：「吾得志，此地人亦如鸡焉。」其残忍之性，少年已萌。及长无赖，适流贼王嘉胤作乱，献忠投之，号八大王，又号黄虎。崇祯四年就抚于总督洪承畴，五年复叛，由河南掠江北，寻入楚，总理熊文灿抚之，未几复叛，与群盗罗汝才合，平贼将军左良玉大败之，遂入蜀。又出走襄阳，焚襄阳府，执王坐之堂下，劝以卮酒，缚而杀之。未几汝才忤献忠，合李自成去。献忠自拔郢西，抢获甚盛，蚁附之众至数十万，左良玉又引兵击之，献忠败而遁，因汝才以奔李自成，自成方强，欲屈之，献忠不为下，自成怒欲杀之，汝才阴以骑五百资令他往。献忠乃得东驰，复与群盗合，陷亳州、庐州、六合等处。将百姓尽断一臂，男左女右。

寻入南京，总兵黄得功、刘良佐连破之，猷忠西入楚，黄、刘旋师。猷忠复沿江而上，破汉阳，直逼武昌。时壬午之五日，执楚王，掠宫中金数百万，辇载不尽。初，三司左史贷王金贍军，王不应。至是楚人恨王之愚也，贼以篋舆笼王，沈之西湖，屠戮士民不啻数百万，浮尸蔽江而下。猷忠据王府铸西王之宝，伪设六部五府，开科取士，分授府县官。已而全楚俱陷，拆桂王府至长沙，造伪殿。又遣将分陷江西，左良玉次第恢复。猷忠遂弃长沙入蜀，陷佛图关，破重庆，瑞王合室被难，取丁壮万余，刳耳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兵至不下，以此为令，所至官民自乱。甲申十月，猷忠自湖南杀掠几尽，进陷成都，蜀王率宫人尽投于井，巡抚龙文光拒战兵败死之。猷忠至蜀欲尽屠蜀人，孙可望力谏乃止；然蜀人亦十存一二。其亲信大将则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四人。

十一月十六日即伪位，称成都为西京，国号大西，僭元大顺，尊文昌神为始祖高皇帝，设官分职，以樊某为状元，自为一文，历评古帝王，以项羽为最，谓之御制万言策。大索全蜀绅士，至成都皆磔之。又悬榜试士，远近争赴，至则以兵击之，凡二万二千三百人，皆猷策而死，牵笔墨若丘冢。猷忠之仇视川人也，先屠民，后屠儒，并欲屠民之为兵者，诸将中多用川民为兵。有都督刘进忠，猷忠将执之而坑其众，计未成，漏言于阉者，一军闻之俱逃，于是将解体，兵离散，会大兵至汉中，进忠归命，因问猷忠所在？进忠曰：「在顺庆之金川铺。」导之至营，猷忠逃伏积薪下，偶中游矢，闻声，曳出斩之。或曰猷忠闻自成败，遂

巡不敢出，以病死于蜀，更为谬传。

（之江抱阳生辑：《甲申朝事小纪》卷七）

（崇祯）十三年（一六四〇），左良玉击猷忠等于太平县之玛瑙山，大胜之，斩首万级，贼单，匿乱山中。时阁部杨嗣昌以良玉颇跋扈，欲以贺人龙代之。良玉方内恨，遂不复深入求贼。已而官兵败绩于土地岭，人龙援不至，总兵张应元、汪云凤苦战得脱。猷忠与罗汝才合破大昌，入巴西、陷剑州，趋广元，间道别出百丈山，将趋汉中，阻于官军，转走西川，战于绵州，败，渡绵河。监军万元吉大擒士于保宁，立猛如虎为正总统，以一军逐贼，贼陷庐州，越成都，走汉川德阳，复至绵河。十四年入巴达，焚新开驿路，人烟断绝者七百里。时元吉欲从间道出梓潼，扼归路以待贼，而嗣昌但令急蹶贼，及之于开县，则人马乏，参将刘士杰急战，与游击郭关、猛先捷（如虎子）皆陷阵战死。嗣昌悔不从元吉扼梓潼之计。贼东走襄阳，以二十骑伪为檄，称官兵，守者误信之，开门入骑，兵备道张克俭、推官酈日广死之。猷忠踞坐襄王宫，伏王堂下，进卮酒曰：「愿借王头杀嗣昌，请浮此一白，意以督师失藩王必伏法也」。遂缚王杀之，投尸井中。会李自成亦陷河南，福王遇害，嗣昌以连丧亲藩，度不免，遂自缢死，果如猷忠所算。

丙戌（一六六六）北师以兵取蜀，猷忠使伪总兵刘进忠拒于广元，进忠导蓝旗固山反攻

献忠，直抵西充县，献忠方巾被一枝梅直掇，猝骑，遇敌凤凰山，举弓睨北师左部，北师右部将亦睨射献忠，则献忠与左部将并倒，时为丁亥（一六六七）十月之十一也。

（明查继佐：《罪惟录》列传三十二）

张献忠陕西肤施县人，儿时，随父贩枣，至四川内江，以驴系绅坊，粪溺污其石柱，绅仆骂之，鞭其父，令以手掬他所，时献在旁，怒目不敢争，誓云：「我后来时尽杀尔等，方泄吾恨。」后入蜀，内江民无噍类。甲申一月初十，献贼杀成都百姓于东门外洪顺桥，举刃时，迅雷奋击者三，贼指天怒曰：「尔放我下界杀人，今乃以雷吓我。」即用三炮还击之。是日尸骸激水，桥为之折。初献至湖广，原图脱祸，率同辈五六，夜盗武当山大庙金顶，甫上，见王灵官持鞭喝云：「快去，若非上帝放汝收生，定打死汝。」因此自负为奉天杀人，标示纛旗云。夹江伪令王某，进新荔枝于贼，剖其中，渍之以盐，献大怒，令近侍王珂就县署斩之，既遣，左右曰：「彼乡人也，不识好恶，罪不至死。」献云：「你说得是，」即传旨去，其旨为，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王珂你回来，饶了这夹江那个龟知县罢。」伪诏有人藏之，今尚存。丙戌十二月本朝肃王入蜀讨献，大雾中直夺其营，章京雅布兰射之，中其喉。献跨马走，章京鳌拜直前擒之，肃王数其罪，磔诛之，尸之辕门，士女往斫之，骨肉糜烂殆尽，年四十一。或云：献忠被射时，拔箭在手，大呼曰：「咱生在燕子岭，死在凤凰

山。『伏韬而毙。其瘞尸处，生恶木多刺，着人即溃为疮瘡，树丛中时有黑虎噬人，天阴黑，人即不行，噫！死后犹能为毒害若此哉！或又云：『百姓剖猷尸，其心黑如墨，』或传其心扁而无肝。猷有号曰敬轩，在房谷受招时自取也。性好友朋，遇相知，欢饮彻夜，及去，必厚赠，而预遣人伏中途斩其首归，纳榱中。独饮不乐，令人启榱，曰：『请好朋友来，取头列席间，持杯欢洽，若对生人者，名为聚首欢宴。峨嵋有张姓者，为贼所杀，头裂而喉未殊，伏积尸中，夜定后，见有呵道来者，仪威赫奕，俨如王公，既至，令吏持册，按名点尸，每一呼，死者必提头起立，点毕去。张訝其无名，起询从者，曰：『府都城隍也。』张随苏，天明逸去，至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尚存，颈上刀痕宛然，人呼为张斫颈，子孙甚众，有游于庠者。猷有侄某，隐于灌县之三十六峰，号疤和尚，世定后出游，述贼往事甚详。

（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十六载，贼下令云：『照得朱贼杨嗣昌，昔曾调天下兵马，敢抗天兵，嗣昌幸早死，于吾忍矣。今过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坟墓在此，只不归顺足矣。为何拴同乡绅士庶，到处立团，合将九族尽诛，坟墓掘尽，房屋尽行烧毁，霸占土地查还小民，有捉杨姓一人者，赏银十两，捉其子孙兄弟者，赏千金，为此牌仰该府云云。』令中于吾忍矣，

是献忠语气。朱贼之称极新，嗣昌及祖坟六代被发，改葬时，嗣昌只余一颅，其妻存半身，崇祯十六年事。

（邓之诚：《骨董琐记》三记卷三）

献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云骤至；其去也若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就虚之法，将帅堕其术中而不觉耳。徐以显尝教献忠「孙吴兵法」，自是进不可御，退不可追，事与虚实，一篇相应，真猾贼之难制者。」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

张崇随父贩枣至蜀之内江县，以驴系绅坊，粪尿污石柱。绅仆詈之，鞭其父，喝令手掬赴他所。献忠以客地，但怒视不敢争也。去而誓曰：「我复来时，尽杀尔等，方泄吾恨。」故后入蜀，荼毒之惨，倍于他处。

（《梵天牖丛录》卷十三）

明春，予至长沙，人皆言（李）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输买。

定国所将半为猺獞，徭佬，虽其土官极难铃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予又闻癸巳（清顺治七年，一六五三）定国复攻桂林、广南，出象阵以之攻城，桂林城门为象坐开，城中皇急，以火御之，得不破。军营城下，营中寂然无声。明日铙三声，师尽撤矣；城中犹不知，二日发马往探，始知在象州歇马。纪律如此，可称节制之师，故能以三万之众，出入两广，长驱千里。

（清李寄：《天香阁随笔》卷二）

贼众（李定国等）看田地所出，与百姓平分，田主十与一焉。条编半征，人丁不论上中下全征。黑琅两井之盐归官，令商人在省完工本领票赴井支盐，由是凡系盐商悉大富，以白镪为瓦砾矣。铸兴朝钱，每大者文抵一分，次者文抵五厘。贼行钱盐之法，广行无阻，安杂造局四所，不论各行匠役，尽役匠役，尽拘入局中打造。凡兵之弓箭盔甲交枪之类，有损坏者送至局内，挂下营头队伍姓名，三日内即易以新杂物。凡贼兵有家口者，每冬人给一袍，无家口者，一袍之外，人给鞋袜各一双，大帽各一顶，如是养兵，果士饱马腾，大非流氓之景况矣。

（海宁三百二十甲子老人：《明末滇南纪略》）

按：记载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农民军的书籍，种类繁多，需要专门整理。在这里仅举出李、张两家农民军兴兵的始末和他们的思想、政治措施以及行军纪律等方面，供读者参考。

十四年（崇祯）辛巳正月，彭县豪民王纲、仁纪，倡议除衙蠹，鸣锣集众，尽毁衙役家，各州县闻风而起，曰：「除五蠹。」一曰「衙蠹」，谓州县吏胥皂快也。二曰「府蠹」，谓投献王府武断乡曲者也。三曰「豪蠹」，谓民间强悍者也。四曰「宦蠹」，谓缙绅家豪奴恶仆也。五曰「学蠹」，谓生员包揽词讼生事害人者也。或捶击死者，或糜烂于鼎釜者，或活埋于土窖者。不可胜记。惟新都令黄翊圣，金堂令程大典，有善政，故民未变。若新繁、彭山等县，多蔓延不解，至发兵征讨，乃罢。成都亦揭竿拥众，呼噪城下，院司多方抚慰，不从。令都司引镇远营兵，开门击之，众溃，乃就抚。廖大亨以民变谪戍，以提学副使陈士奇巡抚四川。

（明顾山贞：《客滇述》）

四、明末农民大起义中的其它义军

山东贼李青山据梁山泊，诸生王某为谋主，分遣其众据八闸，梗运道。周辅延儒北上，

二贼以门生名刺来谒，众惊怖，延儒命入见。二贼自云：「非敢为乱，以护漕耳。」延儒曰：「如漕粟无梗无失，当言之朝，授汝官以卫漕船。」及岁终，青山塞安山闸，凿河十里通梁山，驱漕舟并系漕卒去焚掠近临清，意在胁招。张漕督国维惧，适内臣刘元斌率剿寇京军还，合镇兵击之，诱青山降，执送京师献俘。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门受之，凡三十余人，贷一人，磔青山及王，余斩首，方缚赴西市，众贼云：「许我做官，乃缚我耶？」至市，青山奋起，所缚之椿立拔，王诟骂当事者负约，死乃绝声。

（明李清：《三垣笔记附识》卷上）

山左大盗李青山，弟明山，素为群大侠，兄弟皆具膂力敢斗，居常窝盗，凡河北、魏博、邢洛、与淄青间，驰骑数十成群，掠道路行旅，夺县官餉无忌。事发，相率匿青山兄弟所，青山复遣其党赂上下胥吏辈，故沈其案，日久渐阁。前党复出掠他所，千里外攫客物，数馈贽不休。家日益富，而肆恶日益剧。四方亡命徒，争投纳门下，日治酒食轰饮，所谋皆剽夺行劫事。青山兄弟视财轻，好结欢，无赖遇之者，不惜多金赠，故人乐为之用。崇祯辛巳（一六四一），海内大饥，石米金数镲，河北山左逆旅间，争刳人餉客，客只身徒手匿足不敢前。关西盗蜂起，中原数千里，兵燹所在皆是，青山同弟号召平昔羽党，掠取远近马匹兵仗，聚数千人据梁山为寨，数出掠村镇州郡，官民时苦之。梁山素多水，灌莽颇深，与漕

渠密迹，安山一带，又其犄角东南，粮艘至例候闸，闸层次栉比，不数里即衔尾。维河干又候蓄水盈渠，始放舟。粮艘日集梁山侧，青山令从贼索米，每艘计石，廉其所携货轻重，而什取三，始传箭放行，无敢越者。会宜兴相公再被召，舟过之，青山兄弟裹甲拥百骑出，列河干请曰：「传语相公，梁山泊李青山欲造请一言，幸毋相讶。」公不能却，勉就见。青山马上俯身执手曰：「武人不谙礼，且在野次，愿相公恕我，此地不能多陈，乞相公一临山寨，当有大事相干也。」立命一舆至，舆卒数人促公登。公私度曰，我大臣也，初入国固无利害相加，拒而不纳，殆示惧已往听之。乃谬谓仆从曰：「东平郡吏手版进候，为语赴李将军约，当来前途尚有谕，少待之毋令遂归。」公至梁山寨，青山预已肃从贼行，列旗帜金鼓，盛其军容以待，纳公座，率头领数十人拜堂下。公起谓曰：「予奉召难久留，汝曹有何大事速陈我，苟力可致奚难。」青山曰：「某等为凶岁所迫，铤而走险，聚至多人，县官岂能忘情我辈。但今天下乱矣，关之内外，河之南北，兵甲连年，我辈身处父母之邦，邀结子弟，无非守此土以外御耳，相公归朝，乞奏请青山等罪犯，赦其往而录之，愿自当一面为天子捍山左臂，众所望也。」公慨然曰：「上悬赏破寇亟，若曹果革心归命，脱得成功，封侯之爵可坐致，予何惜一言收众杰耳？」青山送公还舟入京。上问曰：「山左盗猖獗甚，闻断漕艘，卿来得无恙乎？」公具述前事。密奏曰：「察青山志在踞山左，以窥伺南北尔。夫济东地连三辅，门庭之盗不除，则腹心受患。今关陕楚豫，何尝不就抚也，数抚数叛，寇得挟

其术尝我，所谓养痍待溃，徒自貽戚无益。莫若密谕东抚，令就近大帅召之归，阴散其众，就军中执魁桀送阙下，不烦糜士卒餉糗，而肘腋之害潜消，策之善者无逾此。」上召枢臣，谕其指事下东抚之，青山果举众投。幕府借援剿流寇名，别命将分将其军，执青山兄弟以下数十余人，槛送京师，上择日御午门受俘。是日京城闭九门，自长安道达西市，所在衢巷尽杜，羽林禁军，环置市之左右，防奸人不虞也。青山等伏阙恸哭曰：「臣等率众来归，欲为国报效，不意为奸相诱执，今天下用兵，陛下再示招抚信哉。」上不听，众出至右掖门，贼中一伪帅，长髯大躯，面顾青山大笑曰：「痴儿子拥精兵数千，不攻杀以示威天下，乃博颡一老书生，卒中其术，不死何为！咄嗟乎，此时但得三尺铁在手，取儿辈头如刈芥，惜哉一腔血徒泼法场耳！」怒目眦尽裂，两膊缚立断，众卒复加械，犹恨恨不已。青山兄弟以渠魁论磔，余以下骈斩。盖其军中已伪称正副元帅，立军师，偏裨有差，坐大逆故耳。或曰，青山辈诚勇，使当日羁縻一官收为用，未必不贤于刘、左，而终以疑见杀，卒使贼中执为口实，宜兴后日之不得全，亦有由然。

（清宋起凤：《稗说》卷二）

山东固多群盗。先是六年（一六二六）二月，朱大典报武德剧盗荡平，又云曹南武城玉沙等寨，贼首郭金城等七人被获，境内稍以靖。十二十三年间（一六三九——一六四〇），

有开州人黄小槐者，自号顺天仁义王，有众一万二千，与东阿李沄相应，焚掠临清沂州间，后在郛州玉皇庙为山东总兵杨御蕃所执，此亦曹南贼。十四年（一六四一）大饥，乱四起，有李廷实、李鼎铉者，陷高唐州，又东平史胥开门迎贼，抚臣王国宾讨平之。泰安土寇，至十余万，掠宁阳曲阜间，兖州大震。贼取女子，衣以甲胄守营，而已出放掠。闻青州兵至，还走邳徐，焚其郭，直抵扬州之南沙河店，毁漕船三十艘，复向东平张秋围丰县，未下，徐州贼又从而合之。当时，群盗主名以十数，其中李青山最剧，青山本屠者，因乱啸聚，据梁山之寿张集，上累诏趣刘泽清以进剿。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泽清所部游击赵维修，追青山，斩其党艾双双。双双青山技艺师，伪封当家大元帅，梁山诸贼皆其管辖也。二十七日，青山兵败遁去。有贾望山者，泽清破其巢，执而讯之。称青山同逆党萧侯封等三人，逃往山东之沂州。十五年正月六日，兖东防守都司齐见龙，报其弟齐翌龙，生擒青山以献。先是青山以百骑走泗水，材官杨衍者，故将御蕃侄也，杀其骑且半，逐之至费县东之箕山，杨相射中其马，翌龙遂得而生擒贼之。援剿禁旅太监班师入都者曰，刘元斌，于中道诡称拽解青山余党，欲以自为功，司礼监王裕民，以其疏入奏，疏曰：「臣等所擒梁山寿张集逆贼李青山，有伪军师王邻臣等，本东平州诸生，城陷为贼所得，因为之用，与张明山，伪参谋杨某，而冯三益、吕朋年、王茂祥、施可凭皆贼目。臣元斌、臣泽清，奉皇上殄渠赦胁之旨，不敢根株支蔓，惟条奏首恶，及附逆有迹者二十四人，青山缚置檻车，余皆反接以抚。」

上曰：青山小丑，久乃就擒，不足以献庙社，其命法司按轻重，磔斩于都市，且尝賫将士有差。或曰，王邻臣劝青山以约降，其献俘也，上率太子永定二王御门受之，众贼曰：「许我做官乃缚我耶。」至市青山奋起，所缚之椿立拔，大诟骂当事负约，死乃绝声。上以山东饥困，发诏就抚之民，各归本土，务农耕作，发帑银二万以赈之。其后再有龙山、沧海渊诸贼，东抚王永吉初至，以三百骑与之战，未浹月而收缚，散遣之殆尽。

（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

袁时中。北京滑县人。崇祯十三年，河北大荒，群盗无虑数十万，真定以南，道路全梗。时中啸聚亡命，先袭开封，（时中以十四年三月初六日攻陷霍近，又突往萧县执其令以去）以其对袁老山一营而言，故谓之小袁营。诸贼中，惟时中最黠，同起者，相继扑灭，而时中渡河南走，有众四千人。围兰阳，总兵陈永福、吴遂程击败之，二将去，而兰阳之围复合。寻又为官兵所挫，时中乃东奔归德，达于颖毫，纠合饥民十余万。时李自成养兵襄城，由郾城而东，塙壁向应。时中从颖毫屯以西，相遇于陈蔡之间。时中畏其强，而自成贪其众，遣辩士说之，相与为盟，许配以女，时中遂俯首听命，破睢阳、宁陵，以及于归德，时中皆为先鋒甚力。然两贼仓卒以形势依倚，其中实不相得，又见自成驱之，当矢石，而已收其利，心不服。其去归德攻汴也，行至杞县，遂叛而去，自成介马追之，疾驰二百里，其众半

道散亡，时中左右属者百余骑，仅而免。自成围汴，而时中于其间收合余烬，复得数万人，东归颍毫，为官军所逐，屯柘城鹿邑界中。保督杨文岳抚之不就，总督侯恂，豫抚王汉尝有意羁縻之，时中猾狡不驯，而往来者持浮说以博利，卒不能得贼要领。杞县之南有地曰圉镇，逼介睢州，时中荐处，以荼毒两境之民，罔有宁日。睢州无长吏，刘肇崑、欧阳永镇、赵成名，皆以幕掾客将主州事，诸生黄亮，好纵横，权宜招诱，尝入其营中，贼党多河北人，久客思家，潜求北渡，间有商贩怀卫间者，而大康鹿邑，焚掠自如也。御史苏京、按豫素知其反复，会永城刘超反，时中投牒请以擒超自赎，京却之。寻得旨许陈永福与之俱，时中自以御上命，策马河口径渡。京与豫抚秦所式谋之曰：「彼畏闯非图超也，使一至河北，是为逆徒树党耳，永城可复不耶？」乃敷舟北岸而告曰：「若斩李标遇并自成伪官来者，可以从君请。不则姑戢其下勿动。」已而自成移屯，渐以逼，有扶沟诸生刘宗文者为贼用，说时中除旧衅，复自归。时缚之，献于御史京，京置诸法。自成游骑数百，已钞其营，时中杀一将，曰张三生，俘三人，曰马龙、余应、王得贵，托言破贼，自成闻之怒，俄而全队大至，擒时中杀之，余众或杀或降，散者向杞。杞合李翕如擒胡明山等十余人，或向睢，睢人之与贼习者，舣筏为之渡，渡百人，御史京遣吏士收缚，已拔其健者十余人为亲信，他或逃，东南以去。时中起十三年，至十六年（一六四〇——一六四三）五月二十四日灭。

顾荣与陆大、廖二为崇明贼。陆大以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冬围崇明，掠青村、柘林见杀。荣遂与廖二分南北二营，各署三万人，为三百船，各三哨，约以十五年三月寇苏州、常州，北趋江淮截漕道。于是江阴靖江昼闭。崇明知县偕守备出战败没。应抚黄希宪，定海总兵王之仁奉旨会剿，而苏松兵备程岫知兵，相视刘家河，颁捕斩格，募渔船百、渔丁二千为渔勇营，随之仁出洋。遇贼过高家嘴，大破贼，斩贼二百，生擒五十五，燔其船二十，连败之大安沙、汇北新港、楞头，俘斩无算。贼将窜淮北，漕督史可法统官军逆击，复南向，降于程岫，散其众，而收其船为官用。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七）

江南海寇始于黄尚忠，尚忠死，又有陆大、廖二，而顾荣为剧。尚忠以十一年（一六三八）之冬掠太仓之陆公市，寻就擒，陆大则以明年秋围崇明县，大掠青村柘林，为其下所杀，廖亦遁去。而众推荣为长，荣招廖二合之，南北一觔，为船一百五十，众万人，约以十五年二月，图据崇明诸沙，北趋江淮，夺漕艘。于是江阴靖江城尽闭。逼崇明，邑令陆一鹏，守备陈安国设守，杀我把总王百度，百度勇将，人惜之。再犯福山，江南大震。应抚黄希宪，定海总兵王之仁，期会剿。苏松兵使者程珣视师刘家河，颁捕斩格，募渔船百，渔丁

二千，为渔勇营，合诸哨，四月十八日出洋，遇贼高家嘴，王之仁前哨，用大炮碎贼一舟沉之，陈安国殊死夹击，贼大败，斩贼数百，焚十五舟生擒五十五人。又败之大安沙，败之江北新港，败之楞头，获舟六十，俘百人，焚杀溺死无算。贼窜入淮北为漕督史可法将士所逆击，复转而南。程珦得其兄顾大，令柘林守备杨芳者与之俱，以喻降，荣乃归命，杀余党二千，收其舟二十八为军用。人皆以程珦有方略云。

（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

崇祯十年秋（一六三八）土寇魏龙宇、黎高峰、李大用等作乱，遣兵讨平之。时盗盘据湘乡界以天王寺为窟穴，肆行焚掠。临兰诸寇，互为犄角，长宝群邑，几无宁宇，枢府仿征播议，复设都御史台于偏沅间以统我师，相机抚剿，上可之。遣武进陈公建牙出镇，而巡道鄞县高公躬擐甲胄，率师力征，士气鼓奋，败贼于桃花江，一奔黑田，再奔龙山，穷兽思攫，复逼郡城，仅七十余里，幸抚台已檄郡司理李梦白据诸要险，预领乡勇，以扼其吭。又与材官尹先民分道而驰，壁垒相望，以分其势，食尽力殫，贼势穷蹙，渠魁次第就馘，余胁俯首赴降，不匝月而窠空党散。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湖广）

徐、砀、萧、与河南、山东接壤，崇祯八年（一六三五）有程继孔、王道善、张方造之贼，破萧县，焚徐州北关，归永邳宿之间，道梗数百里，指挥蔡应瑞、守备贾之驥、哨官李毓秀等，以拒敌阵亡。自永城叛，刘超伏诛，余孽朱世安、燕青等，窜入其地自称反天天魏豹，遂南勾豫寇，东连沧浪渊诸贼，造舟置筏，势亦披猖。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六月，淮徐道右参议何腾蛟议讨之。徐州副将金声桓、游击刘世昌、守备卓圣，又归永参将丁启光、丁启胤、丁承烈，皆以兵会。而淮督路振飞，命标将文怀忠、王心粹佐之。时张方造盘踞吴家集，我师以七月二十三日攻破，斩首千余级，生擒张方誉等，而方造逃逸，迹之未获也。贼程继孔惧罪伪降，腾蛟始许其请，于九月二十六日，单骑亲至其巢，请贲旧罪过，令缚首恶王道善自赎。刘世昌自督率，声桓伏兵要害为相应。继孔果于十月初三日，生执道善以献。道善之逆党张凤梧等，尚据险不下，归永三参将之师先往，诸将续至，合围凡三昼夜，连陷三寨，擒斩二千八百余人。而腾蛟自行持萧县之王窠，方造亦于去萧八十里之酇阳集，为卓圣、严守敬、吴尚庚等所获，即擒道善之第二日也，徐寇遂平。会腾蛟擢为楚抚，念程继孔终留后患，乃檄之入楚随征，此贼坚拒不可，于是凤督马士英，定计于十二月十八日，命其副将杨振宗、庄朝梁，同禁旅总兵马得功，参将王进功等，共提兵五千，从东南一路由宿州攻之。徐州副将金声桓，统标中左右等营，游击刘世昌等，共提兵三千，从西北一路由萧县攻之，徐城义勇亦领乡兵助战。二十四日，大会南岳，集攻贼巢两昼夜，继孔大败，奔窜入方

圆寺洞中。至二十九日始就执。甲申正月，凤督以檻车胶致京师，会国变得脱，归徐州再纠众为乱，逾年兴平伯高杰北行，过徐，继孔伏谒，兴平受士英指，立执之以徇。此徐、杨、萧三大寇之本末也。

（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

附录

缺 页

一、市民、佃农的反抗斗争及奴变

（一）万历间各地抗税监斗争

今上遣税，税使四出，自乙未迄今十五年往矣。初发难于临清之马堂，几被民所杀，赖王守备以毡罽卷之，横于马后挟之出，得免于难。后反以此诬奏守备，守备被逮，而乱民有处斩者。其尤无赖者为湖广之陈奉，奉所累为金宪冯公应京，襄阳府推官何公揆如皆被逮。承天府王公禹生被削籍，其余坐累者尚多，奉旨亦被召还。山东之陈增死于地方，囊资为淮台李公三才籍记奏闻归内府。云南之杨荣竟为地方所杀。苏杭织造孙隆，亦以市棍增段（绉）税事，激成葛贤之变，几及于祸，幸朱太守力护之，得免。近辽东高淮，亦过恶多端，奉旨唤回。其循谨不生事者，无如今苏杭兼税监织造刘成，及福建等处税监耳。未知何日收回，一遵祖宗旧政也。

（明沈瓚：《近事丛残》）

按临清之变，倡义者王朝佐也，朝佐者，以负贩为业。万历己亥（一五九九）中常侍马堂在临清横甚，诸亡命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银铛通衢，睨良家子富有力者，借其业之伴。佣夫

里妇，负斗粟尺布贸易者，直扼而夺之；少谁何，辄以违禁论，髡为城旦，没其田产。僮有首告者，以十之三界之，于是中家以上破者大半，近远罢市。朝佐不胜其愤，是日凌晨，杖马捶过马堂门请见，州民欢呼随者万数。堂惧不敢出，则令戟士乘墉，发强弓，伤数人，众益沸。朝佐攘臂大呼，破户而入，纵火焚其署。守备王炆，冒火负堂趋而出，得免，其党毙者三十七人，皆郡邑诸偷，臂上鲸墨犹新。抚按惧失中涓意，隐其情，以格斗闻，上怒，王炆以救不早逮下狱，朝佐下抚按究问。时议欲尽录诸胁从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实为首，奈何株及无辜？」时东昌知府李士登争之，力欲行曲赦，而郡人副使傅光宅疏于朝，力攻御史皆不得，狱具弃市。朝佐临刑，挺颈待刃，崛强不少挫，时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昼晦，观者数千人，无不叹息泣下。朝佐无子，有母及妻，郡守厚恤之。临清诸大贾，心德朝佐，岁时馈贻不绝，而中涓虐焰，从此顿减。州民益思朝佐不置，为立祠以祀焉。

（明文秉：《定陵注略》卷五）

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六月苏州民变，时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兼管税务，无赖尽投入其幕，奉札委称税官，苏城各门，门各立税，只鸡束菜，咸不得免，民不聊生，汹汹思乱。本月初六日，忽有二十七人，蓬头跣足，衣白布短衫，手各持一芭蕉扇，遍走诸税官家，焚毁其室庐长物，执其人榜之通衢，无不立毙。虽二十七人乎，所至如风雨，人莫敢撓其锋，即

高墙峻宇，首者执扇一挥，诸人皆立跃而上。次日误入一民家，其家以经纪为业，无他过犯，跪而迎之门请罪，首者取腰间手折视之曰：「误矣！」盖一税官家，与其人俱与腐店为邻故也。首者即率诸人，罗拜惊谢，仍趋彼税官家，税官惧，投于河，诸人从河中捞起击之，两眼俱突出，犹拳殴不已，至死乃已。有童某者，为州判，拥貲数万，亦充税官，收刘河税，及民变起，泅河奔避中寒死。又焚一宦家，宦家尽室潜匿，其子孝廉藏箱笼中，寄邻家得免。孙税监乘夜急走杭州以避，如是者三日，诸税官皆次第芟尽，至第四日，六门各有榜文云：「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居民，各安生理，无得借口生乱等语。」连日合城寂然，路无行人，第五日道府始下令捕诸为乱者。有葛贤者，挺身投官曰：「倡义者我也，以我正法足矣，若无株连平民，株连则必生乱。」当事者乃止，就葛贤具狱，论死，后遇赦得出；越三十年，而贤尚存。叩以当日事情，颇多支吾。或曰倡义者实非葛贤，但其束身就狱，为民请命，亦自有足取者。

户部尚书赵世卿等公疏：「人情屡变，怨已在明，陕西委官挫辱县官而致之死，县官可杀，则何人不可杀！又闻各处中使养兵自卫，裹甲升堂，臣等窃见变之自内作也。又如云南燔委官之居，辽东矐委官之目，曩湖广之脱归，幸而漏网，今广西之结构，蔓将难图，江淮群小纷纷，九边饥荒藉藉，而苏州之民变，又见告矣。臣等窃见变之自外作也。」

（明文秉：《定陵注略》卷五）

葛贤者，昆山人。以织缁赁工于郡城。辛丑（一六〇一）六月，有奸民具城（呈）于孙税监曰：「愿立新法，凡缁之出市者，每匹纳银三分，方许市。某等愿效力司其事。」列于富室贷重资，行贿于税监，计垂成，税监已出示，行有日矣。众职工及市缁家均苦之，莫可为计。贤挺身曰：「吾当为首，为吴民剿乱。」相率数十人，入玄妙观。定约曰：「若辈举动，皆视吾手中芭蕉扇所指。」众曰：「诺。」于是先往具呈人汤某、徐某家毆杀之。继往丁少参元复家，及富室归某家，皆火其居，为其出货重资于市棍也。且禁不得掠一毫财物。又分投往閭胥二门外，凡税官之在地方者，尽毆杀之。身往见府公曰：「愿得孙税监而甘心焉。」府公但以好言慰止之，不敢问。及次日众犹不散，曰：「必欲得税监乃已。」于是孙召集卫军及地方兵勇，扬兵示威以为备。贤等亦聚众趋税监门，幸与兵不相遇，日暮各散。税监得乘间护送逸去，入抗，贤乃投狱。府公问所欲，曰：「夜多蚊，只求蚊帐一顶足矣。」狱中人，及外人之好事者，多义之，往往携酒脯劳之，无虚日。贤亦自分必死。乃奏下，竟得宽旨，至今在狱无恙。亦异数也。

（明沈瓚：《近事丛残》）

葛贤，吾不知其为何如人，意必一机手。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

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先是税监孙东瀛一不派及两户，姑取商人出入之货，量榷以办苏税，我吴人人一口诵德。而棍徒某某，思欲罢未榷之利，以此二业，从叟孙公。孙垂老矣，不喜事，姑漫批之。棍徒计得也。扬言每机所织者先税后卖，其说盛传吴中，而东城为之罢织，小户相向错愕，以为死旦夕耳，然与其死饿，孰若死侠？于中葛贤者，素抱侠骨，遂为戎首，率百人相哄城隍庙，呼神死誓曰：「吾宁拼死，救此一方，但当死清白，汝辈勿染一钱尺帛，不杀棍，不逐孙不休。」先拥众将乡宦丁氏纵火焚其闾，恨其出母钱贷。棍徒入税府也，旋蜂聚税府前，欲入门，为博浪计，缚棍徒立斩者三人，徒手相搏，如入无人之境，府县卫所缩首社门，城门尽闭，内外隔绝，孙公微服间道逃去武林，八日而群党始散。贤遂挺身投狱求死，绝不蔓及一人，声传都下，以为吴真反也。吴少年不诸事体，以为何物葛贤，乃尔仗义驱貂珣，灭势宦，杀棍徒，如反掌，无不义而壮之，相赠以文，相饷以盒者无虚日，真若荆轲、聂政复生者。然官府依阿于众，论姑款之囹圄中，不深罪也。但此风一煽，吴必多事矣。脱遇灾伤警变，恶少年聚众呼群，操戈相向，籍没良善，抄掠无辜，视为故常，官府之力，谁能禁之！此真反也，非贤为之嚆矢哉！或者曰：「方今奄人善殃，充斥宇内，靡不欲嚼吴之肉，得此举而奄多缩首矣，贤可少乎？」又曰：「驱势珣如小儿，令贼户微萌，举得安生复业，贤又可少乎？」余以为不然

也，人睹其小，余观其大；人幸其前，余虞其后。譬之药笼中乌头、附子，岂不霍然去病，而使病夫元气索然奈何？今孙公畏吴如虎，已告老去矣，驱一贤者，而易一不贤者，羽翼爪牙，谿壑难厌，横劫无算，贤亦何利我吴中哉！吴之当官者念此，当声贤之罪，而磔之市中，俾群党有所胁息，庶乎悍少年，知所畏避，而可救其半也；虽然以孙公之贤，以吴民之弱，而犹不免以讹言成大吝，几至鱼肉焦烂，涓人为患，可胜道哉！又况一贤死，天下岂无葛贤乎！奈何主上之不幡然也？

（明蒋以化：《西台漫记》）

万历辛丑岁（一六〇一），催税事起，无赖狙狴，因缘巨珰相为奸利，自商贩作务以及菜佣，细琐毕税。市人淘淘，遂期于六月初三日诅元妙观，为首六十人名曰团行，不呼而集者万余人，同声相应，以某巨魁为讨，环其庐而拘之，会已亡，乃纵火，不取一钱；有私其入者，共击杀之，惟罪人是讨。当是时，事起仓卒，苏守与长吴二令，欲问主者为谁？卒不可得。蚁聚五日，榜示万端，无一解散者。越八日，忽有壮夫袒肩摇蕉扇突众而出，长揖太守前曰：「余为葛成，实倡是举，请戮成以伸国法，余人乞置勿问。」太守义之，顾司理称叹者久之，于是招谕众曰：「尔曹迫劫至此，非探凡杀人者比。」下令散其党。成独诣郡请囚，太守为之流涕，遂亦罢税。成既自诬服，兵使者杖之濒死，遂以成名闻之抚台，抚台方欲

得罪人，亟以成名上闻。然事起月之初弦，成尚居昆山，七日闻变，方入郡观奇事，不觉为义气所激，实非戎首也。时天气晦冥，盛暑竟如深秋，淫霖不止，几于飞霜，当事者，始拟重辟，后渐轻灭。一时倾动，争欲识荆，至有貌其像而祀之者，祈禳咸应，人目之为葛将军云。眉公重其人，与之交，乃成亦严事眉公，常执爨灶下，见人熙熙，令人起夺席之思，俗称将军。眉公曰：「是人气韵开朗，似有道者，非斩将搴旗之伦也。」因又称为葛道人。

（清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六）

义士葛贤者，吴城东工织纴小民也。年甫弱冠，当神庙中叶，内监孙隆，督理江南织造，有无赖欲夤缘为榷税，民惴惴焉，有打税之举。葛贤出为倡义，一呼百应，不日而聚者数千人。时夏天以芭蕉扇为号，至富家之门，举扇一挥，平地升屋，如鸟斯翼，其家顷刻灰烬，不许携一草一木而出，然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城中遂哄然，有司乘夜收捕，葛贤挺身就狱，所司亦不甚苦之，四方之馈遗不绝。越二年，有司以义释之，僦居湖滨，以耕为业。海内好义，若陈眉公辈，深为推许，为之游扬，往来湖海间，乡人多称为葛将军，肖其像而祀之，甚灵验。贤舟过，见有称其号而祝者大笑。为人慷慨尚义，苍颜劲骨，若长松矫矫，双眸炯炯，目光射人。虽不通文墨，每遇有谈文字者，辄倾耳而听，间出一语问难，却有至理。有徽人蓄妾别室，邀贤作伴，时贤尚未娶。徽人归，四五年音耗杳然，为之经理薪水，

始终不怠。一日徽人至，验无他故，乃许以为室。力谢之曰：「彼少艾，我鰥男，相与四五年，宁无议我后者乎？今若从其议，则四五年心事不白矣。」乃召其父还之，令别婚，其父母亦德之，乃别受女之聘，而谢之曰：「此可受也。」乃受之以纳室焉。据此一事，则其人亦皦皦者矣。后为吴县知县陈文瑞叩登，闻其言虽得上允，其事则非其本怀也，特为人所欺耳。归而自悔，愤懣以死。吴人乃附于五人之墓旁，以两时事相类也。然其人绝不类。

（明褚亨爽：《姑苏名贤后纪》）

清褚人获《坚瓠集》云：万历辛丑（一六〇一）内监孙隆以织造至苏，刁民藉以作奸，六门设税吏，担负出入，必税钱数文，閭阎扰动。吴人葛诚，义愤所激，以蕉扇招市人，杀其参随，隆走抗得免。诚诣官待罪，当道以乱民不宜名诚，改为贤，疏闻，后以赦得出。又十余年，以疾终，吴人义之，呼为葛将军。未死时，江淮闲客，舟癸赛之，辄有验，死葬虎邱五人墓侧。文文肃公题其碑曰：「有吴葛贤之墓。」康熙癸丑春，予过虎邱，于其犹子处，得瞻将军遗像，稍帽戎装，犹凜凜有生气，上有吴因之、文文肃诸先辈题赞。按葛墓今尚存，余从前作葛将军歌，即据此。

清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云：太监孙隆，以督织造驻苏州，朝廷方起税额，恶少年行贿充委官，乘舆张盖，勒索商税，民不堪命。昆山葛成率众二千人，分作六队，一人摇蕉

扇前行，后执挺随之。知长洲县事邓云霄，见民情汹涌，擒委官头目，械于元妙观，众立段死，裂其尸。知府朱燮元劝谕始得解散，此万历二十九年事也。葛成慷慨就狱，后得宥罪。

清章有谟《景船斋杂记》云：万历辛丑岁，催税事起自商贩工作，以及菜佣，细琐毕税，市人汹汹，遂期于六月初三日诅元妙观，为首六十人名曰团行，不呼而自集者万余人，以某巨魁为讨，环其庐而询之，会已亡去，乃纵火，不取一钱，有私其入者，共击杀之，惟罪人是讨。苏守与长吴二令，欲问主者为谁，不可得，蚁聚五日，榜示万端，无一解散。越八日，忽有一壮夫，袒肩摇蕉扇排众出，揖太守曰：「予为葛成，实倡是举，请戮成，以申国法，余人乞置勿问。」太守义之，于是谕众，散其党，成独请囚，太守为之流涕，遂亦罢税。成既自诬服，兵使者杖之濒死，遂以闻诸抚台，以成名上闻。然事起月之初弦，成尚家居昆山，七日闻变，方入郡观奇事，不觉为义气所激，实非戍首也。时天气晦冥，盛暑竟如秋时霖雨，怒风不止，当事者，始拟重辟，后乃末减。一时倾动，至有貌其像而祀之者，祈禳咸应，人目之为葛将军，眉公重其人，与之交，成亦严事眉公，尝执爨灶下，眉公曰：「是人气韵开朗，似有道者。」因又称葛道人。

按此两说，与《坚瓠集》有异，如《静志居》说，则部署井然，颇有兵法，可称葛将军。如《景船斋》说，则见义敢为，从容就死，不愧葛道人矣。疑「景船」所说，尤得其真，余前诗止据「坚瓠」，未是也。惟此二书，皆以为昆山人，而褚稼轩亲至虎邱，见其犹

子，则似家于山塘，非崑山人也，此则未详孰是。

又按其易名也，亦有可疑，乱民不当名诚，岂当名贤乎？余疑其初名成！当道以乱民不当名成，改其名曰咸，从其形也。及后遇赦得出，吴人义之，又改其名曰贤，从其声也。此虽臆说，颇似近是。

（清俞樾：《茶香室三钞》卷四）

矿税流毒宇内，已无尺寸净地，而淮徐之陈增为甚。增名下参随程守训者，徽人也，首建矿税之议，自京师从增以出，增唯所提掇，认为侄婿，又不屑与诸参随为伍，自纳银助大工，特授中书舍人、直武英殿。自是愈益骄恣，署其衔曰钦差总理山东直隶矿税事务兼查工饷。以示不复服属内监。旋于徽州起大第，建牌坊，揭黄旗于黄竿，曰：「帝心简在，」又扁其堂，为「咸有一德」。是时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疏劾陈增贪横，当撤回，守训乃讐宗尧多赃巨万，潜寄徽商吴朝俸家，上如所奏。严追宗尧徽人与朝俸同宗也。自是徽商皆指为宗尧寄赃之家，必重赂始释。又徽州大商吴养晦者，家本素封荡尽，诡称有财百万，在兄叔处，愿助大工。上是之，行抚按查核。守训与吴姻连，遂伪称勘究。江淮不法大户，及私藏珍宝之家出巡太平安庆等府，许人不时告密问理，凡衣食稍温厚者，无不严刑拷诈，祸及妇孺矣。又署棍徒同治者为中军官，晨夕鼓吹举炮。时巡南畿者为御史刘曰梧，遇之于途，见

其导从旗帜弓戟较督抚加盛，令呵止之，程以彼此奉使为答，刘竟无以难之。唯稍畏淮抚李三才，不敢至李所住泰州，李亦密为之备，佯以好语陈增曰：「公大内贵臣，廉干冠诸勅使，今微有议者仅一守训为祟耳，他日坏乃公事，祸且及公，虎虽出柙，盖自缚而自献之。」增初闻犹峻拒，既又歆之曰：「守训暴敛，所入什伯于公，公以半献之朝，以半归私帑，其富可甲京师也。」增见守训跋扈渐彰，不复遵其约束，心温已久。因微露首肯意，李中丞觉之，潜令其家奴之曾受守训酷刑者出首于增，云守训有金四十余万，他珍宝瑰异无算，并蓄龙凤僭逆之衣，将谋不轨。李又怵增急以上闻，公不第积谤可雪，上喜公勤，即司礼印可得也。增以为诚言果以疏闻。上即命李三才捕送京师治罪，及追所首多赃，增既失上佐，迹已危疑，其部曲亦有戒心，所朶取不能如岁额。上疑增屡岁所剥夺且不貲，又苛责之，李中丞又使人胁之，谓阁臣密揭入奏，上又允矣。又曰：「某日缙骑出都门矣。」增不胜愧悔，一夕雉颈死。名下狐鼠惧罪，即时鸟兽散去，出其署中所蓄，中丞簿录以献。江淮老幼歌舞相庆。说者云淮抚匿增金钱巨万，所进不过十之一二耳，此固未足信，即有之，诛翦长鲸，其功不细，以此酬庸，亦何不可。

（明沈德符：《野获编》卷六）

万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三月，武昌民再变，冤民万余，围绕陈奉公署，誓必杀奉，

奉从后潜逃，匿楚府中，众民将番校耿文登等十六名，捆缚手足，投之于江。四月，撤湖广税盐陈奉回京。湖口税盐李道疏，奉旨：「这所奏内官陈奉，征多解少，水陆重征，垫塞商民，欺匿国课，好生可恶。湖口内官，请乞更调，以息怨讟。其湖广店租及开矿铸钱钱粮等项，着守备内官杜茂兼管，陈奉着该抚按差官伴送回京处分。」按陈奉横行楚中，发塚抄家，杀人焚尸，极其惨毒，会城市民，再起击之，皆以抚按三司救免。上悉其状，召会还，而金宝财物，以巨万计。支可大惧有掠之者，乃多与之卫，至襄阳，巡按王立贤议留其行囊，简其数上闻，巡道某固劝不可，乃止。时新抚赵可怀已入境，亦使人导之出疆，以故楚中之人，无不痛恨此二人者。南省中参疏有云：「可大、可怀，无一可者也。」诚然哉。

（明文秉：《定陵注略》卷五）

（万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正月，武昌民变。湖广税监陈奉疏：「武昌居民聚集千余，于去年十二月初二日，赴抚按击鼓控愬，复拥入臣署，大肆鼓噪，抛砖丢石，持櫓挟竿，奋臂而入，臣以一身当其锋，辄中砖石，动履难支。时抚、按、司、道、府、卫、县俱星驰而至，随调兵驱逐防御，仅以身免。司房参随尽被重伤，生死未保，所有行旅貲囊，抢掠无余，自门、窗以至舆、轿、卓、椅、什物，尽火于庭；虽愁苦之民，思乱已久，臣何所遭之厄也。」

二月，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疏：「湖广激变，事情昭彰耳目，而巡抚支可大，乃与矿税陈奉，互为蒙蔽，臣历询之彼中人，咸称陈奉暨韦千户等，指称搜税，诈骗官民之家，武汉二府尤甚。如常乡官、周乡官等家，陈奉率先至其门，然后令人传意，僭称千岁爷爷要行奏请抄没，各勒千余金，方得解免。其次生儒之家，则韦千户等往，皆如前恐吓，各勒数千百金。总计不下十余万。其贫不能厌其求者，直搜入卧房，见妇女姿色，则佯称藏带金银，逼捉脱衣，肆行奸辱，或掠入税监府内。以致士民怨入骨髓，日夜泣诉，有司付之长叹，无可奈何。后收税至，王生员之女，沈生员之妻，皆被逼辱，众生员公愤不平，齐赴稟诉。而素所受害市民，涌至万余，放声大哭，一时奋不顾身，甘与陈奉同死。遂打入税府，抛砖放火，适抚按司府皆至，陈奉左挽抚臣，右挽按臣，声求救命，抚按曲为解谕，众势稍缓，然汹汹不散，当于陈奉府内，搜出妇女三口，一口易男衣而逃，韦千户亦削发遁去。陈奉见众怒难犯，又知身负淫纵不谨之罪，畏彰于朝廷，乃卸其罪于刘之良等，并议将各府征税委之佐贰官为解。按臣陪陈奉于卧内，抚臣坐二门，三司坐于头门，调兵防守，数日乃散。今抚臣曲为蒙蔽，不据实上闻，则圣心何由悔悟，而天下祸乱，将何所底止耶。」

（明文秉：《定陵注略》卷五）

据高寀在闽肆虐日久，逼取各铺行，若米若金及诸物价，总不肯给。本年四月十一日，

各铺行匠作人等，齐往税监，告讨欠价。案闭门逞凶，令家丁操利刃，挟劲弩，恣射行砍，民各带伤逃出，最后者被诸棍拿捉，锁禁衙内。时知府喻某，同知陈彥，推官署闽县事周顺昌，侯官知县金元嘉，俱往税监衙内前，晓谕诸人不退。案复从内将火箭射出，延烧民居，自初更至三更始熄。当日诸人姚夏、董九、张公治等，俱受箭伤，郑四等被打寸伤，朱绎、潘六、蔡廷机、谢廷祖等数十人，俱受刀伤脑面等不一。十二日末时分，高案背负勅印，手持大刀，随带家丁，各持锋利枪刀，前后拥卫，竟赴军门，突入内堂，逼挟军门父子，同出至宪台署内。屯盐道副使李思诚，兵备佥事吕纯如，齐到劝解，方释军门回院，案复挟两道步行送归，随即闭门。更深时，军门拿获行凶税棍田聪、徐文、朱朝臣，发下闽县收监。思诚、纯如稽留税署，惶惧不知所为，案欲释累囚，维命；欲葺馆垣，维命；欲增置环卫，维命；欲令有司庭请代，维命。先是周推官莅任，独不谒案，案甚恨之，又以他事执其中军某，案欲得周而甘心焉，今欲有司请代，盖意在周也。四鼓，案送李思诚出，仍留吕纯如在内。十三日，思诚行县，将昨发监犯田聪等三名取出，给赏新衣帽送还高案。又令府县官往谒吕兵道，周推官坚拒不可，谓今日欲图万全，出监司于危地，惟有合文武将吏，为纓冠之救，令其不得不出，庶几士大夫之气，不至靡焉尽丧。若徒以二三属吏，往谒税监之庭，手板旅进，何以成礼？且代非所宜令也。自黑绶以降，孰非天子之命吏，而此释彼系，如诅三物，又非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之地，代胡可令耶？力谢不往。喻知府陈同知遂入税署

谒吕纯如，纯如请以陈同知自代，案乃听纯如出。次日，吕纯如牌行闽县，内云：「税监亏损各行物价，自有两院司道替小民作主，何得聚众攻门，围屋放火，如此乱民，渐不可长！为此牌仰该县官吏，即密访十一晚放火，十二日伤人纠众行凶首恶的确姓名，擒拿解道，以凭处治。其街各铺甲，因何不收敛闲人，听其群聚撒泼，巡捕官着严行晓喻遵守等因。」周推官得檄，即投袂而起曰：「此事一行，将变不在税监，而在地方；罪不独在地方，而在有司。」复力拒之。旋申文抚按，闭门封印，坚意气归。时士民极留者数万人，环绕刑署，夜以继日，自府门以达刑署，后堂露宿皆满，盖惟恐周推官之夙驾也。适奉撤回高案之旨，乃得解。抚按从士民之请，坚留周推官不听归；而思诚、纯如，遂与周相水火如仇矣。

（《明文秉：《定陵注略》卷五）

（二）天启以后吴中市民暴动

天启朝，逆珰魏忠贤扇虐，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愤彻闾里，匹夫匹妇，发竖心伤。然未有公然发愤，抗中贵，殴缇骑，不恤其身家之殒，惟义之殉，若苏民之于吏部周公顺昌者也。尝读《颂天牖笔》，及询之吴父老，未尝不击节慨慕之云。初吏部负人望，谒告家居，时切齿朝事，令不便于民者，辄言之当事，苏人德之。会都谏魏公大中被逮，所过州

邑莫敢通，吏部轻舫候吴门，相持恸哭，骂忠贤不去口，为约婚姻，奉炙酒，累日乃去，珰闻之怒。珰所私御史倪文焕，劾吏部党奸人，削籍，苏固已人人自惧矣，天启六年，织造中使李实，以忠贤旨复坐讲学聚徒，与都御史高公攀龙、御史周公宗建、谕德缪公昌期、御史黄公尊素、李公应昇、俱逮治。诏使至苏，吏部慷慨自若，而苏民无少长皆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颜佩韦、曰马杰、曰沈扬、曰杨念如、曰周文元。佩韦贾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从父兄贾，而独以任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骇罢肆。而诏使张应龙、文之炳者，虐于民，民益怒，顾莫敢先发。佩韦于是焚香行泣于市，周城而呼曰：「有为吏部直者，来市中。」或议、或询、或泣、或切齿詈、或搏颡呼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醵金为贐、或趣装走京师，挝登闻鼓，奔走塞巷衢，凡四百夜。洎宣诏，诸生王节、杨廷枢、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窃计曰：「人心怒矣，吾徒当为谒雨台，以释众怒。」又谓：「父老毋过激，激只益重吏部祸。」父老皆曰：「诺。」乃相与谐西署，将请于巡抚都御史。巡抚者，毛一鹭，珰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吴令陈文瑞，由县至西署，佩韦率众随之。而马杰亦已先击柝呼市中，从者合万余人。会天雨，阴惨昼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躏，泥淖没胫骭。吏部昇肩舆，众争吊吏部，枳道不得前，吏部劳苦诸父老，佩韦等大哭，声震数里。移时抵西署，署设帷幕仪仗，应龙与诸缙骑立庭上，气张甚，最下陈银铛钮镣诸具，众目属哽咽。节、震亨等，前白一鹭，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珰就

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无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请释之，以慰民乎？」一鹭曰：「奈圣怒何。」诸生曰：「今日之事，实东厂矫诏。且吏部无辜，徒以口舌贾祸，明公剖切上陈，幸而得请，吏部再生之日，即明公不朽之年；即不得请，而直道犹存天壤，明公所获多矣。」一鹭张周无以对。而缙骑以目相视耳语，谓若辈何为者，讶一鹭不以法绳之。而杨念如、沈杨两人者，攘臂直前，诉且泣曰：「必得请乃已。」念如，故阊门鬻衣人，杨，故牙侏，皆不习吏部，并不习佩韦者也。蒲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缙骑怒，叱之。忽众中闻大声骂忠贤逆贼！逆贼！则马杰也。缙骑大惊曰：「鼠辈敢尔，速断尔颈矣。」遂手银铛，掷阶砧然，呼曰：「囚安在，速槛报东厂。」佩韦等曰：「旨出朝廷，顾出东厂耶？」乃大呼！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闻吏部逮，号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跃出直前夺械，缙骑笞之，伤其额，文元愤，众亦俱愤。遂起击之炳，之炳跳，众群拥而登，栏楣俱折，脱屣掷堂上，若矢石然。自缙骑出京师，久骄横，所至凌轹，郡邑长唯唯俟命，苏民之激愕出不意，皆踉跄走。一匿署阁缘桷，桷动惊而堕，念如格杀之。一逾垣仆淖中，蹴以屐，脑裂而毙。其匿厕中，鬚荆棘者，俱搜得杀之。一鹭、吉皆走匿。王节等知事败，而当众气方张之时，即欲前谕止不可得。诸父老练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缙骑之逮御史黄公尊素者，适舟次胥江，掠于郭，执市人挞之。郭人闻城中之殴缙骑也，亦殴之，焚其舟，挤水中。次日雨霁，乡大夫素服谒两台，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鹭则夜已密书飞骑白东厂，且草疏告变。

矣。檄下县曰：「谁为析声聚众者？谁为燕香号泣者？谁为骁雄贾勇，党罪囚而戕天使者？必悉诛无赦。」始众以吏部故，用义气相感发，五人一呼，千百为群，闻捕诛，稍稍惧，五人毅然。出自承曰：「我颜佩韦，我马杰，我沈扬，我杨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系。曰：「吾侪小人，从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诏狱，五人亦斩于吴市，谈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风雨，太湖水溢。而广陵人则言文焕家居昼坐，忽忽见五人，严装仗剑，旌旆导吏部来，忽不见，庭井石阑，飞起舞空中，良久乃堕，声轰如雷。明年烈皇帝即位，忠贤伏诛，吏部子茂兰，刺血上冤状，诏卹吏部，诛文焕。苏士大夫即所夷瑄祠废址，裒五人身首合葬，而竖石表之，至今称五人之墓云。

（清张潮：《虞初新志》卷六）

人变者，述姑苏义民杀校尉之变也。天启甲子（一六二四）秋冬间，逆珰擅政，屠毒缙绅，其门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儿、二十小孩儿、四十猴猕、五百义孙之属，所仇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顾宪副大章与焉。丙寅逮江阴缪宫谕昌期，吴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无锡高中丞攀龙，长洲周吏部顺昌，江阴李侍御应昇。其时传逮指名者，尚有八十余人。缇骑之至，必踞坐府署中，檄所司征逮者至，弗得见，列诸械于署前，皆耳目所未经，如一铜镝，摘人指立可折，其他不可枚举。以是为号，侈索贿，贿满所欲，乃开读。其初至

也，父老有生而未見之者，盖神祖宽仁，五十年如一日，以江陵之焰，缙绅正于廷杖，然而士气摧残，已驱成邪媚世界矣。况惨掠煎熬，待士于囚虏之下乎？江南既数见缙骑以为常，而缙骑亦视江南为熟游故道。逮繆宫谕者，得三千金，未滿所欲，仓皇遂去。问之曰：「急上赶差也。」凡此辈出，珣之儿孙及左右，皆有贿入，则数十倍利，如市贩然。一时皇皇，莫必其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贫，直节亢爽，遇事敢言。初传有「天鉴」、「点将」诸录，盖逆儿所造，罗列诸正人，斥为党，独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辽有不与之耻也。」益奋发无所顾忌。巡抚周公起元，以争织造，元削夺归，吏部为文逆之所指斥内外甚具。后毛一鹭继起元抚吴，鹭，固二十孩儿之一也，莅任之日，吏部则以逆起元文逆之，鹭，恨切齿，遂与李实构摘魏给谏逮过吴门，吏部与联姻事，而吏部逮矣。时武进有特走武林馈千金于李实，求逮孙宗伯慎行、郑庶常鄮者，会有言孙病剧，郑已学道而免，然孙终不免戍，又欲杀之淮上。丁卯春，郑与文殿撰震孟皆传逮，意令惊怖自尽，如丁翰简乾学故事，诸公于乡里，故无嫌怨，直是诸儿孙借以献媚，俗所谓逆书帕云尔。逮者至苏，吏部囚服待罪，邑令陈君至曰：「公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大异人意，吾闻江阴知县岑之豹，当繆公谕之逮，率兵快奄捕，繆夫人欲一见不可得，自称在五百义孙队中，此近倒也，使君何异人意。且谛思之，吾无家事可了。」顾左右曰：「前有一僧求书庵额，此当了却。」因命纸笔，大书小云栖三字。掷笔笑曰：「此外更无一事矣。」后郑庶常吊诗

曰：「银铛犹勒小云栖，」盖实录也。吏部同令君宿县署，缁骑大索金钱，数日犹未开读。士民望吏部颜色，如见天人，无不洒泣，欲为请命，时阴雨连宵，如为忠义泣。至开读日，出自县署就逮，百姓夹道执香，哭声千云，既入宪署，诸校尉拥龙亭，绯衣捉械，怒目上视。巡抚毛一鹭拱立左，巡按徐吉拱立右，观者蜂拥，不下数十万人，三学诸生肃而前，述士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诎不知吏部居乡立朝者，盍为请于朝。」抚按战栗，不许。一尉厉声曰：「今日事，与秀才何与？」诸尉各举械将击诸生，忽见丛中一人从人肩上跃出，拽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捉械者，诸尉竞抨之，人丛中，复有四人继出，一跃登堂，遂与诸尉殴。首一人者即颜佩韦，余四人者马杰、沈阳、杨念如、周文元也。五人持问尉：「此旨从何出？」尉曰：「实是魏上公命我来。」于是五人大呼：「共击杀伪旨者。」值天雨，来者各以伞履，喧声震地，堂下万履齐掷，诸尉伏抚按胁下曰：「爷救我！」抚按复趋匿诸尉后曰：「老先生毕竟是驾上人。」逡巡俱却入署内，士民喧从之。一尉匿梁上惊堕而入，后询其党，名李国柱，本非校尉，乃行五百金贿，谋与偕来者也。是日开读不成礼，抚按具疏奏闻，众还。过姑苏驿，复遇一尉，盖往浙逮黄侍御尊素者，骚驿递，需折夫马百金。五人复聚殴之，毁其舟之半。五人皆谋曰：「我辈拚死为国除害，盍以千众下武林，杀税使，焚其府，以千众下昆山，尽顾秉谦之家，然后自囚请死，虽寸磔有余快。」颜佩韦曰：「不可，吾侪小人，死何足惜，江南贤士大夫尚多，使置我辈，而反借此倾诸贤，是我辈累之也。」

巡抚闻其言，则大喜。初逆珰亦无甚怨于诸贤，其儿孙实嗾使之。及见抚按疏，珰色变，召呵曰：「财赋尽在江南，彼为变，奈何？」政府部堂长跪不起，久之曰：「有儿在。」乃勒令抚按搜捕渠魁，五人者挺身自投曰：「渠魁胁从皆我也，无波及，直向抚按大笑，尔陷吏部死、官大人小，我为吏部死，百姓小人大。」抚按无如之何，讞成，大辟处决，五人颜色不改。逆珰闻之，颇衔李实，疏为激变，实怖欲死，乃命浙抚潘汝楨，请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风，生祠遂遍天下。政府魏广微、顾秉谦、冯铨、施凤来、张瑞图辈，咸手撰碑文以为荣。未一年，天祚圣明，逆珰授首，苏州生祠，垂成而废。苏人即其下葬五人，大银台吴公默，题曰：「五人之墓。」址甚旷，巨碑屹立，望之者咸以为五人墓道，不知皆逆祠旧物也。或曰：「是逆物，五人固不享，宜悉仆之。」或曰：「碑文作者之名，暮夜毁去，过者唾骂，其视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不啻霄壤，是宜两存。」永留忠义如线，开富贵场中冷眼。先是五人奋义日，江阴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观者，亦数万。方开读时，有发垂肩者十人，各挟短棍，直呼入宪署，杀魏忠贤校尉，士民号呼从之，诸尉踉跄走，越墙脱履，状甚狼狈。一卖蔗童子十余岁，抚髀曰：「我恨极矣，杀却江南许多好人。」遂从一肥尉后，举削蔗刀齧其片肉，掷阶前狗食之。时尉无死者。太守曾樱，素惠民，抚之须臾而定，故义民之名逸不传。

（清郑澍若：《虞初续志》卷七）

苏城西，原任吏部验封员外郎周景文名顺昌，素著清劲，忽加削夺，舆论固不平矣。三月中旬，复有锦衣官旗二十余人，来提景文解京，驻扎西察院，且索重赂，士民无不嚣然哄然，人怀愤怒。十八日，开读，观者数千人，皆执香称冤，有流涕者。方读旨未竟，忽一人攘臂而起，拳殴官旗，群众咸奋，遂至大哄，官旗逃避无地，追逐者升屋揭瓦，抚按道府县俱仓惶无措，旗尉被击死者一人，余多重伤。正当喧乱，适西门外，又有过往官旗殴打驿丞，横甚，士民闻之，遂多奔往胥门，群击其众，皆落水而逃，冠带仪仗，悉投于火。一时义举，虽快人心，然不无逆命抗旨之罪。抚臣毛一鹭，按臣徐吉，疏闻请旨。闻抚公深怒诸青衿，一时讹言籍籍，士民怀惧，移家避祸，有大家重载往乡者，每为盗乘机击夺，甚至污及妇女，城内外贵贱老少，俱纷纷恇扰者。月余，上官出榜安民，本府寇，太尊老诚宽厚，止访拿为首细民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人系狱。后周官已潜行赴京，官旗亦出境，朝廷旨下，但责地方官不能约束，止着重首乱五人，更无一字涉及青衿者，云皆苏宦徐念扬，时任通政使，从中调停之力也。未几，念扬谢事归，一夕方宴客而遽卒，谓其惧祸服毒云。后两周官到京，俱下抚镇司，拶打坐赃追比，旋毙于狱。七月十二日，抚臣毛一鹭，令道府县将打官旗颜马等五人，梟斩于西察院前，号令首级于各门。学院亦将保留周官，及抗论倡义诸青衿，黜退刘羽仪、王节、王景皋三名，沙舜臣、殷猷臣等降责，两

周官尸棺，俱于闰六月终到家，此皆魏阉作恶，士大夫被祸甚惨，本朝一大厄会也。后崇祯改元，新天子践祚，大奋宸断，冰山去而赏罚明，枉死者赠官赐谥。周景文谥忠介，荫子入监。徐念扬赠爵工侍，特祠致祭。被降黜诸生，俱复附。颜马五人，亦葬虎邱魏监废祠址，树碑以纪其事，给田以贍其家，亦遂不朽。而党逆诸臣，从末减者，犹问徒杖纳赎。不齿士林，芳秽之辨悬矣。

（明叶绍袁：《启祯记闻录》卷一）

天启间苏抚毛一鹭，处州人。魏忠贤干儿也。建瑯祠于虎邱半塘，僭拟皇居，南有水园，北有旱园，中有九间楼，今怡贤寺左右，皆旧址也。祠名普惠，堂中悬一联，云：「一柱擎天，三朝捧日。」又一联云：「力保封疆，功留社稷。」时忠介周公忤瑯，被逮，书小云栖寺额而出，今其寺在积善庵旁，此绝笔也。诸生王节等具呈保留，不准，輿情汹汹，义人颜佩韦等五人击杀缇骑，毛一鹭怒曰：「今日君臣之义安在？」王抚毛背曰：「老毛父子之情何笃？」毛恚甚，擒五人斩于西察院前，收王节等诸生十三人遣戍。崇祯登极，赦归开复，王登一榜。五人首梟示六门，吴閤卿名默，令人窃其首葬于花台上。瑯败后，吴氏拆毁逆祠，改为甘露寺，九间楼截去二间，今尚存焉。文湛持名震孟，与吴閤卿营建五人墓于寺北，身首合葬，春秋祭祀。杨公廷枢书义风千古石额。韩贞文公名馨，年甫九岁，书五人之墓碑大字。五人中，惟念如有曾孙守墓，余俱无后，颜系枫镇巨族，佩韦侄中和，年七岁，能报不

共仇。乾隆年间，奉旨钦旌，逆主入复圣祠从祀。今花台犹存，种植花草，无不勃然而生，其五人之留碧也欤。毛一鹭，革职家居，白昼见忠介公率五人介胄入室，庭中井栏忽飞起，惊布而死，死时全身缩小，噫！是诚小人也。

（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

（崇祯）己卯（一六三九）亦丰年也，第米贵而钱贱，小民始不聊生。夏四月巡抚黄公至，下令禁米出境，禁不能止，而胥吏因缘为奸，米遂腾涌。六月初九日，娄门富人姚天倪，巢米百石，其邻恶少十余人，凑银强余，遂至斗争。无良者乘之，将家伙尽行毁碎，入内室取金宝衣饰之类，四散撇开，然犹未抢也。至十四日，而孝廉章维九家，遂抢劫一空。至有至戚近邻因为利者，十五十六，凡大家皆遍，几为罢市。延及西郊，处处皆然。城中良民不平，协力捉二人解抚公，抚公毙之杖下，得稍定，而国体宪体已坏尽矣。黄公未来时有能名，莅事后颇溃溃。十四十五，苏城抢劫四起，而十五清晨，见诸孝廉犹云贵地还喜太平，诸孝廉咋舌不敢对。而十八日，浒墅乱民抢劫施家，放火烧其屋。解乱民三四人至，则发吴县问。夫抢劫而至放火，何问之有。吾吴不幸覩此，一班人居民上，将来之祸，正不可知。此关朝廷气运，非第一隅之事也。向使抚公当乱民于姚家发难时，捕一二为首者，置之法，闾里定当晏然。乃上下若罔闻知，方更相为蒙蔽，至不可救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

（明徐树丕：《识小录》卷之二）

（三）佃农的反抗斗争

泉地隘而硗瘠，（略）每府令征租；旧皆佃主亲履田亩，以丰欠为完冗，田丁例供一饭，田主上坐，田丁之老傍坐，举壶觞田主，或缙绅之林下者，亦和颜为谈农事，劳苦而慰藉之，共饮毕乃退。租完将归，以只鸡白粲二三斗为贐，田主答以巾扇之类，主佃相与以礼如此。其后贵家憚于亲行，率俾其家奴，取盈之外，复多虐政，于是人心怨愤。未几负郭田丁集数百人，为彩旗鼓吹，先请史相□家中斗栳而迎之，凡有负郭租者，数百人突至其家取栳较定可否。有识者云：「此乱始也。」未久南安之变作，一日而杀田主数人，垒土堡于山嵌，积谷其上，纳无输租者，无赖之徒，攘臂而为之首，有谷已收在船，至近郊关，亦维之而去，不则焚弃之，并其乡之厚资者，或自匿而不敢与乱，则杀而戮辱其妻女。永春、安溪俱望风起矣。

（佚名：《温陵旧事》引自《泉州府志》卷二〇）

按莆田租额，每石谷计一百二十斤，后乡绅或有议加者，遂率众而成揭竿之事。上闻之，骇然曰：「此诚地方异变，着守道柴世埏，将租事作速议妥，务期主佃相安，官干非理虐佃，与刁民假佃倡乱者，俱当重惩示警。」

（佚名：《思文大记》卷八）

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戊寅，自去冬少雨。（略）不虞八月中旬，蝗虫自江北来飞如雪。抚臣屡疏以旱蝗上闻，而得谕旨征粮，反有加焉。至收租之际乡民结党混赖，田主稍加诃斥，每至起衅生乱。即具（呈）上官，亦概从姑息，真吴民之不幸也。

田主有多居者，征租于佃户，各佃聚焚其居，抢掠其资，真乱民矣。抚院严提首祸两人，毙之，梟首传市，奸民知少惊焉。

（明叶绍袁：《启祯闻见录》卷二）

南洋乡霸方怀忠率数乡农民，蜂拥城下。声称：「田主取租不公。自古收租，只秤加一，今则加二、加三不止。」分守道柴世埏登城面谕，即准出示，取租只许加一。世变官从民便，竟奉行。

（清陈鸿：《莆变小乘》）

子居山十年，家颇裕，亦得薄产二十余顷，较之初析倍蓰矣。崇祯壬午（一六四二）避乱时，积谷各千余石，乱后焚毁如洗，粮犹半存。至甲申（一六四四）入海，而闯官莅任，则土贼豪恶，投为胥役，虎借豺聚，鹰假鹫翼，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贖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茫无恒业。时亡弟在陇，予远逃海中，巨宅膏田，一无主人，任其侵占而谁何，故前此所积，不可问矣。于是有楼子庄之占，草桥庄之占，草泊庄之占，东潘旺之占，石埠庄之占，北解留之占，石桥后疃齐沟之占，其不为占据者，惟有焚掠后荒田耳。亡弟之家产既广，不能不为代理，大乱后市无行人，二麦熟，不能获，而臭烂于野。至秋，葬弟于祖坟，买牛三十头，分给佃户，未及安席，土寇复起矣。至甲申二月又如海，老母携二岁孤侄，同居海中者一年有半。时方授官于南，将不复返，故产久为人据。乙酉六月，航海归，以予久官于南，故产久据不退，不得已理之于县，不服。又理之于郡，理之于按察，以亡弟各产文契俱焚，故最易混占，奔走于青、莱二府之间者将二年，而产业始明，至今仍占种也，予亦无暇问矣。

（清丁耀亢：《出劫纪略》）

明季谢阁二贼交炽，凡闽广侨者思应之。皂隶何志源，应捕张胜，库吏徐矾，广东立命徐自成、潘宗赐，本境惯盗范文贞等，效宁化、石城故事，倡立田兵，旗帜皆书八乡均田。均之云者，欲三分田主之田，而以一分为佃人耕田之本，其所耕之田，田主有易姓，而佃夫无易人，永为世业。凡畚插之家，苟有齟齬，立焚其屋，杀其人，故悍者倡先，懦者陪后，皆蚁聚入城，逼县印均田帖，以数万计。收五门锁钥，将尽掠城中人。

（清杨兆年：《上督府报田贼始末》，据瑞金县志卷七）

（四）奴 变

崇祯辛巳年（一六四一），米价陡贵，春末价已二两五钱，自立夏后三月不雨，种不入土，飞蝗蔽天，野无青草，米价增至三两，民不聊生，盗贼蜂起，乘机抢掠者不一。内翰姜神超于方太尊前商米价，一言不合于众，遂抢掠其室一空，换台移檄诛为首者三人。是岁竹竿汇余仁甫家多厚藏，其奴陈丑纠合阉贼蒋厨等，操戈入室，被主识破，竟以斧弑其主，诘朝为巡兵所获。方太守绑丑于余门典刑，号令于秀野桥，余党悉令自尽。中有徐姓者，仓皇奔走，终日无归路，因自去缢于南门外杨树上，太尊示谕，不许收尸，大快人心。是岁可异者，田稻于八月中已成熟矣，忽于二十二日夜陡作寒威，繁霜冰片，在在有之，计

所收每亩不及斗粟，即有收者，仅十之二三耳，因此小民嗷嗷待毙，自夏徂冬，死于岁者几千万人，西郊外孟婆墩日焚尸几百，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甲申六月，浦东祝姓一家，被奴杀死三命。八团王姓焚掠甚惨，因延及江湾大场等处，逆奴群聚向主人索鬻身文契。南翔前后左右约数十家，有不与契者，即焚甚庐。最后一张姓者，以利刃杀出，擒获贼首送道。时太守陈亨以官兵持宪檄捉拿贼首某某，梟斩五六人，杖死数人，乱方息。

（清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卷七）

明季士大夫苟非自爱，仆隶最盛，惟楚甲天下，而麻城尤甲于全楚。梅、刘、田、李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长里閭，其泰已甚。崇祯十五年壬午（公元一六四二）十二月张献忠攻黄梅，麻邑绅士思以尺五为捍蔽，令其下纠率同党，歃牲为盟，曰里仁会。诸家竞饰衣甲以相夸耀。十六年癸未四月，献忠破麻城，群奴遂炮烙衣冠，推及其故主，而投献忠，名曰新营。倚为导，薪黄凶黠少年多归之。里仁会之首曰汤志，杀诸生六十余人，而推其中之与己合者曰周文江以助贼。贼以文江为知州，志为游击，守麻城数月。献忠入蜀，志磔死，此僮变之始也。迨甲申五月福王僭号，马阮朋邪，厮隶造祸。嘉定华生家奴，遂为乱，合他姓顾客同时起，缚主杖之，踞坐索身契，所至数万人。时山阴祁彪佳出抚苏州，乱民甫定，而嘉

定僮变作。祁公驰至，勒胥蒯尽捕之，斩数人，余悉掩狱。令曰：「有为原主所保者，贯其死。」于是群奴家皆膝行搏颡，勾原主赦免，祸乃熄。而金坛僮变亦始于是月初。邑有潘某者，世为搢绅家奴，雄于财，纳貲助饷，授京营守备，京师陷，降贼为伪都尉。寻逆闯拷掠京官索金，自周奎、朱纯、陈演、魏藻德下，皆熨体炙项，夹脰箍脑，无宁日。潘奴惧，伺间窜归，犹恢张自大，投刺谒邑令，令未悉其为奴也，见之。适其主过县门见舆马甚都，骈集迎宾馆外，问之知为潘奴，怒甚，直挝碎其衣冠，叱曰：「狂奴汝犬马耳，以鞭箠余息而逞于邑大夫前，玷辱名器，为通邑羞。」批其面，落二齿，潘隐忍趋出，惭愤而恚，立散家财，号召群奴，谋杀主，名削鼻班，遂自称主帅，高牙大纛，意气甚扬，啸聚凡数万人，而以朱绍基等五人为五虎参谋。朱绍基为邑王氏苍头子，生而鸱目狼声，性犷悍，使酒骄横，凌虐乡里，所交皆无赖，其主驭以恩信，海以婉言，冀戢其驁鸷之性，而绍基凶暴习成，莫可化解，遂斥逐于外。绍基益恣横，学拳弄槊，纠盟五人，号五虎，歃血定刎颈交，约同志为乱，闾巷充斥，声汹汹如潮。未几邑令□练兵，设计擒潘、朱等六人，骈斩于市，群奴乃不敢逞，此甲申僮奴之初变也，至乙酉（一六四五）六月而祸烈矣。大清顺治乙酉年，豫王督师南下，四月二十四日入扬州，五月初九日渡江，抵南岸，初十日四鼓福王出奔，十六日——豫王走金陵，分兵略定各属，二十九日金坛投诚，六月十三日邑中诸豪奴乘乱复大会削鼻班，聚盟城隍庙中，约通邑俱叛主，勿执役。其盟词曰：「凡我同盟，有怀二心，以归故主

者，必杀之。」而绅士家虚无人矣。十六日邑令出示，其愿复归主者，他人不得阻挠，若更猖狂必请兵剿除，奴气少阻。十七日绅士潜夜奔诉于府，十九日郡守统兵至县，驻兵三十里外，单骑先入城，覘动静。会搢绅于□□□□□见左右无给使者，杯茗皆亲进，惊问故，得其实。守大怒，急檄兵分捕，而群奴皆环门外侦探，纵目露齿，声啾啾闾巷间，奄至悉奔，麕惊狼窜，馘首斩百余人，执为首杖主者五人，赴东察院严刑按治，系诸狱。二十日示搢绅家豪奴倚势，概听之去，士庶家限三日内速还供给役使。二十一日飭兵剿整甲仗，缚为首者五人，从东察院赴城隍庙西市，群奴复聚数千于庙右土山，将劫之。守闻惧有变，监押于后，甫过清河桥，立命斩决，决讫，众皆奔散。方行刑时，先令剿之，而后诛其首，悬其首鼻于县门，标以大书丹字曰：「班名削鼻，鼻削示众。」前此雷击鸟毙，正应群奴授首也。守既定乱，率兵还府。二十二日邑令示退券诸人，仍恃强不送还本主者，听本主呈告，重者梟示，轻者枷责。先是，群奴盟城隍庙日，光赤如火，有绛鸟数千，夹日飞舞，雷声发于空中，霹雳大震，鸟漓然纷落。群奴曰：「此强主丧魄之兆也，违天不祥」，遂鸣钲造乱，缚故主，眩其囊篋身契，横行剽惨，去主从乱凡四五万人。有邑绅御下严酷，少拂意即鞭扑，奴怨之入骨，奴既挠聚，遂缚绅至城隍庙中，有竹节大杖，杖，末量五寸，积一寸许，数其平昔事，轮杖杖之，两人对杖交进，乱下杖至百余乃止，血渗漉阶前，肤肉糜烂，肢骨撑露，死而复苏，气奄然而已。绅平生爱品茶，以硖川碧涧、阳羨天池为最。奴，奉命

采茶者，必计时日返，迟则受笞。至是杖主讠，摔出庙门，群溺之，旋以秽溲一提，灌其喉曰：「试尝此碧涧春也」。又邑中风俗，凡时节喜庆，碾白米为细粉，蒸熟成糍名曰糍子。所盛之器为蒸笼，一笼计五六十枚，每蒸三四笼，或六七等不一。绅家蒸偶未熟，集奴婢列跪于前，计糍若干槌手，此槌债当偿久矣，亦如数槌之，两手赤肿，血漫漉于皮爪间，指腕几折，槌毕以琅玕系颈，牵之游街，抚掌欢呶，杂沓巷市，若此类者莫可缕纪。顾亦有感其故主者，号于众曰：「我辈报复，必须恩怨分明；如某之长厚仁心，某之仁慈待物，知怨而不知德，惧为神人嗤笑，必报之。」于是列仪仗，纵金张彩，八人舁大舆，猎猎迎故主出游，主逊谢辞甚恭，奴请益力，主愈谢，而众已拥持入舆旌，奴导前骑，奴环后轩，盖鼓吹车耀路隅，绕城一匝，乃送归，主逊谢再三，然后欢呼而去。其他惨辱屠虐，虽邑令亦无如之何。自斩五人，令出示，去仆渐归役；其不归者窜逸鸱张。至二十六日，群奴又流言二十八日烧东察院为变。及期薙发令下，邑令解印绶去，城中人纷纷入乡，而削鼻之难乃息。考僮仆竖，自古称谓不一，曰臧获、曰奴隶、曰苍头，皆贱役也。卫青尝言：为人奴虏，免笞骂已足，然则斯役扈养，所以供给使，即少斥辱亦不藏怨，故萧隐士之奴，谨事十年，笞楚严惨，至死而不去者，能守其分也。夫藏怨且不可，何况弑主。昔滑州刺史王轨为奴所杀，以首奔窦建德，建德曰：「奴杀主大逆」，命斩奴而返轨首，当时称之。贞观间有奴告主谋反，太宗曰：「谋反理不独成，尚有他人谕之，岂藉奴告」。及著令奴婢告

主者，是贱不得干贵，下不得凌上，教本既修，悖乱不萌，此真靖乱之良法也。然为之主者，亦有自尽之道焉。夫家庭雍睦，内外整严，既有以端其本矣，而毋相违，毋相欺，毋怪财，毋苛责，此拊循僮仆之要术。世家茂族所亟宜留意者。昔刘宽婢调羹，污朝衣服，而恐烂婢手，阳城闻客骂畜而惧奴自杀，崔颢给奴婢以资财，程明道托奴婢以忠信，惠爱诚笃，当令人感慰。故坛邑豪奴为乱，而于长厚仁慈者，犹知报其德，则仁信之及人，固何如哉！彼欲敦上下之体，而过于尊严；或任一己之性，而甚至苛暴，宜乎横彼惨毒，甚且如己亥海氛之案，王重家奴陈二胖，竟硬诬幼锡类开门召贼也。而吾又慨夫弭乱之不可以无才也。乙酉僮变，三吴在在鼎沸，在溧阳者名曰拼党，创殿僭伪号，凶淫恣毒，几及半载。史氏有诸生名泽者字天沐，贫居无仆隶，顾激于义甚愤懣，谋以计歼之，整所有不足，则脱妇簪珥易薪米，市酒肉，属族中百余人，诱执渠魁数十，沉之河乃屏息。史氏僮仆最多，亦晏然，非天沐之力不及此。嗟乎！浮生如梦，不过数十寒暑，蓄缩畏首畏尾，事后叹息，已觉靦颜，况见嗜义，訾其短长，甚或嗤为多事，此太史公所以津津于季布、剧孟，而与延陵、信陵同类而并称也。天沐好读书，绝不问户外事，群居广坐，默寂若聋暗，见人辄忘姓氏，落落寡偶，人以为迂物，无疑忌者，故能猝起而有成，盖其智略过人，深沉难识也。事定，邑豪贵物色之，天沐不应。折节下交者众，遂弃其廩餼，以笔舌糊口，厄穷奔走，此其志量高，视孟舒、田叔又非季布、剧孟所可方拟也。使坛邑之变，有如天沐者一人，不过歼数辈，即可

折其谋，乃令流毒凶惨，终至诛戮数十百人，殃及愚竖，可慨也夫！

（金沙于子瞻：《金沙细唾》）

僉仆以供给使，即仕官之家，亦不宜多蓄，盖此辈忠诚可信托者少，黠傲性成者多。明末乡宦家僮至以千计，谓之靠势，豪横杰犖，最为乡间所苦；而楚麻城及三吴嘉定金坛等尤甚。迨申酉间群奴揭竿倡乱，邑绅并受其殃。如于子瞻《金沙细唾》载：金坛僮变，自号削鼻班，捕其主拷掠索身契，众千万人，邑令不能剿，至太守提兵擒斩百余人，并取为首数人，先剽其鼻而后梟之，榜通衢曰：「班名削鼻，鼻削示众，」其乱始定。亦有主素有恩义者，则拥之坐官轿，鸣金珂，殿游四城门；此亦衣冠之奇祸，而伦常之大变已。

（清吴騫：《桐阴日省编》愚谷文存卷十三）

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四月，猷忠连破麻城，里仁会之首曰汤志，杀诸生六十人，而推其中与己合者曰周文江以应贼。楚士大夫仆隶之盛甲天下，麻城尤甚。梅李刘田强宗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寇既作，思齐以尺伍为捍蔽，听其下纠率同党砍牲为盟曰里仁会。诸家竞饰衣甲，以夸耀之。其人既得志，遂炮烙衣冠，推刃故主而投贼。城中大乱，城外义兵围之。里仁会之人大惧，缒城求救于猷忠，猷忠自残败后，步率多降于自成，麾下惟骑士

七千人，闻麻城便至，大喜。城外义兵解围走，献忠遂入麻城。城中降者五万七千人，献忠别立一营名曰新营，改麻城为州，以文江知州事。

（王葆心：《蕲黄四十八砦纪事》卷一）

余家阳羨，距濂阳（溧阳）不百里而近。申酉之际，江南大杀伤，而桀黠奴之变作。濂阳潘姓者，彭氏家人子也，旦日大置酒会其属曰：「人奴之生，得无笞骂足矣，天幸乃有今日。」则相与揭竿起，困辱其主人，白昼横刀市上，乘风纵火，延烧数百余家。后省会悉发兵，捕获潘姓者磔之，夷其家。又数年，余过濂阳，濂之长老泣为余曰：「使许使君为令时，得再展一月，此辈无噍类矣，何至有今日。」许使君者讳某，号漱石，楚之汉阳人，丁丑进士，筮仕汉阳令，扑灭邑中大猾十数，将次及潘氏子，会使君去，卒解。

（清陈其年：《迦陵文集》卷一）

五月十一日，大兵渡江之信方传，吾镇即有多兵，即无赖子之乌龙会也。自崇祯帝晏驾，北都信确，里有黠桀者数人，收集党羽，名乌龙会，虽市井卖菜佣人奴不肖，但有拳勇斗狠，即收名庑下，衣食之；遇孱弱，即啗之必见骨。各置兵器，先造谣言，如鱼腹陈胜王故事，谋于八月中大举。适牌楼市有党百人，专劫掠里中，刘河厅官兵剿之而散，里人气

沮。会南都立，而巡抚祁公彪佳至，祁为绣衣时，威素著，人各惴惴，缘此不果。大兵渡江，锋焰遂起，五月十二日，闻信，十四日，即数百人执兵，其魁装束如天神，鸣锣呐喊，铙声四起，游行街中，民惶怖伏，竟夜不安枕。翌日，即要诸大姓金帛，诸大姓不即应，以危言相撼，声言某日劫某姓，先舣舟自匿其妻子，借此煽人。十七夜三鼓，民方寢息，忽号于市曰「东有数百人至矣，各执兵，欲焚市矣。」于是人人各从梦中惊起，抱儿女，携囊袱，啼哭四奔，妇女杂坐，虽大家闺女，一青布蒙头，道路如织。及里人执兵迎出，虚无一入，盖镇东有无赖数百人，与乌龙树敌，此其党中自惊也。至十九日，果大集党数百人，驾飞神枪，鼓行至，会中亦悚首腰袴，提戈而前，相持于镇东吴家桥，自晡至夕，炮声不绝，及晚，乃散。是夕奔走者复累累，蓬门破屋，填塞子女。……诚宇，镇中小姓，以积著起家，累数千金，性啬，又怪谬可笑，素与居民不洽，适会中有醵金为饷者，一夫至门，主人拱手以俟，不敢忤触。诚宇坚不肯损一文，缘是必欲碎其家为快。数百人密围其前后，幸诚宇先期脱去，无赖子踰垣入，席卷一空。天明为卸祸计，伺里人有乘间入者，猝缚之，得四人，欲以解州，为李代法。有谋者谓解州必吐情实，不如阴止，乃阳言双凤有劫此四人者，佯不果。会时子求敏拥兵千艘于直水西，急遣一价邀之来。子求者，常熟进士，崇祯朝为兵科，李贼破燕，受伪官，后脱归，惧法，乃夤缘刘泽清，得以故官监纪军前，开海中衢山自赎。后挂弹章，遂拥败兵，徘徊里中，驻舟于任阳村，里人苦之。而吾镇曰「可借也，迎

之，一以壮声援，一以了四人之局。」子求果来，即以四人送处决，子求各杖之三十。时州守未逃，四人终至州，尽吐露，供首尾姓名，捕急，会中人四奔怖伏，州守逸。复上下行金，事竟解，而恶焰大起。诸无赖腰斧出入，眦目旁视，虎狼成群，凡缺数百字迨至闰六月初，州有守徐姓者，握篆视事。又浦舒承札委为副宪，统兵千骑，梟焚掠不法者，乌龙之名著，声言捕之。于是各挈妻子潜遁，凶焰少沮，而城中之变又作。即薙头是也城变作，而诸无赖又张甚，率乡兵千人，为入城剿灭计，不意未鼓辄败，又戢影矣。自陈瑶甫复至沙溪，妄立帅府，而诸无赖复竞出，满座参谋，成群大将，以为觅封侯如拾芥也。迨七月三十日，大兵一下，吕茂成悬首，顾慎卿被创，党羽星散，后阅月而慎卿事发。

顾慎卿者，乌龙会剧者也，为徐宦家奴，老而黠，素为衙蠹，贩私盐，行不法。乌龙会起，遂奉为谋主。其子婿皆拳勇，部下与东西分割为帝。慎卿主东，而西之悍者不如东，豺虎成群，最横者，莫如金孟调一事。金亦徐奴，家千金，已蚤世，其妻陈氏，一嫠妇，可立啖也。某日晚，忽鸣锣聚众曰：「有不出兵者众诛之」。于是合镇持竿走，共数千人，过陈氏门，即大噪，合镇破胆，未至金氏门，即声言草薙乃已。复有从中为调人者，谓必千金可解，斯时性命悬庖厨，即立许，过其门，复移顿良久方去。次日，则白米三百石，白金六百，狼藉于市，前诸武弁以此胁之，得贿若干。而李州守亦得其详，欲借此逼其金。遂发一硃单，拘至官，责二十五，监系数日，行金上下，共费千金，遂释。未几而吴总府者，镇安

东，以搏击为名，廉得其假官劫诈情。盖顾慎卿于八月后，惧人讦发其私，行金上下，假借武弁名色，以钳制人心。而吴总府者知之，突差数健卒，并裨将一员，至沙溪时，顾方出外，即缚其子至舟中。而慎卿方从外洋洋归，其妻痛詈之，遂自赴舟中就缚。既至州，吴总府鞫之，责五十，系狱待讯，总府欲置之死，而被害民人，无一证者，后竟不死，甯居常熟。

吕茂成者，名之模，吾沙溪著姓也。祖名信心，为小官，父蚤死，茂成在襁褓内，外衅蜂起，备罹百殃。至典谒，能文章，少余一岁，事余如先生，每以文正，恂恂然，咸以为美器也。年廿六，补弟子员，两试皆优等，志意发舒，高睨阔步。未几，乌龙之会起，茂成遂跳入其中，手执牛耳，呼召群小，与慎卿瑶甫鼎足，里中子以百数，皆衣食之，一指挥则人家立碎。最著者如七都有马姓，失意于一佃户，佃户投奔，遂统百余人，各执凶械，入其家，几毙其人于老拳，而议金百十余两，方止。沿乡鸡犬，为之一空，茂成但以口颐微动而已。其一为金孟调家，聚无赖千人，持兵过之，即以千金奉饷，茂成与顾慎卿瓜分之，以余者犒士卒；如是者，无虑几十百家，此两姓为特著。当时，乌龙会中，各以倡义为名，而阴肆劫掠，茂成之名大著。七月三十日，大兵下乡，镇中人仓皇走，而茂成犹指挥无恙，方飘巾长袖，招摇过市，大兵执之，傲然曰：「吾吕茂成也。」军中已稔其名曰：「若故吕茂成耶，方欲相屈，何期见过。」即褫其衣，以枪钻其胫骨，贯之以绳，赤体被发，牵归至舍，尽发

其藏，皆所掠物也。复牵至高真堂之北，遇一牛屋，即以两手缚之柱。曰：「若欲天子，当遂汝志。」取庙中一神袍，复得一黄盖，以袍衣之，以黄盖扬其上，先挖其目，次割势，自胸至脐下，洞剖其腹而死。三日后，人犹见黄盖飘扬，衣袍而立，人皆指曰：「此吕茂成也，固一时之雄，而何至是。」嗟乎？茂成才器大佳，使操之以正，上可以取功名，次亦不失一令士，何期文战两利，志气遂狂，群小怂恿，落入陷阱。当其横目裂视，死生在手，红袍一死，貽笑千古矣。

乌龙会之剧也，二三无赖，腰斧出入，无不丧魄狂走，鸡犬一空。乡人患之，各为约，遇一悍者至，则以呼为号，振衣袒，一声，则彼此四应，顷刻千百叫号，数十里毕达，各执白梃出，攒扑其人至死。于是会中不敢过雷池一步，而乡民势盛，凡遇一猙狞子，或曾指其作恶事，则群束薪赴之，烈火发，拥其人入焰中，不一顷，而肤骨已灰。间或聚众东西数出，至仇怨家，则举火焚屋，火正焰，束其夫妻子女，累累掷入，如是者一日数家。而间见溪旁墓所，青烟一缕，少顷过之，骨灰成堆矣。于是乡间作恶人几尽，而镇上诸党，以巢窟在市，慎重不敢即发，约于闰六月十五日，四面会师，众数万人，然后围镇搜索。适削发令下，会中人皆持戈入城，无一在家者，以是不果。后则避兵四窜，窟穴已散，终不得举。会其时城民患薙发，有潜至乡间者，乡人指为奸细，以杀为快。于是昼夜守伺，每至日落星稀之际，呼声四起，各执梃狂奔，如见神鬼者，使人睡梦不宁，一夕数起。间指某家已薙发，某家藏薙发者，则千人持戈赴之，举家鸟兽散，以得全性命为幸，猖狂月余。适陈瑶甫至寺中，妄称

总镇，复欲肆毒，乡民以为魁首也，将灭之，以成初志。鸣锣聚众万人，入镇，谓将灭此朝食，而瑶甫党有三四骁桀者，提刀奔出，无不狼狽披靡，攀崖落水而走者，有二十余人。余则丧首剖腹为游魂，不敢复谭天下事，而乡民之气始不振。

六月中之乱也，有胡都司者，以勘工起家，为虞山人。崇祯朝任职都司，大兵南渡，领败兵回乡，驻舟任阳湖，欲出海，为观望计。舟中輜重，皆不貲，乌龙会中人利之，以为可猎而取也，虚作声势，如聚重兵，阴遣人购之，谓必得数千金，方可假道，否则是中子弟，将钐暴耳。胡都司者不即应，会中人邀之急，排门课兵，故为虚喝，以为胡都司者巨寇，不如遏之于西，庶可保境中无事。于是合镇皆出，人持一竿，间有帉首腰袴，带剑佩刀者，共得数千人。一路摇曳而行，路人妄作评点，谓如种种传奇，通国如戏，齐至直水，放三大炮。乡愚无知，亦有挈妻子而逃者，以为如此可以威震西域，彼惟有吐舌汗流，赍金求购耳。而胡都司仍不应，杀一乱民，悬首桥间，复架神刀，祭神以誓，放之西洋，轰声如雷，谓吾灭此而入海尔。会中人胆落。不敢出声，反求里中父老，至彼释罪，括富家金。具礼以献。而十六日，竟放舟至沙溪，会中人皆藏缩，不敢在街头一步，平日白布缠头，装束如神，至是尽解散去。胡舟共三四十，架神枪大炮，是晚，顿节沙溪，翌日，始去，至六公桥，借龚和季宅，贮其家属，徘徊旬余，竟载妻子浮海，后自海复至常熟，率民兵为守御，大兵至而逃。

王店古之梅里，崇祯中有青腰党、团子党。青腰党，首曰姚□，悍而有力，有邵大者鬻粉团为业，自负其勇，不为之下，青腰党人过，邵必殴之，使乞命乃已。邵忿甚，亦要结同辈十余人，自为一团，号团子党，两党相见，辄斗。既而姚益横，里人积不能堪，首之嘉兴令林公，公捕姚下狱死。二党之前，有长丫髻党，皆作高髻，以别于众。

（清俞樾：《桐叶偶言》卷一）

余家仆张球之父曰张卞者，当鼎革之际入白腰党为盗。既死，球母某氏，官判改适人，某氏步下县堂，即以裙带自绞其颈而死。臧获下隶，乃能从容完节，如是令人钦叹也。

（清焦袁熹：《此木轩杂著》卷八）

顺治三年丙戌春，白腰贼大起淀泖间，掠南湖一带，家破户洗，陈墓、周庄等尤甚。十七日夜乘十三艘劫周家庵满载而去。十九日再犯周巷，村人与斗，杀伤三人，贼夺其二船。二十日乘四百艘哨聚千余人，以报仇为名，再犯周巷肆焚劫人，人尽逃窜。知县王龙登城遥望莫能救也。二十二日掠石浦，二十四日掠千墩。五月初复犯王家桥，及千墩等。三十日再劫千墩。六月十三日夜焚劫菜葭浜。十四日夜劫漫水港一带乡落。二十日犯赵屯桥。初副总

兵钱升镇崑，部兵作恶以缉视薙发为名，索诈居民，至拉殴庠生，合邑鼓噪。升始杖兵郑子祥一百，穿箭游城，人情稍安。孟夏土国宝檄吴淞副总兵沈豹镇崑，亦不能戢兵，六门为之罢市，四郊烽火无能扫荡。至冬，群贼稍涣散。豹乃回镇吴淞。

（《崑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十四）

叛首为明承祖，洪估儿。估儿为李勗宰家僮，勇悍桀骜，乘乱号召诸奴仆，起洗耳会，焚杀主人，旬日众至数千，欢迎张猷忠。

（《光绪湖北通志》卷三〇纪事）

（甲申——公元一六四四——六月）嘉定华生拷奴酷，遂激变。各大姓奴同时起，缚主杖之。踞坐索身券，或杀或辱，所至数万人，百里内如沸。先生（祁彪佳时任江南巡抚，抵苏州。）密发标兵，授苏道方略，悉擒之，斩凶首数十人磔尸。令曰：「向故主乞哀者贷死。」于是诸奴皆膝行搏颡主庭，愿纳券服役如初。

（明王季重：《祁忠敏公年谱》）

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夏六月，于潜赵公自嵩江少府来摄嘉定县事，时贼陷京师，海

内震惊。嘉定沿海之民，都结党伺衅者。适村民见杀于仆，并其家七人皆被杀。于是酒佣皆起为乱，什什伍伍，白昼持兵迫胁主父，使出券以献。仆坐堂上，饮啖自若，主跪堂下，搏颡呼号，乞一旦之命。幸得不杀，即烧庐舍，寇钱物以去，不三日而火及城之南隅。公下车，适于变管，而兵备使者程公，以他事行县，乃与公日夕设计，发兵杀二十人，悬首以徇，众为稍定。（中略）说者谓嘉之变，前此未有。

（明黄淳耀：《陶庵味》送赵少府还松江诗序）

吾娄风俗，极重主仆，男子入富家为奴，即立身契，终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孙累世，不得脱籍。间有富厚者，以多金赎之；即名赎而终不得与等肩，此制驭人奴之律令也。然其人任事，即得因縁上下，累累起家为富翁，最下者，亦足免饥寒，更借托声势，外人不得轻相呵，即有犯者，主人必极力卫捍，此其食主恩之大略也。乙酉（一六四五）乱，奴中有黠者，倡为索契之说，以鼎革故，奴例可得如初，一呼千应，各至主门，立逼身契。主人捧纸待，稍后时，即举火焚屋。间有缚主人者，虽最相得，最受恩，此时各易面孔为虎狼，老拳恶声相加。凡小奚细婢，在主人所者，立牵出，不得缓半刻。有大家不习井灶事者，不得不自举火。自城及镇，及各村，而东村尤甚，鸣锣聚众，每日有数千人，鼓噪而行。群夫至家，主人落魄，杀劫焚掠，反掌间耳；如是数日，而势稍定。城中倡首者，为

俞伯祥，故王氏奴，一呼响应，自谓功在千秋，欲勒石纪其事。但许一代相统，不得及子孙。转控上台。而是时新定江南，恶一代之言不祥，斥之，自是气稍沮。属浦君舒用事，恨其为罪首，忽一夕，牵出斩之，而天下始快。迨吴抚台至州，州中金姓以乱奴控，斩一人，重责四人，又悬示不许复叛，而主仆之分始定。

（清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

黟县、休宁俱属徽州府。乙酉（一六四五）四月，清兵犹未至，邑之奴仆结十二寨，索家主文书，稍拂其意，遂焚杀之。皆云皇帝已换，家主亦应作仆，事我辈矣。主仆俱兄弟相称。时有嫁娶者，新人皆步行，竟无一人为僮仆。大约与江阴之变略同，而黟县更甚，延及休宁。良家子闻之大惧，遂立七十二社，富贵者写粮银，保护地方。知县欧阳铉，江西人，邀邑绅饮，痛哭起义。金声、黄庚等亦举兵，而僮仆于是不敢动。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九）

黟之黠奴宋乞，膂力过人，喜技击，嫻骑射，曾应募为仕者牙兵数岁。及是暗约诸奴，以吾辈祖父为役，子孙隶其籍，终不能自脱，天之授我，此其时矣。彼皆孱弱，不任干戈，而乘卫之急，即欲以逆绳我无暇也。部署既定，及期而皆举，无或后者。邑凡列营十余处，

各有魁师领之。一时率出不急，主家惶恐，争取牛酒谒辕门为谢，劝之出饷，曰：「尔辈归顺我，方保你妻子无他也。」县尊知无如何，亦往贺焉。时虽未立名号，然其徒私相语，必曰：「吾宋王，」盖指乞也。

（清江碧：《义烈江伯升雷传》据《黟县志》艺文转引）

时歙县亦有逆仆万太等，连结外贼，骚动一乡。歙北江岩龙，寒村人，乙酉夏秋之际，乡有呆奴纠合群贼，恣害村庐，人莫敢治。丰南吴梦印□有逆仆，谋应宋乞以构乱，梦印手刃之，余党遂戢。

（佚名：《思豫述略》）

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七月有川沙乔氏之世仆顾六，年将六十，赤贫无赖，创为乱首，假索契为名。惟是上海靠人者甚多，一呼百应，统领千人，不论乡村城市，士夫富室，凡有家人，立刻要还文契。或有平日待家人刻薄者，则必要杀要打，名曰报冤。稍有避而不还契者，千人围拥，烧杀立至，即徐元扈家（徐光启），系属相府，尚遭荼毒。更有威逼其主，要请酒算工钱者，坐家主之上，呼号呼表者，稍不如意，即打骂凌辱，成群逐队，无法无天。忽有吴淞贝游击闻知，星赴上海，飞擒顾六等五六名斩首，方得解散。余凡索契诸奴，

仍将文书送还，或家法治者，或官法惩者，失形失状，亘古未闻。但此番变起，仍有忠义家人，见人则云我契已索，背地即将其契送还其主，有玉有石，于此可见。

（清姚廷遴：《历年记》卷一）

（甲申一六四四）六月初十日，上海廿三保祝（祝）圣尧家，群奴持刀弑主，父子立时焚烬，延至各乡大户，无不烧抢。又有顾六等倡率各家奴辈入城，先至绅家索鬻身文契，其家立成齑粉，主被殴辱，急书退契，焚劫大家，为之一空。

按明季缙绅多收投靠，而世隶之邑，几无王民矣。然主势一衰，跋扈而去，甚有反占主田产，坑主貲财，转献新贵，有势因而投牒兴讼者，有司亦惟力重视而已。物极必反，是以顾六等一呼，从者喁起，回忆情状，毛骨悚然。

（清孙之騄：《二申野录》卷八）

顺治八年（一六五一），麻城梅氏仆方继华聚众为变。时麻城讹言，有旨赎仆，如前明时。继华劫其主梅钿财物，招集无赖，敛金入会，约其党数百人谋不轨。先以邑中故宦包占丁粮为词，诬控于抚院，复列主仆九款，抚院某误信之。麻城知县为之榜揭，三月，麻城诸家奴挟退殆尽，皆归继华。初……（周）志既死，诸怏怏，有复叛志，至是继华谋逆，响应者云

集，罗田二薪皆震动，各登山寨以守。麻城诸生王元凯、梅钊等赴省告变，继以计擒继华诛之，余党复乱，杀王士杰全家，众逼城下，巡抚驰赴麻城，令巡道某率师平之。革徐某职，因颁奴仆律例，有敕赐，阵获家生，价买四项云。

（佚名：《湖北旧闻录》引自《湖北通志》卷六九）

为敬陈汝南利弊第九款事。案查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十一月内，光山叛仆，讹传奉旨放仆，纠聚党类，挟刃操戈逼主退约，延至商固等县，群起效尤，猖狂之势几同倡乱。职适以丈地之役，亲诣光山，立将发难奸民，严惩枷示，旋蒙各宪发示禁飭，叛风始戢。今王明玉、李从等，累经驳讫，俱置重典，群小之心，胥已慑服。但致叛有由，贵防其渐，欲以惩前毖后，端在拔本塞源，安全之道所宜亟筹也。其一为投献之仆，仕宦之家，僮仆成林，自多价买，否则为其祖父遗留，曾配妻室，豢养日久，主仆之分，亦自昭然。乃有奸猾之徒，倚附声势，委身投献，主人不察，遂尔收留，然究其投献之由，或为讼事求胜而欲人畏我上风；或恐故主追求而使其不敢过问；或缘奸盗犯科而恃为护身之符；或若地粮重累而藉为影射之地，欺诈种种，主不能知。一旦势败，主为赘疣，事变相乘，不难掉臂以去，此其所由致叛者一也。其一为强占之奸，汝属有等土豪蠹恶，或结党援，或凭城社，武断乡曲，凌轹无知，收纳衣食无依之辈，诱致逋亡失业之人，一入其家，如投陷阱，即育有子女，每当婚

嫁，大则夺其聘财，小亦受其劝贺。间有不堪其苦，逃之他所，则必构党作中，捏成卖券，鸣之官司，验其契证有据，亦莫能辨。迨至断归原主，而势愈鸱张，心愈狼戾，终无脱身之日矣，此其所由致叛者二也。其一为雇工之仆，汝俗有所谓年限女婿者，原属雇工，配以婢女，议有年限为之力作；俟限满即听归宗，原与奴仆不同。奈往往工役已满，仍行羈縻，乃或挈妇言归，辄指为逃仆，辗转兴讼，至妻子尽鬻，孑然一身，而讼犹不止，其情何堪，此其所由致叛者三也。其一为佃田之仆，夫佃户领田输租，又与雇工不同。及汝俗亦多称为佃仆，肆行役使，过索租稞，甚有呼其妇女至家服役，佃户不敢不从者。且有佃户死亡，欺其本宗无人，遂嫁卖其妻若子并收其家资，占以为利者。更有一等亲属佃田，查诸律例云，佃户见佃主，并行以少事长之礼；若亲属则不拘主佃，止行亲属礼，是亲属主佃又与佃户不同。令甲昭然，况可以奴隶畜之紊乱伦常乎，此其所由致叛者四也。盖投献由于趋势，自易离心；强占出于畏威，尤易解体，虽前经奉旨禁飭，犹恐未尽恪遵。若雇工佃户，原为力役之人，岂同臧获之辈，概行凌虐，大非人情。职以为役使奴仆，惟有价买一着，人自俯首倾心，愿为终身执役。即有愚顽不率，主教出其卖契，治以官法，彼自帖然，岂复有噪集多人，恣睢捍法者哉？伏乞宪台睿鉴，严行禁飭，无论绅衿庶民，此后置买奴仆者，将文契即赴该州县用印存照。并将顺治元年以来，各家买仆文契，俱赴该州县给与印照。

（清李渔：《资治新书》卷清严主仆议）

二、矿徒、灶户、盐茶贩等暴动

内召卢氏之间，多有矿徒，长枪大矢，裹足缠头，专以凿山为业，杀人为生，号毛葫芦。其技最悍，其人千百为群，以角脑束之，角脑即头目之谓也。其开采在深山大谷之中，人迹不到。即今之官采，亦不敢及，今所采者，咸近市井道路处也。闻此一时貂珣，以狐假虎，杀人而吮其血，按抚袖手而唯唯。宛洛之间，初至报富室以为硃头，非厚赂不免。惟视矿脉，则于富人坟墓掘之，又非厚赂不免。其借歇公差，寄顿官物，必寻富人之庄，又非厚赂不免。贫人则自裹粮而执役，中产则计门摊以赔税。而奏官仲春等，踉跄剥削，擅逞淫刑，亡论贫富人，皆坐诸汤火。藩司费万金之出，内帑不能得万金之入。昔人谓内帑一金，府库之十金，民屋之百金也。良然。朝廷此举，听于仲春之一言，仲春之肉不足食，第恐中州祸乱，不知所究竟也。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三）

齐本数西山矿盗也。先是，守备茨沟者吏唐继武，详言两台，欲以银河诸流民产没官，以一军军黄土沟，一军军愁肠寺，禁商贾往来，惧矿徒，而矿徒杜天质等，仓卒闻之皆惶

惧，计乃敛金钱数百串，送奉继武求解免。于是备兵使刘世昌，请于部使者丁惟宁，因劾奏其事，是岁万历癸酉也（元年一五七三）。居七八年辛巳（一五八一），西山齐本数偃起，阻山公行，官兵汤应科等，殊疾力战，不克而死。本数竟遂逃走旁近郡，于是乎把总陈经翰及何明、李沛，皆罪至不可赦矣。而保定台御史辛自修、御史李栋请数其罪，事下大司马梁梦龙，复奏。上有诏，罚陈经翰、何明俸凡六月，李沛凡三月。按茨沟西连繁峙，东按倒马，而西山畿辅重地也，乃于洞口筑台，益列亭障而守矣。

水峪儿及朱家山、水峪山、长岭、汤哥庄，皆房山所部也，常产矿砂，可化以为金。嘉靖初，邑人王宣请开，季输课，凡三百六十金，后以矿闭报罢。癸未、甲申之间，矿砂复生，居民群辈入山中盗窃，日至千余斤，大率砂一斤，金不啻一钱也。于是房山人史藉等，以为利广，而争夺者又盛，唯恐祸发不浅，乃上书请比故事。先是，嘉靖中，盖州、归州皆产矿，而会辽东卫军余姜贤以其事奏，顷咨苑马卿，即以贤为矿长，属县道监之，而以所得金，听民取什六，而它一切封输府库，悉以佐边。而是时，楚雄亦开矿，上有诏，岁贡三万两，因著为令，今行之三十余载，亦既有效矣。而今者，方建慈宁宫、万寿宫，山川效灵产金，藉唯是敢以死请，窃比于姜贤之后，因效尺寸之利于国家可乎？上有诏，诏两台问状。于是涿州守王道定及宛平令朱滚、涑水令孙丧，躬驰洞所，见山势险隘，盗贼易藏，议以为不便，遂寝。明年涿州人史锦，复奏矿徒隗大海、隗大朝等匿课，送奉县令马永亨，公行开

盗，而永亨亦上书深辩其冤。是时两台收捕史锦急，锦与郭夏竟遂逃，不可得也，仅得康世贵等四人。前是山西黄安镇流贼石宾，亦至水洞盗矿，会逻卒追逐，自相腾践，跌倾山涧者数人，锦皆奏以为争矿而死，冤哉！诬之也。是后竟以永亨加府同知秩，视事如初，而宛平丞闵汝乾亦兼视西山矿事，岁时与房山官兵皆巡徼洞中，而令坝州道得察其勤惰而进退之也。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之一）

王西庵，矿盗；涂四，盐盗也。先是，汝邓郑嵩，食河东池盐已，池盐不产，食官盐，官盐味苦，食河北海盐，贾始腾涌矣。是时郑人涂四、原武人胡顺，专以私贩为务，群数十百辈，执斗器，白昼走河北，河北人乐为保奸，于是河北之涂，车击毂，人肩摩，尽皆盐徒，殷殷不绝矣。而王西庵乃与蒋四叹曰：「子试度矿孰与盐？」四曰：「矿利，盐亦利，利等耳，顾矿利大，盐利微；然此时则无逾于盐者矣，盍去钧郑密阳之间，略盐贾以为利可乎？」西庵对曰：「吾意政欲如是。」一旦日即聚党百余人，走郑州、郑店驿、张家庄洞道上诸盐徒，每一盐徒至，西庵等劫人而夺之盐。盐徒见为西庵等乱，桴鼓昼鸣，乃往往从它间道走，西庵于郑州不得，去密县；密县不得，去钧州；钧州不得，去荥阳。所过诸村落，西庵必索米面及牛羊，尽饕饱而后去。行间，有如盐徒不可得，得行人，乃略其橐中装，不则执而僇之示威已，出所略橐中装。走河北贩盐，既还，行至磁固堤，会涂四与胡顺、胡六，

合凡三百余人，麇西庵等，笑曰：「始吾为乃众所略，今乃众，吾岂顾念哉？」亦执而夺之，已解缚。盐盗走河北，矿盗走密石，婆山县尉崔进忠提乡兵追逐至汜水，我兵张坤、罗训等数人中流矢死。而是时郑州守吴敬夫、密县令萧文元尚未及请于备兵使田汝颖，以故御史褚铁、台御史吴道直，皆亡从得闻也。亡何，铁竟从往来者得其状，微使开封同知张荣谦、司理侯世卿，以核保甲行县，果与往来者所言无异，于是御史案田汝颖以下罪以请，时甲戌九月也。而王西庵犹在后婆山，时时欲报涂四、胡六，顾未有路耳。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之一）

今山东之所患者，其势凶志缪，未有大于矿徒者也。聚之则千百成群，不敢逼捕，散之则一夕解遁，莫可踪迹。以愚计言之，当以不治之法治之，则不期靖而自靖矣。何以言之，此徒之所欲者矿而已。使洞无可入之隙（此是塞实正本之言。）彼何所利而为之，故首当责实于塞洞。凡塞洞之法不一，有以泥涂于棘茨之上者，有以巨石加灰泥者，有以坚筑土壤者，此虽费工，可以经久，不得易开。今之塞洞者一切苟简为之，惟填巨石于洞口，杂以小石补罅而已。故矿徒之来，一时可开，彼知利可易得，故风行电掣，三两日夜，其事就矣。比及官府知而捕之，彼已得利而散。故曰首当责实于塞洞。夫今矿徒多四方来者，必得近矿之家，以为住歇之处，斯踪踪隐蔽，纠聚可成。不然，则易于败露，彼乌敢肆然为之，故次

当保察于近矿之民。（用保之法，除盗安民之要策也，施于此等处所，更有速效。）使之十家为保，保有长，十保为总，总有保正，使一保之中，各相觉察，但系面生可疑之人，必要追求所来之自，使之不得潜避为奸。有司仍委公平廉能之吏，不时巡察，以提撕警觉保甲之众。如此，则矿徒既不得与近矿之民相缘为奸，而矿洞又不得一时可以易开，则窃矿之心，渐以自阻，而捕治之吏，可以不用矣。故曰次当保察于近矿之民。

（明徐孚远等：《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四十九）

太仓之崇明县，负江，阻海，地俱沙场。土豪世业私盐，避罪不逞之徒，义业居之，贩鬻于苏、松、常、镇四府，获利甚厚，捕官莫敢谁何。嘉靖己亥（一五三九）九月，兵备宪副王肃庵，召集渔舟并军民人船，统以捕官，凡贼之可通舟楫处，咸分布焉，欲困之也。又使知州万敏，晓谕招集，务得贼首秦燔、黄艮、沈惟良等数人，尽扫其巢而后已。阅三月，巡江湖御史以兵久遣散，贼谓船不可守，人不堪聚，益张其势而横出也。明年四月，兵备再举，比前督理尤严。委州判石巍总任其事，盖石原籍平乐，与徭僮为邻。日事刀弩，视贼蔑如也。至六月，石闻又委倭李都司，欲建功速，不俟李至，开舟自抵贼巢。时贼出劫，惟遗守巢者数百，畏惧寂然。石以为计也，勿许登岸，既而群贼毕集，潮迅风烈，舟为冲激，附岸，贼出芦苇，诱兵上岸，贼遂顺风纵火，我舟惟本地渔船得脱，余焚溺殆尽，而器械俱

为贼取也，死者无算焉。贼既胜，遂朱书伪檄，遍揭都城、江淮，夺运舟，劫府库，肆无忌惮。言者遂闻，朝廷因勅南都守备提解失事人员，复勅都指挥汤彝东总三省军以剿之。王兵备则戴罪杀贼。于是抚操诸公，召义勇，铸兵器，日夜整顿，除四府边疆知县住防，余悉领兵战守。每府备银谷各一万余，又借役民间者数万。汤至一月，惟遣人招降之。贼初惧，渐则偃末，随遣人以抄劫煽迫于州城。汤始以千人往，获三贼。又半月，抚操促其出师，则沈酋乘间来降，贼追之，乘胜直抵河口，与我师相去无几，明日我师先发，贼遂薄之。汤则将游兵数十舫，环而射之，贼不支，将入于海，潮阻而不能进，我师追及，围之数重，炮石齐发，顷刻歼贼于海。不溺者，馘其首一百三十。又二旬，剿其巢，得贼百七十余，惟黄艮亲党数百逸海去。是役也，闻万知州前以往谕三日，沈惟良以降约为内应，群贼自疑，战多不力，天复助潮以阻，故一鼓而歼之。否则积已日久，贼得为计，处岛为巢，积谷为本，兵至则逸于海，解甲则复肆劫，根蟠连络，宁无遗患之理耶！且汤之不进，犹王之羁守，遣人招降，亦犹胡之解兵。石为御之不当，已致贼之蔓延，今复示之以弱，必尤招其悖慢。此因承平日久，人不堪战，不知此诚潢池赤子之盗，数千之众，何足致年半之久，费三省之兵力哉！虽然，亦数也。己亥（一五三九）五月，太仓飓风大作，水涌数丈，屋木俱飞。明年八月，有大蟒死于贼巢。岂非上天先示地方之扰乱，而复见贼之终于死耶！

扬州饥灶，其姓名不可闻已。庚辰（一五八〇）春，雨雪连旬，禾黍不入，百姓至取草根树皮以为食，食不足，辄饥饿死，道上槽车相望。而是时钱法亦壅滞，商贾不通，灶丁皆束手，不得煮海以为盐，于是聚党数百人，白昼大都之中，劫僧人，而夺之米。顷之强欲赴请营田银二万两。而会御史姜璧，巡视淮盐，即上书，请县官买米仿平余法，于民便。而给谏郝维乔，亦以为淮杨徐沛之间，乃宗庙陵寢所在，而又东南饷道也。大略以为上幸予帑金以赈民，当必推择贤宁令往，不则以郡寮案，行村落，察村落某贫，贫最甚，然后官自予赈金，吏胥及伍长，皆无所容铢两之奸。先是台御史江一麟请营田银二万，事皆下农部，农部议；大略以为前已减五年，至七年，旧逋负。而今年赋税又幸宽假其期会，而漕餉亦既以其半输金。顷复以部使者赎醵五千，悉一切佐百姓之急，且法如是足矣。而今以营田银为请，则是郡县以请赈为年例，而地方亦以待赈为成规。而况故事，两淮营田银六万七千两，乃备开垦荒田者，不可，直必如台御史请，请以一万五千金予之。今所司以饥民册请，而以青册移部，备稽核，曩时聚众，鼓噪诸渠魁，必令县道杀无赦奏对，上可之。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之二）

各盐井惟五井多盗，其盗最黠而横，其穴前临井，后倚深林大箐，巨阪遥岑，过此则为

吐蕃之地，故缓之则劫人，急之则走番，追兵见箐，不敢深入，最为害也。路内即箐贼，尝坐箐中，射过客而颠越其货。又其射皆毒弩，技最精，彝贼习射者，于黑夜，每三十步，插香一枝，九十步，插三香，黑地指大影射之，一矢而三香俱倒，方为上技。余已约邓参戎子龙，欲从永昌捷径，抄番人后袭之，以濒行不果。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五）

杨四，西凤间茶贾也，常与杨邦榜、徐大甫等，往来巴蜀间，专贩私茶以为利，后稍稍起趋于盗。乙酉（一五八五）冬，四等日夜装往通江诸县。明年春正月，自巴蜀还，过西乡，会上元城中灯火相望，道上诸行人殷殷不绝，四等乘是时，期诸偷大会宝丰寺。是时贼众固已四百余矣，乃走平落河、白阳园。逻卒任礼、冯贵等，望见诸偷持弓矢刀枪诸斗器，扬扬而来，皆惶惧匍匐走，走石洞中避诸偷。诸偷恶礼等避已，乃束草入洞中焚烧礼等，礼等熏灼不可敌，乃走出洞，邦榜执而僇之。旦日即与其众大入汉阴，并子坝汉阳坪，已入石泉石谷铺、夏家山，复入汉阴、蔡家河、郑家庄，已入长安马家庄，过镇安、瓦子沟、五郎坝。还入汉阴、石泉、华严、池华之间，从鹫屋金鸡黑水而出。所至辄杀略人，甚至淫污人妇女，以为愉快，诸县道略李应时等凡九十人，杀冯贵，及乡人刘客童、伯林等，凡二十人。卤徐孟义、刘朝甫等凡六十人，淫阎氏、王氏等，凡数人。于是商洛抚治使李琦，帅守备使

吴从周、通判毛志忠追逐，生得杨四、杨邦榜、杨伸、吴才、李朝贵、张万山等，罪当斩。郾阳都御史方弘静，请以杨四等梟斩汉南市，必欲部索徐大甫等三十人，上可之。始汉南山谷险阻，林箐深密，商贩往往啸聚于其间，乃使通判一人居西乡渔渡坝。顷以郡属甚广阔难制，又令汉中守备使岁时周徼山谷中，专逐捕盗贼，抑何廩廩也。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之一）

平山县崇安寺殿梁生花，如莲花白。未几县有药师库之变。初县北林山有古冢，耕者往往得金器，矿贼药师库闻之，率其党数百人来发，胁居供饷，县遣丞率兵剿之，贼鹰战，大败官兵，丞被杀。

（明徐昌祚：《燕山丛录》卷十八）

三、兵 变

温州戍卒韩虎、陈安国，杀主帅，据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宁普公讨之，道由处州，与公语意合，帅府军事复辟公胡深参谋之。公曰：「温州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辩士入城，说其党曰：「韩虎悖逆乱常，今王师四集，旦夕且攻城，虽金汤无不破者，若辈胡为与贼守，自取作齑粉耶！将军未忍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顺，悉从原宥，或稔恶不悛，城一破，悔无及矣！」其党相向泣曰：「吾属自度，旦暮鬼耳，倘获复生，敢不唯命。」乃杀韩虎等，以城降温。城濒海，民以渔为业，时城闭者三月，民病甚，公请发粟赈之，欢呼之声，载于道路。

（清孙衣言：《甌海轶闻》）

南都振武兵变，事在嘉靖庚申春（一五六〇），予时从事银台也。武臣某子甲谋倾本兵，阴使腹心旗校，假散粮故，扇乱营间，致黄侍郎（懋官）逮辱，某都请旗牌于魏国，率家丁靖都城，执市民安姓，挠法者杖之。市民曰：「杀可得，杖不可得。」遂斩之内桥，众始息。言官疏之，朝下都司缉之，夜擒首祸十三人，笞之死，余置不问，振武遂罢，各兵悉归老营。

矣。缘振武选各营之强壮者充之，如京师团练法，及变起，他营莫敢谁何，向非家丁百余人，聚不可散，始知兵间不可无家丁也。已而张尚书褫职，某子甲以袁州党言官，竟略之。南都忿时事，解组去者惟司马成一人而已。

（明江应晓：《待问编》卷四）

嘉靖甲申三年（一五二四），大同伍堡军叛，杀巡抚张文锦、参将贾鉴。时总兵江桓，坐视不能讨贼。朝廷罢桓，以桂勇代之。令桂疾驱入大同，诛首恶，抚胁从。且遣都督鲁纲、总兵侍郎胡錠提督军务，率兵屯阳和堡，候勇诛首恶，抚定即班师。勇已诛郭巴子等首恶十七人，錠纲以为功非己有，起营而西。大同军复闭门，及骂勇倒鬼诳我，缚勇欲杀之。勇不屈，言汝等再杀我，阖城无噍类矣。乃释勇，尽杀勇家丁。代王微服走宣府。錠等又妄言功奏捷，中朝皆知之，不得已召还京。是时内阁费宏不欲再用兵，幸无事。余及瓯宁李默各上疏，乞讨贼，李疏报闻，余疏乙酉正月十七日进留中。苏州总兵马永，亦请自率兵讨贼，不听，以故大同叛军，至今为边镇大祸。

（明郑晓：《郑端简公今言类编》二十）

嘉靖初，闽兵鼓噪，以三月乏饷为词，郑善夫语林见素曰：「若此则三边健儿当先变

矣，边餉有悬至三载者。闽军征战日少，得自营生，若处置得宜，虽逋之十年，未宜变也，原祸始万同知某云。」郑风采鲜传，仅见是。稽闽兵屡变，布政查约至被杀，尝一赖林廷玉绥靖力。

（明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六）

嘉靖中，倭寇起南京，募兵三千营，曰「振武」。三十九年庚申，（一五六〇）二月十五日，杀侍郎黄懋官。官，福建晋江人，乡举时，梦千余人持挺相向，官府尹以严辩称，改前官。署中多聚蜂，结巢甚盛，谓为吉征。变之前数日，遍体皆栗，写一神牌祈禳，无故自焚。家人见一绯袍坐堂上，懋官至，徐徐引去曰：「是我家先人也。」卒不察是何祥。既以苛刻失众心，有数十卒哄于院门，亲戚多请自便，不听。然内惧，出其眷属，匿抚台署中。而密以帖邀内厂何绶，督府徐鹏举、李廷竹，大司马张璠、少司马李遂至。懋官出迎，诸卒随入，懋官以金帛布地饵之，不退，益大集。绶等惶恐，将往估计厅俟变，而懋官自后逾垣，体魁壮不能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气息仅属。抵一民家罗姓者，口出语不能辨，但曰：「马石渚方员外误我」。马为前尚书坤，方则名攸跻，赞其事者，第中劫掠一空，截其故妻之柩，迹懋官，得其处。时绶、鹏举等亦至，懋官牵鹏举衣，呼诸卒为爷，曰：「发廩、发廩」。鹏举稍谕止之，骂曰：「草包何为？」张璠呼曰：「幸为我贯懋官。」不听。数卒翻屋上木，飞瓦及鹏举冠，乃各弃去，曰：「力不能保公矣。」然犹抱鹏举足，不肯

舍。一侍者手拔之，乃脱。卒持挺乱下，其家童卧腹上，受捶无数，面决、眼突，挺及懋官身，一卒持銃击脑后，垂死。拽至大中桥，以绳裸悬坊上，纽不解结。每一悬，辄掷下，初犹作呻吟声，数掷，绝矣。刘世延后赎其尸，殓而归之。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十二）

浙故有幕府亲兵四千五百人，分为九营，岁以七营防海汛，汛军毕乃归，其饷颇厚。万历十年（一五八二）承平久，当国者以桑孔为急，吴中善言奉例，新减饷三之一，又半给新钱，钱法壅不行，诉之不听，遂为乱。其魁马文英、杨廷用实倡之。拥吴公至营所，窘辱备至，迫书朘削状，以库金二千为酒食资，始纵之。明日二魁阳自缚，诣吴及两台，言我实首事，请受法，他无与也。众皆匣刃以俟，诸公惧稔祸，姑好言慰遣，而具其事上闻。少司马铜梁张肖甫，奉便宜命抚浙代吴，未至，而民变复作。初杭城诸栅，各设役夫司干掇，应役者自募游手充之。前二岁始严其法，必亲授役，惮役者相率倚豪有力者以免，而游手遂失募利，亦怨望。二虞人丁仕卿侨居，素舞文，与市大猾相结，假利便言之。监司守令俱不听，意忿忿。且谓官无如乱兵何，而如我何。以此挑诸大猾。会仕卿坐他法，荷校，诸大猾遂鼓众劫之，响应至千人，于是焚劫诸豪有力家以快憾，遂破台使者门，监司而下悉窜匿。张公抵嘉禾，闻变，问候人曰：「兵哨海者发耶？」曰：「发矣。」「所留二营无恙耶？」曰：

「然。」公曰，「速驱之，尚可离而二也。」从者皆惴恐无人色，公谈笑自如。既抵台治事，而群不逞啸聚益众，扬竿立帜，袖白刃而向台者，可二千余，且欲毁垣以入。公乃从数卒，乘肩舆出迎，谓之曰：「汝曹毋反，反则天子移六师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苦与甚不平，何不告我。」众以司夜役不公为言。公曰：「易耳！奈何以一愤易一族，」即下令除之。众虽阳散，而气益张，其饥欲益炽，乘夜复大掠诸巨室且徧，火光烛天，其器与巷哭声达旦。公秉烛草檄，谕以祸福，质明，张之通衢，众取裂之。公怒曰：「吾奉命辑悍兵，宜自悍民始。」已而计曰：「过可使也，乌合可刈也。」命游击徐景星以二营兵入，召伍长抚之曰：「前募府诚误，用汝死力而不汝饱，汝宁无快快。」众唯唯。则又曰：「市无赖子乱成矣，彼无他劳，非汝曹例，能为我尽力讨捕之，我且令汝曹以功饱也。然无多杀，多杀不汝功。」众踊跃听命。复召马文英，杨廷用，密谓曰：「向自缚而请死者汝耶？」二魁谢死罪。公笑曰：「壮士故不畏死，虽然，死法矣，无与尔名者。汝为我倡众捕乱，功成，诟论赎，且赏矣！即不幸死，死义，终有名。今奈何不令天下称义而称叛卒乎！」二魁亦踊跃听命。公乃命徐景星出所从骁军为中军，俾营兵次之，郡邑土团又次之，严部伍，明约束，遂前薄乱民，连败之。皆即行剽所就俘，累累反缚而诣台者，百五十余人，而仕卿与焉。公讯得其倡谋挟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余人，皆斩梟之辕门，余悉释去，于是群不逞皆散。人念此悍卒犹未服法，急之或生变，假他事罪之，或密掩之，则法不振，且人人自危。因阳奖二

魁功，予之冠带，榜于营，复其饷如初，咸帖然。当二魁自缚时，要众曰：「吾以一死蔽若等，姑予我棺殓给妻子费。」众为敛金数百，既免，而不复反索，众颇恨。又各营倡乱者数十，公俱廉得之。届明春年汛，七营当复发，公于誓师时，密令徐景星以名捕营各一人，首其倡乱罪，斩之。已后。捕马、杨二魁至，曰：「汝故自请死，今晚矣。且汝既倡乱，又欺众而攘其资，我即欲贷汝，如众怒何？」又斩之。凡九首，陈辕门外，而使使驰赦诸营曰：「天子不忍尽僇，汝自揣合死否？今而后当尽力为国御围也。」众尽感泣。初变起，江陵相曰：「安得用张滑县擒盗手薙此小丑乎？」吏部推肖甫往，而浙用底定。世以此服江陵知人，一言而戢江浙之变，真救时宰相也。

（清潘永因：《续书堂明裨类钞》卷五）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李见罗（材）抚郧阳，改参将公署为书院。十月初二起工。是日参将方印已解任去，米万春继之，会于离城六十里之远河铺。方有忿言，米激军士梅林、王所、熊伯万、何继，持传牌令旗，与杜鹤等鼓噪而入。毁学牌，抢掠，围逼军门。凡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军门外烧毁。又勒饷银四千二百两，充赏。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飞柬速之。又次日，米入城，鼓吹铙炮，过军门履任。释戎服晋见，仍勒上疏，归罪道府生员，必经米验过，追改者再，仍收城门锁钥，李隐忍从之。复阅操，行赏。哨官杨世华云，

乘此冒赏，近干劫库，米佯怒，而心是之。即讽军士，告加月粮，旧折三分，增至四分。适副使丁惟宁入城。一见米，即云：「各官兵将拥汝为主帅。」米大怒，拥众喧乱。守备王鸣鹤仗剑大喝曰：「杀副使是反，谁敢！谁敢！」丁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应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杖杀梅林、王所，事得定。而讹言传数年不息。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十二）

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十月，鄖阳兵变，时抚军李材，日以讲学为事，诸生从学者数百人，行李往来，皆令营兵供役，营兵皆怨。至是复改参将公署为书院，以本月初二日起工。是日，参将方印以解任去，米万春新任来会于远河铺，离城六十里，方有愤言，米因激军士梅林、王所、熊伯、万继等，结队与杜鹤等，鼓而入，毁学坊，沿街抢掠，围逼军门，凡诸不便事宜，胁取置军门外毁烧，又勒饷金二千四百两充赏。次日，米尚次城外，李飞束速之。又次日，米入城，鼓吹铙炮过军门复任，释戎服进见，仍勒上疏，归罪道府生员，疏必经米验过，追改者再，仍收城门锁钥，李皆隐忍从之。复逼李阅操行赏，哨官杨世华曰：「以此冒赏，近于劫库。」米佯怒而心是之，即讽军士告加月粮，旧折三分增至四分。副使丁惟宁谓米曰：「各官兵将拥为主帅耶？」米大怒，拥众喧乱，守备王鹤鸣仗剑大喝曰：「杀副使是反！谁敢！谁敢！」丁仅得免，李走避樊城，裴应章继至，好言慰米。仍杖杀梅

林，王所，事乃得定。李具疏谏罪道府，鄢阳知府沈铖降调，给事中陈璧劾李无端激变，损威辱国，李亦罢去，而米以政府私人，反调善地。随有旨，以后各处公廨、儒学书院等项，非奉明旨，不许擅自迁改建造。李材先任云南金腾道，巡抚苏鄯劾其掩杀夷商，戮尸抵级等事，有旨逮问，随谪戍福州。路上仍用督抚威仪，既抵戍所，巡抚许孚远出劳问毕，正色曰：「蒙圣恩得释，犹然罪人；当贬损思过，奈何一路震耀，此非待罪之道。」李艳然曰：「迁阔。」则见罗之讲学，犹全未梦见也。

（明文秉：《定陵注略》卷七）

崇祯元年（一六二八）七月甲申，辽东宁远军，以军粮四月不得，大哗，执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推官苏涵，置譙楼上箠击交下。括赏金得二万，不厌，遂借商民得五万。自肃草奏引罢走中左所自经。袁崇焕至，宥首恶，捕其党斩十六人。

初自肃奏请，而户部不发，则罪不在自肃，而在户部明矣。至崇焕斩其党，而宥首恶，颠倒如此，安得不启奸人之心乎，宜不越三月，有锦州之哗也。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之四）

庄烈皇帝心切安攘，日以练兵为事，而法纪不明，时多鼓噪，即真定郡凡几见矣。廖侍

御惟义上疏曰：「自有寇盗以来，日日言募兵练兵，竭尽闾阎之膏血，以养此辈，究竟未见杀贼，不曰某营鼓噪，即曰某营叛逃。盖缘承平日久，司兵者久不谈兵，一旦有事，手忙脚乱，止知以召募为务。民间游手无赖之徒，贿充将领，不特不知韬略为何事，亦不知纪律为何物，与所募兵丁相为猫鼠，抢掠公行。凡富家巨室之庄头家仆俱奔投之，而主敢怒而不敢言，以致田地日益荒芜。一兵之下，又招数人，名曰挂兵，虽册籍无名，不领月饷，而所到之处，任其搜抢。遇监军将领知其状，一绳以法，便起逆谋，更肆屠毒。是以民间宁愿有贼，不愿有兵，时势至此，将何如哉！不如于省直卫所，凡在籍军户一一清核，令府、州、县官为置衣甲、马匹、器械，实实训练，择营将之有智略者将之。此辈皆有父母妻子，又有军余在家耕种，庶可不致鼓噪叛逃；进之可战，退亦可守。或曰：「此军未必可战」，然则召募之兵，岂遂生而可战也哉？此论召募为祸，极切；然终不能行者，亦以召募有利将帅，易于侵渔，人不肯破例修举耳，因循以致败亡，可伤也！

（清梁清远：《雕丘杂录·西庐漫笔》卷十四）

四、海上武装船队

明洪武辛亥（一三七一），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上命都督府臣严处之。洪武丙辰（九年一三七六），日本人滕八郎以商至，献弓马刀甲硫黄之类，却之。伏按国制毋倭商市之条，惟入贡夷顺带货物，许诸人互市。嘉靖甲午，给事中陈侃出使琉球，例由福建津发，比从役人皆闽人也。既至琉球，必候汛风乃旋，比日本僧师学琉球，我从役人闻此僧言，日本可市，故从役者，即以货财往市之，得获大利而归，致使闽人往往私市其间矣。后有私市平户岛，岛夷利货，即杀闽商，未几天乃雨血其地，地复出血，岛夷俱灾，遭杀诸商皆见梦于岛主，岛主寢疾，立庙祀之，其岛始安。自后私商至彼，待以殊礼，缮舟匱乏，岛夷称贷，故私商众福，乱始渐矣。夫广私商始自揭阳县民郭朝卿，初以航海遭风，漂至其国，归来亦复往市矣。浙海私商始自福建邓僚，初以罪囚按察司狱，嘉靖丙戌越狱遁，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托合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交易。嘉靖庚子继之，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勾引佛郎机国夷人，（斯夷于正德间来市广东，不恪海通，副使王□驱逐去。后乃占满刺加国住牧，许一兄弟遂于满刺加而招其来。）络绎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自兹东南衅门始开矣。嘉靖壬寅宁波知府曹浩以通番船招致海寇，故每广捕接济

通番之人，邨乡士夫尝为之拯拔，知府曹浩曰：「今日也说通番，明日也说通番，通得血流满地方止。」明年癸卯邓僚等寇掠闽海地方，浙海寇盗亦发，海通副使张一厚因许一许二等通番致寇，延害地方，统兵捕之，许一许二等敌杀得志，乃与佛朗机夷竟泊双屿，伙伴王直（得名鏗即五峰）于乙巳岁往市日本，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等三人来市双屿，明年复行风布其地，直浙倭患始生矣。岁丙午许二、许四，因许一、许三事，故所欠番人货物无价，却以奸党于直隶苏松等处地方，诱骗良民，收买货财到港，许二、许四阴嗾番人抢夺，阳则宽慰被害之人，许偿货价，故被害者不知许二、许四之谋，但怨番人抢夺。自本者则舍而去之，借本者思无抵偿，不敢归去，乃随许四往日本国，价以归舟至京泊津，遭骗之人，寢以番人抢骗财货之故，告于岛主。岛主曰：「番商市中国敢抢中国人财，今市我国，莫不怀携矣，」即杀番人，乃以薪粒等物给许四，使送华人以归。许四自思，初欠番夷货物，又失番夷商贾，归竟不敢向双屿，却与沈门林剪、许僚等合踪劫掠海隅民居。许二以兄弟许一、许三丧亡，许四不归，所欠番人货财不能抵偿，遂与朱僚、李光显等诱引番人寇劫闽浙地方矣。明年丁未胡霖等诱引倭夷来市双屿，而林剪往自彭亨国，诱引贼众来与许二、许四等合为一踪，劫掠闽浙，边方骚动，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杨九泽事闻于朝，敕都御史朱纨调兵征讨许二、许四等，以靖闽浙，以安地方。明年戊申，科道交章军门购获，许二、许四逃去西洋，双屿港窒于时，林珣诱引倭夷稽天私市浙海，官兵获之。又王直、徐铨（即惟学一名碧溪）诱倭私市马

迹潭，惟陈思泮诱倭来泊大衢山，名虽称商，入劫洋子江船矣。巳酉冬王直等诱倭市长途。明年庚戌，巡按广东监察御史王绍元以乡官族通倭构讼，乃建议曰：「海利独归于官豪，莫若属榷权官府。」惟时朝议琉球、朝鲜、爪哇诸族，地隔涨海，自古未为边寇，惟日本一国，只宜遵祖训，不许与同。今御史王绍元要开市舶，事亦慎重之至。合行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抚操巡按三司等官会议，果于地方无损，国课有益，咨复奏夺。而御史王绍元虽怀富国之谋，未审寇盗之渐，议亦未行。本年徐铨等勾引倭夷俱市长途，比有卢七、沈九诱倭入寇，突犯钱塘，浙江海道副使丁湛移檄王直等，拿贼投献，姑容私市，王直胁倭即拿卢七等以献。明年辛亥，王直等船泊列港，又拿陈思泮等以献，惟龚十八（一名碧溪），王直纵之使同海市。又明年壬子拿七倭贼以献。比时徐海诱引倭夷，亦泊列港，阳则称商，阴则为寇，又别倭船来称，海市王直欲与偕市之，抑无所资，济以薪米，遂同行日本。于时巡按浙江监察御史林应箕乃以海上多事奏闻于朝，敕都御史王忬经略浙、福地方。明年癸丑，而叶宗满（即碧川一名五龙）勾引倭夷来市浙海，比惧舟师不敢停泊，往市广东之南澳，闽广倭患始生矣。比有王十六等诱倭焚劫黄岩县，参将俞大猷、汤克宽欲令王直拿贼授献，而贼已去。乃议王直以为东南祸本，统兵击之于列港，追至长途，次马迹潭，铙炮齐响，惊起蜚龙，兵船漂散，王直之船无敢定泊，于夏六月乘风逃去之平户。岁甲寅，佛郎机国夷船来泊广东海上。比有周鸾号称客纲，乃与番夷冒他国名，诳报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许

通市，而周鸾等每以小舟诱引番夷，同装番货，市于广东城下，亦尝入城贸易。又徐铨等诱倭市南澳，复行日本，因风逆回泊柘林，都御史鲍象贤先命在哨统兵官黑孟赐统率舟师伺击之，徐铨入水而死，余皆就擒。岁乙卯，佛郎机国夷人诱引倭夷来市广东海上，周鸾等使倭扮作佛郎机夷，同市广东卖麻街，迟久乃去。自是佛郎机夷，频年诱倭来市广东矣。奸民罪犯深重者，移家受廛于夷岛，深根固蒂乎其间，藉以买卖之名，用其贼寇之技，汛去汛来，东南多事，科道忧时，不知海贼之盘根，但以王直为奇货，惟时工部右侍郎赵文华奏旨钦敕，祭告东海，切惟已祸不得要领，故问通番之人，而通番辈告以必得王直，主通海市则祸可息，故遣使招之。明年丙辰，毛烈（王直义兄）叶宗满听招而至，船泊列港，都御史胡宗宪命往舟山拿贼授献，又以赞画俞一鉴等质于毛烈、叶宗满船，乃得王濡、夏正、邵岳、童华、谢天与等到官用之，故纵毛烈、叶宗满私市而去。于时南澳倭夷，常乘小舟直抵潮州广济桥，接买货财，往来南澳，而胡宗宪又遣使人至澳招谕王宗道（即清溪）、李贵显（即华山），随以家属到官，自许送倭还国，复归浙海以图自效。岁丁巳，招来贡夷德阳等船，一艘泊于舟山马墓港，遂馆本山道隆观。又招至毛烈、叶宗满、谢和、王直等，诱来市倭四百余船，四艘俱泊舟山之岭港，时赵文华以病去位，而胡宗宪遣使招谕之，复以指挥伍惟统质于叶宗满船，而叶宗满乃与毛烈先来到官，烈复下海，王直乃到军门。岁戊午，毛烈、谢和与同倭夷善妙等，登据岑港，乃挟德阳入巢，遂焚铺宇，而王宗道、李贵

显，自日本至浙海，惊见舟师卒伍往南澳，久之，毛烈与倭移巢柯梅，用兵年余，费靡无算，乃纵之，拔巢而去。诱倭来市之初，总兵俞大猷、副使刘焘即欲击之，以成速效，而副总兵卢镗及与功志暗合，不欲击之，以成长策，各言军门，俱不听，乃以开四鹰犬，以市媚军门，上下交征利，是故债事矣。戊午春，叶宗满伙谢二、董二等，诱倭来市，官兵诱擒之。（宗满即碧川又名五龙，先私货双屿，被许二党骗，流落日本。岁癸丑始诱倭市南澳。岁丙辰，王直听招，以市畏法不决，欲毛烈先行，烈子难之，邀宗满欲市南澳，直曰：「市南澳有利无名，同烈行，名利两得，」宗满听，与童华来市列港。时徐海乱，军门知华为海契，以俞一鉴质之到官，散海党，宗满率倭商杀舟山倭贼，后去日本。岁丁巳，宗满至岑港，军门以伍惟统质之到官，复纵下海。岁戊午，军门用兵，预令宗满归，囚之，后伙谢二、董二诱倭来市泊朱尖，官兵诱擒。岁庚申，宗满远戍镇蕃卫。）又且南澳自戊午岁前皆海市者，戊午以后乃为贼窝，而许朝光等，负固其间，倭寇闽广，则归此澳掳得货财人口，许朝光等则必预造大船，市与贼众装载以归，劫得金银与之侑市而去。嘉靖己未，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潘季驯，禁止佛郎机夷登陆至省，惟容海市，今年许朝光造船市倭贼，贼市船乘即破，卒怨许朝光，欲后劫掠地方，又虑官兵不利，议劫许朝光乃得货舡还岛，遂入澳劫杀许朝光，朝光不支，即脱澳，倭贼乘船以去，官兵遂守澳中，后兵因缺粮适新贼至，兵乃导贼劫掠东莞地方，而许朝光听从都御史吴桂芳招谕，船泊辟望海上，盖畏国法不即倾心矣。近又访得日本

之夷，皆以华人勾倭离岛，名虽称商，实为寇盗，故今鲜有从商者，多从佛郎机夷之船，来市广东海上。今年佛郎机夷号称海王者，官市广东龙厓门，得闻三洲有船私市，谓减已利，而乃牵入龙厓与之佻市而去。称海王者，盖屋居止龙厓门，民厌其祸，官怀隐忧，遣使驱逐，恬然不惧，此患积至十年矣。又闻市铜铸造大铤，声言朝贡，莫知所为。后有佛郎机夷号称财主王者，横遇海王，俱处其间，隐祸亦不可测也。为今之计，若非宽恩委任，渐次处分，潜消不形之祸，设或凶变，不论十年之积祸，一时坐责当事者，孰愿治海之任哉，奚成已祸之道哉？伏思我皇祖宗之制，既无倭市之条，只当宣昭大信，庶使四夷永守画一之法犹可也，何乃以市自诬之，功念介子之微劳，幸覩尧皇之盛世，不敢设施奇诈，乃敢殫竭孤忠，期杜万衅之门，须明一定之理。功幼寡学，少不师章句，兹心奉使，忧勤以励报国者耶，仰惟天眷鉴察微衷矣。

（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六）

海上之寇，往往为患，倏来忽去，备之无余力，攻之无定形，何以保东南，靖海滨也？欲以保而靖，惟在究原委，察情弊，为之制度何如耳。伏按嘉靖时，海寇最炽，纵横出入，攻兴化，破政和、寿宁等处，巡抚谭纶，总兵戚继光，剿而平之，自是残寇散而为民者，尽东南海滨之人也。今之情弊，仍是东南海滨，势豪之家，出本与浮洋之商，以中华之物，一

倍而往，倍倍而返，故利之所在，人必趋之。禁则巧生计智，商化而为寇，通则所获非常，寇转而为商，及知明犯国禁，思图苟安，又啖势家，同作勾当，行之日久，覬觐日生；未免狼心不改，诱惹奸徒，横行海上。或以削发染脸，以充异类；或引倭奴一二，声传百千，标帆帜，张威风，所向披靡，莫与抵敌，任其放火攻掠，满载而去。究其原委，始为通商之意，终貽地方之害。兹虽严禁，不许日本，止许吕宋，殊不知吕宋即日本也。何则？通吕宋，则平常之息，通日本，则非常之利。苟不图非常，而求平常，国中何往不可，而肯浮洋泛海，以危性命，所以借吕宋之名，往吕宋复往日本。亦有不经吕宋直往日本，或得意，仍从吕宋而归，稍不如意，即引倭寇来侵，察其情弊，不过东南之人，攻东南海滨之人，劫海滨也。予亦生长东南，去海滨不远，不得不直其言，以尽其详，为御寇者，所见岂不及此哉。故御寇无难，要在禁洋，在得人，在利器，在严令，在据险也。何也？既不许日本，而又许吕宋，洋未禁也。统率优游而缓带，士卒怠惰而尫羸，人弗得也。戈矛干脆而铁锈，甲胄线穿而纸糊，器不利也。守而敌者无功，退而逃者不罪，令匪严也。南蓝田以及兴福，东龙王以膺琴堂，北武场以至杨村，疏而且旷，险无据也。必总戎者，身先行伍，内守者，勤加策应，若伏兵于沙埕招宝之山，不过保一方一隅之策。若欲海滨悉平，必须沿海之滨，多设澳舶司，有货验货，无货验船，递往给以票，递来验以票，有一开洋，非贩番则为寇，即时哨舟追逐，船以入官，人以寇论，明禁严，而勾引绝，华人何从而适异域，倭人何由而入

中国，则东南自以保，海滨自以靖也。或谓：「吕宋再禁，则海澄番课，年去万额。」不知沿海备倭粮饷，岁计五十余万，苟得海防严密，东南海滨，可坐而定，各倭粮饷，可坐而减矣。隆古以来，未闻倭人来诱，华人去攻彼境者，何独华人，往往去引倭人来侵我疆，此无他，彼之号令肃，我之法度疏也，奈何堂堂天朝之法度，反不如区区夷邦之号令！可见法度号令，无分华夷，在于所制严不严耳。

明箕批：国家通商，至于异域，可为贾生之太息！

（明庄若华：《信心草》卷四）

海寇之变，始于浙东，而终于浙西。嘉靖丙午，丁未间，海禁宽弛，浙东海边势家，以丝段之类与番船交易，久而相习，来则以番货托之，后遂不偿其值，海商无所诉。一旦突至放火杀数十人，势家缘官力，官为达于朝。朱丸（纨）巡抚之出以此。朱至浙，又禁过严，海商之留者不得去，去者又不得归，因引诱为乱。时承平日久，民不习兵，招一切无赖，使纨绔将之以对敌。蔓延至是。及胡总制（宗宪）与战，互有捷负，后乃以计取之，事未就绪，人有待，人或疑胡有他心。不得已，遂进兵。幸寇首一意降，不设备，敌能成功。而稍延缓，使寇闻兵期离其巢则殆矣。后胡收王直，散回各苗蛮，俱有智术。

（明叶权：《贤博编》）

王直者（亦作汪直）徽州歙县人，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故人乐与之游，一时无赖若叶宗满、徐惟学（即徐碧溪）、谢和、方廷助等咸宗之，为间相与谋曰：「中国法度森严，吾辈动触禁网，孰与至海外逍遥哉？」已而大雪，草木皆冰，直独心喜曰：「天星入怀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将命我以武兴乎？」于是遂起邪谋。嘉靖庚子年，直与叶宗满等造海舶，置硝黄丝绵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五年，致富不貲。夷人大信服之，称为五峰船主。招集亡命，勾引番倭，结巢于宁波鄞衢之双屿，出没剽掠，海道骚动。是年巡按御史杨九泽请设提督以弹压之，乃命都御史朱纨巡抚两浙，开军门于杭，纨乃调福建都指挥卢镗统率舟师擣其巢穴，俘斩溺死者数百。直等皆走逸，余党遁入福建海中浯屿，复命镗剿平之，纨仍躬督指挥李兴，发木石以塞双屿港，使贼舟不得复入。时海禁久弛，缘海所在，悉皆通蕃，细奸则为之牙行，势豪则为之窝主，皆知其利而不顾其害也。纨严申禁令，有犯必戮，不少假贷，然其间亦有一二被刑者，未及详审，或有过误，杭人口语藉藉，罪及建议主义群公。纨又以督府新开纲纪务在振肃，由是官吏亦称不便，而失利之徒，怨谤蜂起。明年朝更议废置，乃改巡抚为巡视。未几纨复解官去，而东南自此多事矣。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

按：傅维鳞《明书》卷一百六十二乱贼传二「汪直传」载称：「国初海禁少解，有一二家从广东、福建地方买卖陆往舡回，潜泊关外，或贿把关官，及投托乡官，得以小船夤夜进货。属承平之日，封守不慎，奸人遂缘为利。各结踪推雄强者一人舡头，或五十只，或一百只，成群分党，占泊各港，纷纷往来海上，入日本、暹罗诸国行货，遂诱带日本各岛贫倭，藉其强悍为羽翼；亦有纠合富贵倭奴（人）出本附搭买卖，公为雄长。」又说：「尝以扁舟泊列表岸，参将俞大猷率舟师数千围之，直以火箭迎战，大猷败绩。直益骄，遂易官军。乃更造巨舰联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以木为城，为楼櫓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遂据萨摩洲之松蒲津，号曰京，自称徽王，部属官署，控制要害，凡三十六岛之夷，俱从指挥。时夷汉兵十余道，流劫海滨。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春（一五五二）遂破黄岩府，焚杀官兵甚惨，官军莫之谁何。直乃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其头目人等，俱大帽袍带、银顶青伞，侍卫五十人，俱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居数日，如履无人境。然是时直隐身，坐遣诸寇，每残破处，必诡云：「某岛夷所为也。」以故诸司奏乱，止云倭寇，未云首恶。汪直势猖獗，历癸丑甲寅乙卯（一五五三—一五五四）数岁间，不时攻掠余姚、观海、乐清、瑞安等处，荼毒不可言。识者曰：「东南虽知汪直之叛，而不知受祸之惨，皆由直者。」初浙江未有开府，至是朝廷擢御史胡宗宪为都御史，总督杭州讨贼。」

朱中丞紈，具文武才略，清强峭，深恶墨吏大猾如仇，前后所操切，黄墨以下，多望风解印绶去。其抚闽浙，悉扫一切应酬，蚤夜申约束海内地奸民。当是时，瓯粤诸贵人，多家于海，其处者，与在朝者谋，务破败公所为，至革巡抚为巡视，稍削其权。公闻之益怒，数上章廷辩，侵及执政，执政勿善也。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抚倭六百人，移镇定海，屡破贼余皇，又大破贼于温槃南麂诸洋，凡数上捷，仅一拜赏。而最后悉平佛郎机黑白番舶，虏其酋，并余众四百余，有传其为变者，公传令，悉诛之。言官遂訾公妄杀，时公以移病得予告，而削职听勘之命下矣。公居恒叹贫，无贿赂负气，不忍诟，不任狱，纵天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死我；而二粤之人必死我，我死自决之，不以授人也。乃草生志，慷慨饮鸩以卒。自公得罪后，其官亦罢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居数年，海寇大作，东南为鱼烂者，二十余年而后定。识者以为，不罪公，海当无寇，而二粤士大夫，犹嚣然谓寇自朱紈始。嗟乎！今之通海者，十倍于昔矣。浙以西，造海船市丝枲之利于诸岛，子母大约数倍，嗜利者，走死如鹜。岛上人，至并人舟并收之。及今三十余年，借以为异日乡导，轻舟熟路，其所蹂践鱼肉，当百倍于昔。顾安所得朱公者而委之，即有朱公，亦必不用，即用亦必以文法掣其左右手，余故志此，以为左券。

（明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上）

永乐三年（一四〇五）遣行人谭胜受往爪哇招流民梁道明等。胜受者，广乐南海人，洪武癸酉乡贡进士，为临桂县丞，以政最召为监察御史，俄降行人。初南海梁道明贸易爪哇国，久而情熟挈家住，积有年岁，闽广军民弃乡里为商者，从之者至数千人，推道明为长。指挥孙铉使海南诸蕃，遇道明及二奴挟輿俱归，闻于朝。乃遣胜受同千户杨信斋敕招往之。道明使其副施进卿代领其众，自随胜受，偕郑伯可寄来朝贡方物。赐道明等袭衣并文绮缯帛甚盛。上以胜受奉使称职，擢浙江按察使。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

三佛齐系爪哇统属，其后爪哇并三佛齐，废其国，其地有旧港，商舶所聚。爪哇置小酋以司市易。南海商人梁道明弃乡里来居，积岁聚首，为之酋长。

永乐五年（一四〇七）中使郑和往西洋还泊旧港，遇海贼陈祖义等招之。陈祖义者广东人，脱罪避居旧港，久之得为三佛齐将领，暴横掠过客。至是因郑和之招，诈降，潜谋邀劫和。有施进卿者，祖义乡人也，诉于和，和振兵擒祖义，诛其党五千余人。承制官进卿留旧港为将领。祖义械送京师，斩于市。诸蕃闻之皆慑服。是年旧港酋长施进卿遣婿丘彦诚入贡。诏设旧港宣慰使司，命进卿为宣慰使，赐印诰冠带文绮。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

旧港即古名三佛齐国是也。淳淋邦属爪哇国所辖，东接爪哇，西接满刺加国界，南大山，北临大海。诸处船来，先至淡港，入彭家门，里系船，岸多砖塔，用小船入港则至其国。国人多是广东、漳、泉州人，逃居此地。人甚富饶，地土甚肥。谚云：「一季种田，二季种稻，」正此也。（略）人之风俗、婚姻、死丧、言语，皆与爪哇相同。昔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善（义）等全家逃于此处，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至永乐五年朝廷差太监郑和统领西洋大鲸宝船到此处。有施进卿者亦广东人也，来报陈祖义凶横等情，被太监生擒陈祖义回朝伏诛。就赐施进卿冠带归旧港，为大头目，以主其地。本人死，位不传子，是其女施二姐为王，一切赏罚黜陟，皆从其制。

（明马欢：《瀛涯胜览》）

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贼首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光头者福建李七，许栋歙人许二也。皆以罪系福建狱，逸入海，勾引倭奴，结巢于霏衢之双屿港，其党有汪直、徐惟学、叶宗满、谢和、方廷助等，出没诸蕃，分迹剽掠，而海上始多事矣。

（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五）

时广中剧贼惟曾一本、林道乾称雄，结连剽掠，横肆海上，庙堂难当事之人，乃以属余，余闻命疾趋，移镇梧州，易将领，招客兵，备舸舰，制器械事集矣。乃指授方略，会集三省诸军，分布要害，使贼进退无据。又以其间招抚道乾，令直捣其巢穴，贼始大窘，擒有日矣。适奉旨回籍，而代者刘公焘乘传至，余离任甫十日，一本剿灭，人谓方以得归故乡为幸，道出南安，郡守林舜道迎迓曰：「督抚重臣，行李萧然如此，即马伏波、曹枢密不是过也。」余轻舟，不两旬而抵家，乃卜筑湖西，构屋三楹，辟地三亩，时游息其中。榜于门曰：「烟水矶。」题其柱曰：「敢谓身闲遗物累，祇将心赏寄烟霞。」又曰：「前前荫满先生柳，座上香分处士梅。」以寄吾志焉。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二）

澄海林道乾，嘉靖中为盗降。既而以兄子茂入彭亨国为都夷使，招道乾，道乾诣军门，明白辞去，封还前所给一十七札，竟行。广都殷正茂檄暹罗安南共讨之。暹罗乃使使握坤哪喇请曰：「道乾更名林浯梁，在臣海澳中，欲会大泥国入寇，今已总兵向头关矣。」正茂与福都刘尧海遣香山吴章，（略）同击道乾，道乾乃奔佛丑海屿去。同时朱良宝、林凤、李茂随道乾入寇，皆灭尽，独道乾莫知所终。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四）

按《潮阳府志》卷三十八征抚条载：林道乾，惠来人。少为县吏，机变多诈，智虑越于诸寇。性嗜杀，所过无不残灭，舟泊处海水尽赤，积尸如山，潮汐为之不至。

先是，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三月，攻诏安山南、厓下等村，都督俞大猷逐之，遁入北港（北港在澎湖屿东北，万历末始通商称台湾），大兵不敢进，留偏师驻澎湖守之。道乾不乐北港，遂恣杀土番，取膏血造船，从安平镇、二鯤身遁往占城，复回潮州，掳掠如故。既而就抚，安插潮阳不尾乡，犹与曾一本声援相应，无赖之徒，相继归往。每悬赏招募：人予一金，致十人者予三金，即以其人统之。故附之者日众，为海滨巨盗，连年劫惠来、龙溪，都无噍类。又犯海丰石帆都，时届宾兴，生员李棠束装赴省，途中被掳，其妻卓氏抱子入贼营赎棠。贼释棠，以卓为质，卓于是夜抱幼子赴海死。及榜发，棠登第，因上策请兵剿贼。有朱良宝、魏朝义、莫应敷者，亦纠党入海行劫，与道乾相应。时因地方多事，兵力难分，勉为招抚。道乾居招收都，良宝居南洋寨，朝义居大家井，应敷踞东湖寨，杀掠如故。万历元年（一五七三）癸酉，总督殷正茂荡平山寇，乘胜捣之。道乾势促，奔投倭寨，良宝走阳江，为舟师所袭，仍奔南阳，深沟高垒，以抗王师。总兵张勋，斩木列栅，环迎贼巢，造战车敌楼，取柴草实其沟塹，密于三月初十日大举破其巢，斩首千二百五十级。良宝自焚死，道乾赴水死，俱磔

其尸。余党分别剿抚，朝义、应敷闻之，俱相继降。

向在黄安时，吴少虞大头巾曾戏余曰：「公可识林道乾否，」盖道乾居闽、广之间，故凡戏闽者必曰林道乾云。余谓尔此言是骂我耶是赞我耶？若说是赞，则彼为臣盗，我为清官，我知尔这大头巾决不会如此称赞人矣。若说是骂，则余是何人，敢望道乾之万一乎？

夫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矣。自浙江、南直隶以及广东、福建数省近海之处，皆号称财赋之产，人物隩区者，连年遭其荼毒，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朝廷为之旰食。除正刑、都统诸文武大吏外，其发遣囚系，逮至道路而死者，又不知凡几也；而林道乾固横行自若也。今幸圣明在上，刑罚得中，倭夷远遁，民人安枕，然林道乾犹然无恙如故矣。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不言可知也；设使以林道乾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永决不敢肆。设以李卓老权替海上之林道乾，吾知此为郡守林道乾者，可不数日而即擒杀李卓吾老，不用损一兵费一矢为也。又使卓老为郡守时，正当林道乾横行无当之日，国家能保卓老决能以诛擒林道乾，以扫清海上数十年之逋盗乎？此皆事之可见者，何不自量也？

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其稍学奸作者，又挽入良知讲席，以阴博高官，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

色，甚至互相推委，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又弃此等辈有才，有胆有识者而不录，又从而弥缝禁锢之，以为必乱天下，则虽欲不作贼，其势自不可尔。设国家能用之为郡守令尹，又何止足当胜兵三十万人已耶！又设用之为虎臣武将，则阌外之事可专之，朝廷自然无四顾之忧矣。惟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余方以为痛恨，而大头巾乃以为戏；余方以为惭愧而大头巾乃以为讥，天下何时太平乎？故因论及才识胆，遂复记忆前十余年之语。吁！必如林道乾，乃可谓有二十分才，二十分胆者也。

某曰：「如此则林道乾无识乎？」无识安能运才胆而决胜也。夫古之有识者，世不我知，时不我容，故或隐身于陶钧，或混迹于屠沽，不则深山旷野，绝人逃世而已，安肯以身试不测之渊也？纵多能足以集事，然惊怕亦不少矣。吾谓当此时，正好学出世法，直与诸佛诸祖同游戏也。虽然，彼直以是为戏焉耳，以彼识见，视世间一切大头巾人，举无足以当于怀者，盖逆料其必不能如我何也，则谓之曰二十分识，亦可也。

（明李贽：《焚书》卷四）

戊辰（一五六八）岁暮，海北参将耿宗元谒庭下，状貌甚伟，余喜得骁将。语之曰：「海寇林容，纵横江上，汝亟宜往剿除。」即日辞去，复之岭东谒巡抚熊，熊遂令率标下民

兵，出剿平山屯聚倭夷。元以兵非素练，熊曰：「与尔旗牌，不用命者，听行军法耳。」元乃入营号令，把总周云翔等聚众谋曰：「何处戇汉，擅号令，我不杀，将为若害，遂突入杀元。」众尽髡黔反投贼中。余远驻肇庆，相隔千里。夫熊本始事仓猝召变，乃该科独参论余降二级，不言及熊。余闻变，令中军率狼兵数千，尽歼倭夷，生擒云翔。捷闻，熊以功受賞，余仅赎罪。若熊亦可谓善掩罪邀功已，人臣为国效力，何敢自明，顾九阍远于万里，孤臣又在万里外，惟凭省中一疏，以行赏罚。有言责者，尚慎之哉！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一）

俞大猷讨海寇吴平，平乞降，既而复叛，设三城海上，纵横南澳浯岵间，劫诏安、漳浦，杀把总朱日玘、王豪，福建总兵戚继光讨之，贼入舟遁。既而继光偕大猷夹击，且遣参将汤克宽破贼于万桥山下，会暮大风，火攻焚其舟，贼大败，多赴水死。或曰平竟遁。或曰平是时死水中。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四）

万历三年（一五七五），海贼林凤突入广澳，总督侍郎凌云翼击走之。林凤与林道乾皆曾一本余党也。各拥众数千，流劫海上，猖獗多年，为官兵所逐。凤因奔外洋，攻吕宋、玳瑁

港，筑城据守，且修战舰，谋胁番人，复图内逞。福建巡抚刘尧海遣人谕吕宋国主，集番兵击之，战船烧毁，贼败众大挫。至是又从外洋突入广澳。云翼乃檄总兵张元勋，监军赵可怀追剿之，与福建总兵胡守仁兵合，追至碣石，获贼徒男妇八十余人；复追至淡水洋，贼船飘逐，兵遂击之，焚沉贼船二十余只，凤遁走。

（清邓钟：《筹海重编》，广东倭变记）

按：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第二章「中西海上之接触」载：「嘉靖年间，闽粤沿海巨寇以曾一本、吴平、林凤、林道乾等为最著。」介绍西班牙人与中国人之接触即林凤。林为广东饶平人，以在粤求抚不成，复受福建官军的压迫，遂于一五七四年，自其根据地彭湖率船六十二艘，部众四千人，进向吕宋，经过十一月及十二月间的两次剧战，因西班牙人的坚决抵抗，终未能攻下马尼刺，退往吕宋北部，西军困之，明年（万历三年）八月，突围而走。

今华人之贩吕宋者，乃贩佛郎机者也。华人既多诣吕宋，往往久住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洞内为生活，渐至数万，间有削发长子孙者。万历二十一年八月，酋长雷氏敝裹系□征美洛居，役诸流寓二百五十人充兵助战。（「政和堂集」曰：高肖为把总，杨安顺、潘和五、洪

亨五为哨官，郑振岳为通事，郭惟太等为兵。夷人偃息卧船上，使华人日夜驾驶，稍倦，辄捶之，苦毒备尝。潘和五等谋曰：「叛死、捶死、刺死等死耳，不然亦且战死。不若杀酋以泄吾忿，胜则扬帆故乡，即不胜，死未晚也。」议既定，夜半入卧内刺酋，持酋头大呼，夷人惊起，不知所为，悉被刃或落水。和五等悉获金宝兵器以归，失路之广南，为交酋所掠，独郭惟太等三十二人走免。附舟返舍。酋既死，子郎雷猫吝拥兵驻朔雾，驰回，代立为酋，遣僧来诉。明年闽抚遣贾船，招回久住吕宋华人，酋给粮以归，致书及辞，重诉父冤。檄两广督臣，以礼遣僧归国，置惟太等于理。潘和五竟留交夷不敢还。夷人故奴视华人，征赋溢格，稍不得当，呵辱无已时，犯者即严置以法，自兹衅既结，疑贰日深，夷益虜使我矣。（中略）

其后又有机易山之事。自采金中贵，蛭尾四出。一妄男子张嶷，更为新奇其说。上疏曰：「吕宋有机易山，其上金豆自生，遣人采取之可得巨万无禁。」有诏下闽，廷臣力言其谬，不报。闽当事持之，乃遣海澄丞王时和及百户干一成往勘其地。夷初闻使至大骇。诸华人流寓者见酋，言华无他，特奸人横生事端，今遣使来按兹土，使奸人自穷，便于还报耳。酋意稍解，令夷僧散花道旁，迎使者。诸流寓，先结棚席为厂，如公署状。酋盛陈兵卫，邀丞入，亦为丞设食，然气豪甚，问丞曰：「汝华言开山，山各有主，安得开也？且金豆是何树生来？」丞无以对，数日疑，疑云：「此地皆金，不必问豆所自。」盖嶷欲借朝命临之，袭破其国耳。至是不敢显言，夷人皆大笑，酋留疑，欲兵之，诸流寓苦解，俾归为戮于司

冠，乃释令登舟，时三十年（一六〇二）四月也。丞归病悸死，疑以奏事不实坐诛，传首海外，然夷竟疑中国有启疆意，益暴虐诸流寓。诸流寓无赖者声言，今日之事，汝为政，一旦天兵下海门，汝辈宁为石人乎？语稍稍传布，夷益疑。明年（一六〇三）夷遂决计谋杀诸流寓，诡言将征他国，凡华人寸铁，辄厚售之，即切肉小刀，价至数钱，华人利其值，辄听鬻去，家家无复寸铁。乃约日勒点名籍，分三百人为一院，入即杀之。事稍露，诸流寓纠众走菜园，屯聚为乱。八月朔日，夷兵大起攻菜园，死伤无数。次日聚大仑山，揭竿应敌，夷亦少挫，酋旋悔祸，遣人请和，华人虑其诱我扑杀彼使。夷怒，设伏道旁。初三日，华人在大仑山，饥甚，冒死攻城，夷人伏发，燃铜铳击杀华人万余，华人大溃，或逃散饿死，山谷间横尸相枕，计捐二万五千人，存者三百口而已。（中略）后夷酋下令招抚，其所招华人，货悉封识贮库中，移书闽当事，俾诸戚属往领。明年贾舶乃稍稍去。奸商黄某者，与酋善，辄冒领他货，称为某子甲姻党，捆载乾没云。三十三年有诏，遣商往谕吕宋，无开事端，至是祸良已，留者又成聚矣。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五）

按：《明史》《外国吕宋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清初诗人尤侗吕宋竹枝词有：「可恨大仑遮杀后，洞头不剩压冬钱。」就是指这次大屠杀而言的。

海澄颜思齐亡命日本为甲嬴（螺），盖彼夷所立以统华人者也。丰积好施贷，与晋江贩者杨天生善。天生谓日本达闽、粤、辽、高丽，得之可以自大，转鸩洪升、陈德、张宏、陈勋等二十八人，长思齐，而芝龙年少为之殿。日本故于海隘置炮台，列卒更戍。因谋间不意，胁杀戍者还炮车内，响发徒众纵火板屋，乘昏夜袭取要害，分奇席卷，隐祈天地盟约定。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夏六月将发。（而芝龙妇）翁氏梦巨鱼触膺，生子男也。众往贺，固诫芝龙勿疏密于妇人。曰：「何至是，是非夫矣。」而同盟李英已醉不谨，妻倭女王氏觉告。而翁氏父翼皇先奔告，芝龙曰：「殆已，王兵将至。」乃速思齐等驶大艇乘风遁。已设凡艇十三，思齐欲之舟山，陈德谓密迹乡土，各归耳，难有固志，不若风利驶台湾便。金曰：「善。」八昼夜乃至。计抚土番，立寮寨，以时出猎海上。时（芝龙父）绍祖已先死，其群从子姓，归者踵接。而思齐以五年秋九月猎诸罗山返，病死。咸荐于皇天后土，卜以磁质杯二，曰：「邦伯不祿，莫长莫君，天造新賚一人以义受祐，那哉，则一俯一仰而无小损者从。」祝已。乃次年掷杯，众罔协，未至芝龙，允如祝。众噩曰：「盍再。」乃数十试皆俯仰协，且完，众哗曰：「天与之，众庇之矣。」□六年春正月旬有八日受终，芝龙固辞乃就。芝龙乳字一官，至是更焉。（下略）

（清沈云：《台湾郑氏始末》）

天启元年（一六二一），汉人颜思齐为东洋国（日本）甲螺（头目之类），引倭屯于台湾，郑芝龙附之寻弃去。久之（天启四年一六二四）荷兰红毛遭飓风飘此，爱其地，借居于土番，不可，乃给之曰：「得一牛皮地足矣，多金不惜，」遂许之。红毛剪牛皮如缕，周围圈匝已数十丈，因筑台湾城居之（原注）今平安城，已复筑赤嵌城与相望，设市于城外，而漳、泉之商贾集焉。

（清余文仪：《台湾府志》卷一，引旧志）

刘香老，郑芝龙部贼也。芝龙，泉州皂隶子，少貌美，为贼颜振泉（思齐）掠去，嬖之。……既而振泉病将殤，芝龙为贼后，虑众不伏，集众祷于神，植剑米盎中，递拜之，剑动者推为长，次芝龙，芝龙预藏磁袖间，甫拱手，剑随芝龙手跃出，遂长众，称雄海上。尝以众人不寇泉，使香老寇之。既而悔祸，与其弟芝虎等同降于总督熊文灿，其部钟斌与香老遁去。钟斌寇浙，为浙抚张延登剿散，而香老则南入广粤，匿牛田、马耳诸洋，尝犯小□，犯长乐，犯广之海丰，芝龙以戴罪出战，每不利。崇祯七年（公元一六三四），文灿仍欲以招芝龙者招香老，香老诈许之，文灿不省，遂遣巡道洪云蒸，守道康承祖，参将夏木、张一杰入海招抚。香老大笑，留云蒸等不令返，如是者一年。上闻状叹曰：「岂有招海而反蹈海者。」敕文灿戴罪责效，而合广东、福建兵会剿香老于田尾远洋，香老迎战大败。时芝龙以

游击为前锋，香老乃胁所留巡道洪云蒸出船，止芝龙兵。云蒸出船大呼曰：「我兵备副使洪云蒸也，将军第来前，贼穷矣，急击，勿失贼。」乃杀云蒸，释承祖二将，而自焚其舟，死火中。

（清毛奇龄：《毛翰林集·后鉴录》卷七）

好事者多言江南蛇山，群盗窃据其中，僭号署官，指画姓名，无不鑿鑿。戊午（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九）秋，松江刘司理之待应聘□入南都，江屯各院嘱其侦探虚实。刘返松江，棹小舟海滨，问所谓蛇山者，去岸不过百里，海中小山耳。居民数百家，皆渔户也，无它盗出没其间。事覆江屯，议遂稍息。然台温诸郡，屡有大盗，联舟数十艘。有获其伪印伪牌者，僭称宽永二年，此盗又不知自蛇山否，则亦未可谓尽无迹也。

按宽永日本年号，故海中为盗者，必假借之。后国王死，女主复仍其号，女主之子，始改义明。

（明黄尊素：《说略》）

按：对于明代海上武装的性质，要作具体分析。明代中期，海上走私商队曾劫掠沿海一带，甚至如王直辈引倭入犯，给沿海人民带来了灾难，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林凤、林道乾、张璉等人，破海禁，驶行南洋群岛，与新兴的各国进行贸易，互通有无，加深了我国与南洋各国的经济联系，则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少数民族暴动

石城满四名俊，人以满四呼之。其先元末，有满氏把丁者，雄长西陲，国初款附，太祖高皇帝斥平凉，固原荒地，俾之耕牧，入隶版图。以骑射猎逐为利，号满家营。生聚日蕃，有众数千人。成化元年（一四六五），遂据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沟极险固，俊以火四、火能为腹心，马冀、南斗为股肱，咬歌、保歌为爪牙，满能、满玉为羽翼。先是掘地，得行元帅府事铜印，以是部署帐下而反，势甚猖獗，命都御史项公忠、马公文升讨平之，马自有记。

（明陆深：《续停驂录摘抄》）

七月间陕西奏报，平凉府开城县，土达满四，纠众大恣劫掠势张。时疑此徒服役久，今忽反，必有不得已者。请敕镇守官追问激变之故。行间叅将刘清御贼续报至兵部，请命陕西宁夏延绥三处，合兵杀贼。已而声息益急，复请调京军往，以都督刘玉总兵，副都御史项忠，提督军务。项未至，陕西宁夏二处官军，不待延绥兵至，轻进大败，死者数千人，军器悉为所得。报至京，輿情惊骇，是时贼强再胜，闻朝廷遣将出师，遂退石城山。项、刘倾兵

围近山，分为七路围之。戒前失，深沟固垒，不轻与战。有副将毛忠，恃勇自领锐卒，登山仰攻之，复败衄。京师士夫，闻失副将，益危惧，以为安史复出。兵部尚书程信，恐刘不胜任，辄请命抚宁侯朱勇，再领京军，及边兵四万以往。命已下，抚宁难其事，奏定赏格，谓生擒贼首一人，与世袭指挥使，赏金五百两，银数千两，共擒者赏亦然。时见其张大欲止之，然难于遽止之请，命姑整军装，待有急报方行。至十月，项知贼被围守已困，闻已别命将，亦不敢止。但奏宜令总兵，星驰赴援，傥不日破贼，一面奏报止兵。奏至，上命太监怀、许、黄三人，召兵部于阁下计议。程曰：「事急矣，行不可缓」。时曰：「前者贼四出攻劫，诚可惧，今入山自保，我军围守甚固，不俟两月，贼必穷，可取也，京军何用，再行商助。」予言曰：「观项布置，贼不足忧矣。」程意不平曰：「项今退在平凉，亦不可知，何固守耶。」尚书白圭、侍郎李震，相视不言。时曰：「彼分布已定，放何以退，且京军行何时可到？」程曰：「来年二三月。」时曰：「如此则缓不及事矣。事之成败，只在岁中，然以项奏词观之，胜可必矣。京军不行为宜。」诸太监皆曰然。因问边军去否？时曰：「边军亦不必去。」商曰：「边军去无害也。」乃遣边军行，留京营军将不遣。程文请差锦衣千户一人，去看动静，已准行矣。时闻请追止之曰：「去看无益，徒失将士心。」程忿忿出危言曰：「项忠军若败，必斩一二人，然后发兵去。」众不察，群然和附，以为止军不行必失，关中相知者，咸为时惧。私问曰：「止军不发何所见？」时曰：「观项疏曲折，知贼决

可平，但彼既闻已遣将，亦不敢自任故也。」众犹未信，汹汹益甚。至十二月二十日捷音至，知以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贼寨悉平，群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满四等四十余人至京，太监亲问之。乃云被刘清并指挥冯杰剥削不已，且又追捕为盗，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旨下刘清、冯杰于狱，鞠问得实，诛之，中外称快。

（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

满四固原土胡也，骁健好杀，时出劫行人，掠牛马，聚恶少食饮，参将刘清、指挥马杰，稍法绳之，四路掠资即解，即数日又复中他事收捕，捕至，辄得贿，贿已又捕，四大恨曰：「必杀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不数月有众二万，廷议请敕镇守问激变故，敕未至，清进与贼战大败，宁远伯任寿、广义伯吴琮，巡抚陈价、都指挥费良，皆败或死。兵部请合陕西、延绥、宁夏三镇兵，进剿，贼益肆行劫，攻城杀掠，吏民羽书交至，以都督刘玉为总兵，副都御史项忠提督军务，会巡抚马文升讨贼，忠未至陕，陕西宁夏兵先至，不俟延绥兵辄进，大败，四尽夺两镇军器，闻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等分兵七屯合围之，戒勿战，困贼，伏羌伯毛忠违命先登，败死，贼益张言，且攻西安。兵部尚书程信，请改命抚宁侯永，总京、边军四万往讨，大设赏格，擒四者赏金五百两，银倍之，官世指挥使，四人共，亦如之。十一月忠围贼益急，度必破贼，又闻别命将，不敢辄止，奏言「宜令新总兵星

驰赴援，倏不日破贼，别奏止兵。」上手忠奏付太监怀恩等，召兵部议，内阁信曰：「兵行不可缓。彭时、商辂曰：「贼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观忠疏，贼不足忧也。」信曰：「不然，忠且退至平凉未可知，敢必其能困贼耶？」尚书白圭，侍郎李震相视不言。时曰：「然则度京军，当何时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时曰：「胜负决今冬，奈何至明年？观忠奏贼惫矣，止京军便。」太监曰：「然，然则边军去否？」时曰：「亦不去便。」辂曰：「留京军，而遣边军便。」信大不平谓人曰：「忠败，陕西动摇，内阁不得辞其责。」内阁又辄言，忠足力灭贼，观其疏，岁终贼平矣。是月丁丑，忠计擒四，（四心腹杨虎狸远汲被擒择使内应）十二月捷音至，明年正月槛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师，太监问四反故，曰：「无奈清、杰侵剥我也。」四等凌迟，亦斩清、杰。

明郑晓：《郑端简公今言类编》卷四

回种遍天下，陕西延庆间，尤众，皆无生产，坐车卖药，仰食他县。万历八年（一五八〇）李宗鸛倡乱，陕督高文荐请剿，而回实编户与民杂居，结婚姻，剿之不便，不得已用抚，遂听抚，如有年。至十二年（一五八四）岁大饥，回五百人皆骑马，执兵器，由泾县走灵台县，据高山为垒，居数日，复奔麟游县，如流寇者。都御史李汶请兵使千户徐金以六百合巡徼鼓行而进，贼复走永寿县，过分水岭，追至玉梅湾败之。复走三水县土桥镇，已

走淳化，转耀州，与饥民合，遂据文王围为险，围去州可四十里。时谓：列兵塞隘口，坚守十日可立毙，徒逐之何为哉？副使原一魁、推官张守乾执不可，曰：「此穷寇也，使散去。」遂纵之走白水县。明年（一五八五），又进兵，始擒贼首马毛等。科臣顾九思疏曰：「贼起必有所由始，不行追论，则疏纵之罪，何以惩于前？贼败必有所由去，不知所向，则蔓延之祸，何以杜于后？」闻者黷之。

（清毛奇：《毛翰林集·后鉴录》卷四）

回夷，西延庆平凤汉间夷也，郡县编入版籍，名曰回夷。岁时视麦熟皆携妻小卖药课命仰食它旁郡，岁凶亦如之。是时里中暴子弟，多有附回夷而起者矣。丙戌岁（一五八六）大荒，回夷五百人姓名莫考，皆骑马骡，持弓矢枪刀诸斗器，由泾州直走灵台县，县尉尹三聘，躬帅逻卒逐回夷，回夷于是止高山为垒，居一、二日！复奔麟游县，略王尚仁等畜产诸什物，而平凉分巡使李自强及关西分巡使苗淳然，告于都御史李汶，因请兵急使千户徐金，且莫治甲兵，巡徼甚备，回夷度汉兵征发如雨，弗敌，乃走永寿县，过乡水岭，我兵追亡逐北，至王梅湾，杀回夷六人，夺牛驴五十头。而回夷亦杀我兵槐守刚等七人，杀伤大当，于是走三水县土桥镇，已而走淳化郑家山，略郑尚彦等橐中装，乃复走耀州与荒民合党，贼势益炽矣。遂阻文王围以为险，文王围去州可四十里，去同官可三十里，会关内分巡使田大

年，及参将高节，提兵五百人，追逐贼，贼殊死战，伤我兵张腰子，及同官尉贾宁左臂，略顺义丞郑邦畿马而去，我兵生获回贼张自来儿，及贼从权东采。东采蒲城人也，具言始故从邑中子权东尧、权北勋，归淳化夷白长汉、马长儿、马文升，而会汉人屈应时，三水人田和尚等亦至，遂聚男妇千人，马骡千骑，计欲走澄城、郃阳、韩城，因合蒲城、栗园里、白水、苜蓿沟、诸回夷，乃使采诇事，事觉，弗可走，而通判杜存兵至矣。乃鏖回夷战，大破之，夺获马驴一百六十九匹，回夷竟走马鞍山。于是都御史复移潼关兵备使原一魁，及西安司理张守乾，躬诣同官欲歼灭贼。是日同官备牛酒犒诸军，诸军即追逐贼，贼败走，走至秦山菜道坡，则去同官已百里而远矣。诸军勇气益百倍，皆持鸣镝射回夷，回夷中流矢，死者一十五人，斩首一十六级，生得女子一十五口，夺获马骡驴三十七匹，诸夷尽走白水县。其后督抚请于上，乃得以回夷编立保甲著为令。令毋聚党，毋持兵，毋抢掠。岁时诸回夷所流行，逻司常从走卒游徼道上，以备为寇。于是县道使使者察其勤惰，而劝惩之，敢议令及不如令者斩。以故回夷逐得居西延庆平凤汉间，幸受一廛而为氓也。

（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之二）

戊申岁（明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真宁县横岭有「回贼」占据，抢掠四出，中部宜君二县，皆受其毒，至杀伤官军，势同燎原。余为发兵剿捕，擒其渠魁数人，而安插其失业

者，若流来各贼，则惟有驱逐解散之法耳，地方自此宁谧。未几晋中亦有「回贼」之乱，遂咎秦之壑邻也，直指杨寒质以晋人按秦，追论主抚之非，劾两监司，余几不免。嗟乎回民与「虏」不同，谁非朝廷赤子，可尽歼乎？从来捕盗抚剿互用，况庆阳州县又非与晋错壤，晋自不飭备，而一二捕逃，遂以为秦罪，何以服任事者之心也。寒质香火之情颇浓，有司多晋人，咸隅负不法，秦人当自有口碑，余其敢饶舌哉！

（明纘治：《顾大司马榄蕨微言》）

六、大事年表

公元	干支	年代	大事记
一三七〇	庚戌	洪武三年	青州人孙吉朴率众起义，自号黄巾，攻占营州，不久为明军所镇压。
一三七四	甲寅	洪武七年	处州农民起义，后被谭济讨平。
一三八一	辛酉	洪武十四年	程乡饶陆海等起兵。
一三九七	丁丑	洪武三十年	王金刚奴、田九城、高福兴利用白莲教在沔县组织群众起义。王金刚奴称四天王，田九城自号汉明皇帝，高福兴称弥勒佛。起义军攻破略阳等地，后为明将耿炳文所败。王金刚奴失败后潜回家乡进行秘密活动，于永乐七年被俘。
一四一九	己亥	永乐十七年	潮州僧范五起义，建号罗平国，改元永宁后，为总兵李彬所败，而王不知所终。又倪宏三聚兵苏州，为百户阎俊所败。
一四二〇	庚子	永乐十八年	山东唐赛儿起义。唐赛儿自号佛母，利用白莲教在益都卸石棚寨发动起义，曾攻破莒、即墨等县。明遣安远侯柳升战败之。赛儿匿迹不知所终，明捕山东、北京女尼及妇女出家者数万人。

续表 1

一四四九	一四四八	一四四七	一四四二	一四三四
己巳	戊辰	丁卯	壬戌	甲寅
正 十四年	正 十三年	正 十二年	正 统七年	宣 德九年
为万，广东农民黄萧养越狱后发动农民起义，是年率众十余 明都指挥王清所败。攻广州。黄自称东阳王，改元署官，后	立政权，福建沙县邓茂七等以抗租起兵，众至数万，在沙县建 兵陈懋所败。自称「铲平王」。曾攻破二十余县，后为明总 也。被俘牺牲。同年福建有炉主蒋福成领导的炉丁起义，不久 占尤溪，响应邓茂七。	破州县多处。叶宗留聚众数万人起义。叶自称大王，曾攻 徒陈鉴胡杀害。十三年叶宗留在黄柏铺中流矢亡（一说为叛 为都御史张楷所败。其部下拥叶希八为领袖，复据处州，后	大苟等，大腾峡瑶、壮等族人民起义。时组织者有兰受貳、侯 进攻桂平，附近州县，声势大盛，到景泰七年，义军发展到 一万余人。成化元年大苟被俘牺牲。	民起时江西发生水灾，次年又遭旱蝗。永丰人夏旭领导饥 年溧阳人钱质，广远人韦敬晓，青田陈材等也聚众谋反，同 为明兵所败。

续表 2

一四六四	甲申	天顺八年	四川赵铎起义，逾半年败。
一四六五	乙酉	成化元年	垦荒，荆襄流民起义。明英宗时大量流亡农民破禁令，入山斤、石和尚等率众于房县大石厂起义，并进攻襄、邓、汉中。次年，刘、石被执遇害，起义失败。后刘部下李通（李胡子）于成化六年再度发动群众起义。同年平凉满四也据石坡起事，旋败。
一四八五	乙巳	成化二十一年	据襄县洪泉寨，为山西巡抚瞿瑄所败。
一五〇九	己巳	正德四年	王，四川廖惠、兰廷瑞、鄢本恕起义于保宁，廖称扫地动作，后为明四川巡抚林俊所败。
一五二一	辛未	正德六年	北、刘六、刘七、齐彦名、赵铎起兵霸州。是年进兵河义，同年，江西赣州有华林、玛瑙、桃源洞等地农民起败。义军众至数万，屡败明军，后为明右都御史陈金所

续表 3

一五二六	丙子	正德十一年	谢志山与蓝天凤起义，并据横水、左溪、桶冈等寨，谢称征南王。同年，池仲容也起兵浠头寨，称金龙霸王。两支义军遥相呼应，攻城略地。后为王守仁所败。
一五一七	丁丑	正德十二年	湖广郴桂龚福全聚众起义，龚称延溪大王，后为明湖广巡抚秦金所败。
一五二二	壬午	嘉靖元年	广西周克亮于马平起义，后在总督张嶺镇压下失败。同年山东矿工王堂在颜神镇起义，杀明指挥杨浩，后被都御史俞谏镇压失败。
一五二四	甲申	嘉靖三年	大同伍堡军叛，杀巡抚张元锦。
一五二八	戊子	嘉靖七年	山西路城民陈卿据青羊山抗击明军，旋败。
一五四六	丙午	嘉靖二十五年	山东田斌起义，旋败。
一五四八	戊申	嘉靖二十七年	陕西真宁县回民起事，未几，晋中亦有回民之变。
一五五三	癸丑	嘉靖三十二年	河城柘城师尚诏起义，攻破归德，后为明将曹邦辅所败。
一五五七	丁巳	嘉靖三十六年	乌镇白莲教李道人起义，旋败。

续表 4

一五五九	己未	嘉靖三十八年	败。 广东饶平人张璉聚众起义，次年称帝。后为俞大猷所
一五六五	乙丑	嘉靖四十四年	宝，重庆蔡伯贯以白莲教名义起兵大足，建号大唐，大后为明州抚刘自强战败之。
一五六六	丙寅	嘉靖四十五年	道乾还曾屯住北港（台湾），后返回。官兵莫能制。林
一五六八	戊辰	隆庆二年	江西万羊山张茂聚众反，旋被赣抚张翀镇压而失败。
		隆庆间	广东蓝一清、赖元爵在惠州、潮州两地，据险结寨，抗击明军，后被广总兵张元勋镇压之。
一五七三	甲戌	万历元年	败后于次年屯聚澎湖，并抵吕宋，与吕宋人民和华侨共同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暴政。
一五七九	己卯	万历七年	后抄了地主乡绅钱岱、董其昌的家产，并宣布其罪状。嗣
一五八〇	庚辰	万历八年	扬州灶丁起事。

续表5

一五八一	辛己	万历九年	北京西山矿徒齐本数起事，阻山公行，官兵莫能应。是年矿徒王西庵，盐徒涂四亦起事于汝邓郑嵩间。
一五八二	壬午	万历十年	浙江幕府亲兵四千五百人叛变。
一五八四	甲申	万历十二年	是岁大饥，陕西延庆回民李宗鸛等倡乱，后为都御史李纹剿灭。
一五八五	乙酉	万历十三年	四川茶贾杨四等往来通江等县，以私贩香茶被迫起事。
一五八六	丙戌	万历十四年	黄梅梅堂、刘汝国、詹三汉聚众反。汝国自称「顺天安民王」，「替天大元帅」。十六年义军在太湖、宿松、黄州等地，夺取地主粮食，散给饥民，队伍发展到数万人。后失败。
一五八八	戊子	万历十六年	太湖殷应采等横行太湖中，为明给谏张希皋所败。
一五九九 一五六〇	己亥 庚子	万历十七年 万历十八年	在临清暴发以王朝佐领导的抗税斗争。

续表 6

一六〇〇	庚子	万历二十八年	山阴赵古元与县吏陈天宠以白莲教组织起义，为巡抚李修吾所镇压。
一六〇一	辛丑	万历二十九年	武昌民包围陈奉公署，誓必杀奉，奉潜逃。同年在苏州暴发了以葛贤领导的抗税监斗争。
一六〇七	丁未	万历三十五年	河南刘天绪聚众千人起义，刘自称辟地定夺乾坤李王，后为明御史李云捕杀。
一六〇八	戊申	万历三十六年	乌镇、双林白莲教徒李福松聚众起义，旋被杀。
一六一二	壬子	万历四十年	苏州王森及其子王好贤在滦州石佛庄结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立大小教头，会首名色，蔓延于京东西、山东、河南、四川等省，众不下二百万人，万历四十二年由于内哄，为明官兵所获，森系狱死。
一六二二	壬戌	天启二年	郅、滕等县，后为明巡抚岳和声、王以中所败，王森大弟子徐鸿儒、于弘志等起兵巨野，遂攻郅城、郅儒被磔。

一六二六	丙寅	天启六年	时逆珰魏忠贤专政，以聚徒讲学罪名逮捕高攀龙、周宗建等人，激起苏州以颜佩韦、马杰等五人为首的市民暴动。
一六二七	丁卯	天启七年	陕西白水王二杀澄城知县张斗耀起义。
一六二八	戊辰	崇祯元年	义。是年王嘉胤在陕西府谷黄龙山起义，王大梁在汉南起 福建上杭、武平。建号永兴。同年广东农民军据罗冈及程乡、平远抗击明军，并至
一六三〇	庚午	崇祯三年	叛徒暗害，众推王自田为领袖。陕西农民军与山西交城农民军合流，不久，王嘉胤为
一六三三	癸酉	崇祯六年	磁川王自田战死，众推高迎祥为领袖，号闯王。十一月由 磁川到河南怀庆，在渑池渡过黄河。
一六三四	甲戌	崇祯七年	宅室。桐城县民黄文鼎、汪国华等聚众起事，烧地主、富家
一六三五	乙亥	崇祯八年	高迎祥、李自成与张献忠两路。农民军在荥阳会师，后南下攻破凤阳。自此农民军分 同年，徐、殳、萧诸县农民军并起。

续表 8

一六三六	丙子	崇祯九年	高迎祥被俘牺牲，众推李自成为闯王。
一六三七	丁丑	崇祯十年	张献忠由庐州进攻安庆，李自成由陕南进攻四川。
一六三八	戊寅	崇祯十一年	张献忠在谷城伪受抚。
一六三九	己卯	崇祯十二年	张献忠在谷城继起。李自成转战河南，与时农民军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
一六四一	辛巳	崇祯十四年	李自成攻克洛阳，诛明福王常洵。张献忠攻克襄阳。
一六四二	壬午	崇祯十五年	李自成围攻开封，明军决黄河水淹农民军反自灌。张献忠率师入蜀，督师杨嗣昌畏罪自杀。麻城家内奴仆以周文江为首的结里仁会，后加入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别立一营，曰新营。山东李青山等聚众起兵，屯于梁山地区。后被明朝政府诱降，李青山被处死京师。

续表 9

一六四三	癸未	崇祯十六年	正月，李自成攻克襄阳，十月攻克西安，建号大顺，改元永昌。
一六四四	甲申	崇祯十七年	三月十九日大顺农民军进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三月三十日农民军退出北京，六月在真定展开抗清斗争。十一月张献忠攻克成都，建号大西，改元大顺。 上海川沙等地家内奴仆以雇六为首，向地主豪绅索还卖身契约。 金坛家内奴仆暴动，号削鼻班，松江以顾慎卿为首的组有乌龙会，嘉兴王家店奴组有青腰党、团子党。
一六四五	乙酉	清顺治二年	五月，李自成成为清军所逼，由西安率师进抵武昌，行至湖北九宫山，为地主武装暗害。是年秋，李自成部下李过、李锦、郝摇旗、刘体纯与明总督何腾蛟联合抗清，称荆襄十三家军。
一六四六	丙戌	清顺治三年	张献忠为清兵所败，牺牲于南充，其部将孙可望、李定国等率军攻克云南、贵州，并联明抗清。 同年，福建莆田、泉州等地乡民反抗地主额外增租勒索之事，并倡较量地主收谷桶，不得越量。

书号：11173•39

定价： 1.18 元